

漢譯世界名著

耶穌傳

勒南著
雷白韋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Ernest Renan 著
雷白韋 譯

漢譯世界
名著

耶

穌

傳

商務印書館發行

獻給我姊安利耶娣之純潔的靈魂

一八六一年九月二十四日在畢勃羅斯(註一)去世

從你安息着的上帝之懷裏，你還記得在格琪的悠長的日子嗎？你還記得，那時候只有你在我一起，我從我倆共同登覽的地方獲得了靈感，而寫出這行行的字嗎？你沉默地坐在我身邊，誦讀着每一頁而立刻騰清了它；同時海和村落，低谷和高山，在我倆脚下展開着。當窒息的日光西匿，而羣星閃耀在天上的時候，你的精微的問題和你的神祕的疑惑，又再把我引回到這個我倆共念着的崇高的對象上。一天，你會向我說，這本書，你會珍愛它；因為它是你幫助我完成的，也因為它是依照你的心意執筆的。雖然你也時常爲它害怕着輕率者的褊狹的批評，但是你仍然深信着，真有宗教性的靈魂終於會喜歡它。在這種甜美的默想裏，死之黑翼打擊了我們兩個；高熱的昏睡同時抓住了我和你；而我卻獨自地醒轉來！你現在長眠在亞朵麗斯(註二)的故鄉，靠近着神聖的畢勃羅斯，也靠近着古神話中的婦人們向海灑淚的聖水。啊，善良的司命神，詔示你所素愛的我罷，把那些真理——統治着「死」的，使它不可怕而幾乎成爲可愛之物的，——詔示我罷！

(註一)古菲尼基城名，現屬利邦共和國。

(註二)菲尼基之神。

獻給我姊安利耶娣之純潔的靈魂

譯者小言

勒南以一八二三年三月二十八日生於法國屈納琪爾城，一八九二年十月二日死於巴黎。幼年曾受教士教育。二十二歲時，始決心以考據與文哲爲終身事業。本書於一八六三年初版，爲基督教溯源之第一冊。半年內重版十一次；不一年已有意、德、英、荷譯本六七種。在歐洲思想界掀動極大之風潮。法蘭西學院曾一度取消其教授資格。

譯者以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四日始譯，六月十一日竣事。文中專門名詞之音譯，大都採自「官話新舊約全書」。而整段之引文，則概由譯者自譯。

原著尙有第十三版序，導言及小註等，或考證材料，或辨述字源，對於讀閱本書，尙非必要；因未譯出。

譯者從事遂譯時，借助於猶太百科全書之處頗多，特誌於此。

雷白韋 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二日於巴黎

目錄

第一章	耶穌在世界史上之地位	一
第二章	童年與少年時代	一二
第三章	耶穌之教育	一七
第四章	耶穌之思想環境	二四
第五章	耶穌之初期教訓	三九
第六章	施洗者約翰	五二
第七章	上帝之國(一)	六二
第八章	耶穌在迦百農	七二
第九章	耶穌之門徒	八一
第十章	湖邊的說教	八九
第十一章	窮人之國	九七
第十二章	獄中的約翰	一〇七
第十三章	耶穌在耶路撒冷	一一三
第十四章	多神教徒與撒瑪利利亞人	一二三

第十五章	神話中之耶穌	一二九
第十六章	奇蹟	一三八
第十七章	上帝之國(二)	一四六
第十八章	耶穌之制度	一五七
第十九章	耶穌的熱情之激烈化	一六六
第二十章	耶穌之反對派	一七四
第二十一章	耶路撒冷之最後巡禮	一八二
第二十二章	敵派之陰謀	一九二
第二十三章	最後一週	一九九
第二十四章	被捕與審判	二一〇
第二十五章	十字架刑	二二二
第二十六章	耶穌在墳墓裏	二二八
第二十七章	耶穌的仇敵們之命運	二三二
第二十八章	耶穌之工作	二三六

耶穌傳

第一章 耶穌在世界史上之地位

人類中幾個進步的種族，由泛稱爲多神教的舊宗教，達到一個基於神之單一性，三位一體說，和聖子降生說的一神教；這種演變，實爲世界史上可以大書特書的事。這演變的過程幾乎經過了一千歲。而這新宗教又至少經過了三個世紀，纔先形成。這演變導源於一件事實，發生在奧古士特 (Auguste) 和第伯爾 (Tibère) 兩羅馬皇帝的統治期內。那時候，生活着一個超越的人。他以他的無畏的進取精神和他所能激發的愛，創造了人類未來的信仰之對象，而奠定了這信仰之起點。

人，當他剛剛異於禽獸時，便是有宗教性的：他在大自然裏發現了超乎現實之物，而他覺得那東西是不死的。幾千年來這種情感會最奇特地迷失在謬誤裏。在許多種族的生活中，這情感並不高出於原始形式下的對於巫者的信仰。這個，我們現在還可以在海洋洲的一些地方找

到。另有幾個種族的宗教情感竟引起許多可恥的虐殺表演，而墨西哥舊宗教的特點就是這樣。別的地方，尤其是阿非利加洲，那時候還全不會脫離拜物教，換言之，以靈實的能力賦予一個實質之物而崇拜它。好像愛之本能，時而使一個最庸俗者崇高得超出自己，時而流為邪惡與殘忍一樣，這神聖的宗教性竟至長時期地被視一個應從人類割去的毒瘡，一個聖哲們應當設法消除的謬誤與罪惡之藪。

中國、巴比倫、埃及的遠古的燦爛的文明會使宗教稍稍進步。中國很早就達到一種中庸的良智，使它不致有很大的迷失。它既不會享受過宗教天才的益處，也不會忍受過宗教天才的劣點。總之，它在這方面上對於人類大潮之流向是無甚影響的。巴比倫和敘利亞的宗教始終不會由奇特的肉慾之基調裏解放出來。這些宗教直到西曆紀元第四第五世紀消滅止，向來是違德叛道的教派。但是多謝一種詩的直覺，這些宗教裏，也偶然地洩漏一點關於神界的光明。埃及雖然表面上曾有一種拜物教，可是很早就有了玄學的教條和一種崇高的象徵主義。但是無疑地，這種精深的神學的解釋不是原始的。人，當他已有明晰的觀念時，決不樂於把這觀念給穿上象徵之衣。最多的次數是在長時間的思考以後，人類的心靈不甘自足於謬誤，於是他纔在原義已失的神祕的老意象之下找尋觀念。而且人類之信仰還不來自埃及。在一個基督教徒的宗教裏，來自埃及和敘利亞的成分，經過了千百種變化以後，只是一些不甚重要的外形，或是一些最純淨化的崇拜裏所常保留的浮渣。這些宗教的大缺點便是它們的迷信性。它們拋入世界的是幾百

萬符籙和咒珠。偉大的道德思想不能產自被長期專制所壓伏的種族，不能產自生活於幾乎全無個人自由的制度裏之種族。

靈魂之詩歌性——信仰，自由，誠實，忠篤，——因兩大族而出現在世界上。從某一意義說來，這兩族曾創造了人類：我指的是印度歐羅巴族和塞姆族（Semites）。印度歐羅巴族的初期宗教制度本質上是自然主義的。但是，這是一種深邃而道德的自然主義，人對於大自然的一個熱戀的擁抱，一種鮮美的充滿着對於「無限」的情感之詩歌。最後，這是整個日爾曼族和塞魯（Celtique）族的天才之胚胎，也是後來莎士比亞歌德輩所要表現之物的元素。這不是反省得來的宗教或道德體系，而是憂鬱，慈愛，想像，尤其是嚴肅；而嚴肅是道德體系和宗教的主要條件。可是人類之信仰卻不能由此得來。因為這些老宗教很難脫離多神教的，縛束，並且不能歸結於一個很明晰的象徵。婆羅門教之能留存至今，全靠那似乎是印度特有的可驚的保守性。佛教的一切向西傳播的嘗試都失敗了。哥魯教（druidisme）始終只是一種國教，而不曾有全世界的採用。希臘的改革嘗試——阿菲（orplisme）主義和奇蹟——不夠給人類以堅實的糧食。只有波斯曾達到了一種獨斷的宗教，幾乎是一神的，而結構得很聰明。但是，這種結構很可能地是一種模倣，一種假借。無論如何，波斯不曾改變世界之信仰，反之，當它在它的邊界上看到回教所宣布的一神之旗幟時，它自己卻皈依了回教。

這創造人類之宗教的榮譽卻屬於塞姆族。遠在有史以前，在舉世腐濁而皎然獨潔的幕帳之

下，伯都安 (Bedouin) (註) 的族長已在預備着世界之信仰。一種強烈的反敘利亞淫樂的宗教之感情，一種極單純的儀式，全不需廟宇，偶像反是可等於無的家神：這一切都是它的優點。在塞姆族的遊牧部落裏彭利以色列 (Beni-Israel) 部落已被指定擔承偉大的命運。他們從埃及學到的事物是多至不易估算的；正因為這古昔的關係，他們對於偶像崇拜之厭惡更覺增加。一種法典 (Thora) 很早就被寫在石上而他們溯源於大解放者摩西的，已是一神教的典則，和埃及與迦提亞 (Chaldee) 的制度比較起來，已經孕育着堅強的社會平等與道德之胚珠。他們全部的教具只是一個箱子，上面躺着獅身人面獸，兩旁有便於抬走的雙耳。這部落的聖器，遺物和紀念品，還有這部落的「史記」，都聚放在這裏面。這「史記」是這部落的常展開着的紀載，可是他們執筆的時候是很慎祕的。那負責抬箱而保護這流動着的文卷之家族，因為接近這「史記」而支配這「史記」，便很快地取得了重要性。但是決定未來的制度還不是由此產生。希伯萊教士與古代其他教士並無很大的差別。以色列與其他神權政治的人民之主要實點，是以色列的教士常是隸屬在個人的靈感之下的。除開教士外，每個遊牧部落還有它的先知。這是一種神旨代言人：人們爲着不明瞭的問題而來就商，而問題之解決是需要高度的預見的。這些組成爲許多派的以色列先知，地位甚高。他們是老民主精神之護衛者，富人之仇敵，反對一切政治制度及一切能使以色列走上別的部落之路的制度：他們是猶太人宗教最高性的真正工具。他們很早地

(註) 亞拉伯遊牧部落之一。

就吐露了他們的無窮的希望；當猶太人半因為他們的無政治眼光的忠告，而被亞述人的勢力所壓伏時，他們宣稱一個無盡的統治期已經保留給猶大（Juda）（註），又說有一天耶路撒冷將是全世界的都城，而人類會變成猶太教徒。在他們看來，耶路撒冷和它的聖廟是一個建立在山上的城市，各民族都跑向它來；它是一個禱求神旨之壇，宇宙的法律應當由此製定：它是一個理想的統治期的中心，在那裏被以色列安定後的人類，會找到伊甸園的快樂。

一些不知名者的聲音已經到處地贊揚着殉道者，而慶祝着「痛苦者」的權力。爲着某一個崇高的受難者，——如先知耶利米（Jeremie）之以血染紅耶路撒冷的街是，——一個靈感者做了一首對於痛苦與「神僕」之勝利的頌詩，它似乎集中了以色列的天才之預知力量。『他站着如像一棵矮弱的小樹，好似一枝出自瘠土的新芽。他沒有什麼風韻，也不美好。恥辱壓服了他，人羣離棄了他，大家看見他，便望望然而去。他不被重視。因爲他擔載了我們的痛苦，他把我們的痛苦放在自己的肩上。你們以爲他是一個被上帝打擊了的人，被上帝的手所碰撞的人。其實呢，我們的罪給他蓋上許多傷痕，我們的惡碾碎了他。我們獲得了原恕，他卻忍受着懲罰。他的傷痕是我們的痊愈。我們像是漫走着的羊羣，每人都迷失了正路。而耶和華卸下大家的惡，放在他的肩上。無力地，羞慚地，他不曾抱怨。他讓別人宰割，像一隻祭祀時的小羊。他不曾抱怨，像一隻沉默的小羊被人剪毛一樣。他的長眠處被認爲是惡人的墳墓，他的去

（註）西曆紀元前九百餘年，以色列王莎羅門死後，國分爲二，即以色列王國與猶大王國，

世是不信上帝者的死亡。但是他既然貢獻了他自己的生命，他將看到一個絲絲的後代會要到來，而耶和華的工作在他手裏昌盛。』

同時在那法典裏，發生了許多意義深遠的修改。一些新文件，——如申命記是，——出現了。它們雖然被視為代表摩西的真法律，實際上卻帶來一種大異於老遊牧部落時代的精神。這精神的主要特點是一個大溺信。一些狂妄的信徒不斷地對於背叛耶和華教之一切，作種種的暴行。一個血的法典，規定以死刑對付叛教罪的，居然成立了。虔信常常引起激烈與溫柔之奇特的對抗。這種士師時代所未有的熱誠，發出了世界前此未聞的動人的說教與慈愛的聲音。一種強烈的注意社會問題的趨勢已經新生出來。在這法典裏也有了烏托邦和盡善盡美的社會之夢想。族長的道德與熱誠的篤敬，原始的直覺與充滿着猶太國王埃崔基亞斯（Ezechias）卻琪亞斯（Josias）和先知耶利米輩的靈魂之精深的虔信：這一切混合凝為我們現在所能談到的舊約前五記，這五記便成為未來幾世紀的立國精神之絕對原則。

這五記既已告竣，猶太人的歷史便如丸走阪地展開着。西亞細亞諸大帝國之相繼建立，破碎了它的地上王國的希望，使它帶着一種憂鬱的熱情，沉溺在宗教的夢想裏。它不甚關心於王朝或政治獨立，任何政府只要許它自由地實踐它自己的宗教，遵循它自己的習俗，它都一致地接受。從此以後，以色列之動向是它的宗教的熱狂者之動向，它的仇敵便是一神教的仇敵，它的祖國便是它的摩西法典。

我們必得注意：摩西法典是社會的，道德的。它的作者都會被現在生活的一種高尚理想所深浸，而都相信會找到最好的方法去實現這理想。大眾的信仰是：如果摩西法典被恪守着的時候，人類決不致找不到完全的幸福。摩西法典與希臘羅馬的法律毫不相同；希臘羅馬的法律不甚顧及抽象的法理，因而很少關涉到私人幸福與道德的問題。我們可以預感到：猶太法律所產生的結果，是屬於社會方面的，而不是政治方面的。猶太人所努力的作品是一個神國，而不是一個世俗的共和國，是一個世界的制度，而不是一個民族或一個祖國。

以色列在許多失敗中，可贊美地支持着這天授的使命。一些爲維持摩西法典之熱誠所燃燒的虔信者，如伊斯拉 (Esdras) 尼希米 (Nehémie) 阿利亞斯 (Oriss) 瑪迦貝 (Maccabéls) 等相繼起而衛護古昔的制度。以色列是神聖之民，上帝的選族，上帝的締約者這觀念，愈加根深蒂固起來。一個無邊的期待充滿着他們的靈魂。印度歐羅巴的古代都把天堂放在原始時，它的詩人們曾哀歌過已消逝了的黃金時代。以色列卻把黃金時代安置在未來。舊約裏的詩篇，這宗教靈魂之永恆的吟咏，帶着它們的神聖而憂鬱的調和，從這種崇高的虔信裏花似地開放出來。那時候，以色列四周的異教愈加衰退；在波斯與巴比倫，它成爲一種官家的欺民的工具；在埃及與敘利亞，它成爲粗俗的偶像崇拜；在希臘拉丁的世界裏，它成爲裝飾門面之物，於是以色列乃真正地最高點地成爲上帝之民。西曆紀元後幾個世紀內，基督教殉道者所做的，直到現在在基督教本身裏，在虐殺的正統派之下的犧牲者所做的，猶太人已在西曆紀元前兩世紀做過了。他們

是對於迷信與宗教的唯物主義之抗議者。一個非常的思想運動，曾引起最相反的結果的，使他們在那時候成爲世界上最動人最奇特的民族。他們在地中海沿岸的散處，和離去巴勒士丁後希臘文之採用，給他們預備好了宣傳之路，這在被分爲許多小國的古代社會裏，不會有過第二個例子。

直到瑪迦貝的時候，猶太教雖然固執地宣稱它自己有一天將是人類的宗教，它實具有古代其他一切宗教之特點：它是一個家族的部落的宗教。以色列人固然以爲他自己的宗教是最佳的，而輕蔑地談說着外族的神祇。但是他也相信真正上帝的宗教只爲他而存在。當一個人加入猶太家族時，他纔能信仰耶和華教；此外別無他法。他決不想到改變外族的信仰，使外族皈依於專屬亞伯拉罕子孫的猶太教。可是自伊斯拉和尼希米後，虔信精神之發達構成了一個較堅固較邏輯的觀念。猶太教絕對地成爲真正的宗教。誰願皈依，誰便有權加入。不久，盡量地吸收信徒已是一種虔信的工作。自然，那大同的情感，使施洗者約翰、耶穌、聖保羅等泯除褊狹的種族觀念的，在這時候還不存在；而一種奇特的矛盾使他們鄙視外族的皈依者，而輕蔑地待遇這些人。但是唯一無二的宗教這觀念，世界上有一個超乎祖國，血統和法律之物這觀念，——這個將要造就許多佈道者殉道者的觀念，——卻被建設起來了。從此以後，猶太人對於異教徒的情感，無論這異教徒的世俗的財富是如何地煊赫，總是一種由哀的憐憫。猶太人的領導者用一串傳說，——如但尼爾及其同伴們之投入虎圈，瑪迦貝媽和她的七個兒子的殉道與亞歷山大

域馬場的故事等等，——提供不可屈撓的堅毅之模範，設法使獨太人的腦裏深浸透這個觀念：德行不外是對於一定的宗教制度之溺信的執着。

敘利亞王埃披芬 (Antiochus Epiphanes) 的虐殺使這觀念成爲一種熱情，一種狂熱。這與兩百三十年後羅馬帝勒龍 (Neron) 時代所發生的一切甚爲相似。憤怒與失望遂猶太的信徒於幻象與夢想的世界裏。於是第一種啓示教派的「但尼爾書」(Daniel) 出現了。這像是預言主義的復興；但是形式卻與往日的大異，而對於世界的命運有較遠大的見解。在某種意義上說來，但尼爾書給救主降臨的希望以最後的表現。在這書裏，救主已不是一個大衛式或沙羅門式的國王，或神學的摩西派的西流斯 (Oyrus)，(註一) 而是出現在雲端的「神子」，一個具有人形的靈異的生物：它負責裁判世界而作黃金時代的主人。也許波斯的「梭基阿虛」(Sosisoch) 那將要到來的先知，以預備善神之統治期爲使命的，提供了這新理想以一些概念。總之但尼爾書的不知名的作者對於行將改變世界的宗教事變有過決勝的影響。他創造了新救主說的排場和專門名詞。我們對於他，可以援用耶穌說施洗者約翰的話。『前於他是先知，後於他是上帝之國』。幾年以後，這同樣的思想，又在族長伊諾 (Enoch) 的名字之下出現。埃色教派 (註二) (es-Sénisme) 似乎是與啓示教派有直接關係的，也在這時候興起，而替那行將成爲人類教育的大紀律，獻出

(註一) 波斯帝國之創建者，頗遭重被征服者之宗教。

(註二) 猶太教派之一，其特點爲隱居鄉間，禁止婚娶。

一個初步的雛形。

我們不要以為這深邃的宗教熱情的運動，也如在基督教內部所發生的爭鬪一樣，有什麼特殊的獨斷的教條做它的動機。這時候的猶太人是極無神學意味的。他對於神之本質，並無何種玄想。這時候，天使，人之終結和神聖的三位一體等等信仰雖已露出最初的萌芽，卻還是自由選定的，是每個人各依其精神狀態所獲得的默念；而許多人還不曾聽到說過。便是最正統者也置身在這些奇特的想像之旋渦以外，而止於摩西法的單純性。像正統派的基督教賦予教會的那種獨斷的能力是不存在的。只從第三世紀後，基督教纔掉落在好推理而有辯證狂玄學狂的種族之手裏，纔開始了那定義之昏熱，使教會史成爲一種大而無當的爭議史。猶太人固然也常辯論。許多熱烈的教徒給當時被爭執的任何問題以相反的答案。但是猶太教典（*Talmud*）給我們保留的這些爭鬪的主要論點，沒有一個字涉及神學的玄想。遵從摩西法典，維持摩西法典，因爲它是公正的；恪守着它，它就可以給與幸福：這便是整個的猶太教。沒有教條，沒有理論的象徵。所以瑪伊摩利德（*Moïse Maimonide*）是服膺於亞拉伯最前進的哲學的，竟能成爲信徒會的神旨代言人，因爲他是一個很有經驗的宗教法家。

在最後的瑪迦貝和希律（*Herode*）的統治期內，這種激動更頻繁起來。這些統治期充滿着一串牽連不斷的宗教運動。權力既漸漸世俗化，而墜入非信徒的手裏，猶太人也同程度地愈不爲着大地而生活，而愈讓自己專注於在他心裏完成着的那項奇特的工作。那時候的世界正分心

於別的大事，不曾知道在近東的被遺忘的這角上發生的事情。可是瞭解時代的人卻較明睿些。溫文而先見的拉丁詩人維吉爾（Virgile）似乎用一種祕密的回聲，響應着第二伊賽亞（Isaïe），一個孩子的誕生把他拋入世界新生的夢想裏。這種夢想是普遍的，而成爲一種文件，大家稱爲巫書。羅馬帝國之新立，激發了想像。剛開始的長時期的和平與多年戰亂後靈魂所體會到的哀感之刺戟，使到處生出無窮的希望。

在猶德（Judée）（註）人們的期待已達到最高點。一些神聖的人如傳說所舉的曾抱持過耶穌的老西緬（Saméon）和被認爲是先知的法柳爾（Phanuel）的女兒安納（Anne），把整個的生命在聖廟裏度過，齋戒禱告，求上帝不在他們不曾看到以色列的希望被滿足以前，召他們回去。大家感覺到一種孵化在進行着，一件未知之物迫近了。

這明睿的見解與夢想的混合，這幻滅與希望的交替，這些不斷地被可怕的現實所擊退的渴望，終於找到一個無雙的人作詮釋者，他被世界公認爲上帝之子；而這是很公正的：因爲他使宗教所踏前的一步是別人所不能比擬的，也許永遠無人可以比擬。

（註）巴勒士丁之一部，在死海與地中海間。

第二章 童年與少年時代

耶穌 (Jesus) 生於拿撒勒 (Nazareth)，這迦利理 (Galilee) 的小城在他以前毫不著名。他一生都被稱爲「拿撒勒人」。人們只有用一句不能自圓其說的詭辯，纔能使他在他的傳說裏出生在伯利恆 (Bethlehem)。以後我們就可以看到這假定的動機，而這假定爲什麼是指認耶穌爲救主的不得不爾的結果。我們無從知道他誕生的確實日期。我們只知道他的誕生是奧古士特帝的統治期內，也許是羅馬紀元第七五〇年，那就是說，現行西曆第一年的前幾年，而這西曆卻是人們相信自他出生的那年起算的。

這稱呼他的名字耶穌是約書亞 (Joshua) 的變形，這是一個很普通的名字。自然，後人不免在這裏面找尋奇蹟和對於救主身分的暗示。也許耶穌自己如一切神祕者似的，也在這一點上提高自己。一個毫無隱義的賜予孩子的名字被認爲是對於某事天賦獨厚的理由，在歷史上是數觀不鮮的。性格熱烈的人決不甘在與他有關的事物裏看到一點偶然。他覺得一切都早被上帝規定。在最無足輕重的場合裏，他看到最高意志的信號。

迦利理的住民是很混雜的，這地名的涵義就是「外族區」。在耶穌的時候，這省裏除開猶太人外，還有非猶太的菲尼基人，敘利亞人，亞拉伯人，甚至還有希臘人。這種雜居的區域

裏，皈依猶太教者是決不少的。所以，我們用不着在這裏提出什麼種族問題，或是研究這對於消滅人類之血統差別最盡了力的人，脈管裏流動的是什麼血。

他是從平民階級出來的。他的父親約瑟 (Joseph) 母親瑪麗 (Marie) 是地位很卑微的人，靠工作而生活的勞力者：這是近東一種很普通的境遇，既不是安逸，也不是窮困。這種地方的極單純的生活，全不需要那構成我們的愜意與舒適的一切，使富者的特權成爲無用的贅疣，而使大家都是自願的貧苦者。並且他們對於藝術和對於使物質生活美好的一切都絕對沒有興趣，便是毫不匱乏的人家，也現出一種空無所有的外貌。除開一些被回教徒帶到這裏的東西而外，耶穌時代的拿撒勒也許和今日的拿撒勒相差無幾；我們還可以從這些多石的路和分隔着屋匣子的小十字街，看出耶穌兒時遊戲過的巷陌。無疑地，約瑟的房屋一定很像現在這些可憐的無窗的店舖，光線由大門進來，既是工場，也是廚房臥室，全部傢具是一舖席子，幾個供席地而坐的墊子，一兩個泥罐和一個加漆的箱子。

耶穌的家，無論是一次結婚或多次結婚的結果，是一個大家庭。他有同胞的手足，而他似乎居長。他的弟妹們都不顯聞；因爲我們現在纔知道：那被認爲是他的弟弟的四位人物——其中至少有一個名叫雅各的，在基督教發達的初年取得很高的地位——都是他的姨表弟。不錯，瑪麗有一個妹妹，名字也叫瑪麗，嫁給一個姓亞勒腓 (Alphée) 或姓革羅罷 (Cleophas) 的男子，——這兩姓似乎是指同一個人——而成爲幾個兒子的母親。這些姨表弟在耶穌的初期門徒

裏很是重要的份子。當耶穌的胞弟們反對他的時候，他們卻贊助耶穌而取得了「我主之弟」的稱號。耶穌的胞弟們，如他的母親一樣，在耶穌死後纔著名起來。便是在那時候，他們所取得的重要性，總不如他們的姨表兄弟，因為後者的皈依更自動些，其性格又似乎較多奇特之處。胞弟們的名字是被忘卻了，以致當福音作者假拿撒勒人的口，來依照親疏，列舉耶穌胞弟表兄弟時，他最先記起的是耶穌的姨表兄弟的名字。

耶穌的妹妹們嫁在拿撒勒。耶穌自己也在那裏度過他的青年期的前幾年。拿撒勒是一個坐落在一個地盆裏的小城，這地盆向着毗連埃斯德龍（Eschelon）平原的山峯敞開着。現在的人口是三四千人，它的數目決不會有過重大的改變。冬季氣候寒冷，卻很衛生。拿撒勒像那時候一切猶太小城似地，只是一堆無計劃的屋匣子，它那可憐的枯燥無味的外貌，應當和我們現在所看見的塞姆族的村落一樣。那時候的屋，似乎與現在這些內外俱不美觀的石製立方體，滿蓋着利邦（Tibon）最肥沃部分的，並無大異；但是雜在葡萄樹和無花果樹一起，也還悅目。並且這城的四郊風景很好。世界上任何地方，也不及這裏宜於作無上幸福之夢想。便是現在，拿撒勒還是一個愜意的旅行的地點：這也許是全巴勒士丁的唯一地方，能使靈魂在這無比的荒涼中，從壓迫它的重物裏得到輕鬆後的安慰。這裏的住民都是可愛的，常常微笑着的。花園是新鮮而碧綠。在第六世紀末年，殉道者安多令（Antonin）曾給這肥沃的四郊，描摹了一幅迷人的圖畫，而他比之為天堂。西郊數谷完全證明他的記述有理。從前那集中這小城的生活與歡笑的市

泉已經壞了；它的裂開了的流道只能提供一種很混濁的水。但是，晚間聚集在這裏的婦人的美麗，——這種美麗在第六世紀就已被注意，據安多令說被人稱爲是處女瑪麗之贈品，——還是可驚奇地被保留下來。這種美麗是敘利亞式的帶着懨懨瘦損的優美。無疑地，瑪麗幾乎每天都來到這裏，而掬着水甕加入在她的不顯聞的女伴行列中。安多令並且說，猶太婦人在別處很輕蔑基督教徒，在這裏卻充滿着和藹。便是現在，拿撒勒之宗教的恨惡不及別處厲害。

這城是不便於望遠的。但是，如果我們登高一點，站在那被永恆的微風吹拂着的，俯瞰着城中高屋的小山上，那麼，我們所得到的視野是很使心曠神怡的。西邊，加墨魯（Carmel）山脈精美地蜿蜒着，盡處是一個突兀的尖端，似乎自投在海裏。接着展開的，是俯瞰着瑪格多（Maggeddo）的雙峯，族長時代聖地所在的西雪姆山（Sichem），可以入畫的格波埃山（Gelboe），與蘇倫（Sulem）和恩多（Endor）的優美的——或是可怕的——回憶有關的，和被古人認爲是處女之乳的凹形的大波山（Thabor）。從蘇倫山和大波山間的缺處，我們隱約地看見約但谷（Jourdain）和柏勒（Pérée）高原，它們在東方構成一根不斷的曲線。北邊，向海低去的薩菲（Safed）山脈遮掩了聖亞克約翰（Saint-Jean-d'Acre），卻留下嘉發灣（Kaifa）映入我們的眼裏。這便是耶穌的地平線。這迷人的圈兒，上帝之國的搖籃，許多年之久替他代表了整個世界。他以後的生活也很少離出他童年所熟習的範圍。因爲從北邊去，我們幾乎可以望到在愛蒙山（Hermon）腰上的凱撒利亞菲力普（Césarée de Philippe），那便是他在外族世界裏所到過的最

遠的地點。而南邊，在撒瑪利亞(Samaritae)的較陡削的山後，我們已經可以預感到那不幸的猶德，那好似被一種蹂躪與死亡之炎風所吹乾的地方。

如果這長屬基督教的世界能取得一個對於敬重來源的較好的觀念，而願把真實的聖地，代替了千年來粗俗的虔信所執着不捨的虛偽而卑下的靈壇，那麼，它應當在拿撒勒的這個山上，建築起它的神廟。在這基督教出現的地點，在這耶穌的活動由此四散的中心，應當屹立着一個可供全體基督教徒禱告的大教堂。這木匠約瑟和千萬個被遺忘的從未離出鄉里的拿撒勒人長眠的地方，比世界上任何地方較適宜於哲學家去沉思，人事的進展，忘懷於人事給我們最鍾愛的本能之許多幻滅，而使自己再度信任世界之神聖的目的：這目的，它正越過無數的失敗，正反抗着普遍虛榮而追求着。

第三章 耶穌之教育

耶穌的整個的教育便是這含笑的奇緯的大自然。無疑地，他之學會了寫字認字，是依照近東的老法子的：——那就是學生拿着一本書，和同學們再三地有節奏地讀，直到他能夠默誦為止。但是他是否能懂得希伯萊原文的著作，那卻很可疑。在他的傳記裏，他都是用亞拉美 (aramean) 文引述那些著作。他的詮釋的原則，儘我們從他的門徒那裏所能想像得到的，很像當日流行的方法，構成猶太人的舊約譯評 (Targumim, Midraschim) 之精神的。

猶太小城的學校校長便是信徒公會的專任朗誦者。耶穌與那些造就博士的高等學校無甚關係，——拿撒勒也許並沒有這種學校。他絕沒有那些使俗眼認爲享有知識之特權的頭銜。但是，如果我們以爲耶穌是我們所謂無知者，那就會是一個大錯誤。我們現在的學校教育，對於個人價值而言，給受過這教育的與未受過這教育的劃上一個很深的鴻溝。那時候的近東情形並不這樣，普遍地說來，古代的好社會也並不如此。在我們社會裏，誰不入學校，便會因爲他的孤獨的太個人化的生活，而停頓在粗俗的狀態裏；可是在近東社會裏，道德的文化，尤其是時代之普遍的精神，都以人與人間的不斷的接觸而傳播着：所以，一個人不會總停頓在粗俗的狀態中。沒有導師的亞拉伯人卻常常是卓犖不凡的。因爲幕帳無異於一種永開着的學院，在那

裏，與受過好教育的人的接觸，可以產生一種知識的，甚至是文學的大運動。在近東，態度的優美，精神的深邃，與我們所謂教育毫無同處。反之，教派中人卻被認為是咬文嚼字的，不懂人情世故的。在這種社會狀態裏，我們現在以為是判定一個人永居低下地位的「無知，」卻是那時候大事業大人格的條件。

耶穌很少有懂希臘文之可能。在猶德，除服務政府的階級和外族居住的地方如凱撒利亞以外，這種文字是不甚流行的。耶穌的母語是那時候在巴勒士丁使用着的雜有希伯萊文的敘利亞方言。所以我們有更堅強的理由肯定：他毫不曾認識希臘文化。這文化原就被巴勒士丁的博士們所深惡痛絕，他們用同一詛咒包括了「養豬者和以希臘科學教兒子的人。」無論如何，這文化還不曾侵入像拿撒勒這種小城裏。不錯，雖然博士們攻擊着希臘文化，有些猶太人卻仍歸順了它。埃及的猶太教派對於調和希臘文化與猶太教，已有快近兩百年的努力，固不用說，達瑪斯(Damas)城的一個猶太人尼可拉(Nicolas)也正在這時候成爲他那世紀中最出衆最淵博最被敬重的人。接着，卻色夫(Josephe)又是一個猶太人之完全希臘化者。但是，尼可拉只在血統方面算是猶太的；卻色夫宣稱他自己是同代者中的一個例外。埃及的分離教派脫離耶路撒冷的程度極深，以致我們現在不能從猶太教典中猶太傳說裏找到一點痕跡。我們所能確知的，是希臘文在耶路撒冷是不甚被研究的。希臘研究被認為是危險的，甚至是奴性的事。大家當它是婦人們的一種精美的裝飾品。只有對於摩西法典的研究，纔算是一自由主義的，「而是一個嚴肅

的人之所有事。一個博學的猶太教長曾被人問過：什麼時候宜於以「希臘智慧」教孩子們，他答道：『在那非晝非夜的時候；因為法典上有一句話：「你應當日夜地研究它」』。

所以希臘學說的任何成分不會直接間接地達到耶穌的腦裏。除猶太教外，他不知道別的什麼。他的精神保持着那種坦白的天真，一種廣博而多方面的文化反而易使斷喪的。便是在猶太教裏，他甚至於還茫然於常常與他的努力平行進展着的別人的努力。一方面，埃色教派與沉思教派的禁慾主義似乎不會於他有何直接影響；另一方面，亞歷山大城猶太教派所從事的宗教哲學的好嘗試，——他的同代者菲龍(Philon)是它的聰明的詮釋者，——都不曾被耶穌知道。我們在他與非龍間所發現的相似點，那些上帝之愛，慈善安息於上帝等等格言，——這一切似乎在福音與這亞歷山大城大思想家的著作裏互相響應着，——實是時代的需要對於一切崇高的靈魂所引起的公共趨勢。

幸而他也不會研究奇特的煩瑣神學，那時候它正在耶路撒冷傳授着，而不久成爲猶太教典。雖然它已被幾個法利賽(Pharisien)派教徒帶到迦利理，可是耶穌與他們沒有來往。稍後，當他也接觸到這愚笨的決疑神學的時候，他只覺得它可厭。但是我們可以相信：他不是不知道希魯(Hillel)的原則的。希魯在耶穌五十年前，曾說出一些格言，與後來耶穌說的很相類似。如果對於耶穌這極特出的人格，我們也能指出他的導師的時候，那麼，希魯之卑微地忍受着窮困，性格的溫柔，和對於偽善者與教士的反抗，實是耶穌的導師。

舊約諸篇的誦讀給耶穌以較深的印象。聖書的全體包括兩個主要部分：摩西法典——那就是舊約前五記——和我們現有的先知錄。一種大規模的寓言的詮釋在這些書上努力着。而找尋那裏面並不存在之物，以適應當時的熱望。自從猶太人喪失獨立後，摩西法典——它不代表本族的舊法律，而代表烏托邦，人造的法律，和虔信的國王之虔信的詐術，——成了一個不斷地引起機智的解說之大題目。至於先知錄和詩篇，大家都十分相信：它們的每一個稍稍神祕的特點，都與救主有關係；而大家在這裏找尋着那個將要實現猶太人希望的奇人之輪廓。耶穌對於這種寓言的解說，也與大家同樣地具有興趣。但是聖經的真正的詩歌性，為耶路撒冷的幼稚的詮釋者所不曾注意的，整個地被耶穌的天才發現了。他不覺得摩西法典有什麼了不起的美，他相信還可以做得較好些。但是詩篇之宗教的吟咏，和他的抒情的靈魂卻得到奇妙的重合。這些高尚的頌詩是他一生的糧食和支柱。先知們——特殊地是伊賽亞和俘虜時代的他的繼承者，——從他們的對於未來之美夢，他們的熱烈的雄辯，他們的雜有迷人圖畫的斥責看來，都是耶穌的真正的先進。無疑地，他也讀了幾種偽書，換言之，幾種頗晚出的著作，作者為給自己以古書特享的權威起見，冒用了先知或族長的名字。但尼爾書尤其感動了他。這書是敘利亞王埃披芬時代一個狂熱的猶太人寫的，被放在一個古聖的掩護之下，把剛去未遠的時代的精神作了一個總提要。它的作者，歷史哲學的真正創造者，第一次他敢於把世界之運行和帝國之更迭視為隸屬於猶太人之命運的一種過程。童年時候的耶穌就為這高尚的希望所深入。也許他曾讀到

那時候被尊爲聖書的伊諾書和其他在民衆想像裏，維持着一種大運動的同類著作。救主接着他的光榮與恐怖之降臨，各民族之先後崩潰，天地之災異，都是民衆想像裏的通常糧食。因爲這些演變都被認爲即將到來，因爲許多人都努力計算着它們的時日，我們被這種幻象載入的靈異界，對於他們起始就是十分自然的單純的。

耶穌之不認識世界的普通情形，這是從他的最可徵信的說教裏每一句話抽繹出來的結論。他覺得大地仍然分爲許多互相爭戰的王國。他似乎茫然於所謂「羅馬和平」與他生活着的世紀所迎入的新社會狀況。他對於羅馬帝國的威力，毫無正確的觀念。他僅僅只聽到過「凱撒」這名稱。他看見在迦利理和它的附近興起了第伯利亞(Tiberiade)猶利亞(Julide)第阿色薩納(Diocesaree)凱撒利亞等城。這些都是猶德的希律諸王的壯偉的工作。他們想用這美麗的建築表示他們對於羅馬文明的贊仰，和對於奧古士丁一家人的忠誠。直到現在，這些皇帝的名字，被命運之惡作劇奇特地改變了，依然稱呼着伯都安的可憐的村落。耶穌也許看見過希律大王的作品，色巴士特(Sebaste)，一個供銜耀的城市。它的遺址使人以爲它是做好了纔搬來的，如一個只須就地裝配的機器一樣。這載運來到猶德的專爲歡瞻的建築，這幾百個直徑相同的石柱，巴黎利窩利街(Rue de Rivoli)的毫無餘味的裝飾，便是耶穌所謂「世界之諸國和它們的光榮。」但是這強造的奢侈品，這行政的官家的藝術，並不使他喜悅。他所愛的是迦利理的村莊，屋匣子，麥場，鑿在岩石上的壓榨器，水井，丘墳，無花果樹和橄欖樹等等的堆砌。他永

是接近大自然的。他覺得國王們的朝廷是人們美衣華服的地方。當他談到國王和權力者的時候，他的譬喻裏充滿着許多可愛的謬誤。這證明他之想像貴族社會，不異於一個年青的鄉下人透過他的天真之三稜鏡，去觀察世界。

耶穌更不會知道希臘科學所創造的新思想，一切哲學之基礎，而為近代科學所充分地確認了的：——那便是把老時期天真的信仰所認為是管理宇宙之靈異力，逐出科學之外。差不多在他一世紀前，路克勒斯（Lucretius）曾可贊美地說明了大自然之普通情況的不變性。奇蹟之否定，——神靈毫不參加的法律決定着世界上發生的一切這觀念，——是一切曾接受希臘科學的大學派裏所普遍地承認的。也許連巴比倫和波斯也不能不受這觀念的影響。但是耶穌對於這種進步，卻是茫然。他雖然誕生在一個實證科學業已宣布成立的時代裏，他還是生活在靈異界中。也許猶太人從前還不會這樣地渴求過奇蹟。菲龍儘管居在一個大知識中心裏，而曾受過很完全的教育，卻只有一種虛幻的劣質的科學。

在這點上，耶穌與他的同族人毫無不同。他相信魔鬼之存在，他認為那是一種惡神。他和一般人似地以為神經病是魔鬼抓住了患者，而激動他所生的結果。他不覺得奇蹟是一種例外，而以為它是一種普通狀態。靈異這觀念和它的謬誤，只在關於大自然的實驗知識誕生以後，纔能出現。全不瞭解物理學的人，以為禱告可以改變白雲飛逐的路程，可以醫治病疾與死亡，當然不覺得奇蹟裏有何特殊之處。因為他認為萬物之進行都是神靈之自由意志的結果。耶穌的知

識狀態永是如此。但是，這種信仰在耶穌的偉大的靈魂裏所發生的效果，與在一個庸俗者的心裏所發生的，大相逕庭。庸俗者對於上帝之特種行爲的信仰，引起一種愚笨的輕信，使欺騙者易於施其伎倆。耶穌的信仰是對於人與上帝間之親暱關係的一種深邃的瞭解，是對於人力的一個過度的信任。——這一切雖然只是高貴的謬誤，卻正是他的力量之祕密處。因為，如果有一天它們使他在物理學家化學家的眼裏陷於謬誤之境，可是它們確實給他一種影響時代的力量，前於他後於他還不會有人支配過的力量。

他的奇特的性格很早地就顯露出來。傳說的故事很喜歡表現他在童年時候就反抗父權，而離棄常軌以遵循他的天授的使命。無疑地，他絕不重視親屬關係。他的家庭也似乎不甚愛他。有時候他對於家庭也是很無情的。耶穌像那種專被一個思想所佔有的人一樣，終於把血統視爲無足輕重。只有思想之聯擊，纔是這種性質的人所承認的。『這是我的母親和我的兄弟們，』他伸手指着弟子們說。『誰完成我的天父的意志，便是我的弟妹。』單純的人卻不是這樣地瞭解他。據說有一天，一個婦人經過他身邊，喊道：『孕育過你的那個腹部，被你吮吸過的乳房是被祝福的！』——『被祝福的，』耶穌答道，『無寧是那傾聽上帝之語言而實行它的人罷！』不久，在他的無畏的反大自然的爭抗裏，他還要更前進些。我們將看見他把人類的一切，——血統，愛情和祖國，——都踐踏在他的脚下，而把靈魂和內心留給他認爲是善與真之絕對形式的那個思想。

第四章 耶穌之思想環境

猶如冷後的大地不能使人瞭解原始創造的現象一樣，——因為曾透過它的火已經熄滅，——所以當我們把我們的畏怯的分析方法應用於那些決定人類命運的創造期之演變上時，這些研究所得的解說總是有些不圓滿之處。在耶穌生活着的時代裏，公共生活之遊戲是自由地賭賽看的，人類活動之賭注是加到百倍的。那時候，一切大事業必引起殺身之禍。因為這種運動總是包括着一種行動之自由和先見之缺乏，不能不遇到可怕的反動。現在呢，一個人犧牲甚小而取得亦微。在人類活動之英雄時代，一個人冒最大的危險而有最大的收穫。好人與壞人，——至少是自信為好或被認為惡的人，——成爲對抗的兩大隊。一個人常常經由斷頭臺走到封神的榮典。大人格必有鮮明地顯出的特點，使他們被當成永恆的模型，刻印在人類的記憶裏。除開法國革命以外，沒有一個歷史環境能比耶穌成熟時的環境，更適宜於發展人類保藏着的，只在狂熱時危險時纔現出的潛力。

如果世界之統治只是一個玄想的題目，如果最大的哲學家便是最長於給人類指出他們應有何種信仰的人，那麼，我們稱爲宗教的那些道德的獨斷的大原則，應當從寧靜與反省裏產生出來。但是事實上並不如此。假若我們除外了釋迦牟尼，宗教的始祖都不是玄學家。便是佛教，

它雖然從純粹思考中產生，它還是完全因為政治與道德的原因才征服了半個亞細亞。至於塞姆族的各種宗教，它們極少哲學性。摩西和摩罕默德並不是玄想者，而是行動者。他們之曾為人類的主人，是向他們的國人同代人作從事於行動的號召。同樣地，耶穌也不是一個神學家或哲學家，有某種組織得很好的思想系統。一個人要做耶穌的門徒，他並不必簽署什麼程式，或宣示什麼信仰。只有一件事是必要的：——不離棄耶穌而愛他。他從不討論到上帝，因為他直接地感覺得上帝就在他身上。基督教從第三世紀起就碰觸到的玄學詭辯之礁石，決不是耶穌安置在那裏的。耶穌沒有獨斷的教條或系統。他只有一個不變的個人的決定：從緊張度而言，這決定超過了一切其他被創造過的意志，迄今還指導着人類的命運。

猶太人自從巴比倫俘虜時代起直到中世紀，獨有一種別民族沒有的好處：就是他總生活在一種極緊張的狀態裏。這就可以解說為什麼在這長時期中，猶太精神之詮釋者似乎總在一種大昏熱病的促迫之下執筆著述：他們不是超乎理智，便是達不到理智，很少在中庸之道上。一個人從不會用比這更絕望更願走極端的勇敢，去抓住未來與自己的命運之問題。猶太思想家向來不把人類命運和他們的小民族之命運分開，他們最先從事於創造一個人類進步之普遍的學說。永遠閉關的，只注意半島上小城市間之爭端的希臘，曾有過可稱頌的史家。斯多益派對於一個人的義務，——當他被視為世界之公民與四海兄弟之一的時候，——曾說出最高尚的格言。但是在羅馬時代以前，我們不能在古典書籍裏找到一個包括全人類的歷史哲學之普遍系統。反之

猶太人，因為一種預知感使塞姆天才奇妙地適宜於窺見未來之輪廓，曾把歷史放在宗教裏。這種精神也許有點傲自波斯。波斯自古代以來，就把世界史當成一串演變，每一演變為它的先知所主宰，每一先知有他的千年的統治期。從這些繼續着的時代裏，——如印度每一個佛應有的幾百萬世紀一樣，——織出了那些預備善神之統治期的世事之緯。最後，當千年統治期之環完成了的時候，盡善盡美的天堂便會出現。那時候人類纔能生活得很幸福，大地將如一個大平原，只有一種語言，一種法律，一個唯一的統治全人類的政府。但是在這一切蒞臨以前，必有許多可怕的災難。惡神掙斷了拘鎖他的鐵鍊，而嚎向世界上來。於是兩個先知會來安慰人類而預備着上述一切的蒞臨。

這種思想在世界上流行着，一直傳到羅馬。在那裏，它提供了一種預言詩的靈感，詩中的根本觀念是人類史之被分為許多時期，相當於這些時期之神的繼起，世界之澈底的更新和黃金時代之最後的來到。但尼爾書，伊諾書的幾部份和巫書，便是猶太人對於這同一學說的說明。不錯，這種思想，遠非普遍的。開始只有幾個想像敏銳而易於傾愛外族學說的人接受了它。約伊斯帖記 (Esther) 的褊狹無味的作者一想到世界的其他部分，便是輕蔑它而向它詛咒。那會寫舊約傳道書的已無幻想的伊壁鳩魯派者，對於未來全不關心，以致他甚至覺得為孩子們工作是無益的。在這種自利的獨身者之眼裏，智慧之最後忠告便是把財產投資作終身保險。但是一個民族裏的大事業常常是被少數人做成的。猶太人儘管有許多大缺點，——無情，自利，刻

薄，殘忍，褊狹，狡獪，詭辯，——他仍是歷史上一種最美的利他的狂熱運動之推行者。矛盾往往是一個民族的光榮。它的最偉大的人物便常常是被它處死的人。蘇格拉底是雅典的光榮，可是雅典不認爲自己能與他一同生活。斯賓諾莎是近代猶太人中之最偉大者，而猶太教會貶辱了他。耶穌是以色列人的榮譽，卻死在以色列人的十字架上。

幾世紀以來，一個無邊的幻夢追附着猶太人，不斷地使他從衰謝中返老還童。那時候的猶太人，還不知道希臘稱爲「靈魂不死」的個人報酬說，它把整個的熱愛之力與渴望之力集中於它的國家的前途上。它自信上帝曾許以一個無盡期的未來。可是自從西曆紀元前九世紀起，酸苦的現實漸漸地把世界交給強權和武力，殘忍地壓碎它的這種熱望，它只得退而作種種極不可能的思想之組合，試行着最奇特的演變。在俘虜時代以前，當地上建國的希望因北方部落之分離而煙消雲散時，大家便夢想着大衛家之復辟，北方部落之重歸於好，神權政治與耶和華教對於偶像崇拜的勝利。在俘虜時代的時候，一個充滿着和諧的詩人曾預見到未來的耶路撒冷的光榮，遠族遠島之臣服；他渲染得十分可愛，好似耶穌眼睛裏的一線光明越過六個世紀射到了他一樣。

西流斯的勝利，似乎在一個短時期內實現了猶太人所希望的一切。波斯教經的嚴肅的弟子與耶和華的崇拜者自信成了兄弟。波斯竟能把被逐的多數神靈，改稱爲魔鬼，而從伊蘭 (Iran) 的本質上是自然主義的舊想像裏，抽出一種一神教。從預言的聲調而言，伊蘭的幾種說教和舊

約中何西阿書(Osee)伊賽亞書的幾章很相類似。在波斯亞雪墨利朝(Achéménides)之下，以色列很得到充分的安息，據說在國王色色斯時，反爲伊蘭人所畏懼。接着，希臘文明羅馬文明之勝利而卻粗暴的前進，又使它墜入夢想裏。這時候，它比從前任何時代還更迫切地把救主當做諸民族的法官和報復者呼籲着。它需要一個澈底的更新，一個抓住大地之根而從頭到尾地搖撼大地的劇變，以滿足他的因自我超越感和羞恥所激發的無邊的報復慾。

如果以色列已有了那所謂精神主義的學說，——這學說把人分成靈魂與肉體兩部分，而認爲肉體腐爛靈魂卻不死是很自然的事，——這種憤怒與強抗之陣襲，將無存在的理由。但是傳統的猶太精神裏並無這種出自希臘哲學的學說。希伯萊的舊籍絕不包含半點未來報應說的痕跡。只要部落之連帶性這觀念存在着的時候，那種依照各人能力的嚴格的報酬，自然不會被人想到。如果虔信者降生在不虔信的時代裏，那只是他自己的不幸；他和別人一樣地忍受着那些因爲普遍的背教而發生的公共惡運。這種由族長時期的哲人傳流下來的學說，天天引起許多不可忍受的矛盾。在約伯(Job)族長時代它已經大受打擊。教授着它的德芒(Theman)部落的**老者**是一些落伍的人；而當年青的伊利戶(Elihu)參加着攻擊它的時候，他竟敢第一句話就說出這個根本地革命的思想：『智慧不再與老者同在了！』亞歷山大帝後世界情形之複雜化，更使德芒的摩西的原則難於忍受些。以色列從不曾如這時候地忠實於摩西法典過，可是大家已備嘗了敘利亞王埃披芬的虐殺。只有一個慣於背誦無意義的老句的修辭教師，敢於說這些惡運之

到來，由於猶太人之背教。怎樣？那些爲信仰而死的犧牲者，那些英雄的瑪迦貝媽和她的七個兒子，耶和華會永遠地忘卻他們嗎？讓他們在墳墓裏化爲腐物嗎？一個入世的懷疑的撒都該（Sadducee）（註）教派者，也許可以不因這種後果而畏縮不前；一個道行圓滿的哲人，如索確（Zoroaster）（註）一樣，也許可以主張：一個人不應當像奴隸似地爲着報酬而修道，而應當不存希望地作有德者。但是普通猶太人不能認爲這就夠滿意。一部分人把自己連繫於「不死」之哲學原則上，而以爲正直者生活在上帝之記憶裏，而當人們心裏判斷虐殺他們的惡人時，在人們的回想裏，他們也是很光榮的。「他們在上帝的眼前生活着：他們已被上帝所認識，」這便是他們獲得的報酬。另一部分人，尤其法利賽派教徒，卻求助於復活這獨斷的教義：正直者將爲着參加救主之統治期而再生。他們爲着一個他們自己是國王與法官的世界，而復活於他們的肉體裏；他們可以親見自己的思想之勝利和仇敵們之屈辱。

關於這個主要的教義，我們在以色列舊族裏，只找到一些淡至於無的痕跡。撒都該教派不相信這教義，卻真是忠實於猶太老學說的；而主張復活說的法利賽教派，反是革新者。但是在宗教上，從事革新的前進的抽繹結論的必是熱烈的那一派。復活，這個與靈魂不死全異的觀念，很自然地從往日的學說和猶太人的目前環境裏產生出來。也許在這點上，波斯又提供了幾種成分。總之，復活這教義，——被連結在救主降生的信仰和萬物即將更新的學說一起，——

（註）猶太教派之一，反對法利賽教派，同情於希臘主義，否認靈魂不死及復活說。

構成了啓示學說的基礎。這些學說雖不是信條，——耶路撒冷的正統派的法庭似乎不曾採用它們，——卻浸灌着每個人的想像，而在整個的猶太世界裏，激發了一種思想上的大醞釀。那時候教義的嚴格性還完全不曾存在，以致許多相反的觀念，就是關於一個重要之點的，也能同時取得承認：或是正直者應當等候一個相當時期，纔能復活，或者他死了，立刻被迎到亞伯拉罕的懷裏；或者復活是普遍的，或者它只被保留給信徒；或者它假定着一個更新後的大地和一個新耶路撒冷，或者它包含着全宇宙的一個預先的毀滅。

我們剛纔敘述的思想在巴勒士丁造成一種炙熱的零氛，耶穌剛能思考時，便沉浸在這個環境裏。這些思想並不能從任何學校裏學來；它們浮在空氣裏，耶穌的靈魂很早地就爲它們所深入。他從不曾有過我們的疑惑與躊躇。近代人坐在這拿撒勒的山頂上，不能不對於他的也許無價值的命運，有一種焦急之感，可是耶穌在這裏坐過二十次，而不會有過一點疑惑。他沒有我們這種提供悲哀的自利主義，——自利迫使我們苦人地從道德裏找尋一種未死前的利益，——他只想念着他的工作，他的種族和人類。這山脈，這大海，這蔚藍的天，這地平線上的高原，對於他不是一個向大自然質問命運者所看到的憂鬱的幻象，而是一個不可見的世界和一個新的天空之確切不移的象徵和透明的影子。

他從不賦予當時的政治事變以很大的重要性。大概他對於這方面的情形，很不清楚。猶德的希律朝所處的世界與他的極不相同，無疑地，他僅僅只知道這朝代的名字。希律大王之死，

大約在耶穌出生的時候。這王留下了不可磨滅的遺思和許多紀念建築物，足使最不懷善意的後世也不得不把他的名字連結在沙羅門的一起；但是這都是未完成的無法繼續的工作。這機智的希律大王是一個有野心的在家人，在宗教爭鬪之迷津裏摸索着。可是在狂熱的溺信者中，他的無道德觀念的冷靜和理智給他以一種別人沒有的優處。不過他的以色列世俗的王國之計劃，即令在他所瞭解的世界狀態裏，那不是一個時代錯誤，也會因為基於猶太民族性的困難，而與沙羅門的同樣的計劃一般無二地失敗。他的三個兒子只是羅馬人的大官員，如像英國統治下的印度土王一樣。迦利理柏勒的總督安第拍德 (Antipater) —— 或稱安第巴 (Antipas) —— 是一個懶惰的無用的王子，第伯爾帝的寵臣與阿諛者，太容易為他的第二妻希羅娣 (Herodiade) 的惡劣影響所唆壞；而耶穌終身是他的臣民。哥羅利第德 (Garonitide) 巴大納 (Bataneé) 的總督菲力普是一個較好的君主，耶穌常在他的領域裏旅行。至於耶路撒冷的省長亞基勞 (Archelaüs)，耶穌不會知道他。當這萎弱而無特性的人被奧古士丁帝奪去職位時，耶穌還只十歲左右。就是這樣，自治的最後痕跡便從耶路撒冷消滅了。猶德被歸併於撒瑪利亞與伊杜美 (Idumée)，成為敘利亞省的一種屬地；在那裏，羅馬元老院元老居利紐 (Quirinius)，很著名的任執政的人物，是帝國的大巡撫。一串羅馬派來的省長，大事須請示於敘利亞大巡撫的，如哥班立烏斯 (Coponius)，安畢維烏斯 (Ambivius)，魯夫斯 (Rufus)，格拉杜斯 (Gratus) 和最後西曆二十六年的彼拉多 (Pilate) 等，相繼在耶路撒冷任職，無休息地忙着熄滅在他們脚下爆噴的火山。

眞的，在這時期內，摩西派的熱誠者所激起的許多反叛，不斷地擾亂着耶路撒冷。反叛者是無疑地必被處死的。但是，這既然是爲爭取摩西法典之完整的死，大家都貪婪地找尋它。拔去羅馬旗幟，毀壞希律諸王所立的不曾恪守摩西教規的藝術建築物，反對省長懸掛的許願的盾形徽牌，因爲它上面的文字似乎有偶像崇拜的臭味，——這一切都是對於那些溺信者的隨時隨地的誘惑；他們的狂熱程度已壓倒了他們的對於生命的顧惜。薩利菲 (Saphir) 之子猶大和瑪迦羅 (Maccabaeus) 之子瑪第亞 (Mathias) 兩個很著名的摩西法典的博士，組織了一個對於既定秩序作無畏的攻擊的黨；直到他們被刑後，這黨仍繼續活動。撒瑪利亞人也被同樣的運動所搖撼。在耶穌已經出生，而他即將用他的天才和他的偉大的靈魂之權威廢去摩西法典的時候，這法典所能吸收的熱情的教徒，卻似乎比過去任何時候衆多。「狂熱者，」或是虔信的凶手，以殺戮他們認爲違背摩西法典的人爲自己的職責的，已經開始出現。另一種精神之代表，被視爲神人的顯奇蹟者，因爲這時候對於靈異與神聖的迫切的需要而得到大衆的信任。

哥羅人——或是迦利理人——猶大的運動是對於耶穌有較大的影響的。新被羅馬征服的國家所被迫屈從的許多事中，人口調查是最不受歡迎的。這種辦法常常使不慣受大中央行政機關之重負的民族驚詫，特別地使猶太人嫌惡。在大衛時代，我們已經看到一次人口調查，會如何地引起許多激烈的抗拒和先知們的威嚇。眞的，人口調查是租稅的基礎；而租稅，在純粹神權政治之估價裏，幾乎是一種背教的行爲。上帝既然是每一個人應當承認的唯一的**主宰**，那麼，

納什一之稅於一個世俗的君主，那不啻把這君主放在上帝的地位上。猶太的神權政治既不會知道國家這觀念，它在這點上，只是抽出很合邏輯的結論：——世俗社會與一切政府之否定。公庫中的錢財被認為是偷竊而來的。西曆紀元六年居利紐的人口調查命令，強有力地喚醒了這一套理論，而引起一個大醞釀。於是在北方諸省，一種運動爆發起來。第伯利亞湖東岸迦瑪拉（Gamala）城的一個名叫猶大的，和一個名叫薩多克（Sadok）的法利賽派教徒，否認租稅之合法，而蔚為一個信徒甚眾的新教派；接着便作公開的反叛。這教派的主要格言是自由高於生命，而一個人不應當稱別個為「主人，」這稱號是專屬於上帝的。猶大必定還有別的原則，而却色夫因為過於留心不使同教者受何株連，故意地把那些原則抹煞了。否則我們很難瞭解，為什麼為着這樣一個單純的觀念，這猶太史家竟在猶太哲學家中給他一個地位，而視他為第四教派的創始者，平行於法利賽教派，撒都該教派和埃色教派。明顯地，猶大是迦利理一個教派的領袖：這教派特別着重於救主說，終於成爲一種政治運動。哥班立烏斯壓服了猶大的反叛。但是這教派仍然存在着，而保存着它的領袖們。在創始者之子美納恩（Menahem）和他的親戚伊勒亞查（Elezar）的領導之下，我們還可以在猶太人反羅馬人的最後爭鬪裏，看到他們的活動。耶穌也許見過猶大，可是猶大所瞭解的猶太革命的方法，與耶穌的大不相同。耶穌必定曉得猶大的教派，而也許是因為矯正猶大的錯誤，耶穌纔說出他的關於凱撒一文錢的格言。耶穌聰明地置身於一切反叛之外，從他的前輩的錯誤裏獲到教訓，而夢想着別一個王國別一種拯

救。

這樣，迦利理是一個大熔爐，最不同的成分在這裏被加熱到沸點。生命之極度的輕蔑，或是說得正確些，死之貪求，是這種激動的結果。在溺信的大運動裏，經驗是沒有地位的。亞雪利（Algérie）在被法國佔領的初期裏，常常在每個春天有獲得靈感者出現，自稱爲不可傷害的，而是上帝遣來驅逐異教徒的使者。到第二年，大家都忘卻了他們的死亡，而他們的繼承者的信心，並不因之較弱。從某一方面說來，羅馬的統治是很粗暴的，卻還不是很干涉的，仍然留給被統治者以很大的自由。這些武力的專制，對於壓服反叛固然可怕，但是不像維護某一種教義的國家那樣地多疑。在它們不認爲應當採用嚴厲處置以前，它們讓被統治者爲所欲爲。在耶穌的流浪生活裏，他似乎毫未被警察麻煩過。這種自由，尤其是迦利理特享的幸福，——因爲它不會被法利賽學究派之繩索所緊縛——使這一片土優越於耶路撒冷。在這裏，革命——換言之救主說——浸潤着每個人的腦子。大家都自以爲度着大更新的前夜。聖經被曲解附會爲許多不同的意義，成爲許多最大的希望之糧食。他們從舊約裏普通著作的每一行間，看出未來統治期之保障，或竟看出未來統治期之計劃：這統治期是應當把和平賜給正直者，而一勞永逸地完成上帝之大業。

無論任何時候，這種在利益上精神上兩個相反部分之對立，對於希伯萊民族是一種道德方面的力之元素。一切被指定擔承大命運的民族，應當是一個完全的小世界，在它內部包含相反

的南北極。希臘在幾個古里的距離以內，給我們一個斯巴達和一個雅典：淺薄的觀察者或以爲它們是兩極端，然而卻是兩個互不可少的對敵的姊妹。猶德的情形亦是如此。從某一意義而言，北方的發達不如耶路撒冷的燦爛，可是概括說來，也是影響遠大的。猶太人最生動的作品，總是由北方傳來的。大自然的情感之缺乏，——其結果爲乾澀，褊狹而不馴雅，——也給純粹耶路撒冷的作品以偉大性；而那只是一種悲哀的不育的可厭的偉大性。如果耶路撒冷僅用它的嚴肅的博士，索然寡味的宗教法家，偽善的憂鬱的虔誠者，也許不能征服人類。北方替世界產生了那天真的雅歌中的新婦，那卑微的迦南（Chanaanéen）女人，熱情的瑪大拉的瑪麗，善良的繼父約瑟和處女瑪麗。基督教實在是北方獨力創造出來的。反之，耶路撒冷卻是固執的猶太教之真家庭：這法利賽教派所建設的，猶太教典所規定的宗教，越過了中世紀直傳到現在。

一種迷人的大自然幫助着形成這種不大嚴厲的，不過於一神的精神，如果我敢於這樣說。這精神把一種牧歌的美麗的特性印在迦利理任何夢想上。世界上最淒涼的地方也許是耶路撒冷附近的區域。反之，迦利理是多草多樹的，微笑着的，雅歌與愛人之曲的真正故鄉。在三四月裏，鄉間無異於一塊花織的地毯，顏色是無比地新鮮。這裏的禽獸是很小的，異常地柔和的，優美而活潑的鴿子，輕盈得停在草上，而草不彎折的藍畫眉，幾乎與遊客爭路前進的，高冠的百靈鳥，眼睛明亮而溫柔的，溪澗裏的小龜，羞澀，莊重，卻不畏怯的鶴，牠們都許人親近，

而似乎向人招呼。世界上沒有什麼地方的山，能像這裏的展開得這樣地和諧，能引起最高尚的思想。耶穌似乎特別地喜愛這些山。他的神聖的生活裏最重要的行爲總是在山上發生的。在山上，他得到最好的靈感；在山上，他和往日的先知作祕密的會談，而他把已經變形的自己顯示在弟子們的眼前。

這美麗的區域，——現在已是一塊悲哀的惹愁的地方，因為土耳其的回教使這裏的人民陷在大窮困裏；但是人所不會毀滅的一切，還呼吸着自由，甜蜜與柔和，——在耶穌時代卻洋溢着幸福與歡樂。迦利理人向來被視爲強壯，勇敢而勤勞的人。如果我們除開第伯利亞，——西曆十五年安第巴爲崇敬第伯爾帝而建築的羅馬式城，——迦利理並無什麼大城市。可是整個地方的住民卻很多，到處有小城和大村莊，各部份的耕種都很可以表現他們的技能。從它的昔日光榮所留下的遺址，我們感覺到這是一個務農的民族，沒有藝術天才，漠然於奢侈品和形式之美，完全是理想主義的。鄉村裏有豐富的清泉和果實。大的田莊被葡萄藤和無花果樹蔭蔽着。園裏盡是一些蘋果樹，核桃樹和石榴樹的叢林。如果薩菲的猶太人現在收穫的酒可以使我們作一推測的話，那時候的酒也是很上等的，而大家也喝得很多。這種滿意的而易於滿足的生活，不會養成法國農人之笨拙的物質主義，或是肥沃的法國諾曼第省（Normandie）的粗俗的喜歡，或是佛拉曼（Flamand）人的沉重的快樂。它使自己「精神化」爲一些高尚而純潔的夢，爲一種詩意的天地合一的神祕主義。讓謹嚴的施洗者約翰留在猶德的沙漠裏，演說着懺悔，不

斷地大聲疾呼，偕着野狗以蝗蟲自餉罷！爲什麼僮相們和新郎在一起的時候，也得吃齋呢？歡樂是上帝之國的必有的成分。它難道不是內心謙遜者之女兒，好心腸的男子之女兒嗎？

這樣，新生的基督教之整部歷史成爲一首鮮美的牧歌。婚宴時的一個救主，妓女與善良的撒該(Nachee)之被召參加，天國的創始者之如一個婚禮的行列，——這是迦利理敢於貢獻的，而使人接受了的。希臘用雕刻與詩歌，從人類生活裏描出一些可贊美的圖畫，但是，總是沒有隱藏着的背景或遼遠的地平線。這裏缺乏着大理石，出衆的工匠和鮮美而精深的語言。但是迦利理曾從大衆的想像裏，創造了最崇高的理想。因爲人類的命運在它的牧歌之後動盪着；照射它的圖畫之光明是上帝之國的太陽。

耶穌生活成長於這醉人的環境裏。他從童年時候起，幾乎每年旅行到耶路撒冷，參加那裏的節慶。巡禮對於外省的猶太人是一種充滿着甜蜜的大典。幾整套的詩篇是專爲歌頌這種幸福的：春季裏，一連幾天之久，越山跨谷地全家在路上走着，大家都預想到耶路撒冷的壯觀，聖龕之恐怖，兄弟們留在在一起的快樂。在這些旅行中，耶穌所常遵循的道路便是我們遵循的經由琪納亞(Ginza)與西雪姆的道路。從西雪姆到耶路撒冷的道路是很難行的。但是旅客挨着走過的西羅(Silo)和伯德魯(Bethel)等老聖殿這一帶，卻能使一個人的靈魂清醒着。最後的歇腳處安埃哈拉棉(Ain-el-Haramie)是一個憂鬱而美好的地方。當我們停下作夜間露宿時所得到的感觸，沒有別的感觸能夠比擬它。谷是狹隘而昏暗的。一種黑水從被鑿爲墳而成爲墳之間壁

的岩石裏流出來。我相信這就是「泣谷」或是滴水谷，在第八十四詩篇裏被歌唱爲全程之一站，在中世紀甜蜜而悲哀的神祕主義裏，成了生命之象徵。第二天清晨，旅客便可以達到耶路撒冷。直到現在，這種期待仍能支持旅行隊的精神，使人覺得夜短而睡眠輕快。

在這種旅行中，聚在一起的全國人互相交換着思想，每年在都城裏造成許多大激動的中心。這樣，耶穌接觸到他的民族之靈魂。無疑地，他對於猶太教的正式代表之劣點，從這時候起就生了一種強烈的厭惡之感。有人主張：沙漠也是耶穌的一個母校；他常在沙漠裏作長時間的勾留。但是，他在那裏發現的上帝，不是他自己的上帝。那至多只是族長約伯的上帝：嚴厲可怕，而不向任何人負責。在那裏，惡魔也來誘惑耶穌。於是他回到他的親愛的迦利理，在綠山清泉之間，在兒童與婦女之羣裏，——他們帶着快樂的靈魂，心裏默誦着天使之歌，靜候以色列之被救。——再找到他的天父。

第五章 耶穌之初期教訓

約瑟死時，耶穌還不會在公共生活中取得什麼地位。因此，瑪麗成爲一家之主。這可以解釋：爲什麼當人們想分別耶穌與他的無數的同名字的人的時候，他們常常稱耶穌爲「瑪麗之子」。瑪麗似乎是因爲丈夫的逝世，自己在拿撒勒太孤立無援的緣故，而退居於迦拿。迦拿也許是她的出生地。它是一個距拿撒勒二小時或二小時半路程的小城市，在亞索希平原（*Basileide*）北界上的山腳下。這裏的視野不及拿撒勒的偉大，都展開在整個的平原上，而被拿撒勒的山脈和色何利（*Sepphorie*）小丘很有畫意地包圍着。耶穌也似乎在這裏居留了若干時。在這裏，他度過了他的一部分青年期而他的初期的名譽也是在這裏取得的。

耶穌繼續操着父業，那便是做木匠。這絕不是一個可恥或不幸的情形。猶太的習慣是：獻身於智識工作的人，也得學成一項職業。最著名的博士也有一種手藝。所以，聖經的學問雖然是極精深的，他仍是一個製幕帳者，或是一個織地毯者。耶穌從不曾結婚。他的熱愛之全部力量，寄放在有關於他的天授的使命之一切上。我們注意到：他對於婦人們的極微妙的情感，和他對於他的理想之無邊的忠篤，絕不能分開。他像亞西斯（*Assise*）和薩魯（*Sarum*）的兩佛蘭斯瓦（*Frangois*）一樣，把那些熱愛着與他相同的工作之婦女們，當成姊妹。他也有他的女聖

克納爾 (Sainte Claire) 和香達 (Chantal) 的佛蘭斯瓦斯 (Françoise)。不過這些女人也許愛耶穌甚於工作。無疑地，他之被愛，甚於他之愛別人。如最高尚的性格中常有的事一樣，他的內心之柔愛變成爲無窮的甜蜜，縹渺的詩意和普遍的幻美。同樣地，他與一些行爲可疑的婦人們之關係，——親暱的，自由的，卻純粹屬於道德方面的，——可以用他的熱情來解釋：這熱情把他連繫於他的天父之光榮上，使他對於別的有助於此的美麗的生物，感到一種妬忌的焦急。

在耶穌生活裏這段不著聞的時期內，他的思想之進步是如何的呢？他用什麼默想開始他的先知生活呢？我們全無從知道，因爲他的歷史是以散亂的無確實紀年的記述之形式傳到我們的。但是一切有生命的人格之發展，總是一般無二。無疑地，像耶穌這樣的大人格之成長，也會依照過一些很嚴格的規律。從某種意義說來，對於神靈的一個偉大的觀念，——不是學自猶太教，而似乎是他的偉大的靈魂所創造的，——是他的整部力量之胚珠。在這裏，我們應當拋棄一切我們所熟知的觀念和一切卑小的靈魂之枉然詞費的討論。爲着好好地瞭解耶穌的虔信之特質，我們必須除去隔在我們和福音間的一切。自然神論和汎神論已成了神學之兩極。煩瑣神學之無力的討論，笛卡特 (Descartes) 精神之枯澀和十八世紀之根深蒂固的非宗教性，縮小了上帝這觀念，以排斥「不是上帝」之一切的方法而相當地限制上帝，因而把一切富饒的神靈之情感，都在近代唯理主義之懷裏窒息死了。真的，如果上帝是我們以外的一個個體，誰自信與

上帝有特殊關係，便是一個「幻象者。」而物理學生理學既然給我們證明了：一切靈異的幻象只是一種幻覺，那麼，稍爲邏輯一點的自然神論者，便無法瞭解過去的大信仰。另一方面，汎神論者取消了神靈的身分，更是與舊宗教裏的有生命的上帝，儘可能地隔得很遠。最瞭解了上帝的人，如釋迦牟尼，柏拉圖，聖保羅，聖佛蘭斯瓦和聖奧古士丁，——在他的流動的生活裏的某幾個時候，——是自然神論者呢？這種問題沒有什麼意義。這些偉大的人必定會漠然於上帝存在之實際的玄學的證明。他們感覺到神靈就在自己身上。

在這上帝之真正兒子的大家庭裏，耶穌應當被放在最前一排。耶穌並不會有過幻象。上帝之向他說話，並不是向自己以外的別個說話：上帝就在他心裏。他與上帝同時感覺到自己。他所說的關於他的天父的話，他是從自己的心裏抽取出來。他用一種時時刻刻的接觸，生活在上帝之懷裏。他不看見上帝，卻聽到上帝，而不必像摩西似地要有的雷聲與火焚的叢林，約伯似地要有啓示之風暴，希臘哲人似地要有神旨，蘇格拉底似地要有熟習的司命神，謨罕默德似地要有迦伯利魯（Gabriel）天使。女聖德勒斯式的想像與幻覺，在這裏也毫無地位。神祕派的回教徒之陶醉，自稱爲與上帝合一的，也是另一回事。耶穌從不曾有一次說過「他自己便是上帝」這瀆褻的思想：他自信與上帝有直接關係，他自信是上帝之子。耶穌對於上帝之意識是人類裏空前絕後的對於上帝之最高的意識。

別一方面，我們知道耶穌從這種靈魂之傾向出發，決不會是一個釋迦牟尼式的玄想的哲學

家。福音隔煩瑣神學之遼遠，甚於一切。希臘博士們關於神靈的本質之玄想，完全來自另一種精神。把上帝單純地瞭解爲天父：這便是耶穌的整個神學。但是這對於他並不是一個理論的原則，或是一個已經相當地證明了的而他設法令別人記住的學說。他不向門徒們作任何推理，他不要求他們作什麼注意之努力。他不說教他的意見，而只說教着自己。最偉大最不自利的靈魂，常常在性格之許多崇高處而外，更表現出一種不斷地自我注意和高度的個人感受性之特質，這普通是婦人們特有的。他們對於上帝在他們身上和上帝永恆地關念着他們這兩點，確信得異常堅強，以致他們毫不畏懼地把自己強迫別人接受。我們的小心翼翼和我們對於別人意見的尊重，那都是我們的一種弱點，而他們卻不如此。這種狂熱的人格不是自利主義；因爲這種爲自己的思想所佔有着的人，能夠心甘情願地犧牲性命以完成他們的事業。這是自我與被信仰的對象之推到極限的重合。誰在這新表現裏只看出創始者個人的幻想，便覺得這只是虛榮。誰看到了結果，便知道這是上帝之手指。在這點上，瘋者鄰近着獲得靈感的人；不過瘋者是決不會成功的。直到現在，在人類之進步裏，迷失了的精神不會嚴肅地有過何種作用。

耶穌自然不是開始就獲得了這至高無上的自我肯定。但是，很可能地，從最初起，他自視與上帝的關係，就是一個兒子與父親的關係。這是他的最奇特之大思考。在這點上，他與他的同族的任何人不同。猶太人，或是回教徒，都不曾瞭解這種鮮美的愛之神學。耶穌的上帝並不是一個命定的主人，可以隨意地殺戮我們，罰我們入地獄，或是拯救我們。耶穌的上帝是我們

的天父。當我們聽到一個輕微的呼吸，在我們心裏說道：「天父，」我們便是聽到了他。耶穌的上帝不是一個偏私的專制者，單單擇定了以色列做他的選民，而向着一切，對抗着一切，去保護以色列；他的上帝是人類的上帝。耶穌不會是一個瑪迦貝式的愛國烈士，也不是猶大式的神權政治論者。他將大膽地超越在猶太民族的成見之上，建立上帝之普遍的父權。猶大主張：毋寧死，不願以「主人」之稱號給與上帝以外的別個。耶穌卻把這名字讓給無論那個願取得這名字的人，而保留一個更溫柔的稱號給上帝。他對於地上的權力者，——他覺得他們是武力之代表，——保存着一種充滿着譏諷的尊敬，而他建立了那至高無上的安慰：每個人向着自己的在天上的父親求援，每個人心裏孕育着真正的上帝之國。

耶穌愛用「上帝之國，」「天國」等等字樣，來稱呼他帶給世界的這種革命。如其他關於救主的名詞一樣，這些術語，也來自但尼爾書。依照這奇書的作者之意思，在四個必會崩潰的世俗帝國之後，會有一個第五帝國崛起：這將是聖者之帝國，它的統治期是無限的。這種說法，——上帝在地上的統治期，——自然容易引起最不同的詮釋。一部分人認為這是救主或新大衛之統治期。猶太神學卻常常認為上帝之國便是猶太教本身，真正的宗教，一神的崇拜，或虔信。在耶穌的晚年，他似乎相信這統治期會因為世界之突然的更新，而實現在一個物質的狀態裏；但是無疑地，這不是他的初期的思想。他的可贊美的道德體系，他從「上帝天父」這觀念裏抽繹出來的，不是熱狂者的道德體系，這熱狂者相信世界行將毀滅，而以禁慾主義預預接

受一個幻想的災禍。耶穌的道德體系是一個會生存過而還要生存的世界之道德體系。『上帝之國就在你們中間，』有些人好奇地找尋它的到來之可見的信號，耶穌便向他們如是說。神靈的登基之唯實主義的觀念，只是一陣雲霧，一個短促的錯誤，他的去世便使我們忘卻。那建立了真正的上帝之國，溫柔者卑微者之國的，那便是初期的耶穌。在這純潔無滓的初期內，他的天父的聲音，在他心裏用較明晰的音調回應着。就在那時候，有幾個月之久，也許一年之久，上帝真已降住在大地上。這年青的木匠的聲音，忽然得到一種特殊的甜蜜。一種無限的美從他身上呼吐出來。從前認識他的人，都覺得他前後迥異。那時候，他還不曾有門徒，而圍繞在他四周的一羣，既不是一個教派，也不是一個學派。但是別人已經可以感覺到一種共同的精神，一種甜蜜解人的影響。他的可愛的性格，並且無疑地，猶太民族裏常常產生的那種悅目的面貌，使他似乎在他的四周造了一個迷惑之圈。在這和善而天真的住民裏，沒有一個人能逃避他的吸引。

如果這年青的導師之思想不太超過中庸之善的水平線，——直到現在，還不曾有人使人類高出於這水平線過，——天堂會真的被移置在大地上。人類被視爲上帝之子而發生的同胞關係，和由這關係而抽出的道德結論，曾被帶着一種鮮美的感情演繹出來。耶穌像當時的一切猶太教長一樣，不大喜歡作有連續性的推論，他把他的學說包括在許多簡短的格言裏：它們在形式上具有表現力，有時候卻是很奇特而謎似的。這些格言中，有幾條來自舊約諸書，別的是

比較晚出的哲人之思想，尤其是索確城的安第哥的，西拉(Sirach)之子耶穌的和希魯的。這些格言之傳到他，不是由於博學的研究，而是由於常常背誦着的諺語。猶太教法裏有許多表現得很好的格言，成爲一種通俗的諺語文學。耶穌幾乎全採用了這口授的教材，但是另用一種超越的精神滲透了它。他普遍地加重了摩西法典及前輩所規定的義務，而希望達到盡善盡美的地步。一切謙遜，原恕，慈善，退讓和刻苦之美德，——這些會很有理由地被稱爲基督教的美德，如果這意思是說基督曾認真地宣傳它們，——其實在這初期教育裏，業已萌芽。對於正義，他只再三地說着這流傳很廣的格言：『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但是這古昔的智慧還是相當地具有自利意味的，不能使他滿意。他直走向極端去：

『如果有人在你右頰上打了一個耳光，把你的左頰也送給他打罷。如果有人爲着你的上衣和你打官司，把你的外套也棄給他罷。』

『如果你的右眼是你的罪惡之源，挖了它而遠拋了它罷。』

『親愛你們的仇敵罷。對於那些恨你們的人作善事罷。替那些虐待你們的人祈禱罷。』

『莫批評別人，而你們纔不會爲別人所批評。原恕別人，而你纔能爲別人所原恕。像你們的天父一樣地憐憫別人罷。給與比接受還甜蜜些。』

『自卑者將是崇高的，自高者必被羞辱。』

在佈施，憐憫，善行，和藹，求和平，內心之澈底的利他諸點上，耶穌對於猶太教會的學

說，無所增加。但是他給這些格言印上一種十分動人的音調，使它們雖已久經發現，又成爲嶄新的。道德體系不是被一些相當地說理透澈的原則組成的。格言的詩歌性使格言爲人所喜愛，更重要於被視爲抽象的真理之格言本身。然而我們不能否認：這些被耶穌從古哲人們借來的格言，在福音裏所發生的效果，與在古摩西法典裏諸父遺言裏猶太法典裏所發生的效果，大不相同。征服世界，改變世界的不是舊約前五記，也不是猶太法典。福音裏的道德體系並不是新創的，我們的意思是說我們可以用更古的格言，幾乎完全把它重寫一遍。可是，它仍不失爲人類良心之最高尙的創造，任何倫理學家不曾規定過的完美生活之最美的法典。

耶穌不曾作過反對摩西法的說教。但是我們很可以感覺到：他是不滿意摩西法的，而他也並不隱瞞這一點。他不斷地說着，我們應當比古哲人所教訓的還實踐得多些。他禁止一切稍爲有點粗魯的語句；他禁止離婚和一切賭咒；他斥責報仇；他譴罰高利貸；他認爲淫樂之念像通姦一樣地是犯罪；他要求一個對於侮辱之普遍的原恕。他建立這些大憐憫之格言的理由，總是不變的：『因爲你們是你們的天父之子，他使他的太陽照耀好人，也照耀壞人。』他又說：『如果你們只愛那些愛你們的人，你們有什麼優點呢？稅吏們也都能如此。如果你們只向你們的兄弟們敬禮，那又算得什麼呢？異教徒也都如此。你們必得是完美的，像你們的天父一樣地完美罷！』

這些原則之必然的結論，便是一個純粹的崇拜，一個無教士無外表的儀式之宗教，被建築

在內心之感情，上帝之倣效和天父與良心之直接關係上。這大膽的一貫的理論使耶穌在猶太教的懷裏，成爲一個最前進的革命家；而耶穌並不因此而折扣他的理論。人與上帝之間何必還要中介者呢？上帝既然只鑒察內心，那些淨化的儀式，只達到肉體的儀式，又有什麼用處呢？傳統的方法儘管對於猶太人是極神聖的一回事，比起純粹的感情來，卻是毫無重要性的。法利賽教派之偽善，——他們禱告時，回頭望望有無別人看着自己，他們佈施時，要引起別人的注意，他們又在衣服上放些記號，使人便於識別他是虔信者，——這一切偽忠實之裝腔作勢，引起了耶穌的莫大的反感。『他們已經得到了他們的報酬。』耶穌說：『至於你，當你佈施時，爲着使你的佈施不被別人知道，讓你的左手不曉得你的右手所做的事罷！而你的天父在暗中看到了這一切，而他將報酬你。當你禱告時，別學那些偽善者站在教堂裏或公共廣場邊，口裏誦誦有詞，故意教人看見罷！不錯，我說他們有他們的報酬。但是你，如果你要禱告時，你到你的小室裏去罷！關上了門，禱告你的在暗中的天父罷！而你的天父在暗中看到了這一切，便會滿足你的願望。並且當你禱告時，別像異教徒似地作長篇演說罷！因爲他們以爲語句多便會得到滿足。你的天父上帝，在你未向他求訴以前，早知道了你所需的一切。』

耶穌不做效禁慾的外表的形式，而自足於在那些人類慣常找尋上帝的山上，或寂寥的地方去禱告或默想。這種對於人神關係的高尙的觀念，就在他以後，也很少人有過；他那時候已集了猶太人常用的虔信語句，總括這觀念，製爲一篇禱詞，教給他的門徒們：

『我們在天上的父，你的名字必得被神聖化，你的統治期早早來到罷！願你的意志在地上，也像在天上一樣地遂行！請你今天賜給我們每日的糧食。請你原恕我們的罪過，如像我們原恕那些曾損害我們的人一樣。請你莫試探我們，並且從惡神那裏救出我們罷！』他特別地堅持着這種主張：天父知道我們所需的一切，比我們自己還清楚些。我們如果向天父禱求這種或那種特定的事，那幾乎是對於天父的不敬。

在這點上，耶穌只不過從猶太教早已奠定的那些大原則裏，抽出它們的結論。不過那些原則，這時候漸漸地爲猶太民族的統治階級所忽視。希臘羅馬的禱詞幾乎總有自利的臭味。一個異教的教士從不會向信徒說：『如果當你走到聖壇獻祭物的時候，你記起了你的兄弟對於你有點芥蒂，放下你的祭物，先回去向你的兄弟講和罷！然後，你再來獻上祭物。』只有古猶太的先知，尤其是伊賽亞，在他們的對於教士職位的厭惡中，曾窺見人對於上帝的崇拜之真質。『你們的這些犧牲於我何有呢？我已經夠了！雄羊之脂油徒然使我心頭作惡，你們的香品使我厭惡；因爲你們的手滿染着血。淨化你們的思想，別再作惡，奉行善事，找尋正義。那時候，你們再來罷！』在較晚近的時代裏，幾個博士如正直者西緬，西拉之子耶穌，希魯等，幾乎觸到了這一點；他們宣稱摩西法典之菁華便是正義。菲龍在猶太埃及世界裏，與耶穌同時地獲到一些高尚的道德的神聖性之觀念，其結果是法定儀式之漸被輕視。色瑪亞 (Schemasia) 和亞達利容 (Abtalion) 許多次地表現自己是很自由主義的決疑神學家。不久，教長約哈南 (Tohanan)

甚至把憐憫的工作放在摩西法典的研究之上。不過，只有耶穌用有效的方法說出了這個原則。誰也不會像耶穌這樣地沒有教士臭味，誰也不會像耶穌這樣地敵視那些藉口護教，卻把宗教悶死的形式。在這一點上，我們都是他的門徒和繼承者。這樣，他奠置了真正宗教之永恆的基石。如果宗教是人類的主要之物，那麼，他實在無愧於我們所封諡他的神位。一個極嶄新的觀念，——建立在內心之純潔與人類之同胞關係上的宗教，——因耶穌而誕生在世界裏。這觀念是如此地高尚，以致基督教的教會終於在這一點上完全變叛了它的始祖的意思；而便是現在，能夠抓住這觀念的靈魂還是很少。

一種鮮美的大自然之情感無時無刻地給耶穌以具有表現力的意象。有時候，一種可驚的精深，我們稱爲奇智的，崇高化了他的格言；有時候，它們的生動的形式是由於善用通俗的動詞之結果。『你怎能向你的兄弟說：「讓我去掉你眼睛裏的草片罷，」你這眼睛裏有梁木的人！偽善者！先去掉你自己眼睛裏的梁木，那時候，你再想去掉你兄弟的眼睛裏的草片罷！』

這些在耶穌心裏孕育很久的教訓，不久就集合了幾個被啓蒙的人。這時候的時代精神有利於小教派。這正是埃及教派與沉思教派之時期。一些各自爲教的教長，——色瑪亞，亞達利容，希魯，薩瑪伊 (Schammai)，哥羅人猶大，迦瑪利 (Gamaliel) 和其他許多以格言塞滿猶太教典的人，——到處崛起。他們都不甚著作；這時候的猶太博士都不寫書。一切都發生在會話裏，在公開的講授裏。他們設法給這些講授以一種容易記住的形式。所以，當拿撒勒的少年木

匠開始公開地宣示他的格言時，——這些格言雖然大部份早已流傳着，但是卻因他而使世界獲得新生命，——那並不是什麼關一新紀元的事實。那不過是又多了一個教長，——不錯，他是教長中之最可愛的，——和他身邊幾個貪聽着他，而找尋未知之物的少年。相當的時候過去了以後，耶穌這羣人才被注意。那時候還無所謂基督教徒。但是真正的基督教卻早成立。無疑地，它在這初期裏，比在任何時候還完美些。耶穌以後並不會加上什麼能持久之物。我怎能怎樣說呢？他以後簡直把基督教弄壞了。因為一切思想，爲着成功，必須作種種的犧牲。從生死之決鬪裏出來，誰也不能清白無玷。

真的，瞭解善還是不夠的，必要的是還得使它在人羣裏成功。爲着這個，較不純潔的路逕常被遵循着。不錯，如果福音只是馬太路加的幾章，它自然更完善些，不會是現在這樣一個衆矢之的。但是，沒有奇蹟，它能征服世界嗎？如果耶穌於我們現在正說到的年齡上死了，那麼他的生活裏的任何一頁，都不會損傷我們對於他的感情。這樣，他在上帝的眼睛裏雖然會偉大些，可是人羣不會知道他的存在。他會消失在無數大靈魂，無數最好的靈魂裏。真理不會被宣布出來，而世界無法利用天父所賦予他的無限的道德上的優點。西拉之子耶穌和希魯也曾說出一些高尚的格言，和他的一樣。但是希魯絕不會被認爲基督教之始祖。在道德體系裏，猶如在藝術裏一樣，空說是等於零，實行纔是一切。拉飛爾(Raphael)畫裏所包藏的思想是重要性比較小的，而有價值的是這幅畫的本身。同樣地，在道德體系裏，真理要達到感情這階段時，纔

取得一點價值；它被實現在事實的狀態裏時，纔取得全部的重要性。有些道德中庸的人曾寫了許多很美的格言。有些德行高尚的人對於繼續世界上德行之傳統精神，並不曾作過何種努力。誰是在語言上，在事業上，強有力的，誰會感覺到善，而以血之代價使它勝利的，便應當取得勝利之錦標。

從這雙重觀點說，耶穌是無儕倫的。他的光榮仍然是整個的，而將永遠地更新着。

第六章 施洗者約翰

大約在這時候，出現了一個非常的人。他與耶穌必定有過一些關係。可是因為文件的缺乏，他的工作迄今仍有一部份對於我們還是一個謎。這些關係使拿撒勒的少年先知在幾點上離棄了他自己的途徑。不過，它們對於耶穌的宗教制度，提示幾種重要的助力；而無論如何，這些關係在猶太某種階級的眼裏，給耶穌的門徒們一種很強的權威，去介紹耶穌於大眾。

西曆紀元二十八年之際，——第伯爾帝在位的第十五年，——生活着一個名叫約哈南或是約翰的。他的名譽在整個巴勒士丁洋溢着。約翰是一個年青的充滿着熱誠與熱情的禁慾主義者，屬於教士階級，似乎出生在靠近埃伯龍（Hebron）的虛大（Tuba），或是就在埃伯龍。埃伯龍完全是一個族長的城市，坐落在猶德沙漠近旁，距亞拉伯沙漠幾小時的路程。這城在那時候，——而現在亦如此，——是形式最謹嚴的塞姆精神之一個壁壘。約翰從童年起，便許願遵守幾種齋戒。那包圍着他的沙漠，——我們不妨如此說，——很早就吸引着他。在沙漠裏，他度着印度禁慾主義者的生活，穿着獸皮或駱駝毛的織物，而以蝗蟲和野蜜為食品。幾個弟子追隨着他，分享着他的生活，默想着他的嚴肅的語句。如果不是一些特點顯示出這孤獨者是伊色列大先知的最後繼承者的時候，我們幾乎會自信被搬到恆沙旁邊了呢。

自從猶太民族開始絕望地反省着他的神祕的天授的使命以來，人民的想像都很熱烈地回向過去的先知。過去那些人物的遺思，像惡睡之夜的夢境似地來吵醒着，激動着猶太民族。這其中最偉大的人物是伊利亞。這先知中之巨人和野獸在一起生活，他的粗糙的獨居處是加墨魯山上岩石的洞裏。從那裏，他像雷似地跑出來，推翻或擁立國王。連續的附會使他成了一種超人，肉眼有時候可以看見他，有時候不能看見他。大家還認爲他不曾嘗過死亡之滋味。一般人都相信：伊利亞會再回來而復興以色列。他度着的謹嚴的生活，他所留下的可怕的回憶，——便是現在這些回憶之印象還是生動的，——他那使我們現在看了也不免失魂落膽的幽暗的面貌，——這些充滿着復仇與恐怖的神話，強烈地刺戟了猶太民族，不啻在一切羣衆心靈之創造上，戳印了誕生的記號。誰想在民族上作一番大事業，必得做效伊利亞。因爲這位先知的主要特點是孤獨的生活，大家想像中的「神人」便都具有一個隱士的道貌。大家以爲一切神聖的人物，都有他們的懺悔日，寂修日和刻苦日。這樣，退隱於沙漠裏，成爲偉大的命運之條件與前提。

無疑地，這種做效伊利亞的思想對於約翰曾有很大的影響。孤獨的生活雖然與古猶太民族的精神相反，又與許願——如利甲族許願遵守幾種齋戒是，——毫無關係，可是這種生活方式，這時候卻各方面地侵入猶德。埃及派教徒的住處很靠近約翰的故鄉，在死海旁邊。禁肉，禁酒和禁性樂，被視爲是作先知前的練習。大家都以爲教派之領袖應當是孤獨者，應當各有規

律，各有教院，像後來基督教裏創立教派的始祖一樣。有時候，青年人的教師也是一些孤獨者，很像婆羅門教的精神教師。真的，這一切是不是曾受印度牟尼的影響呢？有些佛教徒，像後來天主教中的初期佛蘭西斯派教徒一樣，曾漫遊世界，用他們自己的神聖性之面貌說教着，而收服許多不識他們的文字之皈依者。他們無疑地曾在敘利亞巴比倫一帶傳道過，是否也曾踏入猶德呢？這是我們無法考據的事。在那時候，巴比倫不久地成爲佛教之真中心。布達斯普 (Boudasp) —— 或稱波第查瓦 (Bothisattva) —— 被譽爲迦提亞的哲人和沙畢教派的始祖。沙畢教派是什麼呢？它的字源告訴我們：沙畢教派便是施洗教派，那就是說，多次洗禮的宗教：現存的被稱爲「聖約翰基督教徒」這教派和亞拉伯人稱爲「施洗者」這教派，便導源於此。梳剔這些含糊不清的類似物是很困難的。這些浮動在猶太教，基督教，施洗教派和沙畢教派間的許多教派，西曆紀元頭幾世紀，我們可以在約但河彼岸的區域裏找到。因爲傳到我們的歷史異常混亂的緣故，它們給考據家以最奇特的問題。總之，我們可以相信：那時候，約翰，埃色教派和猶太的精神教師之幾種外表的儀式，導源於自遠東新來的影響。那主要的儀式，給約翰教派以特點，給約翰個人以名字的，向來是以下迦提亞爲它的中心；而這儀式一直延續到現在，仍構成那裏的一箇宗教。

這儀式便是洗禮，或是整個的浸入。浴身以淨化自己是猶太人慣常的事，如近東其他宗教一樣。埃色派教徒更把它們普遍化起來。洗禮成了把外族的皈依者引入猶太教的一種常禮，一

種啓蒙的儀式。但是在施洗者約翰以前，別人從不曾給浸禮以這種重要性或這種形式。約翰擇定他的活動範圍在靠近死海的那一部分沙漠地方。到了施行洗禮的時期，他便到約但河邊去，或是在東岸的大約對着耶利哥的伯大尼城（Bethanie）——一稱伯達巴拉（Bethabara）——或是在靠近薩朗的那多水的地方名叫衆泉城的。

民衆把他當成一個先知。有些人竟認爲他是復活的伊利亞。這種復活的信仰，流傳很廣。大家以爲上帝將把古先知從他們的墳墓裏喚醒，以作指引以色列走向它的最後命運之嚮導。別有許多人把約翰就當成救主，雖然約翰並無要求這稱號的表示。教士與博士反對着這種先知說之復興，他們又向來是狂熱者之仇敵，所以他們輕蔑約翰。但是施洗者的聲望嚇住了他們，他們不敢公開地攻擊。這是羣衆之感情對於教士之貴族階級的一個勝利。當教士們的領袖被迫在這點上清楚地解釋自己的態度時，他們是很覺爲難的。

但是從約翰看來，洗禮不過是一種形式，目的在引起深刻的印象，在預備人們的心靈以便從事於某種大運動。無疑地，他是最高度地被救主降臨的希望所佔有着的。『懺悔罷！』他說，『因爲上帝之國逼近了！』他預告着一種「大怒，」那就是說，行將到來的可怕的災禍。他宣稱着斧頭業已斫在樹根上，而這樹就將被拋入火裏。他描述着那手裏拿着簸箕的救主，一面收穫好穀實，一面焚去稻草。約翰覺得懺悔，——洗禮便是它的象徵，——佈施和道德改革，是對於將臨的事變之優良的準備方法。我們不能正確地知道他到底從什麼觀點去觀察這些

事變。我們所十分清楚的，是他用強有力的說教所攻擊的人，便是以後耶穌要攻擊的人，如闊綽的教士，法利賽派教徒，和博士們，總之，猶太教之一切正式代表。約翰也像耶穌一樣，最爲被蔑視的階級所歡迎。他把「亞伯拉罕之子孫」視爲毫無價值的稱號，他說上帝可以用路上的石塊，做成亞伯拉罕之子孫。那使耶穌勝利的大觀念，——純粹宗教這觀念，——在他的思想裏似乎連一點萌芽也沒有。但是他仍然對於這觀念盡了很大的力，就是他用一種私人的形式，代替了必須教士執行的法定的典禮，略像中世紀的自鞭教派（註）從正式僧侶階級的手裏，奪去了聖典和臨終禮之獨佔，不啻是宗教改革的前驅一樣。他說教時的普通的聲調是嚴厲無情的。他對於他的反對派所用的語句，似乎也最激烈：那是一種粗魯的不斷的斥罵。很可能地，他不曾完全置身於政治之外。卻色夫因爲他自己的導師巴魯（Baruch）的關係，差不多曾直接地親近過約翰，曾用小心的語句暗示了這一點；而那致他於死的災禍也似乎可以使我們作這樣的假定。他的門徒們度着一種清高謹嚴的生活，常常齋戒，作一種悲哀而多慮的態度。公產和富者須分財產於貧者這些思想之萌芽，我們有時候可以在這派學說裏看出。出現在這派學說裏的貧者已經成了那應當最先享受上帝之國的人。

施洗者約翰的活動範圍雖是猶德，他的名譽卻很早地就傳到迦利理，而一直達到耶穌的耳裏。那時候，耶穌已經用他的初期的教訓在自己的四周組成了一小圈的聽衆。他的權威還不夠

（註）十三十五世紀之宗教瀕信者，當來自鞭，故名。

大，他被那種想與一個導師——那導師的教訓是和他自己的思想有很多關係的，——互相參證的慾望所推動，便離去了迦利理，而攜着他的小羣聽衆往約翰那裏去。這些新到的人，也像其餘的人一樣，接受了洗禮。約翰很歡迎這批迦利理的弟子們。縱然他們依然在他自己的弟子們外另成一派，約翰也不覺得有什麼不好。這兩個導師都還年青；他倆有很多相同的思想。他倆互相喜悅，而在大衆前互相地搶着表示殷勤。初看起來，這種情形在施洗者約翰的性格裏，似乎是可驚詫的，而我們容易加以懷疑。謙遜這美德從來不是猶太的強有力的靈魂之特點。約翰這種不可屈撓的性格，——一個常被激惱着的拉瑪勒 (Tammaleis)，(註)——似乎應當大怒起來，而不能忍受對敵的形勢，或不澈底的附從。但是這種觀察事實的方法建築在對於約翰這人的一個錯誤的觀念上。大家以爲他是有了相當年齡的成熟的人；其實呢，他與耶穌年齡相似，照當時的觀念說來，他倆都算是很年青的。在精神方面，約翰是耶穌的兄弟，而不是耶穌的父親。這兩個年青的狂熱者，充滿着同樣的希望和恨惡，所以他倆能夠共同效力於同一原則，而互相幫助。無疑地，一箇年老的導師看見一個未成名的人投向自己，卻對於自己保持着獨立的态度，自然會起反感：一個學派的領袖熱烈地歡迎繼承自己的人，我們在歷史上找不得這種例證。但是年青的人，是能作任何犧牲的。我們可以相信：約翰看出了耶穌的精神和自己的相類似，因而毫無私見地接受了他。這種友好的關係後來成了一個整個的系統之起點：這系統爲福

(註)法國哲學家(一七八二——一八五四)

音作者所發揮，目的在用約翰之證言，給耶穌之神聖的使命作一個初步的基礎。這便是約翰在當時所享有的權威，所以福音作者不相信除他以外，能在世界上找到別一個更好的保人。但是約翰絕不會因為耶穌之到來而讓位於耶穌；反之，耶穌居留在約翰身邊的時候，自始至終地承認約翰是他的領袖，而只敢怯地發揮他自己的天才。

真的，我們覺得耶穌雖然具有深邃的奇特的性格，至少有幾個星期之久，他似乎曾是約翰的倣效者。那時候，耶穌的前途還是很黑暗的。並且無論在什麼時期，耶穌總是太向輿論讓步，而採用許多不是他所專有之物，他認為不是真正必要之物，唯一的理由是這些東西能得民心。不過這些附件卻從不會防礙他的主要的思想，而隸屬於它。洗禮這儀式既因為約翰之施洗而大受歡迎，耶穌也以爲必得像約翰一樣行事：於是他和他的門徒便都也施洗起來。無疑地，在舉行洗禮的時候，他們也作與約翰相似的說教。這樣，約但河的兩岸充滿了許多施洗者：說教之成功與否，卻各有程度不同。耶穌不久，就達到與約翰平等的地位，找他施洗的人很是衆多。在這一點上，他倆的門徒們互相地有些妬忌。約翰教派的信徒們在約翰前抱怨年青的迦利理人之日益增大的成功，他們的意思以爲耶穌的施洗行將奪去約翰的施洗。但是，兩位領袖始終超然於這種褊狹之外。依照一個傳說所敘述的，耶穌的最著名的那羣門徒，還是從約翰教派中找來的。那時候約翰之優勢是無可爭衡的，不甚著名的耶穌決想不到和約翰對敵。他只想在約翰的庇蔭之下長大起來，而以爲要抓住羣衆，也必得得採用那些使約翰獲得驚人的成績之對

外的形式。當耶穌於約翰被捕後再開始說教時，人們認爲是他一開口便說的那幾個字，卻正是重引着施洗者約翰常講的一句話。約翰還有別的語句，也一字不改地被發現在耶穌的說教裏。這兩教派似乎很和諧地一同生活了很久。約翰死後，耶穌因爲是一個素得信任的同行，是最先得到這噩耗的人之一。

約翰的先知生活很早就突被阻止。他像古猶太先知一樣，最高度地反對既定的權力。他對於既定的權力發言時之過激，自然會給他自己以困難和麻煩。在猶德，約翰似乎不會被彼拉多擾亂過。但是在約但河彼岸的柏勒，他踏入了安第巴的領地裏。這暴君正已擔慮着約翰說教中不甚掩飾的政治酵素，在施洗者四周，宗教的愛國的狂熱者之大會集是一件有嫌疑的事。並且一個完全是私人方面的仇怨，又加入在這些關係國家大事的理由一起，這使我們的清高的批評者之死，成爲不可避免的。

悲劇的希律王家之最特出的性格是希律大王的孫女，希羅娣。多怒的，野心的，熱情的，她痛恨猶太教，輕蔑它的法律。她之嫁給她的叔叔希律，也許不是情願的。這人是瑪利安(Mariamne)之子，希律大王剝奪了他的繼承權，終身不曾擔任過公職。和她家裏其他的人比較起來，她的丈夫的地位之低下，使她的內心永不寧靜。她無論如何要做女君主，而安第巴便是她使用的工具。這意志薄弱的男子神魂顛倒地戀愛了她，答應娶她，而離棄了他的第一妻，伯屈拉(Pétra)王兼柏勒附近部落的酋長哈勒(Hâreth)的女兒。這亞拉伯的公主探知了這計

劃，便想逃走。她隱瞞了自己的主意，佯言往她的父親的領地瑪雪羅 (Machero) 旅行，而令安第巴的軍官護送到那裏。

瑪科爾 (Makaur) —— 一稱瑪雪羅 —— 是一個巨大的堡壘，初爲亞歷山大 (Alexandre) 雅納 (Janne) 所建，繼爲希律所重築，坐落在死海東岸最崎嶇的一個谷裏，這一帶地方是野蠻的，奇特的，充滿着怪異的傳說，大家相信是魔鬼作祟的所在。這堡壘恰在哈勒和安第巴兩人領地的交界處，這時候它屬於哈勒。哈勒早已接到通知，準備了便利女兒逃回的一切。這亞拉伯的公主從這部落到那部落，終於行抵伯屈拉。

於是安第巴和希羅娣的幾乎亂倫的結合便告完成。猶太人的關於婚姻的規條，不斷地是這無宗教的希律王家與嚴厲的猶太人間的衝突之源。這個人口衆多的王家相當地孤立，它的子女便不得不同姓結婚，因此常常違背了摩西法典所規定的禁律。約翰響應着大家的感情，而激烈地斥責安第巴。這行爲已足夠有餘地使安第巴決定對於他自己一晌的疑惑，採用適當的處置。他派人逮捕了施洗者，而下令囚禁他於瑪雪羅堡壘裏，這堡壘也許是在哈勒的女兒去後，被安第巴奪來的。

安第巴之懦弱，甚於他的殘忍。他並不想刑戮約翰。依照幾種謠言的傳說，他害怕着有什麼民變發生。依照另一個說法，他竟歡喜傾聽這犯人的說教，而這些會談常常使他陷於大疑難中。我們確知的情形是拘留的時期延長着，而約翰在獄裏仍然保持着很大的行動自由。他還和

門徒們有書札的來往，我們還發現他和耶穌通聲氣。他對於即將到來的救主之信仰只是堅定起來。他留心地理隨着外面的運動之進展，而找尋着那些可以助成他所孕育的希望之信號。

第七章 上帝之國（一）

直到約翰被捕的時候，——我們估定這事大約發生在西曆二十九年夏季，——耶穌不曾離去死海和約但河一帶地方。猶德沙漠之居留普遍地被認為是大事業的預備階段，是在對外行動前之一種「退卻」。耶穌也遵循了他的先輩之習慣，而在沙漠裏過了四十天，除開野獸外，沒有別的伴侶，實踐着極嚴格的齋戒。關於這次居留的情形，耶穌的門徒們曾作過許多想像。一般人相信沙漠是魔鬼的洞窟。世界上很少別的地方，還比那構成死海東岸的多石的斜坡更荒涼些，更被棄於上帝些，更與生命隔絕些。人們相信：耶穌在這駭人的地方所度過的時期內，曾受過許多可怖的試驗。撒但曾用幻象恐嚇他，曾用不兌現的諾言阿諛他，而最後，爲着報償耶穌的勝利，天使來到人間，替他服務。

耶穌也許是離開沙漠後，纔知道施洗者約翰被捕的消息。從此以後，他沒有什麼理由再在這半生的地方，繼續居留下去。也許他擔心被株連在官廳對於約翰之嚴厲處置裏，也許他不願意以生命爲兒戲：這時候他既然不甚著名，便是一死，也不是有助於他的思想之傳佈。於是他回到他的真正的故鄉，迦利理。一種無價的經驗已經使他成熟，他因爲與一個異於自己的大師之接觸，而意識到自己的特出之處。

概括說來，約翰對於耶穌的影響，壞處多於益處。這是對於耶穌的發展之一個阻礙。一切都使我們相信：當他走向約但河下流去的時候，他的思想高出於約翰的思想。而他是帶着一種讓步的情緒，暫時地向施洗教派低頭。如果施洗者——耶穌很難擺脫約翰的權威之籠罩，——一直自由着，耶穌也許不會知道拋棄典禮和實質的儀式之枷鎖。那麼，他會只是一個無名的猶太教派者，因為世界不會犧牲現有的——一批形式而取得別一批形式。基督教之能吸引高尚的靈魂，正是得力於它的不採用儀式的優點。施洗者被囚禁後，他的教派便衰微起來。耶穌又返於他自己的運動裏。他得益於約翰的唯一事物，可以說是公開演講的教訓和吸收聽衆的辯才。真的，從這時候起，他的說教便已具有強大的力量，而有權威地深入羣衆。

當他居留在約翰身邊的時候，他的許多關於「上帝之國」的觀念，似乎都已成熟；而這不是施洗者的影響，無寧是他自己的思想之自然發展。從此以後，他的口號便是「好消息，——上帝之國業已逼近的預告。耶穌將不僅是一個和悅的倫理學家，想用幾句生動而簡短的格言，包括許多崇高的教訓；他也將是一個超越一切的革命家，嘗試在世界之基礎上去更新世界，而在大地上建立他所孕育的理想。「等候着上帝之國，」與作耶穌的門徒，意義相等。「上帝之國」這名詞，——或是「天國，」如我們從前所說過的，——很久就爲猶太人所熟知。耶穌給這名詞以一個道德的意義，一個社會的應用；便是但尼爾書的作者，在啓示的狂熱裏，也差不多不敢窺到這個。

在現在這種狀態的世界裏，「惡」統治着一切。撒但是「這個世界」之王，一切都服從他。國王們殺戮先知。教士與博士並不實踐他們命令別人恪行的事。正直者是被虐待的。善良者只有哭泣的份兒。這樣，「世界」是上帝及其聖哲的敵人。但是上帝會醒寤的，會替他的聖哲報仇。這個日子逼近了：因為罪孽已達到了最高點。現在「善之統治期」應該輪到了。

這個「善之統治期」的蒞臨，將是一個實然的大革命。世界會像被翻倒過來似的。現狀既然是壞的，爲着知道將來是如何的，我們只須設想一個儘可能地與現狀相反的情形。現在的地位最高者將是未來的地位最低者。一個新的秩序統治着人類。現在，善惡之不分猶如田裏的苗莠一樣：主人讓它們雜長着。但是爬剔它們的時刻終會蒞臨。上帝之國會像大網之一擲，好魚壞魚都被撈捕上來：我們把好魚放在瓶裏，而把壞魚拋去。這個大革命之萌芽，起頭是不可辨認的。它像是芥末樹的種子，最小的種子；但是當這種子被埋在地下以後，便可以變成一棵大樹，鳥兒來休息來巢居在枝葉之間。或者它像是酵素，這酵素被放在濕灰麩裏，使濕灰麩整個地漲發起來。一串串的晦澀的譬喻，被用來說明那突兀的蒞臨之驚詫，它的表面上的不公平，和它的不可避免性與終極性。

誰建立這上帝之統治期呢？我們應當還記得：耶穌的第一個思想，——這思想深邃地固着在他的心裏，也許沒有別的來源，而出自他的生命之根，——便是他是上帝之子，他是他的天父之心腹，天父的意志之執行者。那麼，耶穌對於剛纔這問題之答語，我們不必有何猜疑。他

的確信，——能使上帝統治世界這個確信，——絕對地抓住了他的心靈。他自視好似一個全世界之改革者。他覺得天，地，整個的大自然，瘋狂，疾病和死亡，都是他的工具。在他的英雄意志之燃燒裏，他自信是無所不能的。如果大地不屈從這至高無上的改變時，大地是會被碾碎，會被上帝之火燄與呼吸所淨化。一個新的天空會被創造出來。全世界會被上帝之天使住着。

所以，一個整個的革命，連大自然也包括在內的，——這便是耶穌之根本思想。無疑地，從此以後，他便拋棄了政治。哥羅人猶大之命運把民變之無能告訴了他。他從不會想到反抗羅馬人和總督。他並不贊成猶大的無拘束的無政府的原則。他對於既定的權力之服從，實質上雖是譏誚的，形式上卻很澈底。他爲着不犯罪而納稅於凱撒。自由與正義既然是不屬於這個世界的，爲什麼因爲無益的敏感性而擾亂自己的生活呢？他輕蔑着大地，深信現世不值得他去關心，他逃避在他的理想國裏。他建立了這輕蔑一切之大學說，靈魂自由的真學說；只有這學說纔可以提供我們以安寧。但是這時候，他還不會說『我的國是不屬於這個世界的。』他的最明睿的見解裏也有許多含糊之處。有時候，一些奇特的誘惑穿過他的心靈。在猶德沙漠裏，撒但曾以地上之國貢獻給他。耶穌既然不知道羅馬帝國的武力，而猶德又具有一種豐富的狂熱，——這狂熱不久就爆發爲一個可怕的武力的反抗，——耶穌很可以利用他的信徒的勇敢與衆多，建立一個地上之國。也許他會有幾次把這問題向自己提出過：『上帝之國是用力或是用德去實

現呢？是用反叛或是用忍耐去實現呢？』據說有一天，迦利理的頭腦單純的人們想劫持他，而宣布他爲國王。耶穌逃到山上去，獨自在那裏住了一些時候。他的高尚的本性免去了他這種錯誤；否則他也許會是一個激動民衆者，或是一個反叛者的領袖，——一個德大斯 (Theudas)，或是一個巴科克巴 (Balkokkaba)。

他所從事的革命是一種道德上的革命。但是，他還不曾肯把這革命的實現交給天使和最後的號角。他想使他的行動是對於人，經由人的行動。一個幻象者，如果他除最後審判之逼近而外，別無他念的時候，決不會留心去改良靈魂，也決不會創造出這人類從未接受過的最高貴的實際教育。無疑地，耶穌的思想裏還有許多模稜之處。一種高尚的感情，甚於一個已定的計劃，催促他從事於那崇高的工作；他也確曾實現了它，雖然與他原來想像的很多異點。

真的，他建立的確實是上帝之國，我的意思是說靈魂之國。假如現在耶穌從他的天父之懷裏，看到他的工作在歷史上結果，他可以很有理由地說：『這正是我所希冀的。』耶穌所建立之物，由耶穌傳下來的永存之物，——除開人類之任何成功裏必有的不完美處以外，——便是靈魂自由說。關於這一點，希臘已經有過很進步的思想。許多斯多益派者曾在一個暴君之下，找到自由的方法。但是，普遍地說來，古代世界以爲自由總連繫於幾種政治制度上。那時候的自由主義者是雅典的哈姆第烏斯 (Harmodius) 和亞里斯多琪東 (Aristogiton)，羅馬的勃魯都斯 (Brutus) 和嘉西烏斯 (Cassius)。真正的基督教徒還更解脫於任何鎖鍊些。他在這個世界

上，只是一個逐客。大地既然不是他的祖國，那麼，大地上的短暫的主人於他何有呢？自由之於他，便是真理。耶穌不甚知道歷史，所以他不瞭解這種學說是如何地正合時宜；那時候，共和國的自由正告完結，而古代的市制度又次第被吞併入羅馬帝國的大統一裏。但是他的可贊美的良智，和他對於自己的使命所具有之先知的本能，用一種奇妙的信心在這裏指導着他。他的這句話：『把凱撒的還給凱撒，把上帝的還給上帝，』創造了一件存在於政治以外之物。——一個在蠻力的帝國裏的靈魂之避難所。自然，這種學說也有它的危險。「認知合法權力之記號，只須看流通着的錢幣，」被尊為原則，宣稱「輕蔑地不加討論地付稅者便是完人，」這不啻毀滅古式的共和國，而扶植一切暴虐政治。在這一點上，基督教曾幫助着減弱公民義務之情感，而把世界交給了既成事實之絕對的權力。但是，它組織了一個極大的自由團體，三百年之久，置身於政治之外，這樣，它很充分地補償了它在公民道德方面所引起的損失。因為它，國家之權力纔被限制在世俗的一切上，心靈纔獲得解放；或者，至少是羅馬萬能之可怕的重壓纔永遠地被擊碎。

一個人如果特別地留心於公共生活之義務，便不能原諒別人在他的黨爭之上，去放另一物件。他責怪那些把政治問題隸屬於社會問題的人，和那些漠然於政治問題的人。從某種意義而言，他是有理由的；因為任何路徑之遵循，排除其他路徑者，對於人事之優良的管理，必有防礙。但是政黨會使人類之普遍的幸福，作過何種進步嗎？如果耶穌不建立他的天國，而出發往

羅馬，終其身密謀着推翻第伯爾帝，或傷悼着雪曼利居斯（Germanicus），（註）世界會變成什麼樣子呢？他或是一個謹嚴的主張共和者，或是一個熱誠的愛國志士，他總不能阻遏那時事之大潮流；反之，他宣稱政治是無足輕重的，他給世界顯示了這條真理：祖國並不是一切，而個人先於公民，高於公民。

耶穌計劃裏的夢想的成分，干犯了我們的實驗科學的原則。我們都知道大地的歷史。耶穌等候着的那種劇變，須有地質的或天文的原因纔會發生。人們從不能證明它與道德事物有什麼關係。但是爲着對於大創造者作公正的觀察，我們不應當停逗在他們可能誤有的臆斷上。哥崙布從很不正確的觀念去推理，卻發現了亞美利加。牛頓以爲他的關於啓示錄的狂說，和他的地心吸力的理論同樣地基礎穩固。我們能把我們同時的中庸的人，放在亞西斯的佛蘭斯瓦，聖伯納爾（Saint Bernard），貞德女（Jeanne d'Arc），路德（Luther）輩之上，只因爲這中庸的人不會主張過他們的謬論嗎？我們應不應當從他們的物理觀念之正確性，從他們對於世界之真體系所具有的正確或不正確的知識，去衡量他們呢？讓我們更清楚地瞭解耶穌之地位和構成他的力量之物罷。十八世紀的自然神論與某一派耶穌教，已使我們慣把基督教之始祖只當成一個大倫理學家，一個人類之施恩者。我們在福音裏，除一些好格言外，不見其他。我們把一層謹慎的面網，罩在他生活着的奇特的智識狀態之上。還有一些人抱怨法國革命曾多次地離背原則，

（註）羅馬將軍，早死，或係第伯爾帝毒斃。

而它不是被聰明的溫和的人完成的。讓我們別強迫那些非常的運動，接受我們這些解事的中等人之小計劃罷；它們是遠非我們所能把握的。讓我們繼續贊美「福音之道德體系，」剔除以幻想爲靈魂的宗教教育罷。但是，我們別相信世界能被幸福與個人道德之單純的觀念所掀動。耶穌的觀念是更深邃於此的。那是人類的腦子從未孵化過的最革命的思想。歷史家應當整個地抓取它，而不應當作任何畏怯的刪削，正把那使它有效地新生了人類之部分割去。

總之，理想常是一個烏托邦。當我們現在想代表近代意識裏的基督，那安慰者，那新時代之審判者，我們如何做呢？我們做着耶穌在一千八百餘年前所做的一切。我們設想着真實的世界情形，與現在的毫不相同。我們描擬着一個道德的解放者，手無寸鐵，扭斷黑奴的鎖鍊，改良無產者的境遇，拯救被壓迫的民族。但是我們忘卻了：這一切假定着世界之翻倒，維靜尼亞（Virginia）與剛哥（Congo）的氣候之改變，幾百萬人的血統與種族之更新，我們的複雜的社會狀態，縮返於幻想似的單純，歐羅巴的政治層次，被擾亂了它們的自然秩序。耶穌所希望的「萬物之改革，」並不較難些。新天地，自天而降的新耶路撒冷，這種呼聲：『看罷，我現在把一切重新造成了！』——這都是改革者的公共特點。理想與悲哀的現實之對比，總會在人類裏引起對於冷靜的理智之反抗，使中庸者稱這個爲瘋狂；直到最後，它勝利了，曾攻擊它的人最先承認了它的無比的智慧。

關於世界行將完結的這項教義與耶穌的慣常的道德體系間之矛盾，——這道德體系是爲着

人類之永恆狀態而設想的，略如現在的實際狀態，——我們不必作否認的嘗試。而這個未能一貫的理論，正足以保障他的工作之成功。千年教派（註）不能單獨地成就什麼長存之物，倫理學家不能單獨地成就什麼強有力的東西。前者提供了推進的力量，後者保障了未來的幸運。這樣，基督教結合了這個世界上的兩個大成功之要件：革命的出發點與生活之可能性。一切被命定了成功的，必須滿足這兩種需要。因為世界要變換，也要持久。耶穌預說着一個人事之無比的翻覆，同時也宣布了安放我們這個社會一千八百餘年的原則。

真的，耶穌與同時的或異代的激動民衆者相異之點，便是他的整個的理想主義。在某一點上說，耶穌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因為他對於世俗政府，毫無一點觀念。他覺得世俗政府單純地是一種權力之濫施。他用很含糊的語句說着這一切，像一個毫無政治觀念的常人一樣。他認為官吏自然都是上帝的人民之仇敵。他向弟子們說教着與警察的爭鬧，而從不想到這是可羞赧的事。但是，取權力者富者而代之的嘗試，從不會在他的行動裏出現過。他的目的是毀滅財富與權力，而不是抓奪它們。他向弟子們預言着虐待與苦刑，但是他絕不會一度地作過武力反抗的暗示。忍受與退讓無所不能的這種觀念，內心純潔可以克服武力的這種觀念，實在是耶穌特有的。他不是一個唯心論者；因為他覺得一切終會是可以摸觸的現實。但是他是一個澈底的理想主義者；他覺得物質只是觀念之象徵，實相是不可見之物的有生命的表現。

（註）此派謂救主在地上之統治期，僅一千年。

呼籲誰，倚賴誰去建立上帝之國呢？在這點上，耶穌從不會躊躇過。人類中踞居高位的一切，在上帝的眼裏，都是罪孽。建立上帝之國的人們，將是普通的人，——不是富者，博士，或教士，而是婦女，常人，卑微者，弱小者。救主之大信號，便是「窮人也預知道了好消息」。在這裏，耶穌的牧歌的柔和的本質？佔了上風。一個無邊的社會革命，階級將被易位，權威將受屈辱，——這便是他的夢想。世界不會相信他，而將殺戮了他。但是他的信徒們是不屬於這個世界的。他們將是一小羣卑微者與單純者，以他們的謙遜克服一切。以「入世者」爲「基督教徒」之反語的這種感情，從耶穌的思想看來，實在是充分地合理。

第八章 耶穌在迦百農

耶穌被一個愈加迫切的觀念所魔崇着，從此以後，他帶着接受命運的不可屈撓的精神前進；他的路途是他的驚人的天才與他的生活着的特殊環境所畫定的。直到這時候，他只把他的思想傳授給幾個祕密地投向他來的弟子。從這時候起，他的教訓成爲公開的而有計劃的。現在他大約有了三十歲。無疑地，陪伴他訪問約翰的小羣聽衆業已增多起來；也許約翰的幾個弟子也加入在這一起。他就是用這樣的基督教教會之初期的核，剛回到迦利理，便大膽地宣布了「上帝之國的好消息：」這上帝之國行將蒞臨，而他自己便是但尼爾在幻象裏所窺見的「人子，」在那幻象裏作最後的最高的啓示之神聖的先驅。

我們應當還記得：在猶太的厭惡藝術與神話的思想裏，單純的人形高出於天使之形與幻想的獸形，雖然自從大衆的想像感受了亞述利亞的影響以後，這些天使與獸被安頓在神帝的旁邊。在舊約伊西杰書（Ezekiel）裏，坐在最高的皇座裏的生物，——超越於神祕之車上的怪物的，預言的幻象之大啓示者，——已經具有人形。但尼爾書中，在以獸代表諸帝國的幻象裏，正當大審判開庭而書冊被翻開的時候，一個「貌似人子」的生物走到亙古常在者之前；這亙古常在者把審判世界，永遠統治世界之權賜給了他。在塞姆語言裏，尤其是在亞拉美方言裏，

「人子」就是「人」的同義字。但是但尼爾書中這段重常的文字十分地刺戟了一般人的心靈。至少在幾個教派裏，當教主被視爲世界之審判者與行將開始的新紀元之王的時侯，「人子」這名詞成了救主的許多稱號之一。所以，耶穌把這名詞使用在自己身上，就是宣布他自己的救主資格，肯定那行將到來的災禍：在那災禍裏，他是被亙古常在者賦予了全權的法官。

這一次，這新先知的說教獲得了決勝的成功。一羣男女，都是充滿着樸質與天真之精神的，歸附於他，而向他說：「你是救主！」因爲救主應當是「大衛之子」，人們便把這與救主同義的尊號又獻給了他。耶穌很高興地接受了這名字，雖然這使他覺得有點爲難：他的出身實是很平凡的。就他而言，他所喜歡的稱號是「人子」，表面上雖然卑微，可是與救主之希望有直接的關係。這是他慣以自稱的名字，以致在他的口裏，「人子」與他避用的代名詞「我」，成了意義相同的兩語。但是別人還不會就用這名字稱呼他，無疑地，這名字只在他再度到來的時侯，纔對於他十分恰切。

在他這一段生活中，他的活動中心是坐落在革尼撒勒湖邊的迦百農。迦百農這名稱裏既然包含有村莊，這個字似乎是指一個古式的小城，與依照羅馬式建築的大城，如第伯利亞等，正成對比。這城極不著名，以致卻色夫在一段著作裏，竟把迦百農當成一個泉的名稱，因爲這泉比在它附近的這城還著名些。迦百農像拿撒勒一樣，是無歷史的，絕不會參加希律諸王所卵翼的世俗的運動。耶穌很愛戀這城市，而把它當成第二故鄉。耶穌歸來未久，他在拿撒勒作了一

個不甚成功的實驗。誠如他的一種傳記天真地說出的，他不能在那裏顯現什麼異能。一般人都認識他的卑微的家庭，這對於他的權威有莫大的防礙。大家不能視他爲大衛之子，因爲大家天天遇到他的弟妹和妹婿。並且我們須注意到：他的家庭頗強烈地反對他，乾脆地拒絕相信他有什麼神聖的使命。有一個時候，他的母親和胞弟們堅認爲他失去了常態，而把他當成一個狂熱的夢想者，設法用武力阻止他。據說拿撒勒人還更凶暴些，想把他從峻峭的山巔上推下，以殺死他。耶穌很識趣地說，他的這種冒險與一切偉大人物的冒險初無不同；而把這諺語應用在自身上：『任何人不能做自己的故鄉之先知。』

這個失敗絕不會使他灰心。他回到迦百農，這裏的人之傾向對於他較有利些。他由這裏向附近的小城作了許多傳道的旅行。這美麗而肥沃的地方之住民，除星期六外，很少集會。於是耶穌選定了星期六作說教的日子。那時候每個城市都各有信徒公會或集會所。那是一個長方形的頗狹小的廳堂，大門上有希臘式的建築裝飾。猶太人向來沒有特殊的建築藝術，從不會想到給這些建築物以一種獨異的形式。迦利理還保存着幾個古公會的遺址，它們都是用高闊而質美的材料做成的。可是因爲花卉果葉和綫繩等等裝飾太多的緣故，——這原是猶太建築的特點，——趣味總不免有些猥瑣。公會的內部有許多木凳，一個朗誦的座位，一個盛着聖書的櫃子。這些建築物全不像什麼廟宇，卻是猶太人生活的中心。每星期六，大家聚合在這裏禱告和研讀摩西法典與先知錄。除在耶路撒冷外，猶太教沒有正式意義的僧侶階級，所以最先到會的人站

起來，朗誦當日應研讀的章節，接着便申述他個人的意見，發揮他自己的思想。這便是「釋義」之來源，其最完成的模範我們可以在非龍的短論裏找到。聽衆有權向講演者提出反對的意見，或是提出質詢的問題。這樣，這種集會很容易流爲一種自由的討論。每個公會有一個主席，一些長老，一個專任朗誦者或引見者，一些代理員，——擔任兩公會間通訊的祕書和差使，——和一個保管聖器者。因此它們無異是一些真正的小共和國。它們的管轄範圍很廣，批准放奴文件，而對於被放的奴隸施行一種保護權。像直到羅馬帝國末期還存在的市政府一樣，它們發布名譽敕令，通過在本社羣裏有法律效力的議決案，判罰體刑，而專任朗誦者常是執行者。

猶太人的特點便是精神之極端的活動。這種制度雖然忍受着許多暴虐的禁錮，決不會不起許多很激昂的討論。猶太教之能夠無恙地經過一千八百餘年的惡待遇，實在得力於這種制度。公會好像是一些獨自生存的小世界，保存着國家的精神，提供着一個常設的內爭的場所。在那裏大量的熱情被消耗着。居先權之爭論是很尖銳化的，在第一排佔有一個榮譽座，——那是大虔敬之報酬，或是最被忌妬的富者之特權。他方面，每個人能自派爲聖經之朗誦者批評者的這種自由，——誰要取得它，便可取得，——又極便於新思想之傳播。這是耶穌最大的力量之一，也是他建立學說最普通的方法。他常常走進公會裏，站起來預備朗誦。專任朗誦者便遞書給他，他展開來，朗誦了當日應讀的章節，而把這些章節裏與自己的思想一致之處，加以發

揮。幸而迦利理的法利賽派教徒很少，所以反對耶穌的討論不致太激烈，聲調也不致變成刻毒的，若是在耶路撒冷，激烈的討論和刻毒的聲調，便會在耶穌剛踏出頭幾步時，阻止了他。這種說教，十分迎合了善良的迦利理人之快樂的想像。他們從不會聽到過。大家都贊美他，關心他。大家覺得他口才很好，而他的理由很使人折服。便是最困難的問題，他總能很有把握地加以解答。他的說教之詩的節奏迷醉了這些童心未泯的住民，——博士們的學究氣還不會吹乾他們。

這樣，這年青的導師之權威一天一天地增高起來。自然，人們愈信仰他，他便愈信任自己。不過他的活動範圍還是很狹小的。那只是第伯利亞湖盆地一帶。便是在這一帶，他還有一個特別喜愛的區域。這湖長約五六古里，闊約三四古里。它雖然幾乎是一個規則的橢圓形，可是從第伯利亞起到約但河口，它構成了一個港灣；這條曲岸約有三古里（註）之長。耶穌的種子終於在這裏找到已經深耕的田地。讓我們一步一步地沿岸走去嘗試揭開回教給它蓋上的枯焦與哀悼之外衣罷。

第伯利亞城外便是許多峻峭的岩石，一個似乎向海姆去的山。接着羣山自相分開，一個幾乎與湖相平的平原展開着。這是一個鮮美的小綠林，橫流着許多溪澗，一部分是從一個古時建築的大圓池溢出的。平原開始的地方正是革尼撒勒（Genésareth），可憐的梅結村（Medjdel）便在

（註）約等於十英里。

這裏。我們沿湖走到平原的那邊，便可以看到一個城址，許多很好的溪澗，一條美麗的路。這狹小深遠的路，從岩石裏鑿通的，是革尼撒勒平原與這湖的北坡之通道。無疑地，耶穌常常取道於此。從這裏再前進一刻鐘，我們越過一條鹹水的小河；這河發源於湖旁幾個大泉水，經由一個深厚的矮綠林而流入湖裏。我們再在亞恩大比迦（Ain-Tabiga）與約但河口之間這塊貧瘠的斜坡上前進四十分鐘，我們可以找到幾座茅屋，一堆紀念建築物的遺址：德落姆（Tell-Hum）。

五個小城市，——它們的名稱將如羅馬雅典似地永遠地被人類談說着，——在耶穌時代便點綴在從梅結村到德落姆的這片地上。在這五個城市中，——瑪大拉（Magdala），大瑪努他（Dalmanuta），迦百農，伯賽大（Bethsaida）與哥拉桑（Chorazin），——只有第一個，我們現在還能稍有把握地尋到它的遺跡。無疑地，怕人的梅結村還保存着瑪大拉小城的名稱和地址，——那小城曾產生了耶穌的最忠實的女信徒。大瑪努他的原址已毫無可尋。哥拉桑也許在靠北的內地裏。至於伯賽大和迦百農，人們認為是德落姆，或是亞恩丁（Ain-et-Tin），或是別什麼地方，那簡直都是隨意的假設。我們幾乎可以說：在地形上，猶如在歷史上一樣，一個周密的計劃故意要消滅了這偉大的始祖之遺跡。我們很懷疑：人們終能在這飽受蹂躪的地方，固定地尋到他的足印，以供後人懷古時的親吻。

這湖，這地平線，這些矮林，這些花草，——那寬長三四古里的小鎮，耶穌曾創建他的神

聖工作的，現在不過如此。森林全被斬伐了。這地方的植物從前極爲繁富；却色夫認爲是一個奇蹟。他說：大自然故意高興地把寒帶的植物，熱帶的產品和溫帶的樹木，聚集在一起，而整年給它們掛上許多花果。可是現在，在這地方，我們必得在一天以前預計明日在那裏可以找到一點用餐的陰處。這湖也是很荒涼的。一個唯一的小船，在極不堪的狀態裏，來往於從前充滿着生命與歡樂的微波上。但是湖裏的水仍是很輕盈明澈的。岩石與小石所構成的湖岸，簡直是一個小海的海岸，而不像烏勒湖 (Helfo) 一樣，是一個泥沼的岸。這岸是顯明的，清潔的，無泥渣的，徐來的微波，總打在同一地點。一些被夾竹桃，柳樹和多刺的苦珠樹蔭覆着的小地角，被描畫在湖裏。尤其是在兩個地方，——靠近達利雪 (Thalje) 的約但河出口處和革尼撒勒平原的邊界處，——有許多解人的草地，微波盪到這裏，便在花草叢中消失了。亞恩大比迦的小河也做出一個小灣，充滿着美麗的貝殼。湖上浮泳着大羣的水鳥。地平線是耀目地光明。當我們從薩發山上俯望時，天藍色的水深嵌在炙熱的岩石裏，好似被裝在一個金杯的杯底上。在北方，愛蒙山的雪谷在天空中刻出一些白線。在西方，哥羅利第德與柏勒的那些起伏的高原都是童山濯濯的，太陽給它們穿上一層天鵝絨似的大氣。它們構成一個整個的山，或是說得更恰好些，構成一個很高的長露臺，從凱撒利亞起，不斷地蜿蜒南去。

湖邊的炎熱現在是很逼人的。這湖坐落在低於地中海一百八十九公尺的窪地上，因而同忍受着死海的酷熱的氣候。從前，茂盛的植物低減了這過分的炎熱。我們很難於瞭解：爲什麼沿

湖的盆地——現在從五月起便是一個大火爐，——曾是那種大活動之舞臺。並且却色夫曾覺得這地方氣候很溫和。無疑地，在這裏如同羅馬的鄉間一樣，曾因為歷史的原因而有過氣候的變化。回教，尤其是回教徒對於十字軍之反抗，像死亡之風似地吹乾了這耶穌喜愛的區域。革尼撒勒這美地方從不曾懷疑過：它的命運在這和平的散步者之額後動搖着。耶穌這危險的同鄉人，對於這地方是不祥的；它孕育了耶穌是它的可怕的榮幸。迦利理成了大家的愛之對象，或是恨之對象，為兩種對敵的溺信狂所爭奪；它不得不變為沙漠，以作他獲得榮譽之代價。但是誰能肯定地說，如果耶穌在他的村莊裏生活到老死，默默無聞，他反會快樂些呢？而那些負義的拿撒勒人，如果不是他們中間有一個人，冒着犧牲這小城的生命之大危險，承認了他的天父，宣布自己為神子，誰還會想到那些拿撒勒人呢？

在我們正說着的時期裏，四五大村莊，彼此相距半小時的路程，便構成了耶穌的小世界。也似乎從不會到過第伯利亞；這無教的城市大部分是被外族人住着，而同時是安第巴常駐的所在。可是有時候，他也離去他所喜愛的區域。譬如他曾乘船到東岸的吉雪撒（Gerbesa）。在北方，我們知道他到過愛蒙山下的巴勒亞（Panegas）或凱撒利亞菲力普。並且有一次，他竟遠到推爾（Tyr）西頓（Sidon）的海岸：那都是當時特別興盛的地方。在這些地方，他被包圍在多神教的勢力裏。在凱撒利亞，他看到了著名的班略洞（Panium）；這洞向來被認為是約但河的源頭，而大眾的迷信藉它做了許多奇特的傳說之箭垛。他還可以贊美希律王建在附近的敬奉奧古

士特帝的大理石廟；他也許曾在許多許願的神像之前徘徊過：我們料想那時候的虔信，已在這美麗的地方堆上了牧神，河神和這山洞的回響之神的許多雕刻。一個埃赫美(註)派的猶太人慣於把外族的神祇當成神靈化的人或魔鬼，應當指斥這些象徵爲偶像。自然主義的宗教之誘惑性，可以迷解較敏感的種族，耶穌卻很漠然。無疑地，他全不知道推爾的墨卡(Mekka)老聖壇還包含着一種原始的宗教，與猶太人的略相近似。菲尼基的多神教在每一個小山上建立一個聖廟和一個聖林，——這些大工程和世俗財富之眩耀，也不使他起什麼美感。一神教麻木了一切瞭解多神教之能力：回教徒忽然被引入多神教的國度裏時，好像失去了眼睛。自然，耶穌從這些旅行裏，毫無所得。他仍然回到他所喜愛的革尼撒勒的湖邊。他的思想之中心在這裏；而在這裏，他也找到忠信和熱愛。

(註)西曆紀元前五世紀希臘哲學家。

第九章 耶穌之門徒

在這地上的天堂裏，歷史的大改變尙不曾侵入過。在這裏生活着的住民，與這地方異常調和：活潑，誠實，且有一種快樂的溫柔的生命之情感。第伯利亞湖是世界上最產魚的一個湖。許多很能獲利的漁業在它的沿岸，——尤其是伯賽大和迦百農——建立起來。因此，住民能夠享受一種頗舒服的境遇。這許多漁夫之家庭，構成了一個和藹而寧靜的社會；他們用許多親戚關係在我們已經描述過的濱湖一帶發展着。他們的不甚忙碌的生活給他們以從事幻想之充分的閒暇。那些關於上帝之國的觀念，在這些好人之小羣裏，找到比在任何其他地方更大的信仰。我們認爲是文明的一切，——在希臘的意義上，或是世俗的意義上，——還不會被傳佈到他們這裏。他們沒有日爾曼族或塞魯族的嚴肅性。他們的善心也許是淺薄的，無深度的，但是他們的習俗很是安詳，而含有聰慧與機智的成分。我們可以想像他們與利邦現在最好的人民相似；但是他們卻比利邦的人民多有一種產生大人物的能力。在這裏，耶穌找到了他的真正的家庭。他像一個士著似地定居在這裏。迦百農成了「他自己的城。」在這崇拜他的小圈裏，他忘卻了他的懷疑的胞弟們，負義的拿撒勒與它的譏誚的不信任。

迦百農有一個家庭，特別地是他的舒服的安居所，同時貢獻他兩個忠實的弟子。這兩個

弟子的父親名叫約拿 (Jonas)，也許正是耶穌來長住在湖邊的時候死去。他倆的名字是西門 (Simon)——敘利亞迦提亞文的小名是磯法 (Cephas)，希臘文的小名是彼得，其意義爲石頭，——和安德烈 (André)。他倆都出生在伯賽大；當耶穌開始他的公生活時，他倆已在迦百農成家立業。彼得已經結婚生子，他的岳母住在他一起。耶穌很喜愛這一家人，而常寄寓在這裏。安德烈似乎曾是施洗者約翰的弟子，耶穌也許在約但河邊，已經認識了他。這兩兄弟似乎便在爲耶穌最着忙的時候，也仍繼續着他倆的漁業。耶穌這喜歡說雙關語句的，常常戲言要把他倆變成釣取人類的漁夫。事實上，其他任何門徒之依戀耶穌，總不及西門和安德烈那樣地堅定。

另一個人家——撒第亞 (Zabdia)家或稱西庇太 (Zebedee)家——是一個小康的漁戶，幾個船的所有者，也給耶穌以熱烈的歡迎。西庇太有兩個兒子：年長的是雅各，稍幼的是約翰，約翰以後在新生的基督教之歷史裏曾扮演很重要的脚色。——他倆都是熱誠的門徒。幾種記載暗示着：約翰如安德烈似的，一度隸屬於施洗者約翰教派裏，而在那時候就已認識了耶穌。總之，約拿家和西庇太家似乎交誼很密切。西庇太之妻撒羅米 (Salome)也很忠實於耶穌，而曾伴送耶穌去就死。

不錯，婦人們總是熱烈地歡迎耶穌的。他對於她們的那種恂恂的態度，使兩性在思想上有一種愜意的伴侶關係。男女之別曾阻礙近東民族之更精深的發展，可是無疑地，那時候像現在

一樣，在鄉間與村莊裏遠不如城市裏嚴格。三四個忠實的迦利理婦人常常陪伴着這年青的導師，互相爭奪着傾聽他的快樂，而輪流地照應他。她們給這新教派帶來了狂熱與新奇之成分，其重要性立刻便被人感覺到。這些婦人中的一個，瑪大拉的瑪麗，——她會使她的可憐的故鄉著聞於世界，——似乎是一個很狂熱的人。照當時的說法，她是被七個魔鬼所祟着的，那就是說，她患了表面上不能解釋的神經病。耶穌用他的無垢的柔和的美，安靜了這被擾亂了的氣質。直到耶穌被押到山上受刑的時候，這瑪大拉的婦人是一貫地忠實於耶穌的，而耶穌死後的第三天，她扮演了一個頭等的脚色；因為我們以後就可以看到，她替復活的信仰作了一個重要的工具。約亞拿 (Jehanne)，——安第巴的家宰苦撒 (Khousa) 之妻，——蘇撒拿 (Susanne) 和其他許多未被知道的婦人，不斷地追隨着耶穌而服侍他。有幾個婦人是有錢的；她們把自己的財富獻給耶穌，使他不必要操執他向來從事的手藝而能夠生活。

還有許多人也慣常地跟着耶穌而承認他是自己的導師：伯賽大的一個腓力，拿但業 (Nathanael) ——初期弟子迦拿人多羅買 (Tolmai) 或勃多勒美 (Ptolomee) 之子，——和馬太。這馬太也許就是新生的基督教之齊諾芬 (Xenophon)。(註) 依照傳說所敘述的，他曾是一個稅吏，因此他比別人善於執筆寫字些。也許那時候他已經想到記出耶穌的說教，他的紀載迄今仍是我們所知道的耶穌的教訓之基本書。門徒裏還有多馬 —— 或稱第士馬 (Didyme)，他常常懷疑，

(註) 希臘歷史家哲學家。

可是本性似乎卻善良而慷慨，——勒貝(Lebbe'e)——或稱達太(Thaddee)——狂熱者西門——他也許是哥羅人猶大之弟子，屬於那時候業已存在的加納英黨(Karaim)，這黨不久就在猶太人的運動裏佔很大的位置，——約瑟巴撒巴(Joseph Barsaba)——小名叫虛士杜(Justus)，——馬提亞(Matthias)和一個很成問題的人物亞利旬(Aristion)。最後還有加略(Kerioth)人西門之子猶大，他是忠實者之羣中的一個例外，而自製了一種可怕的惡名。他似乎是唯一的非迦利理人，加略是猶大部落極南端的一個城市，距埃伯龍有一天的路程。

我們已經知道：耶穌的家庭是一致地對他不甚同情的。但是他的姨表弟雅各與猶德，瑪麗革羅罷之子，從那時候起便是耶穌的門徒；而瑪麗革羅罷並且是陪伴耶穌上山受刑的人之一。在這時期內，我們看不到他的母親在他旁邊。他的母親只在他死後，纔獲到大家的尊敬；而門徒們努力把牠連繫在自己一起。那時候耶穌家裏的人，在「我主之弟」的稱號之下，構成了一個很有勢力的小團體，很久地是耶路撒冷教會的領袖，耶路撒冷被劫後，他們逃到巴大納。曾親近過耶穌這件事實便是一種決勝的利益，猶如謨罕默德的妻女們儘管在他生前毫無重要性，可是在他死後也成了大權威。

在這友羣裏，耶穌自然有些偏愛之處，而似乎有一個較狹小的圈兒之存在。西庇太之兩子，雅各與約翰，似乎在這小團體裏佔有優越的地位。他倆都充滿着火燄與熱情。耶穌因為他倆的過度的熱誠，而很有風趣地稱他們為「雷子：」如果這種熱誠真可以使喚雷火，他倆定會

濫用它的。尤其是年較幼的約翰，似乎與耶穌共站在某種親暱的關係之上。也許以後隸屬於西庇太子的門徒們，在寫回憶的時候，未能抹煞學派的利益，而把耶穌對於約翰的鍾愛，故意地言過其實。但是可注意的是，前三種福音告訴我們：西門巴約拿——即彼得——和西庇太之兩子雅各約翰構成一種御前會議，而當耶穌對於別的門徒之忠實和智慧不甚信任時，便把他們三人召來。並且這三個人物，似乎在漁業上也有許多關係。耶穌對於彼得的情感是很深厚的。彼得的性格——正直，誠懇，而充滿着推進力，——使耶穌喜愛他。他的堅毅的態度又不免引起耶穌的哂笑。神祕性很少的彼得常向耶穌說出自己的天真的疑惑，厭惡，和很近人情的弱點；他的坦白的誠實使人聯想到約安維（Joinville）（註）之於路易第九。耶穌很友愛地帶着信任與尊重地責備他。至於約翰，他的年青，他的熱烈和活潑的想像，無疑地具有很多美點。這個非常人的特性以後纔充分地發達。如果那奇特的福音，戴着他的名字的，並不是他的著述，——那福音雖然在許多點上錯描了耶穌的性格，卻包含着珍貴的材料，——他至少曾有助於那福音的寫作。他這種狂熱的靈魂，慣於用一種高熱度的焦急去攪動他的回憶。他自以為描述着耶穌，卻不料竟改變這位大師之本來面目。這樣，他給能幹的偽造者提供了一種口實，因而產出了那樣一種福音，似乎不是以純粹的好動機為指針而寫成的。

嚴格地說來，這新生的教派並無什麼等級之分。大家互稱為「兄弟。」耶穌絕對地擯斥了

（註）法國歷史家。

那些表示超越的稱號：教長，大師，父親等等；因為唯一的大師是他，唯一的父親是上帝。最大者應當是別人的僕役。但是西門巴約拿在他的同門中，卻以一種特殊的重要性而與眾不同。耶穌住在他家裏，而在他的船上說教。他的住宅是福音傳佈之中心。在大眾的眼裏，西門是這一羣人的領袖，稅吏來收取這羣人的欠稅時，總是找西門負責。西門是承認耶穌為救主的第一人。耶穌在一個不受歡迎的時候，問門徒道：『而你們，你們也要離我而去嗎？』西門答道：『我們捨你歸誰呢？只有你可以教我們以永生之道。』耶穌幾度地在他的教會裏，給西門以超越的地位；而把西門的敘利亞文小名磯法，解釋為自己的新建築物之基石。甚至於有一次，耶穌似乎竟把「天國之鑰」許給了西門，而授權西門，在地上作永恆界必會批准的判決。

無疑地，彼得之被賦予領袖地位曾引起一點妬忌。為着未來，為着天國，妬忌更燃燒起來；因為在天國裏，一切門徒都會坐在大師左右的皇座上，去審判以色列的十二部落。於是大家自問着：那時候，誰將是人子之第一大臣和助手，坐在他最近的皇座上呢？西庇太之兩子熱望着能夠取得這種地位。他倆為這個思想所佔有着，而把母親慫恿出來，以致撒羅米有一天把耶穌叫到一旁，而請求他把這個榮譽座給她的兩子。耶穌用他的故智『自高者必被羞辱，天國將屬於小孩，』打退了這項請求。這件事在這一羣人裏引起了一點擾亂。大家都極不滿意於雅各和約翰。在被認為是約翰寫作的福音裏，這種爭鬪也留下了它的痕跡。我們看到這冒稱約翰的敘述者不斷地宣稱他自己是「被鍾愛的門徒，」將死的耶穌把母親托付給自己；並且，在

幾個重要的場合裏，較古的福音不會提到約翰時，這冒名的敘述者總設法把他放在西門彼得近旁，有幾次竟放在彼得前面。

上述人物，其身世爲我們所略知的，似乎開始都是漁夫。在那風俗淳厚的地方，人人都必得工作。後來的教士們爲着偉大化基督教起源時的奇蹟，故意用浮誇之詞把這種職業說成很卑微的，其實當日的情形並不如此之甚。總之，任何門徒都不曾出身於高等的社會階級。只有亞勒腓之子名叫利未（Levi）的，和使徒馬太，曾作稅吏。但是，在猶德被賜予這名稱的，並不是羅馬騎士階級的高等社會的總稅官。猶德的稅吏都是隸屬於總稅官的低級的雇傭，單純的關員。世界最古的大道之一，由亞克往達瑪斯的掠湖而穿過迦利理的大道，就需用很多的稅吏。迦百農也許正在這條大道上，自也有不少關員。這種職業，向來不受歡迎，猶太人更簡直認爲是犯罪的。租稅對於猶太人還是一個新制度，正被他們當成臣服之標記。哥羅人猶大那一教派指斥納稅爲多神教的行爲。所以關員爲摩西法典之狂熱的崇拜者所痛恨。人們總把他們和凶手，大道上之剪徑賊，操賤業者相提並論。猶太人之受任這種職位者，常被教會開除教籍，而不能草留遺囑。他們的錢庫是被詛咒的，決疑神學家禁止信徒向他們兌換。這些可憐的人，被逐在社會之外，彼此互通來往。耶穌接受了利未請他的筵宴，照當時的說法，同席的有一許多關員和漁夫。「這件事引起一個很大的謗議。在那種不名譽的屋裏，人們很有碰到惡社羣之危險的可能。我們以後還可以看到耶穌的類似的行事。他毫不在意地冒犯着善意的人之成見，而

設法提高被正統派所輕蔑的階級，寧讓自己成爲虔信者的最刻毒的攻擊之對象。法利賽教派認爲個人之得救，是要用繁文縟節與外表的可敬性取得的。這真正的倫理學家宣稱上帝只着重於一件事，——感情之正直，——一切不會受官式偽善所損傷的靈魂，自然應當祝福他歡迎他。

耶穌之獲得這許多友誼，一部分是得力於他的相貌和口才之無限的美。一句破的的話，一警喚醒天真的良心之目光，就可以使他新得一個熱烈的信徒。有時候，耶穌使用着一個天真的計策，這計策以後曾被貞德女使用過。他想折服某人時，他裝作知道了那人一點私隱，或他向那人提醒一件打人心坎的事情。據說他曾用這方法感動過拿但業，彼得和那撒瑪利亞婦人。他隱瞞着他的力量之真來源，這就是說，他隱瞞着他的超越於周遭的一切之優點，爲着滿足當時流行着的思想，——其實也就是他自己的思想，——他故意使人相信，自天而降的啓示給他發覺了各種祕密，公開了大家的心裏蘊藏着的事情。每一個人都以爲他住在別人不能達到的零氛裏，還說他在山上和摩西伊利亞會談。大家並且相信：在他獨居的時候，天使飛來向他致敬，而在他與上蒼之間，維持着一種靈異的交通。

第十章 湖邊的說教

這便是在第伯利亞湖邊圍繞着耶穌的一羣人。貴族階級由一個稅吏和一個家宰的太太代表着；其餘都是一些漁夫和常人。他們是極無知的，很缺乏智慧的，他們相信幽靈和鬼魅之存在。希臘文化之任何成分不會侵入這初期的會社裏。便是猶太式的教育在這裏也是很不完全的。迦利理的好氣候使這些誠實的漁夫之生活，成爲一個永恆的陶醉。他們真是上帝之國的先驅：——誠實，善良而快樂，在這可愛的小海裏輕搖着，夜間便躺睡在它的岸邊。我們不能想像到：那種在天幕下輕輕溜去的生命是如何地令人陶醉，那種與大自然常常接觸所引起的熱誠是如何地又溫柔又強烈；我們也不能想像到那些在蔚藍的無限遠的穹窿之下，星光裏度夜時的幻夢。創世記裏的雅可（Jacob）就是在這樣一個夜間，頭枕在一塊石上，從星球裏看出自己已經蒙上帝恩許了一個無盡的後代，還看出伊諾茵（Enoch）來往天地間的神祕之梯。在耶穌時代，天還不會關閉，地也不會冷卻。雲還在人子的頭上分開，天使在他的頭上升降着。上帝之國的那些幻象是無所不在的，因爲人把它們孕育在心裏。他們這些單純的靈魂，用明澈而溫柔的眼睛在宇宙之理想的來源上，沉思着宇宙。世界也許向這些幸運的孩子之聖明的意識，洩露了它的祕密，他們的內心之純潔使他們值得有一天被引到上帝之前。

耶穌和弟子們幾乎都生活在露天裏。他或者坐在船上，向湖邊擁擠着的羣衆說教，他或者坐在傍湖的天明氣潔的山上。這樣，這忠實的一羣度着一種愉悅而漫遊的生活，採擷着耶穌的靈感所怒放的第一期鮮花。有時候，聽衆提出一個天真的疑惑，一個溫柔的質難的問題；但是耶穌的一個微笑或一瞥目光足以打退那反對的意見。他們每走一步，便在飛過的雲裏，發芽的種子裏，變熟作金黃色的穗裏，看出將到的天國之信號。大家以爲明天就可看見上帝，就可以成爲世界之主人，大家都收淚爲笑；這便是降落在地上的普遍的安慰。而耶穌說道：

『虛心的人們是被祝福的；因爲天國屬於他們。

哭泣的人們是被祝福的；因爲他們會獲得安慰。

溫柔的人們是被祝福的；因爲他們會領管大地。

慕義如渴的人們是被祝福的；因爲他們會獲得滿足。

慈善的人們是被祝福的；因爲他們會蒙受憐憫。

內心純潔的人們是被祝福的；因爲他們會見到上帝。

和平不爭的人們是被祝福的；因爲他們會被稱爲上帝之子。

爲義而忍受虐待的人們是被祝福的；因爲天國屬於他們。』(註)

耶穌的說教是甜蜜的柔和的，充滿着大自然與田野之香氣。他很愛花；而從花裏抽出他的

(註)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節至第十節

最美的教訓。天空的鳥，海和山，孩子們的遊戲，都輪流地出現在他的教訓裏。他的文體絕不像希臘的緊湊句，頗似希伯萊的譬喻之委婉，尤其像他的同代的猶太博士們的格言，如我們可以在諸父遺言（Pirke Aboth）裏找到的。耶穌的解釋是很簡略的，構成一種可蘭經（Quran）式的散章；後來馬太把它們連綴起來，便寫出了現存的長篇說教。這些散章並沒有什麼承轉的語句去貫串它們；可是它們普遍地爲同一靈感所浸潤：這使它們具有統一性。耶穌尤其是善作譬喻；猶太教並不會提供這種使人愉快的文體之模範。這是他特有的創造。不錯，我們在佛經裏找到一些譬喻，其聲調與方式恰與福音裏的譬喻相同。但是我們難於承認：佛教曾在這一點上發生過何種影響。新生的基督教與佛教同具有寬厚的精神和深邃的情感，這也許充分地解釋了這種相似點。

迦利理人所度的單純而容易的生活，使他們對於衣服器皿這些外物和無用的多餘之物，全不關心；而在我們這些不幸的地方，這一切卻是必需品。寒冷的氣候強迫着人對環境作不斷的爭鬪，給提高物質生活之巧計以很大的價值。反之，那些不甚激發物質需要的區域卻是理想主義與詩歌之故鄉。在那裏，生活上的輔助品，與生活之快樂比較起來，成爲不足輕重的。便是屋宇之美化也毫無重要性；因爲大家都極少留閉在房子裏。氣候炎熱的地方，多量而有規律的營養認爲是膩人的，不舒服的。至於衣飾這些奢侈品，如何能與上帝給大地與天空之鳥的華服相比美呢？在這種氣候之下，工作似乎是無益的；所得往往不償所失。田野裏的獸比最闊綽的

人還穿著得好些；而牠們並不工作。這種輕蔑如果不是源於懶惰，實大有助於靈魂之崇高化；而耶穌賴它所提供的靈感，說出了一些可愛的譬喻。他說：『別在地裏埋藏財寶罷！那是不免蟲蝕與銹腐的，也不免被盜賊發覺而偷去的。但是，把你們的財寶存放在天上罷！那裏沒有蟲，沒有銹，也沒有盜賊。因為你們的財寶所在的地方，也是你們的心所在的地方。一個人不能服侍兩個主：不是惡此愛彼，就是依戀着這個而遺棄了那個。你們不能同時執役於上帝與財神。所以我告訴你們：你們別擔心着你們必需的維持生命的糧食和掩蔽身體的衣服。看看天空的鳥罷！牠們既不播種，也不收穫。牠們既無酒窖，也無穀倉；而你們的天父飼養着牠們。你們不是至少比牠們高強些嗎？你們中間誰能用憂慮使自己的身長增高一肘呢？至於衣服，你們又何必因此難過呢？看看田野裏的百合花罷！它們既不工作，也不紡織。並且我告訴你們：沙羅門在他的光榮如日中天的時候，他所穿戴的還比不上任何一朵花呢！野地裏的今日尚存明日被燒的草，上帝還着意地去打扮它們，他爲什麼會不留心你們呢？小信的人們呵！所以別焦灼地說：「我們吃什麼呢？我們飲什麼呢？我們穿什麼呢？」只有外族人纔汲汲於這些事物。你們的天父知道你們會需要這一切。但是首先找尋上帝之國罷！其餘的一切會額外地被賞賜給你們。別爲明日而惶急；明日會想到它自己的事。當天的痛苦已夠忍受了！』

這本質地迦利理的情感，對於這新生的教派之命運，曾有過決定一切的影響。這快樂的一羣既然相信天父會賜給他們以滿足物質需要的一切，所以他們第一條規則，便是視物質生活的

顧慮爲一種在心裏窒死善之萌芽的惡。他們每天向上帝請求第二日的麵包。財富又有什麼益處呢？上帝之國已經迫近了。『變賣你所有的一切，而佈施了它罷！』耶穌說：『給你們自己預備着永不朽壞的錢囊和永不耗散的財寶罷！』爲着自己決看不見的後代，而聚積許多財寶，還有別的事比這更瘋狂些嗎？耶穌常常舉引一個財主作人類瘋狂之例證：這財主擴大了他的穀倉，聚積了可用許多年的財產，可是在未享受以前便死去了。迦利理的不易剷除的強盜，更強化了這種見解。不受強盜損害的窮人，自視爲上帝之寵兒；而富者的所有物既不安全，反是被剝奪者。我們的社會嚴格地被建立在財產觀念上，窮人的地位是可怕的。他簡直沒有太陽下的立足地；只有地主纔能享受花草和綠陰。在近東，這一切都是上帝之賜與，不是任何人之特利物。地主只有很小的特權，大自然是衆人的財產。

並且在這一點上，新生的基督教只是遵循着度寺院生活的猶太教派之舊路。這些教派，——埃色教派，沉思教派，——之靈魂，是共產的原則；他們同樣地爲法利賽教派撒都該教派所深惡。教主說：在正統派的猶太教裏，完全是政治方面的，可是在這些教派裏，卻完全成了社會方面的信仰。這些小教會的簡單的規律的沉思的生活，給每個人以應得的自由，——有人假定他們做效着新畢達哥（註）派的習慣，也許不無理由，——想把天國迎立在地上。一種被祝福的生活之幻想，建設在人類之同胞關係與真上帝之純粹崇拜上的，煎熬着崇高的靈魂，而到

（註）希臘哲學家教學家

處引起一些大膽的誠實的，雖然成效甚微的嘗試。

耶穌與埃及教派的關係，雖能很難確定，——因為相似點不必都包含歷史的關係，——但是在這裏他卻是這教派的兄弟。在一個時期內，耶穌的新社會也是以其產爲原則。貪吝是很大的罪惡。但是我們必得注意：那時候基督教道德所嚴懲的貪吝之罪惡，只不過是對於財產的執着。變賣了自己的財富，而以其代價分給窮人，是做耶穌的好門徒之第一條件。誰不能實踐這極端的辦法，便不能加入這團體裏。耶穌常常說，誰發現了上帝之國，便應當以他的整部財產去換取它；而在這種買賣裏，他還是佔便宜的。耶穌說：『一個人在野地裏發現了一個寶物，他必定即刻賣去他所已有的，而買了這片地。珠寶商發現了一個無價的珠。必定變賣他已有的成爲現款，而購買珠子。』唉！可惜這種制度的不通行處，不久就被發覺了。他們必得有一個司庫者。因此他們選定了加略人猶大擔任這事。無理地或是有理地，他們責斥猶大侵吞公款。一種深惡痛絕的情感重壓在他身上。

有時候，耶穌這瞭解神事多於俗事的，還教訓着一種更奇特些的經濟政策。在一個奇特的譬喻裏，他稱美着一個財主的管家：這管家浪費主人的財物，而在窮人裏交結許多朋友，而使窮人們以介紹他入天國爲報酬。真的，窮人既是天國之分配者，只有會調濟窮人者，纔能被許入天國。所以一個有辦法的想到未來的人，應當設法與窮人友善。福音上說：『法利賽教派這些貪吝者，聽到了這些話而嗤笑耶穌。』他們會否也聽到下面這可怕的譬喻呢？『從前有一個

富者，穿着紫袍和細麻布衣服，每日餐膳甚美；同時有一個窮人名叫拉撒路，睡在富者的門邊，渾身生瘡，渴想着拾取富者桌下的碎屑充飢；並且羣犬跑來舐吮他的創口。後來窮人死了，被天使載到亞伯拉罕的懷裏。富人死後，被埋在地下。當他忍受痛苦時，他從地獄深處抬頭上望，遠遠地看見了亞伯拉罕和他懷裏的拉撒路。他大喊起來：「我父亞伯拉罕呵！憐憫我罷，差遣拉撒路來，蘸水手指上，潤澤我的舌子罷！我因這火燄而難受極了。」但是亞伯拉罕說：「我的兒子，你該回想到你在生前已經享過你的一份福了，而拉撒路忍受了他的一份苦。但是現在他獲得了安慰，而你便受苦受難。」『這不是公平極了嗎？後來人們稱這個爲「富而不仁者」之譬喻。但是這完全只是「富者」之譬喻罷了。他之所以墮入地獄，是因爲他有錢，他不分給財產與窮人，他美食而別人卻在他的門邊挨餓。最後，在耶穌不甚趨於極端的時候，他把賣產濟貧的義務，僅僅當成一個盡善盡美的忠告，卻加說了這樣一句可怕的話：『駱駝之穿過針孔，比富者踏入天國還容易些。』』

在這一切上，一種可敬的深邃的情感統治着耶穌和陪伴他的這羣快樂的孩子。這情感使耶穌永遠地是一個安息靈魂的良醫，生命之大安慰者。耶穌把人從一切「世俗的顧慮」裏解放出來以後，他便可以直往極端去，而打擊人類社會之主要條件。但是他創立了一種高尙的唯心論，使靈魂十幾世紀以來充滿着快樂地越過這涕淚之谷。他完全正確地看出：人類之不留意，無理智和無道德，最常常地來自他的順流而下的娛樂，來自被文明無限制地增多着的圍攻着他

的憂念。所以福音曾是醫治庸俗生活的煩惱之對症藥，提高內心生活之呼喊，忘卻世俗的不堪的顧慮之消遣，一種輕柔的訴語，如耶穌向瑪特（*Matthio*）的耳裏所說的一樣：『瑪特，瑪特，你擔心着許多事，然而只有一件事是必要的。』謝謝耶穌，便是最沉濁的生活，最爲可悲的屈辱的義務所佔有的生活，也能夠逃遁到天上之一角去。在我們的負擔過重的文明裏，迦利理的自由生活好像是來自另一世界之香氣，好像是「愛蒙山的甘露，」能使上帝之田不致完全爲枯旱與庸俗所毀盡。

第十一章 窮人之國

這種格言——這種溫和的共產主義，爲上帝的一羣兒子有信心地倚在上帝的懷裏所接受了，——適宜於一個以空氣與光明爲生命的地方，還可以適宜於一個完全相信自己的夢想即將實現的教派。但是明顯地，這種原則不能收服社會之全體。事實上，耶穌很快地就知道，代表階級絕不會投効於他的天國。於是他用一種極勇敢的態度決定了他的途徑。他拋棄了這一批心靈已涸而見解褊狹的代表階級，轉向社會上的常人。等級必須完全地被翻倒過來。上帝之國的建立，第一是爲着孩子們和童心未失的人；第二是爲着這個世界之逐客，社會的驕傲所犧牲的所拒絕的善良而卻謙遜的人；第三是爲着異端者，分離教派者，稅吏，撒瑪利亞人，推爾西頓之多神教徒。一個強有力的譬喻解釋了，並且合法化了這個對於大眾的號召。一個國王預備好一個婚宴，而令他的僕役去催請已經被邀的客人。個個賓客都辭謝了，甚至於有幾個反斥罵了催客的僕役。於是這國王作了一個大決定。正派的人不願意來參加這盛筵，好罷！他就用隨手抓到的人代替他們，公共廣場上十字街口找來的窮人，乞丐和跛者。——這有什麼關係呢！這膳廳是必須填滿的。國王說：『我向你們發誓，那些已經被邀的賓客不能嘗到我這精美的晚餐。』

所以純粹的伊壁主義 (Ephionisme)——那就是說，只有窮人可以獲救，窮人之統治期即將到來的主義，——便是耶穌的學說。『富者們，你們是不幸的，』他說，『因為你們有你們的安慰。你們這些飽着的人是不幸的，因為你們會要挨餓。你們這些笑着的人是不幸的，因為你們會要呻吟哭泣。』他又說：『當你設筵的時候，別邀請你的朋友，親戚和闊綽的鄰人罷！因為他們也許會還請你，而你便獲得了你的報酬。反之，當你設筵的時候，邀請窮人們，殘廢者，跛者和盲者罷！如果他們不能答謝你，你是被祝福的。因為那一切會在正直者復活時酬還給你。』也許耶穌常說着的『做聰明的銀行家罷，』其意義亦正相同，那就是說，把自己的財產贈給窮人，向上帝之國作有利的投資，如古諺所昭示的一樣：『賙貧便是借貸與上帝。』

這並不是一件新事實。人類記憶裏的最熱狂的民主運動，——這也是唯一的成功的運動，因為只有它，會把自己範圍在純粹思想裏，——很久就掀動着猶太民族。在舊約各書的每一頁裏，我們都可以找到上帝是替窮者弱者向富者強者的報仇人這種思想。在一切歷史中，以色列的歷史是民衆感情常常勝利的歷史。先知們——民衆的代言人，我們可以說是最勇敢的代言人，——曾不斷地斥罵在上者；他們一方面把「有錢，背信，凶暴，惡劣」等字，另一方面把「貧窮，溫和，謙卑，虔信」等字，很密切地紐結在一起。在敘利亞色勒西朝的時代，貴族們幾乎全都背教而歸附於希臘主義，更使這種聯想鞏固起來。伊諾書裏的詛咒比福音裏對於世界和富者強者的詛咒還激烈些。在那偽書裏，奢侈被描寫爲一種罪惡；人子推翻國王們，把他們

從淫樂的生活裏拔出來，而拋入地獄裏。猶德之初入於世俗生活，澈底地世俗的成分——奢侈與舒適——之被引入，激起了一種擁護族長時代之單純性的反動。『你們這些蔑視陋屋與祖先之遺產的人是不幸的！你們這些用別人的汗液建築大廈的人是不幸的！每一塊石，每一塊磚，構成這些大廈的，是一種罪惡。』伊壁這稱號，——其意義即為「窮人，」——成了「聖哲」——「上帝之友」的同義字。這是耶穌的迦利理弟子喜歡用在自己身上的名稱，也是巴大納阿蘭——拿撒勒人希伯萊人——的基督教徒之名稱：他們奉行着猶太教的儀式，卻仍忠實於耶穌的語言和初期教訓，而以他們中間有耶穌的後代自誇。第二世紀末年，這些善良的信徒置身於捲去了其他教會的大潮之外，而被視為異端者，——伊壁教派。人們為着解釋他們的名稱，而偽造了一個異端的領袖伊壁雍（Phion）。

我們很容易窺知：這種對於貧窮的過分的趣味，不能長久地支持下去。它是一種常常雜在大運動一起的烏托邦的成分，只有時間可予以公正的批判。基督教被拋到人類社會之大環境以後，它必會有一天很不在意地承認富者之投入自己的懷裏，猶如佛教雖然在來源上是僧侶的，可是皈依者剛增多時，它便不得不應許在家人之加入。然而誕生的記號永遠存在着。伊壁主義雖然很快地被超越了，被忘卻了，卻仍在基督教制度之整個的歷史裏，留下了永不消失的酵素。耶穌的說教之彙集為書，是巴大納伊壁教會之勞績；至少這些說教之彙集是他們完成的。「貧窮」依然是耶穌之正統派所不離背的理想。一貧如洗是福音的真正生活。行乞成爲一種道

行，一種神聖的境遇。十三世紀的佛蘭西斯大運動，在一切宗教建設之嘗試中，最像迦利理的運動，也完全以貧窮之名義而號召。亞西斯的佛蘭西斯——其卓絕的善心和與外界生活之優雅純潔而柔和的交通是在家人中最像耶穌的，——也是一個窮人。行乞教派，中世紀的無數共產教派，——里昂的窮人派，乞丐派，好人派，小兄弟派，被辱者派，窮佈道派，「永恆福音」之教派，——自稱爲耶穌的真門徒，而事實上也確是如此。在這裏，這個新宗教之最不可能的幻夢又是影響深遠的。虔信的行乞，在我們這工業的規律的社會裏引起強烈的反感，可是在那時候，在與它相宜的環境裏，卻充滿着美。它給許多沉思而柔和的靈魂提供了唯一的使他們喜悅的生活方式。使貧窮成爲一種愛與渴慕的對象，——把乞丐提高到聖壇上，而神聖化窮人的衣服，——這是一個很能幹的攻擊，經濟政策可以不因它受什麼大影響，而真倫理學家卻不能漠然。爲着擔載自己的重負，人類必須相信他的酬報不是完全以薪俸爲衡量的標準。我們對於人類的最大服務，便是向人類重述着，他並非完全靠麵包生活。

耶穌像一切偉大的人物似地很喜愛民衆，而覺得在民衆一起時，很是自由自在。在他的思想裏，福音是爲窮人而傳佈的；福音是給窮人帶來了拯救的好消息。爲正統派的猶太教所輕蔑的人都是耶穌的選民。愛民衆而憐憫他們的無能，這是這民主領袖的情感，——他感覺到羣衆之精神在他心裏生活着，而知道自己是這種精神的當仁不讓的解釋者。——這種情感隨時隨刻地在他的言行裏放射出來。

真的，這被選的團體表現出一種很雜的特質，可以使嚴格的道德家駭異。它裏面的許多份子，是一個自尊的猶太人所不願結交的。也許耶穌覺得這在公共規律以外的社羣，比那學究的重形式的以外表道德自銜的中等社會，還高尚些還善良些。過分重視摩西規條的法利賽教派，竟以爲接觸比自己欠嚴肅些的人，便是自污。在用餐這方面，他們幾乎追蹤到印度各階級的幼稚的差別。耶穌蔑視着這種宗教情感之可憐的錯誤，而偏喜歡和法利賽派所不屑來往的人共餐。我們可以在他身邊看到一些被稱爲生活卑賤的人、這些人的生活之被稱爲卑賤，也許只因爲他們不會贊同偽虔信者之可笑處。法利賽教派和博士們向着這惡榜樣大喊起來；他們說：『你們看看他是和誰共餐罷！』耶穌回覆了許多機智的答語，更激怒了這班偽善者。『需要醫生的不是健康者；』或是：『牧人失去了一百頭小羊中的一頭，他拋棄了其餘的九十九頭去追尋那頭逃羊；當他找到了牠時，他便捋着牠快樂地返家；』或是：『人子已經來救失去的一切了；』或是：『我不是來呼召正直者的，而是呼召罪人的。』最後，他還有那可愛的浪子之譬喻：在這譬喻裏，墮落者被認爲比常常正直的人多有一種取得愛的特權。一些柔弱的或犯罪的婦人爲這種美所驚異，而第一次接觸到這種令人傾服的德行，便自由地親近了耶穌。大家很納罕爲什麼耶穌並不拒絕她們。嚴格主義者互相告語：『啊，這人絕不是什麼先知。因爲如果他真是先知，他應當察覺到那親近他的婦人是一個犯罪者。』耶穌對於這個的答語便是一個債權者之譬喻：這債權者取消了他的許多欠戶之大大小小的債務；而耶穌竟大膽地選擇了那個債

務被取消得最多的欠戶之命運。他對於靈魂的特點之估價，與其中所包含的愛成正比例。內心痛苦着的婦人，因她們的罪惡而傾向於謙卑之情感，比那些正因為沒有墮落而無優點的中庸者，還接近耶穌之天國些。別方面我們看出這些柔弱的靈魂，在皈依於這教派時，找到了一個簡便的恢復地位的方法，自然會熱情地依戀着耶穌。

耶穌對於因輕蔑當時社會之敏感性而引起的許多腹誹面議，不但不設法消除，他似乎反歡喜去激發它們。誰也不會像他似地高傲地吐白對於這個「社會」之輕蔑；這輕蔑原是大事業大特性之條件。他只在富者因某種成見被社會輕視的時候，纔原諒他們。他公開地喜歡生活可疑的人，和不受尊敬的人，甚於正統派裏的領袖。他向他們說：『稅吏和娼妓比你們先入上帝之國。施洗者約翰來了，稅吏和娼妓都信仰了他。雖然如此，你們終不會皈依。』我們很可以想像到：這種責備——不會做效娼妓的好榜樣之責備，——對於以正派和嚴格道德為職業的人，是怎樣一種奇辱。

耶穌沒有什麼外表的作勢裝腔，也沒有什麼岸然的道貌。他不迴避快樂；他很高興地參加各種婚禮的筵宴。據說他曾為着取悅一個小城的婚禮而做過一個奇蹟。近東的婚禮多在晚間舉行。每人拿着一盞燈；來來往往的燈光具有很悅目的功效。耶穌喜愛這些愉快的激動的景象，從這裏抽出許多譬喻。當大家把這些行為和施洗者約翰的行為相比時，大家都覺得失了體面。有一天，約翰的信徒和法利賽教派都守齋戒，有人問耶穌道：『約翰的信徒和法利賽教派齋戒

禱告着，爲什麼你的弟子卻大吃大喝呢？」——『讓他們去罷。』耶穌說：『你們難道要這些和新郎在一起的儂相也守齋戒嗎？等到新郎離去了他們以後，他們自然會齋戒的。』他的柔和的高興常常用生動的思想 and 可愛的諺語表現出來。他說：『現在這一代人像什麼人呢？我把他們和誰相比呢？他們像坐在公共廣場上的孩子們，向他們的頑伴說：

「現在我們唱着，

而你們並不跳舞。

現在我們哭着，

而你們並不同哭。」

施洗者約翰來了，他不食，亦不飲；而你們說：「他是一個狂人。」現在人子來了，他像別人一樣地生活着；而你們說：「他是一個貪食者，酗酒者，稅吏與罪惡者之友。」在這裏，智慧又是用它的行爲解釋的。』

耶穌就是這樣地在一個長期的節慶中，走遍了迦利理。他騎着一匹驢子，——這是近東的馴良而安全之獸，牠的長睫毛所覆蓋的大黑眼睛給牠一種極溫柔的態度。他的門徒們有時候在他四周展開着一種鄉村的華麗，犧牲他們的衣服以代替地毯。他們或是把衣服披覆在載着耶穌的驢子身上，或是鋪在地下讓牠走過。如果耶穌進到一個人家裏，那無異是一個祝福，一個大歡快。他無論是停駐在小城裏或大田舍裏，他總獲得很熱烈的款待。在近東，一個外路人停駐

着的入家，立刻成爲一個公共場所。整個村莊的人都來聚集在這人家裏。孩子們更包圍着它；僕役把他們趕散，他們固執地又跑回來。耶穌不能忍受人們粗魯地待遇這些天真的聽衆。他喚近他們而親吻他們。母親們爲這種慈愛所鼓勵，把她們的嬰孩也帶來給他摩撫。婦人們還傾油在他的頭上，香水在他的腳上。耶穌的弟子們有時候討厭她們的麻煩，而拒絕她們。但是耶穌這喜愛古代習俗的，這喜愛一切表示內心之單純性的，總是補償着太熱心的弟子們所犯的過錯。他保護那些想敬仰他的人。所以婦孺們都崇拜他。這些柔和的人兒之易於被誘惑，之離棄他們自己的家庭，常常是耶穌的仇敵對於他的責備之一。

這樣，在許多點上，這新生的宗教是一種婦孺們的運動。孩子們之在耶穌四周像是迎立他爲王的青年衛隊；而耶穌很喜愛他們給他的許多歡呼的郊迎。他們稱他爲「大衛之子，」高喊着勝利，拿着棕欄枝爲他的前導。耶穌也許像撒阿拉羅(Savonarole) (註)一樣，把他們作虔信的傳教之工具。他很樂於看見這些不致拖累他的青年使徒，向前邁進，而贈給他許多他不敢自稱的名號。他讓他們到處說着；而當別人問他曾否聽到的時候，他支吾其詞地答道：從年青的嘴唇落出來的贊頌，是最愜上帝之意的。

他抓着任何機會再三地說着：孩子們是神聖的生物；天國是屬於他們的；我們必得變成孩子，纔得踏入天國；必得像孩子似地接受它；天父不讓聖哲知道他的祕密，卻昭示給孩子們知

(註)意大利多明利教派者。(一四五二——一四九八)

道。他幾乎把門徒這個觀念和小孩子這個觀念，混在一起。有一天，門徒們彼此間又有了居先權之爭，——這原是常常發生的事，——耶穌牽了一個孩子，放在他們中間，說道：『這便是最大者；謙卑如孩子的人是天國裏的最大者。』

真的，孩子們在他們的神聖的新鮮裏，在他們的天真的幸福之迷惑裏，纔是領有大地的。大家都相信無論那一刻鐘那被熱望已久的天國，就將出現。每個人就已經看見自己坐在耶穌旁邊的皇座上。他們互相分配着坐位；他們努力計算着準確的時日。這便是一好消息：「這學說並無別的名稱。一個古字，「樂園，」是希伯萊文從波斯借來的，——其他的近東文字亦然，——原義是指波斯亞雪美朝諸王的花園，這時候卻被採用了來總括他們的幻夢：——在這美好的花園裏，大家永遠地繼續度着在這個世界上的可愛的生活。這種陶醉維持了多少時候呢？我們無從知道。在這幻異的現形之過程中，誰也不曾量算時間，猶如誰也不量算夢之久暫一樣。時間之流被停住了：一星期也如一世紀。但是無論這幻夢持續了幾年或幾個月，這幻夢終是美麗的，以致人類從此以後就生活在這幻夢上，以致我們現在的大安慰還是去吸取這幻夢的已漸稀薄的香氣。人類之胸膛從不曾因這樣大量的快樂而隆起過。在人類之空前的使自己高出於地球的大努力裏，他也曾一剎那地忘卻那固着他於大地的鉛似的重量，忘卻那現實生活的悲苦。誰能夠親眼看到這神聖的孵化，而分享着這無雙的幻想，——即令只有一天，——他是被祝福的！但是，耶穌會向我們說，誰能夠解脫了一切幻想，而在自己心裏再製造這天上的現形，誰

能够無千年教派的幻夢，無縹渺的樂園，無天上的信號，而以自己的意志之正直性和靈魂之詩歌性，在自己心裏再創造真正的上帝之國，他是更被祝福的！

第十一章 獄中的約翰

快樂的迦利理在節慶裏祝賀着耶穌之到來的時候，不幸的約翰卻在瑪雪羅的獄裏，因期待與熱望而憔悴着。耶穌這青年導師——幾個月前，約翰曾看見他是自己的聽衆之一，——的成功，曾傳到他的耳裏。外面紛紛傳說着：先知們所預告的救主，重新建立以色列王國的救主已經到了，而用奇蹟之工作顯示出自己在迦利理。約翰想調查這謠言是否真實；他既然還能自由地與弟子們通訊，他便指定了兩個弟子往迦利理去見耶穌。

這兩個弟子正在耶穌的名譽如日中天的時候，見到了耶穌。籠罩在耶穌四周的那種節慶的零氛，很使他倆詫異。他倆一晌慣於齋戒和不歇的禱告和充滿着熱望的生活，他倆很驚奇自己忽然被載到歡迎的快樂裏。他倆把自己的來意告訴了耶穌：『你就是那應當到來的人嗎？我們應當還等候另一個人嗎？』這時候的耶穌就早不懷疑自己的救主之使命，便問他倆列舉了那些指示天國之到來的工作，——病者之痊愈，即將蒞臨的拯救之好消息被告訴了窮人們。而這些都是他正做着的工作。他還說：『所以那不懷疑我的人是被祝福的！』我們不知道約翰是否在未死前聽到了這些答語，也不知道如果約翰聽到了這些話，他的內心狀態是怎樣的。他就死的時候，是否已經獲得了安慰，而相信他曾預言過的人確已到了世上呢？或是他依然對於耶穌的

使命有些懷疑呢？我們沒有可供參證的文件。但是我們看到他的教派與基督教教會平行地流傳着，我們頗相信：約翰雖然很敬重耶穌，他仍然不認爲耶穌已經實現了神聖的許諾。並且，死神來替他解決了這些疑難。這孤獨者之不可馴服的自由應當給他的焦急而受苦受難的一生，作這樣一個結束：這結束是與他相稱的。

安第巴最初向約翰所表示的寬容精神，不能長久地持續下去。依照基督教傳說所告訴我們的，在約翰與這總督的會談裏，約翰不斷地向他說，他的結婚是非法的，他必須遣去希羅娣。我們很容易地想像得出，那希律大王的孫女對於這不識時務的進言者所孕育的恨惡。她只等候着一個殺害約翰的機會。

她前嫁所生的女兒撒羅米也和她似地放蕩而有野心，參預了她的陰謀。這年——也許是西曆三十年——安第巴生辰那一天，他剛在瑪雪羅。希律大王曾在這堡壘裏建築了一座華麗的宮殿，安第巴常來居住。他在這宮殿裏大事宴樂，酒半酣時，撒羅米表演了一種寄情的跳舞，——在敘利亞，這並不被認爲不適宜於高貴的人。——安第巴歡喜極了，便問她最希望的賞賜是什麼。她受了她的母親的慫恿，便答道：『約翰的頭在這個條盤裏。』安第巴很覺得爲難，但是他又不願意拒絕她。一個衛兵攜了條盤去，斬了約翰的頭帶來。

施洗者的弟子們請得了他的屍體，而放在一個墳墓裏。民衆都很不滿意。六年後，哈勒來攻安第巴，以奪回瑪雪羅而報他的女兒被辱之仇。安第巴敗績。大家認爲他的軍事上的失利是

殺害約翰之懲罰。

施洗者被刑的消息，由他自己的弟子們報告於耶穌。約翰對於耶穌所取的最後的步驟，竟完成了兩派間密切關係之全功。耶穌也怕安第巴方面對他的敵意愈深，他的預防的處置便是退居沙漠裏去。許多人跟隨着他。這神聖的一羣用極儉樸的方法，竟能在那裏生活下去。自然，別人又把這個當爲一個奇蹟。從這時候起，耶穌說到約翰時，總是帶着加倍的尊敬。耶穌毫不遲疑地宣稱：約翰不僅是一個先知；摩西法典和古先知之預言力量到他爲止；他廢去了他們；但是，天國也會廢去約翰的。總之，耶穌在基督教奇蹟之構造裏，派給他一個特殊的地位，使他成爲舊盟約之統治期與新統治期間之連繫。

先知瑪拉基(Malachie)關於這點的意見非常顯明。他曾肯定地預告着：一個救主之先驅會來把人類預備好，以供最後的更新；一個遞訊者會來給上帝之選人鋪平道路。這遞訊者就是伊利亞。依照一個流傳很廣的信仰，伊利亞會從他被載去的天上下降，用懺悔的方法把人類預備好，以接受那偉大的蒞臨，而使上帝原恕了人類。有時候，人們把族長伊諾連在伊利亞一起，一兩世紀以來，人們開始給伊諾以一種很高的神聖性；或者把耶利米連在伊利亞一起，人們把耶利米當成一種保護人民之司命神，他常常在帝座前替人民禱告。這種思想，——兩個古先知應當復活以作救主之先驅這種思想，——又曾刺激性很強地在查拉杜斯屈拉派的學說裏出現。這學說，我們很相信它來自波斯；無論如何，在耶穌時代，它是猶太的救主說之一部分。這學

說承認兩個穿着懺悔衣的忠實的證人，會要出現，會是在全世界的錯愕中，那將要展開的大戲之前曲。

我們很容易知道：在這種思想詔示之下，耶穌和他的門徒決不會猜疑施洗者約翰的使命。當文士們向他們提出反對的意見說，伊利亞還不會到來，救主的問題更無從談起，他們答道，伊利亞已經來過了，而約翰便是復活的伊利亞。事實上，約翰的生活方式和對於既定政治權力的反抗，很令人回想到以色列古史上那奇特的人物。耶穌滔滔不絕地演述着約翰之優點長處。他說，在人類的孩子們裏，比他更偉大的還不曾誕生過。他強烈地責怪法利賽教派和博士們不會接受約翰的洗禮，不曾因聽到約翰的說教而皈依約翰。

耶穌的弟子們很忠實於老師的這些原則。基督教第一代人對於約翰的敬重是一種不變的傳統精神。他們假定約翰是耶穌的親戚。約翰的洗禮被視為福音史上的第一件事實，或者在某種意義上，是不可或少的序篇。爲着把約瑟之子的使命建立在大衆承認的證言之上，他們並且說，約翰第一次看見耶穌，就宣稱耶穌是救主，而自認爲是耶穌的臣屬，還配給耶穌鬆解鞋帶；又說，約翰最初曾拒絕施洗耶穌，而堅持着他自己應當接受耶穌的洗禮。這都是一些言過其實的假話；約翰的最後的訊問還是帶着一種狐疑的口氣，就可以充分地推翻這些誑語。但是更一般地說，基督教傳說裏的約翰仍然是約翰的本來面目，——謹嚴的先驅，在基督到來之歡快以前，作宣傳懺悔的悲哀的說教，預告上帝之國，卻不及見而死的先知。這基督教起源時的

巨人，這食蝗蟲飲野蜜者，這粗魯的打抱不平者，是一種把嘴唇預備好的苦草，使它更能嘗味到上帝之國的甜美。這個希羅娣的犧牲開闢了基督教殉道者之新紀元：他是新宗教思想之第一證人。入世者流認爲他是他們的真仇敵，不能讓他生活下去。他的斷脰殘軀橫躺在基督教之門邊，畫出了一條血路，他以後還有許多人必得走過。

約翰教派並不會與它的始祖一同消滅。它在耶穌的教派之外生存了一些時候；起初兩派還能融洽。兩位大師死了幾年以後，大家還接受約翰式的洗禮。有些人同時隸屬於兩個教派，如西曆五十四年間的著名的亞玻羅 (Apollos) —— 聖保羅之敵手，—— 和伊費斯 (Ephèse) 的許多基督教徒。西曆五十三年卻色夫加入了一個禁慾主義者名巴魯的教派裏。巴魯和施洗者約翰極相類似，也許曾隸屬於約翰教派。他穿着樹葉，生活在沙漠裏。他以野草野果自養，而常常日夜地作淨化自己的冷浴。那被稱爲「我主之弟」的雅各也遵行着這樣的禁慾主義。迨至第一世紀的末年，施洗教派和基督教爭鬪起來，以在小亞細亞爲最烈。那個把第四福音僞托給使徒約翰的作者，似乎間接地攻擊施洗教派。一首巫詩似乎是從這教派裏出來的。至於在第二世紀裏充滿着敘利亞，巴勒士丁，巴比倫等地的晨浴者施洗者諸教派，—— 亞拉伯作家稱爲沙畢教派等，—— 它們現在還在「聖約翰基督教徒」的名稱之下存在着。它們無寧只與施洗者約翰之運動具有同一來源，而並非約翰的可徵信的後代。真正的約翰教派一半混入基督教裏，成爲基督教裏的小異端，而默默無聞地消滅了。約翰似乎曾預感到這種結果。如果他曾讓自己從事於

猥瑣的爭鬪，他現在會被遺忘在他同時的教派者之羣裏。因為他漠視了他的個人的野心，他才能夠在人類宗教之先賢祠裏，達到了一種光榮的獨一無二的地位。

第十三章 耶穌在耶路撒冷

耶穌幾乎每年都爲着逾越節（註）往耶路撒冷去。這些旅行的詳細情形，我們無從知曉。因爲前三種福音不曾談到；而第四福音關於這事的記載，又是雜亂無章的。耶穌在這都城裏的最重要的居留，似乎是在西曆三十一年，而無疑地是在施洗者約翰死去以後。幾個門徒隨侍着他。雖然那時候耶穌已經不甚重視巡禮之價值，但是他仍徇從着習慣，以不冒犯猶太人的輿論；因爲他還不曾與一般人的意見斷絕關係。並且在他的計劃裏，這些旅行是很重要的。因爲他已經感覺到，他如果要完成他的工作，他必須離去迦利理，而在耶路撒冷這猶太教的最強固的堡壘裏，去攻擊猶太教。

在耶路撒冷，迦利理的小社羣是很陌生的。那時候的耶路撒冷與現在的幾乎沒有什麼差異。這是一個學究氣息的精神褊狹的毒罵，狂爭和恨惡之城。在這裏，宗教上的溺信達到了最高點；宗教的反叛每天爆發着。法利賽教派最有勢力。摩西法典之研究被推廣到它的最不足輕重的小節，同時卻被縮成爲一些決疑神學的問題；而這便是唯一的研究。這種純粹地神學的宗教法的全無助於心靈之精深。它有些像回教禁慾主義者的那種無益的學說，——爲着那種

（註）猶太人紀念逃出埃及過紅海之節

無內容的學問，他們犧牲許多時間，浪費着辯證法，在回教教堂裏叭叭地爭論；可是心靈並不因之得到好的規範。近代僧侶階級之神學教育，雖然很枯燥，還不能使我們想像到那時候的情形；因為文藝復興曾把文學的情感與方法引入了一切學問裏，便是最反抗的學問也不能例外，這使煩瑣神學也多少取得了一點人文科學的色彩。猶太博士們文士們的學問是完全反人性的，澈底荒謬的，沒有一點道德的成分。最不幸的是它給那些因研究它而精疲力竭的人，以一種可嗤笑的驕傲。猶太的文士以他的辛苦研究所得的假學問自豪，而輕蔑希臘的文化，猶如現在的回教學者輕蔑歐洲文明，老派的天主教神學家輕蔑在家人的知識一樣。這種煩瑣神學的文化之特點，便是給心靈隔離了精美的一切，便是只敬重那些使人耗盡畢生心力的艱難的無聊的事，而認定這些事是以嚴肅為職業的人之當然的事務。

無疑地，這可恨的零氛重壓在北以色列人之柔和的靈魂和正直的意識上。耶路撒冷人對於迦利理人之輕蔑，更深刻化了這種差異。在那壯美的聖廟裏，——那聖廟原是他們整部的熱望之對象，——他們只遇到公開的侮辱。巡禮者詩篇中『我寧願站在我主之屋的門邊』這一句，似乎是特為他們做的。輕蔑的教士階級嗤笑着他們的天真的誠篤，猶如從前意大利的僧侶階級自由自在地在聖壇上，冷靜地幾乎是譏誚地，看着遠來的熱誠的巡禮者一樣。迦利理人說着一種變了形的土話，他的發音是很惡劣的，他們不能分辨幾種不同的呼氣音：這常常引起一些使人發笑的錯誤。在宗教上，他們是被認為無知的不夠正統派的。這名稱「愚蠢的迦利理人」幾

乎成了口頭禪。大家相信——而不是無理由地，——他們身上的猶太血很雜，而常常假定迦利理不能產生先知。這樣，可憐的迦利理人被放在猶太教的邊界上，幾乎已經在猶太教之外；他們只有伊賽亞書裏一段詮釋得不好的經文，以建立自己的希望：『西布倫(Naphtali)地和拿弗他利(Nephthali)地呵！通海之大路，外族人的迦利理地呵！在黑暗中行走的人民，看見了一個無邊的光明：太陽爲着坐在死亡之陰處的人，而高高地升在天上。』耶穌誕生的城市的名譽似乎還更特別地壞些。據說這是一句諺語：『拿撒勒還能產生什麼好事物嗎？』

耶路撒冷附近的大自然之毫無風韻，應當更增加了耶穌的不高興。那裏的谷是無水的。土地貧瘠而多石。當我們遠望死海之盆地時，那風景還相當地動人。別處都只是單調。惟有米茲巴(Mizpa)山和它的以色列上古史的回憶，還值得觀覽。在耶穌時代，這城市的外貌和現在的相同。那時候它幾乎全無什麼古代的紀念建築物，因爲猶太人直到瑪迦貝時代，還是不知道任何藝術的。約翰(Jean)西肯(Hyrcan)曾開始美化它的工作，而希律大王把它做成一個壯麗的城市。從形式之偉大，製作之完善和材料之精美而言，希律時代的建築足與古代最完成的建築媲美。這時候，在耶路撒冷附近還建立了許多趣味奇特的墳墓。這些遺物作希臘式；可是因爲適應猶太人的習慣，這體式曾依照猶太人的原則大受改變。生物雕刻的裝飾，爲希律諸王所批准而爲嚴格派所大不滿意的，業被拋棄，而代以花草的雕刻。菲尼基巴勒士丁的古住民很喜歡獨石的從尖岩上切出的建築物，這種趣味似乎又借着這些奇特的挖在岩石裏的墳墓復活，而在

這裏，希臘的建築的樣式很奇特地被應用在穴居的建築上。耶穌向來把一切藝術品當成虛榮之浮華的誇耀，自然惡意地看待這些遺物。他的絕對唯心論和他的一成不變的意見，——老世界之面目即將改觀的意見，——使他只對於內心之事物纔感受到興趣。

在耶穌時代，耶路撒冷的聖廟還是嶄新的，而外部工作還不會完全告竣。希律下令開始重建，使與其他建築物調和，約在西曆紀元前二十年至二十一年。聖廟的大殿以十八個月成功，而那些門卻費了八年。但是附屬的部分慢慢地建築着，直到隔耶路撒冷陷落不遠的時候，纔告竣工。耶穌也許看見這項工程之進行，而暗地裏不甚高興。這些對於長期的未來之希望，好像是對於他所宣示將到的偉大的蒞臨，作了一個侮辱。耶穌到底比不信教者和溺信者遠見些，他猜到這些壯美的建築物是命定了只有一個短促的存在期。

然而聖廟構成一個特別使人肅然起敬的整體，現在回教的聖廊雖然美觀，還不能給我們一個概念。它的露庭和四周的柱廊天天是大羣人的約會所，以致這塊大空地同時是廟堂，議事廳，法庭和學府。猶太教派的宗教討論，整個的教法教育，甚至於一切民刑案件，總之，全城的全部活動都集中在這裏。這是一個永恆的論據之戰場，鼓唇弄舌的播臺，震盪着詭辯與狡獪的問答。所以聖廟與回教教堂很多相似之處。這時候，羅馬人對於異族的宗教非常尊重，——當這些宗教恪守在自己的範圍以內的時候，——而嚴格地禁止自己踏入猶太教的聖壇：希臘拉丁的文字指出非猶太人被許踏到的地方。但是安多利亞塔（Antonisa），羅馬軍隊的司令部，俯

瞰着這整個的聖地，而可以看到在那裏發生的一切。聖廟之警察權屬於猶太人；一個隊長總管着聖廟之行政，他發令啓閉廟門，禁止任何人持棍，或穿着有灰的鞋子，或捐着包袱踏入禁地，或是選走短路。他們尤其是小心翼翼地不讓那些教法認爲不潔的人進到內門。婦女們在外層露庭裏有特定的四圍間以木壁的廂房。

耶穌留居耶路撒冷的時候，也在這裏消磨他的時日。節季給這城市召來了許多外省人。這些巡禮者侵入任何區域，十個二十個地聚居在一間房裏，而生活於近東人所喜歡的無秩序而擁擠的狀態中。耶穌消失在這羣人裏，圍繞着他的可憐的迦利理人，不甚引起別人的注意。他也許感覺到他在的世界是不懷好意的，而這個世界只會輕蔑地接受他。他看到的一切都使他不痛快。聖廟像一切出進頻繁的禮拜的地方一樣，現出一種不甚可供表率的景象。禮拜的儀式引起一大堆的頗可厭的繁文縟節，最可厭的是商業上的行爲，純致在聖地裏居然有真正商店之設立。那裏有出賣作祭品的獸類，那裏有兌換錢幣的櫃臺。有時候，我們簡直會以爲自己是在一個市場裏。無疑地，聖廟的下級僧官和任何時代的保管聖器者一樣，執行職務時，總免不了有一種毫無宗教意味的庸俗。他們把握聖器時的那種世俗的疏忽的態度，損傷了耶穌的宗教情感，簡直觸犯了他的禁忌。他說，他們使禱告之屋成了盜賊之洞。據說有一天，他竟忍不住大怒起來。他用鞭子抽撻那些卑賤的商人，打翻了他們的桌子。總而言之，他不甚喜歡聖廟。天父之禮拜，如他所擬計的，毫不需要屠宰的表演。這些猶太的古制度都使他不悅，他以不得不屈從

爲痛苦。所以在基督教裏，聖廟和它的地址只對於仍採用猶太教儀式的基督教徒，纔能激發虔信的情感。真正的新人物對於這神聖的古地方，只有厭惡。君士但丁(Constatine)帝和頭幾個皈依基督教的羅馬皇帝保存了亞德利安(Adrian)帝的異教建築。只有基督教之仇敵纔想到這地方。當阿瑪(Ober)攻入耶路撒冷時，因爲恨惡猶太人而故意地瀆褻聖廟之原址。而回教——換言之猶太教之最塞姆式的一種復活，——反給這地方恢復了它的榮譽。這地方始終是反基督教的。

猶太人之驕傲更完成了耶穌對於他們的不滿意，而使他在耶路撒冷之居留，無異於一個徒刑。當以色列的偉大的思想漸漸地成熟的時候，教士階級便同程度地低貶下去。信徒公會之制度給博士——摩西法典之解釋者——以高於教士的地位。除耶路撒冷而外，別處並無教士；便是在耶路撒冷，教士也只有純粹是儀式方面的職務，猶如我們的教區教士被剝奪了說教權一樣。他被公會的講演者，決疑神學者和文士所壓倒，雖然文士還完全是一個在家人。猶太教典中的著名人物都不是教士；照當時的說法，他們是學者。不錯，耶路撒冷的高級教士在社會上佔着很超越的地位，但是他們絕不會領導宗教運動。大祭司之尊嚴早被希律王所破壞，現在他漸漸地成爲羅馬帝國的公務員；他常常被撤換，以便很多人可以輪流分享這個肥缺。法利賽教派這些狂熱的在家人是教士們的仇敵，教士們都屬於撒都該教派，那就是說，他們屬於那個麤聚在聖廟裏的懷疑的貴族社會，倚賴聖壇爲生，而看出了這一切之空虛無物。教士階級距全國

的情感和那席捲着人民的大宗教運動都非常遼遠，以致「撒都該人」這名稱起初原不過指示撒都(Sadduk)教士家族的一份子，後來竟成了「唯物論者」「伊壁鳩魯派」的同義字。

自從希律大王之統治期以後，一個更壞的因素又湊在一起來腐化高級教士。西曆紀元前二十八年，希律戀愛了瑪麗央勒(Mariamne)，——西門之女，亞歷山大城的波伊杜(Boethus)之孫女，——而想娶她。他除開派他的岳父爲大祭司而外，找不到別的方法使這岳父成爲貴族，而與自己的地位相當。於是波伊杜這陰謀的家族幾乎連續三十五年之久，成爲大祭司職位的所有者。他家既與在位的王朝通婚，只在亞基勞撒職後，才失去這職位；西曆四十二年，希律(Herode)亞格利巴(Agrippa)短時期地中興了希律大王之業，他家又得復辟。在「波伊杜人」這名稱之下，構成了一個很入世而極不虔誠的新教士貴族，幾乎和撒都該教派混合在一起。在猶太教典和教長的著作裏，波伊杜人總是被描寫爲不信教者之族類，常常與撒都該教派狼狽爲奸。從這一切中，產生了一個圍繞着聖廟的羅馬教廷。他們恃政治爲生，全無所謂狂熱，甚至於還怕別人的狂熱。他們不願聽到什麼神聖的人物或什麼革新者，因爲既定的慣例是於他們有利的。這些伊壁鳩魯式的教士沒有法利賽教派者的激烈。他們只需要安靜。他們的道德上的毫無顧忌和冷靜的背教，都引起了耶穌之大反感。教士與法利賽教派雖然不同，可是在他的恨惡裏，他對於他們並無軒輊。然而陌生的不被信任的他，不得不長時期地壓伏着他的能望，而只把他的情感悄悄地告知那些隨侍他的親暱的朋友。

在他末次在耶路撒冷居留以前，——那次的居留時間比任何次長久些，而以他的被判刑結束，——他已經嘗試使別人知道他。他曾說教過；人們也會談到他；人們紛紛地議論着他的幾種被視為奇蹟的行爲。但是這一切並不曾使他能在耶路撒冷建立一個取得承認的教會，或是找到一羣弟子。這可愛的博士雖然只要別人愛他，他便可原諒別人，他仍然不能在這空論與過時的祭品之聖壇裏，找到什麼回響。他的唯一的成績是幾個友好的個人的關係，他以後可以從這些關係裏收穫到果實。那伯大尼的人家，在他死前幾個月的痛苦中，曾給他以無限安慰的，這時候他似乎還不會認識。但是他也許已經認識了馬可的母親瑪麗和馬可自己，——幾年以後，她的家庭會是使徒們的聚會所。並且耶穌曾很早地就引起一個名叫尼哥底木（Nicodemus）者的注意。這人是一個闊綽的法利賽教派者，猶太法庭的法官，在耶路撒冷很有聲望。這人似乎是很誠實的來意很善的，他自覺爲這青年迦利理人所吸引。但是他不願使自己受拖累，他選了一個夜間來訪耶穌；據說他曾和耶穌長談。無疑地，這會晤給尼哥底木以很好的印象，因此他以後竟對抗着同僚們的成見而辯護耶穌；而耶穌死後，我們還可以看到他用虔信的方法去保存耶穌的屍體。尼哥底木並不會皈依爲基督教徒；他相信因爲地位的關係，他不應當加入一個尙無聞人贊助的宗教運動。但是他對於耶穌的友誼很深，給他許多幫助，雖然他終不能免耶穌於一死。在我們現在說着的時候，耶穌的死刑的判詞其實無異於早就已經寫好了。

至於當時其他著名的博士，耶穌似乎不會與他們有何接觸。希魯和薩瑪伊已經去世。當時

最大的權威是希魯之孫迦瑪利。他是一個自由思想者，一個在家人，傾向於世俗的研究，而因為與上等社會交往頻繁之故，成爲很容易忍的。他不像嚴肅的法利賽教派似地，帶着面網或閉着眼睛走路，他不但看女人，而且看異教的女人。傳統的思想原諒他這一點，如原諒他懂希臘文一樣，因爲他很接近朝廷。據說耶穌死後，他對於這新教派所表示的意見，很是溫和。聖保羅出自他的教派裏，但是我們很相信耶穌從不會加入過他的教派。

耶穌至少從耶路撒冷帶回了一個觀念，——而這觀念從這時候起就牢不可拔地生在他的心裏，——那就是他決不應作與舊猶太教妥協之想。他覺得廢除祭品，——這會使他極度厭惡的祭品，——取消背教而驕傲的教士階級，概括地說，撤銷摩西法典，是絕對必要的。從這時候起，他將不再是一個猶太教的改革者，而是一個猶太教的破壞者。許多宣傳救主說的人，早經承認救主會攜來一個全世界公共的新法典。埃色教派者早就不能算是猶太教徒，似乎對於聖廟和摩西教條，很是淡漠。但是，這還只是一些孤立的或未招認的大胆行爲。耶穌是敢於說這句話的第一個人：從他起，或者從約翰起，摩西法典不再存在了。如果有時候，他措辭較爲謹慎，他的目的只在不太過分地冒犯現存的成見。當他被逼到極限時，他便揭開一切面網，而宣稱摩西法典不再生效。在這點上，他使用了一些強有力的比較。他說：『人們不用新布補綻舊衣，也不把新酒盛在舊皮囊裏。』這步驟使他在實際上成爲大師和創始者。聖廟用許多輕蔑的布告禁止猶太教徒之踏入聖地，而耶穌卻不願如此。這褊狹，殘酷而不慈的法典是專爲亞伯

拉罕的子孫而做的。耶穌卻主張一切善心的人，一切歡迎他熱愛他的人，都是亞伯拉罕的子孫。他認為血統的驕傲是他應當打倒的主敵。換言之，耶穌不再是猶太教徒。他是最高度的革命者：他號召一切的人，來皈依一個建立在他們的「上帝之子」這資格上的宗教。他宣布着人類的權利，而不僅是猶太人的權利；人類的宗教而不僅是猶太人的宗教；人類的被救而不僅是猶太人的被救。呵，我們現在隔哥羅人猶大瑪第亞瑪迦羅輩。——那些掛着摩西法典之旗幟而宣傳革命的，——是多麼地遼遠了呵！這樣，人類之宗教不建立在血統上，而在內心上。摩西已被超越了。聖廟已無存在的理由，而不可撤回地被判死刑了。

第十四章 多神教徒與撒瑪利亞人

耶穌忠實於他自己的原則，因而輕蔑一切不屬於內心的宗教。對於虔誠者之無內容的儀式而言，對於以裝腔作勢而希冀得救之外表的嚴格主義而言，他是它們的生死仇敵。他不甚斤斤於齋戒。他重視一個侮辱之被原諒，甚於呈獻祭品。愛上帝，慈善和互恕，——這便是他的整部的法典。這種法典比任何東西還缺少教士階級之臭味些。教士爲着職業的關係，總是勸人作公開的獻祭，因而增加自己執行典禮的機會；他不贊成私禱，因爲私禱可以免除他的參加，在福音裏，我們找不到耶穌曾主張過什麼宗教儀式。洗禮之於他，也只佔次要的地位。至於禱告呢，他除開要人誠心而外，並無其他規定。有些人——而這情形是常常發生的，——想用弱靈魂之善意來代替對於善的真愛而以爲向耶穌說着「教長，教長，」便可獲得天國。耶穌拒絕了他們，而宣稱他的宗教便是行善。他常常引用伊賽亞書的這一段：『這些人用嘴唇尊敬着我，但是他們的心都離我很遠。』

法利賽教派的禁忌與敏感之大結構，建立在星期六安息日這要點上。這優良的古制度成了決疑神學者的無聊的爭辯題目，千百種迷信的起源。他們相信大自然也遵守安息日，而一切閒歇泉被認爲是「安息的。」這正是耶穌最喜歡向仇敵們挑戰的地方。他公開地違犯安息日的禁

律，而只用機智的譏誚去答覆別人責備他的語句。當然，他更加強烈地輕蔑那許多晚出的儀式：那些儀式被傳說附加在法典上，而因此最爲虔誠者所重視。他對於沐浴這儀式，和對於潔與不潔之微妙的差別，是無情的。他向他們說：『你們也能洗濯你們的靈魂嗎？人之被污，不是由於他的食物，而是由於他所吐露的心事。』法利賽教派者宣傳着這些可笑的儀式，因而成爲耶穌的攻擊之目標。他責斥他們在嚴格化摩西法典的戒律，發明一些不可能的規條，以增加人類犯罪之機會。他說：『盲者們，盲者之嚮導啊！當心掉在坑裏罷！』他暗地裏加說道：『毒蛇之族類啊！他們滿口是善，但是他們的內心卻完全是惡。他們使這諺語失去了正確性：「心裏過多之物，才由口裏傾出來。」』

耶穌不夠瞭解外族人，所以他想不到感化他們而建立一個堅固的基礎。那時候的迦利理包含許多多神教徒，但是他們似乎並沒有一個公開的有組織的敬奉僞神的宗教。耶穌可以看到這種宗教正用它的整個的光榮，在推爾西頓兩地在凱撒利亞菲力普在底加波利（Decapole）發展着；但是他不會加以深切的注意。在他身上，我們決不能找到當時猶太教徒之可厭的學究氣，也不能找到反偶像崇拜的高談闊論，——而這正是自亞歷山大帝以來，他的同教者所慣做的事，譬如智慧之書就充滿着這種浮言。多神教徒使耶穌驚奇之處，還不是他們的偶像崇拜，而是他們的奴性。這猶太的年青的民主論者，——在這一點上，他是哥羅人猶大的兄弟，——只承認上帝爲主人；他看見多神教徒用許多榮譽裝飾他們的君主之身，獻給君主以許多虛誑的稱

號，而覺得忿忿不平。除這一點外，在別的大多數的情形裏，當他遇見多神教徒時，他對於他們總是很寬容的。有時候，他竟承認他對於他們所存的希望，比對於猶太人所存的希望還大些。天國會被讓與給他們。『當一個地主不滿意於他的葡萄園的佃戶時，他如何辦呢？他只有改租給別的能替他種出好果實的人。』耶穌應當很重視這種思想，因為依照猶太人的觀念，外族人的皈依是救主到來時最確實的信號之一。在他的上帝之國裏，他使來自四方的人坐在亞伯拉罕伊撒雅可一起宴樂，而天國的合法的繼承者卻反被拒絕。不錯，有時候我們可以在他給弟子們的命令裏，找到一種完全相反的趨勢：他似乎告誡他們只向正統派的猶太教徒宣傳着拯救；而他說着多神教徒時的態度，與猶太教徒的成見相符合。但是我們必得想到，他的弟子們的褊狹的精神必定不能立刻接受這種高尚的一視同仁，承認多神教徒也是亞伯拉罕的後代，他們不免用自己的思想改縮了老師的教訓。並且很可能地，耶穌在這點上，不會有一貫的意見，猶如謨罕默德在可蘭經裏說到猶太人時，全視他當時是否想吸引他們，他的態度或是極崇敬，或是極粗魯。事實上，傳說認為耶穌對於感化外族，向有兩個完全相反的原則，而他曾輪流地使用過：『誰不反對你們，便是贊助你們。』——『誰不贊助我，便是反對我。』當一個人作熱情的爭鬪時，必然有這種矛盾。

我們所確知的是：他有幾個弟子是猶太教徒所謂「希臘人。」這名稱在巴勒士丁有幾種不同的意義。它或指多神教徒，或指那些能說希臘文而住在多神教徒一起的猶太人，或指已經皈

依猶太教的前多神教徒。耶穌也許是在最後這一類的「希臘人」裏，獲得了深厚的同情。多神教徒之皈依猶太教，各有程度不同。但是外族的皈依者對於生來便奉猶太教的教徒而言，總處在一種低亞的地位。他們被稱爲「門外的皈依者，」或「畏懼上帝的人，」而隸屬於娜亞（*Nai*）的戒條，不隸屬於摩西的法律。無疑地，這低亞的地位正是使他們接近耶穌，而使耶穌喜愛他們的原因。

耶穌對於撒瑪利亞人的態度亦復如是。撒瑪利亞小島似地被夾在猶太教的兩大省猶德與迦利理之間，它在巴勒士丁幾乎成了一種特留地，在那裏，迦利塹（*Galilee*）的老宗教，——耶路撒冷的宗教之兄弟和敵手，——仍然被保存着。這可憐的教派既沒有正統的猶太教之天才，又沒有它的聰明的組織；耶路撒冷人對於它的態度是極粗暴的。他們把這教派和多神教徒相提並論；而恨惡之程度卻還更深些。耶穌故意與耶路撒冷人作對，而對於這教派很是和善。他常常喜歡撒瑪利亞人，甚於正統派的猶太教徒。如果在別的情形裏，他似乎曾禁止弟子們往撒瑪利亞去說教，而保留他的福音專給純粹的以色列人，無疑地，那又只是一種臨時的規條，而使徒們卻賦予以太絕對的意義。事實上，撒瑪利亞人曾有幾次薄待過耶穌，因爲他們假定耶穌也孕育着他的同教者的成見，猶如現在歐洲的自由思想在仍被回教徒視爲仇敵，因爲回教徒總以爲歐洲人是一個溺信的基督教徒。但是耶穌知道如何置身於這種誤會之外。他似乎曾在西雪姆收得幾個弟子，至少他曾在那裏住了兩天。在某一個特定的情形裏，他只得到一個撒瑪利亞人

的感謝和真正的虔信。(註)耶穌的最美的譬喻之一便是耶利哥路上受傷者之譬喻。一個教士經過這裏，看到了受傷者，仍然繼續前進。一個利未人來了，也不會停步。一個撒瑪利亞人卻憐憫他，走近他，傾油在他的創口上，而包裹了他的創口。耶穌從這裏抽繹了一個結論：人類中真正的博愛，不能建立在宗教的共信上，而只能建立在慈善上。「鄰人」這名詞，在猶太教中特別地是指同教者，耶穌卻用這字來指示那種不分教派，憐憫同類的人。最廣義的人類之博愛從他的教訓裏泛溢出來。

當耶穌離開耶路撒冷時，侵襲着他的思想，曾在他歸途中的一個流傳至今的故事裏，得到了很生動的表现。從耶路撒冷往迦利理的道路，在距西雪姆半小時路程的地方，經過伊巴山(Elbat)迦利塹山俯瞰着的谷口。這條路是普遍地爲猶太巡禮者所迴避。他們寧願繞道柏勒，而不願冒犯撒瑪利亞人的侮辱，或向撒瑪利亞人索取什麼東西。和撒瑪利亞人共食共飲是被禁止的。這是一些決疑神學家的原則：『撒瑪利亞人的一塊麵包便是豬肉。』所以當他們遵循這條路的時候，他們必定先預備好了糧食。這樣，他們還不容易避免毆鬪和虐待。但是耶穌卻沒有這種顧忌或這種畏懼。他走到半路，剛在西雪姆谷在左邊展開的地方，他覺得疲倦了，而在一個井邊停下來。那時候的撒瑪利亞人，——而現在亦然，——慣於從教長的回憶裏，抽出一些名字去稱呼他們的谷裏的任何地方。他們稱呼這井爲「雅可井，」這也許便是現在名叫「璧雅

(註)路加福音第十七章第十六節

庫」(Bir-takouh)的井。弟子們走進谷裏，入城購買糧食，耶穌坐在井邊，面對着迦利塹山。

時候大概是正午，一個西雪姆的婦人來到井邊汲水。耶穌便向她乞飲。這引起了這個婦人的大驚異，因為猶太人平常都禁止自己與撒瑪利亞人有任何來往。這婦人爲耶穌的談話所說服，認出他是一個先知。她預料着耶穌會責備她的宗教，她便先提到這問題。她說：『我主呵，我們的祖先在這山上禮拜，而你們，你們說應當禮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婦人，相信我！』耶穌向她答道，『人們既不在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禮拜上帝的時候到了！真正的禮拜者用精神與真理禮拜天父的時候到了！』

當耶穌說出這句話的那一天，他真成了上帝之子。他還是第一次說出這句話，而永恆宗教之大廈就站立在這句話上。他建設了無時間性無空間性的純粹宗教，——這宗教，直到世界毀滅爲止，一切高尚的靈魂會實踐它。在那一天，他的宗教不僅是人類之真宗教，而是絕對的宗教。如果別的星球也有住民，而他們也有理智和道德，他們的宗教決不會與耶穌在雅可井旁宣示的有何不同。人類不會能夠保持這宗教，因爲人類之達到真理，只有一刻兒。耶穌的這句話是暗夜裏的一個閃電，一千八百餘年才夠使人類的眼睛——我怎能這樣說呢？不過是人類中極小的一部份罷了！——習慣於它。但是閃電會成爲白晝的。人類繞完了一切錯誤之圈以後，又會把這句話當成他的信仰與希望之不朽的表示，而再接受這句話。

第十五章 神話中之耶穌

耶穌回到迦利理時，他已經完全失去了對於猶太教的信仰，而整個的革命熱燃燒着他。從此以後，他用極明晰的語句表現出他的思想。初期預言時代的單純的格言，一部分借自古教長的，和第二期的高尙的道德說教，自然而然地把他引到一個堅決的政策上。摩西法典必被取消，而取消摩西法典的便是他自己。救主已經來到了，而救主便是他。上帝之國不久就會被昭示出來，而他便是上帝之國的昭示者。他很知道他將是他的大無畏的精神之犧牲。但是上帝之國是不能和和平平地取得的：它的建設應當有震撼與肉搏。人子死後，會光榮地由一隊隊的天使伴送回來，而從前拒絕過他的人會驚駭失措。

這種觀念之勇敢處，不會使我們奇詫。很久以來，耶穌就在父子的觀點上，去思考自己與上帝的關係。如果別人取這種態度，那會是一種不可忍受的驕傲，但是他的這種態度，不應當被視爲罪行。

他最先接受的稱號是「大衛之子」；別人爲使他取得這稱號會行了許多天真的詐術，他也許並不會參與密謀。大衛家似乎久已斬絕。教士出身的瑪迦貝家，希律家和羅馬人，都不曾想到在他們旁邊還有一個古朝代的王權之代表。但是自瑪迦貝朝告終以來，一種夢想——古王的

不知名的後代會來替猶太人向敵人們堅執的夢想，刺激着每個腦子。羣衆普遍地相信：救主是大衛之子，而像大衛似地出生在伯利恆。耶穌的前期思想並不恰是這樣。大部分猶太人所戀戀不捨的大衛的遺思，與耶穌的上帝之統治期並無關係。他自視爲上帝之子，而不是大衛之子。他默想所得的天國與拯救，完全屬於另一種性質。但是在這裏，輿論脅迫了他。『耶穌是救主』這命題，直接地引起『耶穌是大衛之子』另一命題。他只得讓自己被錫予了這稱號，否則他休想能有什麼成功。久而久之，他似乎感覺得這一切頗有趣味，因爲當別人這樣稱呼他而請求他做奇蹟時，他立刻滿足他們的願望。在這情形裏，如在他一生中別幾種情形裏一樣，耶穌總是屈從着當時流行的觀念，雖然這些觀念並非他自己的。他把能使內心與想像燃燒的一切，結合在他的上帝之國這教義一起。所以我們曾看到他採用了約翰的洗禮，而這儀式對於他並無重要性。

這裏卻發生了一個嚴重的困難，那便是耶穌之出生於公認爲不名譽的拿撒勒。我們不知道耶穌曾否反抗過這種成見。也許迦利理人並沒有這種成見，因爲在那裏，大衛之子必生於伯利恆這種觀念，不甚流行。並且，理想主義的迦利理人覺得誰能提高種族的光榮，而挽回以色列的興盛時代，便可充分合法地被稱爲「大衛之子。」耶穌曾默許信徒們想像一個假世系，以證明他是王族的後代嗎？關於那些假造的使他出生在伯利恆的偽史，他曾否知道一點呢？尤其是別人說羅馬帝國大巡撫居利紐下令舉行的入口調查裏，可以找到他出生在伯利恆的證明，他又曾

否知道這一切呢？我們都無從曉得。那些世系之不正確與矛盾，使我們相信它們是羣衆在幾處不同的情節上，不一貫地製成的；而它們中的任何一種，不會被耶穌批准。他從不曾親口自稱爲大衛之子。他的弟子們比他不解事些，往往偉大化他說到他自己的一切；關於弟子們這種言過其實之處，他又常常不知道。我們還得補說一句：前三世紀時，基督教的最大部分都固執地否認耶穌是王族的後代和世系之可徵信。

所以這套神話完全是一個自動發生的大製造之結果，而他在世時業已在他周圍結構着。歷史上任何大事變之發生，總不免引起一羣神話。耶穌無法停止——縱令他願意，——這些民衆的創作。也許在那時候，一個聰明的觀察者就可以看出許多故事正萌芽着：這些故事一律地認爲耶穌的誕生有一個靈異的超自然的來源，而它們的論據或是一個古代很流行的觀念：出類拔萃的人不能生自尋常的兩性關係；或是伊賽亞書的錯解了的一章，在那裏，人們以爲可以讀到這句話：救主是一個處女生育的；最後，或是下述觀念的演繹：被尊爲三位一體說中之一位的「上帝之氣」也是一個孕脹的元動力。那時候，也許無數關於耶穌童年的神話業已流行着，而這些神話之製作，是爲着便於在他的傳記裏，被引用爲救主說全部完成之證明，或是說得更好些，被引用爲當時詮釋救主說的寓言業已全部完成之證明。那時候，大家都承認着這一個觀念：救主到來之前，必有星球的預告；救主剛誕生時，必有遠民族的使者來向他致敬，而獻贈禮物。恰巧那時候，一些冒稱爲天文家的迦提亞人來到耶路撒冷，大家便假定神旨業已完成。

此外，人們還替在搖籃裏的耶穌製造出一些與著名人物的關係，如施洗者約翰，希律大王和兩個曾留下極神聖之回憶的老者：西緬與安納。這些創作的共同點是年代次序之不精確，它們都一例地顛倒了真事實。但是一種奇特的溫柔與善良之精神，一種深邃的民衆情感深浸着這些故事，而使它們成爲說教之補助物。這種記述在耶穌死後更加大大地發展起來。但是，我們可以相信：在他生前，這些故事業已流行，而總只遇到虔誠的輕信和天真的贊服。

耶穌從不會想使人把自己當成上帝之化身，這一點原是確切而無須置疑的。這種化身的觀念是猶太精神裏絕對沒有的。前三種福音並無這種思想之痕跡。我們只在第四福音的某幾部分裏，找到關於它的暗示，而這幾部分最不能被認爲是耶穌思想的回聲。有時候，耶穌似乎採着預防方法以擯斥這種學說。便是在第四福音裏，「自立爲上帝」或「自儕於上帝」等等謬罪，被認爲是猶太教徒的毀謗。在這福音裏，耶穌自稱小於他的天父，在別的地方，他又供認他不曾得到天父的全部詔示。他自信強於常人，但是他和上帝之間，還是有一個無限遠的距離。他是上帝之子，每個人都都是上帝之子，或者都可以成爲上帝之子，不過程度卻各有不同。每天大家都應當稱上帝爲父，復活者將是上帝之子。在舊約裏，神子的資格曾被賦予給公認爲絕非上帝儕倫的生物。「兒子」這個字，在塞姆語言裏和新約的句法裏，具有最寬泛的譬喻的意義。並且，耶穌對於人的觀念，不是冷酷的自然神論者所介紹的那個卑微的觀念。在耶穌對於大自然的詩意的觀念裏，同一種氣透入全世界。人的氣便是上帝之氣。上帝之寄托於

人，因人而生活，無異於人之寄托於上帝，因上帝而生活。耶穌的超越一切的理想主義決不能使他對於自己的人格，有一個明顯的觀念。他是他的天父，他的天父也就是他。他生活在他的弟子們身上，他無所不在地和他們在一起。他的弟子們是一個整體，猶如他和他的天父是一個整體一樣。觀念之於他便是一切，使人與人間發生分別的身體卻等於零。

因此，「上帝之子，」或單純地「兒子」這稱號，成爲與「人子」相類似的稱號，而如後者一樣，成爲「救主」之同義字。唯一的差異是：他自稱爲「人子，」而似乎不會自稱爲「上帝之子。」「人子」這稱號表現出他的法官之資格；而「上帝之子」這稱號表現出他能參加最高計劃和他的權力。這權力是無限制的。他的天父曾把全權賜給了他。他甚至於可以改變安息日。任何人不經由他，便不能認識天父。天父曾授他以審判之權。大自然也服從着他；但是它也服從任何虔信而禱告的人，因爲信仰是無所不能的。我們須記得：自然法的任何觀念不會出現在耶穌的，或他的聽衆的心裏，以指示出可能與不可能的界限。看見過他的奇蹟的人，感謝上帝「曾把這種權能賜給人類。」耶穌有赦罪的權柄。他高出於大衛，亞伯拉罕，莎羅門和先知們。我們不知道這些肯定是在何種形式下，何種限度內發生的。但是我們不應當用我們的適當不適當的小原則去批判他。弟子們對於他的贊美，跑過了他而拖着牠前進。明顯地，他從前安於教長這稱號，現在他認爲這稱號還不夠滿意；「先知」或「上帝之使者」也不能再適應他的思想。他派給自己的地位，是一個超人類的生物之地位。而他要別人視他與上帝的關係，高

出於任何人與上帝的關係。但是我們須注意到：「超人類」與「超自然」這些字，都是從我們的猥瑣的神學借來的，在耶穌的宗教意識裏，殊無意義。他不覺得大自然和人類之發展是上帝外的有限的領域，是隸屬於嚴格得使人絕望的法律之下的微賤的實現。他不知道有所謂超自然，因為他不知道大自然爲何物。他爲無邊的愛所陶醉，忘卻了囚繫精神的重鍊。他以一躍跳過大部分人無法超越的深谷，那個被人類的弱智掘在人與上帝之間的深谷。

在這些肯定裏，我們必會認出別一個學說的萌芽，不久這學說使耶穌成爲神之一位，使他重合於「三位一體說的第二位，」或「第二上帝，」或「上帝的長子，」或猶太神學從別一來源創出的「共座的天使。」這種神學爲適應一種需要而產生，目的在改良老式的一神教之過嚴，而在上帝旁邊，添放一個助理，認爲永恆之父已把宇宙的統治權交付給他。於是一個新的信念——某人是神聖的智能或「權力」之化身，——開始傳播起來：這時候，撒瑪利亞人中有一個顯奇蹟者，被認爲是「上帝之大力。」將近兩世紀以來，好沉思的猶太教徒之傾向，便是人格化神聖的屬性或與神靈有關的術語。譬如舊約裏常常說到的「上帝之氣，」被視爲另一獨立的生物，「聖靈。」同樣地，「上帝之智慧，」「上帝之言語」也成了自存的人。這是一個新演變的起源：這演變會產生了聖靈派神學中的十個神位化的屬性，聖性派神學中的最高神之放射體和基督教的三位等等，總之，它產生了一切由人格化的抽象名詞所構成的枯燥的神話。當一神教想複合化上帝時，它不得求救於此。

這些精微的神學，不久就會用它的無益的爭論充滿着世界；可是這時候，耶穌卻很茫然。聖子之玄學的原理，如我們在耶穌同時人菲龍的著作裏，迦提亞文聖經（Targum）裏和智慧之書裏所見到的，我們不能在馬太所記的耶穌逸言（Logia）裏，或普遍地在前三種福音裏找到。而這三種福音卻正是耶穌的言語之最可徵信的記載。事實上，聖子說與救主說毫無共同之點。菲龍與迦提亞文聖經的聖子並不是救主。相當的時期過去以後，人們纔把耶穌與聖子重合起來，而他們從這原則出發，創造了一個新神學，與上帝之神學完全不同。聖子的主要工作為創造者保護者之工作。可是，耶穌從不說自己曾創造了世界而統治着世界。他的工作乃是審判它而更新它。人類最後刑庭庭長的職位，這便是耶穌自授的責任，也是初期基督教徒賦予他的責任。在那偉大的日子以前，他坐在上帝右邊，作他的助理，第一大臣和未來的施報者。我們已在但尼爾書裏找到了「人子」的深刻的初期的相貌；這觀念之正確的形象，應當是：超人類的基督高坐在君士但丁神座上，和使徒中間，審判着世界，使徒們和他平等，而高於天使，天使們卻站在旁邊服務。

總之，有組織的煩瑣神學之嚴格性，在這裏是不存在的。上述這許多觀念在門徒的腦裏，構成一個極不穩定的系統，以致他使上帝之子——這神靈之複體——完全像人一樣地行動。他被誘惑；他茫然於許多事情；他改過自新；他出爾反爾；他也喪氣絕望；他禱求他的天父莫試探他；他像兒子似地服從着上帝。他這應當審判世界的，卻不知道審判的日期。他為自己的安

全而作許多預防的處置。他剛出世，他家裏的人就不得不藏起他以逃避想殺害他的有權力的人。他作驅魔禱告時，魔鬼抵抗着，而不肯立即離去。他做奇蹟時，大家都感覺到他在痛苦地努力着，他疲倦得如有什麼東西從他身上擠出。這一切都只是上帝之使者，或上帝所鍾愛者所保護者的工作。不過在這裏，我們不能要求邏輯或一貫的理論。耶穌之必須給自己以重要性和門徒們之狂熱，堆聚了許多矛盾的觀念。對於千年教派的救主論者和但尼爾書伊諾書的百回不厭的讀者而言，耶穌是人子；對於普通信仰的猶太人和伊賽亞書彌迦書（*Micah*）的讀者而言，他是大衛之子；對於門徒而言，他又是上帝之子，或單純地是兒子。還有許多人——他們並不因此而爲門徒們所責怪，——根據着羣衆的信仰，以爲古先知會醒來以預備救主時代，而把耶穌當成復活的施洗者約翰，伊利亞或耶利米。

耶穌對於自己的絕對的確信，或者說得更好些，使耶穌不能生疑的狂熱，遮蓋了這些大膽的要求。我們用我們的冷靜而畏怯的本性，很不容易瞭解一個人爲什麼會這樣地爲一個思想所佔有，而做那思想的代言人。我們這些十分嚴肅的民族，認爲確信便是對己的誠實。但是，近東民族向無細密的批評精神，對己的誠實在他們那裏便沒有什麼涵義。善意與騙詐是兩個對抗着不可調和的名詞。在近東，它們卻有許多捷徑與曲路。偽書如但尼爾書伊諾書的作者，這些狂熱的人，爲着自己的主張，無疑地會從事於我們認爲是騙詐的行爲，而毫不內愧。近東人覺得實質的真理是無甚價值的，他們透過自己的成見，利益和熱情而觀察一切。

如果我們不坦白地承認誠實有幾個標準，歷史是不可能的。信仰在自己所確信的對象之利益而外，不知道別的法律。它覺得它所追求的目的既是絕對神聖的，那麼，當好論據不成功時，它便會毫無顧忌地援用壞論據，以維護自己的主張。如果這個證明不是堅定的，其他許多證明亦復如此。如果這個奇蹟不是真實的，其他許多奇蹟亦會如此。多少虔信者深信着自己的宗教之真理，曾用他的明知無效的手段去想克服別人的固執呵！多少身負聖傷者（*Saints*）宗教的癡癲者和歇斯底里亞的尼姑，或是爲着不願低於別人，或是爲着擁護在危險中的主義，曾被他們生活着的世界之惡勢力和他們對於偽行的信仰所捲去呵！一切大事業是人民完成的，但是誰欲領導人民，必得徇從他們的思想。哲學家瞭解了這點，而離羣獨居，而深藏在自己的高貴裏。原是可贊頌的。但是誰用人類之幻想以抓住人類，而設法與人類對人類有所作爲，也不應當被責怪。凱撒很知道自己不是薇娜斯之子。如果法蘭西不是信賴了萊恩斯（*Reims*）的聖瓶（註）千年之久，它不會成爲現在的法蘭西。我們這些無能者，自然很容易指稱這一切爲虛誑，我們以我們的畏怯的誠實自豪，而輕視那些在別種情形裏接受生命之戰的英雄。當我們帶着我們的顧忌完成了他們用虛誑所做的以後，我們纔有對他們嚴厲的權利。至少我們應當知道：我們的社會——在這裏一切都在思考之白晝裏發生，——和他們的社會——天真而輕信的，在那裏產生了統治着許多世紀的信仰，——相距得如何地天遙地遠。任何大事業無不建立在神話上。這種情形裏的唯一的罪人是願意被欺的人類。

（註）瓶貯法蘭西王加冕時所用之油。

第十六章 奇蹟

依照耶穌同時人的意見，只有兩種證明方法——奇蹟和預言之效驗——能肯定一個靈異的使命。耶穌——尤其是他的弟子們——全無騙意地使用着這兩種證明方法。很久以來，耶穌深信先知們著述的目的都是在他一人。他在他們的神旨之宣示裏認出了自己。他自視爲一面鏡子，以色列的預言精神曾在這鏡子裏讀到未來。基督教派也許在它的始祖在世時，就已設法證明：耶穌能完全應驗以先知們所預告的關於救主之一切。在許多點上，這些效驗完全是表面的，我們覺得難於捉摸。那往往是耶穌生活中一些偶然的或無足輕重的情形，使門徒們回憶到詩篇和先知錄中某幾段，因爲他們念茲在茲的緣故，他們便在這幾段經文裏，看到過眼事物之形象。所以當時的聖經詮釋只包含一些字句之遊戲，和不自然的暴虐的斷章取義。猶太教會並不會把關於未來統治期的文句，縷列在一個固定的公認的表上。預言之救主說的應用是很自由的，那無寧只構成一些文體上的巧計，而不是一種嚴重的論據。

至於奇蹟，那時候的人們認爲是神靈之不可或缺的信號，先知天稟的標記。伊利亞和伊利莎的神話裏就充滿了奇蹟。大家假定救主也會和他倆一樣。在撒瑪利亞一個距耶穌幾古里的地方，一個名叫西門的魔術師以他的巧法自製了一個幾乎神聖的地位。以後，當人們想製造第亞

勒(Tyane)的亞波羅紐(Apollonius)的名望，而證明他的一生是一個神在地上的旅行時，他們覺得只有先替他製造一大堆奇蹟，纔有成功希望。亞歷山大城的哲學家，勃羅但(Plotin)和別一些人，都被認爲曾製奇蹟。因之，耶穌不得不選擇於兩者之間：拋棄他的使命，或是成爲顯奇蹟者。我們還須記得：除開希臘的大科學學派和它們的羅馬弟子而外，整個的古代社會都承認奇蹟。耶穌不但相信奇蹟，而且對於爲法則所規定的自然秩序，毫無觀念。他的關於這方面的知識，絕不高於他的同時者。更甚於此的是，他的最根深蒂固的意見之一，便是信仰與祈禱可使人對於大自然爲所欲爲。製奇蹟的能力，被視爲是上帝規律地給人的特權，而絕無可驚異之處。

時代之變更把構成這大創始者之權力的東西，變成了損傷我們的情感之物。假若耶穌的宗教在人類中衰弱下去，那會正導源於從前那些使別人崇信他的行爲。批判的精神在這些歷史現象前毫不感覺爲難。現在的顯奇蹟者——除非他是極天真的，如幾個德意志的身負聖傷者的情形一樣，——是可憎恨的；因爲他製奇蹟而自己不信奇蹟，他是一個欺騙者。但是，如果我們拿亞西斯的佛蘭斯瓦作例，那麼，整個的問題便不相同了。佛蘭西斯教派誕生時的奇異的神話，不但不使我們惱怒，而且使我們得到一種真樂。基督教的諸創始者，如女聖克納爾和「三伴侶」似地，整個地生活在一種詩意的茫昧裏。門徒們覺得他們的老師與摩西伊利亞會談，他命令元質，和他醫治病人，原是很自然的事。並且，我們須記得，當一切觀念希望以行爲實現

自己時，便會失去一部分純粹性。成功之獲得決不會不使靈魂的敏感受到一點擦痛。這是人心之弱點，最好的主張卻常是用最壞的理由獲勝。基督教的初期辯護者之證明，站立在很不穩固的論據上。摩西，哥倫布，謨罕默德之能克服阻礙，由於他們能每日地估算到人類之弱點，而常常不說出真理之實在的緣由。很可能地，耶穌四周的人被他的奇蹟所驚駭，甚於爲他的極神聖的說教所感動。我們還得加說一句：耶穌生前死後的民衆的傳說，更大大地增多了這類事實的數額。實在呢，福音裏奇蹟的種類並沒有很多的變換。它們互相覆述着，似乎都是抄襲自很少數的聯合國人趣味的範本。

在許多紀載下來的奇蹟裏，——福音包含着它們的使人疲倦的記述，——我們無法析出：那些是公論在耶穌生前或死後，歸屬於耶穌的，那些是他真正曾答應扮演過主脚的。我們尤其不知道那些窘迫的情形，——奮鬥，昏亂，戰慄，和其他變戲法似的特點，——是否真是歷史的，或者是福音作者們的信仰所生出來的結果，因爲他們念念不忘於通神術，而因此生活在與現今的「召鬼者」相似的世界裏。事實上，大衆的意見也固執地要認爲聖德之於人是一個癩癩與瘰癧的原動力。耶穌認爲是自己做出的奇蹟，幾乎都是一些醫治的奇蹟。那時候猶德的醫術，還和現在近東的醫術一樣，那就是說，全不科學的，絕對地隸屬於個人的靈感。雖然希臘已在五百年前創立了醫學，可是在耶穌時代，還幾乎全不曾爲巴勒士丁的猶太人所知曉。在這種知識狀態裏，一個超感的人之存在，溫柔地待遇着病者，用幾種可感覺到的記號給病者以痊愈

的保障，常常是一件決勝的藥品。誰敢說在許多情形裏，除開十分特殊化的創傷而外，病人之能接觸到一個稀有的人格，不勝於藥物之幫助呢？單純地看到這種人的快樂，可以醫病。他給與着他所能給與的，——一個微笑，一個希望；而這不是徒勞無功的。

耶穌如他的最大部分的同國人一樣，關於合理的醫學，毫無一點觀念。他和一般人似地相信痊愈是最應當用宗教儀式收效的。而這種信仰與他向來的理論毫無矛盾。他們既然把疾病視爲罪惡之懲罰，或魔鬼之作祟，而不視爲是生理原因的結果，那麼，最好的醫生當然便是神聖的在靈異界有權力的人。痊愈被認爲是道德的行爲。耶穌意識到自己的道德力量，應當特別地自信被賦予了醫病的能力。他既然深信揆擦他的衣服，接觸他的手，塗敷他的唾液，可以使病人獲得好處；如果他拒絕痛苦者一個他能給與的安慰，他不是太殘忍嗎？疾病之痊愈被視爲是上帝之國的信號，與窮人之解放相關連的事情；兩者都是那以拯救殘廢爲目的的大革命之徵兆。埃色教派與耶穌的近似之處甚多，他們也曾被認爲是有權力的精神治療者。

耶穌最常做的一種診治，便是驅魔。那時候，大家都很奇特地易於相信魔鬼之存在。當時的普遍的意見，——不僅猶德如此，而全世界都是如此，——都以爲魔鬼可以抓住某些人的身體，而使他們反乎他們自己的意志而行動。一個波斯神，——波斯教經曾幾度提到的「淫樂之神，——猶太人改稱爲亞斯蒙德（Asmodée），——成了婦人們一切歇斯底利亞的昏亂之原因。使病人忘卻自己的癲癩，心理的和神經的病症，原因不明的殘廢，如聾啞等，也被用同樣的方

法解釋。希波拉底 (Hippocrate) 的可贊美的大著癲癇，在耶穌前四世紀半已奠定了關於這種病的真正醫治原則，也不會把這樣的錯誤驅逐到世界以外去。他們假定驅魔諸方法，各有效驗不同。驅魔者的地位，也是像醫生一樣是一種正當的職業。無疑地，耶穌生前已以諳熟這種藝術之最後的祕奧著名。那時候，因為人們的精神狀態太狂熱的緣故，猶德有很多的瘋人。這些瘋人不受任何人的管束，到處漫走着，——現在的猶德還是這樣，——住在流蕩者常常過夜的被棄的墳穴裏。耶穌對於這些不幸者，有很大的權威。關於他的診病，人們傳說着千百個奇特的故事；在這些故事裏，當時的輕信之成分極多。但是在這一點上，我們不可過分地張大了它的困難。那被解釋為魔祟的失常，往往是很輕微的。現在在敘利亞，人們認為稍有奇特癖性的人便是狂者，或被魔祟者，——兩件事他們只用一個字表示。在這種情形裏，一句溫柔的話往往就夠驅逐了魔鬼。無疑地，這是耶穌使用的方法。誰能斷言：他的驅魔者的聲名，不是在他不知不覺中被流傳出去了呢？住在近東的人，常常忽然發現自己負了醫生，巫者或探室者之大聲名，而自覺詫異，不知道究竟什麼事引起了別人的這種想像。

並且，許多情形似乎告訴我們：耶穌之成為顯奇蹟者，是晚年的事，而反乎他的本意的。他製造奇蹟以前，總須有人們的迫切的央求，而他總帶着一種不甚高興的神氣，責備着那些央求者的心靈之粗俗。一個表面上不可解釋的特點，便是他小心翼翼地瞞着他所做的奇蹟，和他再三叮嚀病愈者莫向別人宣傳。當魔鬼們要稱呼他是上帝之子時，他不准他們開口；他們之能

認出他，是他所不願意的。馬可最是奇蹟與驅魔的福音作者，在馬可福音裏，這些特點尤其鮮明。那供給這福音以重要材料的弟子，似乎曾以他對於奇蹟的讚美，使耶穌煩惱過；而這大師爲這種對於他自己過重的聲名所苦，常常向這弟子說：『別講罷。』有一次，這種意見上的不一致，曾引起過一個奇特的爆發，一個無耐性的陣襲，這一次，耶穌曾把這些枯萎的心靈之不斷的請求所給他的煩惱，顯露出來。我們簡直可以說，有時候他極不愛這顯奇蹟者之工作，而他設法儘可能地不公開他的那些隨地發生的奇蹟。當他的仇敵們要他做一個奇蹟，尤其是一個天上的奇蹟，一個天象時，他固執地拒絕着。所以我們很可以相信：人們強蠻地給他製造了一個顯奇蹟者的聲名，而他不會十分抗拒，但也不會努力去提高它。總之，他感覺到輿論關於這點是很虛榮的。

如果在這一點上，我們太給我們的厭惡以重要性，我們會違背了真正的歷史方法。真正批評之主要條件，是知道時代之不同，而解脫了那些產自純理教育的不自覺的習慣。爲着使我們不同別人一樣地，錯誤地對於耶穌的性格提出反對的意見，我們便不應當消滅了那些他的同時人認爲最重要的事實。我們很容易指認那是遠不如老師的弟子們的所添的蛇足；他們不能瞭解他的真偉大處，而設法用與他不相稱的魔法去抬高他。但是四個替耶穌生活作傳記的人都一致地讚美他的奇蹟。其中的一個，馬可，使徒彼得的代表人，尤其不厭煩地再三記述着奇蹟，以致如果我們單單依照他的福音去描畫耶穌的性格時，我們會想像耶穌是一個握有特別靈驗的符

咒之驅魔者，一個萬能的巫者，他會使人怕害而別人會願意消滅了他。所以，我們將毫不遲疑地承認：那些現在會被視爲是幻想或瘋狂的行爲，都曾在耶穌生活裏佔着一個很大的地位。難道我們必得因爲這個生活之可憎的方面而犧牲了崇高的方面嗎？切不要這樣做罷！一個純粹的巫者決不會引起像耶穌所引起的道德革命。如果顯奇蹟者的耶穌果曾壓倒了倫理學家和宗教改革者的耶穌，那麼，他應當只創立一種通神術，而不是基督教。

並且，關於諸聖和宗教的創始者們，我們遇到同樣的問題。現在的病態如癲癇，幻象等等，從前卻都是力量與偉大的原素。醫學可以說出那使謨罕默德成功的病之名稱。幾乎直到現在，曾爲人類的福利貢獻最多的人，——連非常的保羅萬森（Vincent de Paul）也在內，（註一）——不管他願意不願意，總是顯奇蹟者。如果我們的原則是：一切歷史上的人物，曾作過我們現在認爲是欠理智的欺騙的行爲的，都是狂人和僞人，而以這原則作觀察的出發點，那麼，一切的批評都是錯誤的。亞歷山大城的教派是一個高貴的教派，但是它沉溺於過分的通神術之儀式裏。蘇格拉底和巴士嘉（Pascal）（註二）也不免有幻覺。行爲應當用與它相適應的原因去解釋。人心之弱點只產生弱點。大事業是人性裏的偉大處所做成的，雖然大事業也帶來一羣卑賤的成分，給淺薄的人們遮掩了它的偉大。

（註一）名教士（一五八一——一六六〇）

（註二）法國數學家物理學家哲學家宗教作家（一六二三——一六六二）

普遍地說，我們很有把握地肯定：耶穌之爲顯奇蹟者驅魔者，是反乎他的本意的。如神聖的大生活中常有的情形一樣，他容忍着輿論所要求的奇蹟，甚於他自己製造着奇蹟。奇蹟常常是大眾之工作，而不是名義上製造奇蹟者之工作。縱令耶穌固執地拒絕製造奇蹟，羣衆也會替他製造。那麼最大的奇蹟會是他竟能不做半點奇蹟：歷史和羣衆心理的法則決不會容忍這樣大膽的違法。耶穌並不比聖伯納爾或亞西斯的法蘭斯瓦自由些，能夠低減羣衆和自己的弟子們對於奇蹟的渴望。耶穌的奇蹟是他的時代對他的強迫行爲，是短暫的必要從他奪去的讓步。所以驅魔者和顯奇蹟者的耶穌都消逝了，而宗教改革者的耶穌卻會永恆地生活下去。

便是不相信耶穌的人也爲他的這種行爲所驚異，而設法去親見這些行爲。多神教徒和不認識他的人都感覺到一種畏懼，而嘗試使他離去他們的郡邑。也許還有人想濫用他的名字，以從事於反叛運動。但是耶穌的純道德的全無政治性的動機與目的，使他避免了這些糾葛。他自己的領域是在一羣孩子們的圈裏。同樣新鮮的想像，同樣的對於天國的預嘗，集合了這羣孩子，而保持着他們在他的四周。

第十七章 上帝之國（二）

我們假定耶穌這一段剛過去的活動時期，約有十八個月之久，從西曆三十一年逾越節巡禮歸來起，到翌年住棚節（註）旅行爲止。在這時期內，耶穌的思想並不會增入什麼新的成分。但是他已有的一切，以日益加強的力量與勇敢發展着，而表現出來。

從最初起，耶穌之基本思想便是上帝之國的建設。但是如我們已經說過的，耶穌對於這上帝之國，似乎有幾種意義不同的認識。有時候，我們會把他當成一個民主領袖，只單純地企圖着實現窮人與被剝奪者之統治期。有時候，上帝之國是啓示教派關於救主的幻象之不爽絲毫的應驗。最後，上帝之國又常常是靈魂之國，而即將到來的拯救是精神的拯救。在後一意義上，耶穌所希望的革命，便是那實際上業已發生了的革命：一個更純粹於摩西教的新宗教之建設。這些思想，似乎會同時存在於耶穌的心裏。但是第一種思想——世俗的革命——似乎不會使他考慮過。耶穌從不視大地或大地之寶藏或物質的權能是值得他關切之物。他對於外物向無野心。有時候，很自然地，他的宗教上的大權威幾乎變成了真正的社會力量。許多人來請求他擔任他們的利益問題之判斷者或仲裁人。耶穌高傲地斥退了這些獻議，如拒抗侮辱一樣。充滿着神聖

（註）猶太人紀念逃出埃及時，曾露宿沙漠之節。

思想的他，從不曾拋棄他的高傲的貧困。至於其他兩種關於上帝之國的觀念，——教主說的和精神的——耶穌似乎總是同時地保留着它們。如果他只是一個狂熱者，為激盪大眾想像之啓示教派諸書所誤引，那麼，他會只是一個不著名的教派者，地位低於那些以思想指導他的人。如果他只是一個香寧 (Channing) 式 (註一) 或「撒瓦 (Savioie) 教士」 (註二) 式的清教徒，無疑地，他不會得到任何成功。他的系統的兩部分，——或是說得更好些，他的關於上帝之國的兩種觀念，——是相得益彰的。這兩種觀念之互相支持，是他的無比的成功之原素。初期基督教徒是一些幻象者，他們行動着的思想之圈，我們可以認為是白晝的夢境。但時他們同時是社會爭鬪的英雄，這爭鬪的結果是意識之解放，新宗教之建立：耶穌所預告的純粹崇拜終於慢慢地萌芽出來。

耶穌之啓示思想，在其最完全的形式上，可以被總括如下：

人類之現存秩序業已達到了它的終限。這個劇變將是一個無邊的革命，一個類似分娩的痛苦之「焦急」；依照耶穌自己的說法，那將是一個先有悲苦的災難，而為奇特現象所預告的「復興」。在大白晝裏，人子之信號會在天上爆發出來。這將是一個隆隆作聲的光明的幻象，如西乃山 (Sinai) 的幻象一樣；這將是一個裂天的大風暴，一支剎那間從東到西的火箭。在號聲

(註一) 美國牧師，為統一教派之創始者。(一七八〇——一八四二)

(註二) 盧梭愛彌兒中之人物，主張以大自然觀賞及內心情感立教。

裏，救主由天使陪伴着駕雲而來，光榮與莊嚴籠罩着他，弟子們坐在他旁邊的皇座上。於是死者復活起來，而救主開始他的審判。

在這審判裏，人被分成兩類，以他們的工作爲標準；判詞將由天使執行。被選者進入於一種快樂的生活裏，這生活是自有世界以來，就已爲他們預備好了的；他們在光明的照射之下，坐在亞伯拉罕，族長們和先知們所主宰的宴會上。但是這只是一小部分人。其餘的人都會被謫往格恆（Gehenne）。格恆是耶路撒冷的東谷；幾個不同的時期內，人們曾在那裏敬奉火神，以致它成了一種鐘形之地。所以在耶穌的思想裏，格恆是一個黑暗的不潔的谷，一個充滿着火的地下的深坑。不能入天國者會和撒但與叛逆的天使們，同被焚死，同爲蟲所咬蝕。那裏會有哭泣和咬牙切齒的怨恨。上帝之國會像是在黑暗與苦惱的世界裏的一個內放光明的禁廳。

這萬物之新秩序將是一成不變的。樂園與格恆將無終極。一個不可超越的深溝分隔着它倆。人之坐在上帝的右邊，主宰着世界與人類之最後狀態。

我們可以在當時的著作裏極顯明地看出：耶穌自己和他的弟子們常常給這一切以字面上的意義。如果基督教的第一代曾有過什麼深邃而持久的信仰，那便是世界之將盡和耶穌的大「啓示」之即將實現。那富於刺激性的宣示：『日期近了，』——啓示錄開篇與終篇的語句，——那不斷地被重述着的呼籲：『讓有耳的人聽到罷！』都是整個傳道時期的希望與號召之呼聲。一句敘利亞的話，『我主來了，』成爲一種口號：信徒們互說着以加強自己的信仰與希望。啓示錄

作於西曆六十八年算定這終限爲三年半。「伊賽亞升天記」也採用了一種頗近乎此的算法。

耶穌不會輕作這種精密的肯定。如果人們向他詰問他的登基究在何時，他總是拒絕作答。有一次，他甚至於宣稱：這偉大的日期只有天父知道，天使或「兒子」都還不會曉得。他說，人們以焦急的好奇心偵候着上帝之國的時候，正是它不會來的時候。他再三覆說着：它之到來會是一件出乎意料的事，像挪亞與羅特（Noah）時代一樣；我們必得準備好自己以便隨時出發；每個人應當留心着長燃着他的燈，好像爲着參加一個出乎意料的婚禮遊隊；人子來如偷兒，總在人們最不期待他的時候；他的出現像是一個從地平線的此端射到彼端的閃電。但是，他的關於災難將到的宣示是十分明晰而無可置疑的。他說：「在這一代沒有過去以前，這一切都會實現。現在在場的許多人在未死以前，可以看見人子降臨在他的國裏。」他責備那些不信仰他的人，不知道讀懂未來統治期之信號。他說：「當你們看見黃昏時候的紅霞，你們預料着明日會是晴天；當你們看見早晨的赤雲，你們預說着大風暴之來到。爲什麼你們這些能夠判斷天容的人，卻不知道認識時代之信號呢？」耶穌以爲他的目的之逼近，甚於那目的實際上的逼近的程度：這原是一切改革者不可免的幻想。他不會計算到人類之運動是如何地遲緩。他想在一天以內，實現這一千八百餘年後還不會完成之事。

這些很正式的宣言，集中了基督教家庭的心意，幾乎七十年之久。他們都承認弟子們中的幾個，會在死去以前，看到最後啓示的日子。約翰尤其被認爲是這幾個人之一。有些人還相信他

永遠不會死去。這也許是一種晚出的意見，第一世紀末年因為約翰曾享高齡而發生的。他的長壽使人們相信上帝要無限期地留下他，讓他活到那偉大的日期，以實現耶穌的言語。當約翰也依次地死了，許多人的信仰才動搖起來。弟子們才給耶穌的說教以較抽象的意義。

耶穌不但完全承認啓示教派的信仰，——如我們在猶太偽書裏所找到的，——他也同時承認那信仰之補足物或條件：死者復活之教義。這教義，如我們曾說過的，在以色列還是頗新的學說。許多人還不知道它，或是不信仰它。但是法利賽教派和熱烈的救主說者卻是信仰它的。耶穌整個地接受了這學說，不過總是在極理想主義的意義上，接受它。許多人以為在復活者的世界裏，飲食男女之欲是依然存在的。耶穌承認他的天國裏可以有新逾越節，有餐事與新酒；但是他正式地擯棄了婚姻。在這點上，撒都該教派有一種表面上很粗俗的論據，然而根本上卻與舊神學相合。我們記得：依照古聖哲的意見，人之能夠長存，全賴兒子。摩西法典用一種奇特的制度永久化了這族長時代的原則；叔嫂相婚制。撒都該教派從這制度裏，抽繹出一些似是而非的反對復活說的推論。耶穌逃脫了他們的駁議，而正式地宣稱：在永恆的生活裏，性別不復存在，而人與天使初無不同。有時候，耶穌似乎只把復活許給正直者；背教者的懲罰便是澈底的死滅，而停留在虛無裏。但是耶穌又最常常地宣稱：復活也要施行在惡人身上，使他們永恆地愧赧。

我們可以看出這些學理中並無絕對新奇之物。福音與使徒的著作裏所包含的啓示學說，都

不多不少地可以在源於猶太教的但尼爾書，伊諾書，神旨巫言與摩西升天記裏找到。耶穌採用了這些同時人業已普遍接受的思想。他使它們成爲自己的行動之根據，或是說得正確些，只成爲根據之一。因爲他對於他的真正工作有很深的情感，他不願把這工作單純地建立在這樣脆弱的原則上：這原則易於被事實給以一劫不復的推翻。

真的，這種學說如果從字面上去解釋，顯明地是無未來的。世界之固執地持續下去，使它的預言無法效驗。它至多只能號召一代人。基督教第一代的信仰是可解釋的，但是第二代的信仰就不可解釋。約翰死後，或者親炙過耶穌的那羣人中的最後一人去世以後，耶穌的說教便被深信爲誑語。如果耶穌的學說只是世界即將終結的信仰，那麼，這學說會無疑地早就沉睡在遺忘裏。救了這學說的是什麼呢？那是福音觀念之寬泛，使人們能在同一象徵下，找到適應着相異的心靈狀態之觀念。世界並不會如耶穌所預告地弟子們所相信地終結。但是它被更新了，而在某種意義上，它依照耶穌的意思得到了更新。他的思想之所以影響深遠，正因爲它是雙方面的。他的幻想不會遭遇到與其他許多掠過人心的幻想相似之命運，因爲他的幻想藏着一個生命之芽。在一個神話之包皮內，這芽兒被種入人類之心裏，而在那裏成長了永恆的果實。

請別說這解釋純粹地是一個善意的解釋，目的在從實現對於他的幻夢所給與的殘忍的棒喝裏，去洗刷耶穌的榮譽。否！否！這真正的上帝之國——這精神之國，使每個人成爲國王與教士的，這芥子似的天國，變成了蔭蔽世界之大樹的，供鳥兒在枝下巢棲的，——原是耶穌所熟

慮審知，耶穌要它如此，而建立了它。在虛偽，冷酷而不可能的鋪張揚厲的登基這思想之旁，他設計了一個真正的上帝之城，真正的一新生，「山上的說教，弱者之封神典禮，民衆之愛，對於窮人的愛好，卑賤，真實和天眞的一切之復權。這復權，他以無比的藝術家的本領，用永存的輪廓描摹了它。我們中間的每一個人都因為我們的美德而是他的受恩者。讓我們原諒他曾希望過虛無的啓示罷，讓我們原諒他曾希望過駕天雲冉冉而來，獲取大勝利罷。這也許無寧是別人的錯誤而不是他的。他的幻夢既然加強了他對於死亡之抗拒，支持了他的爭鬪，——沒有這幻夢，他也許根本不能作這個爭鬪，——那麼，縱令他真曾和大家一樣地有過那種幻想，那又有什麼關係呢？

所以我們必得給耶穌所想像的神城，維持着幾種意義。如果他的唯一的思想，只是時間之終限已近，和我們之必須爲它準備着，那麼，他應當不會超越了施洗者約翰。拋棄一個將崩潰的世界，漸漸地脫離現世的生活，熱望着將到的天國，——這應當是耶穌的最後的說教。耶穌的教訓所適用的範圍，總是比較地寬廣的。耶穌以建設人類之新狀態爲己任，而不僅是預備現存狀態之終結。便是伊利亞或耶利米再出現以說服人類去接受那最大的危機，也不會像他這樣說教。這一切都是真的，以致這認爲晚出的道德體系，便是永恆的救了人類的道德體系。在許多情形裏，耶穌自己也使用着許多說教的方式，完全軼出於啓示教派理論之外。耶穌常常宣稱上帝之國已經開始；每個人孕育着它，如果他配享受，便可以享受它；而每個人以內心之真皈依

創造着這天國。這樣，上帝之國只是「善，」一個優於現存的萬物秩序之新秩序；信徒們各盡其能所助成的正義之統治期；或是靈魂之自由，頗似佛教的由澹泊與孤獨產生的「解脫。」那些真理，對於我們完全是抽象的，對於耶穌卻是生活着的實現。他的思想裏的一切都是具體的，實體的，耶穌是最強烈地相信理想之真實性的人。

這樣，耶穌接受着當時的和同種人的許多烏托邦，而借助於裨益非淺的許多誤解，竟能把那些烏托邦製成了高尚的真理。他的上帝之國，無疑地便是那即將在天上展露的啓示。但是這還是靈魂之國，這也許尤其是靈魂之國，爲自由所建設，爲有德者在他的天父之懷裏所體驗到的孺慕所建設。這是無儀式無廟宇無教士的純粹宗教，這是對於世界的道德的審判權，被賦予給正直者之良心和民衆之右臂的。這一切都是命定了要生存之物，也是已經生存過之物。當世界即將終結之唯物主義的希望，在一世紀的空待以後，漸漸淡至於無的時候，真正的上帝之國纔顯露出來。一些調和折衷的解釋，在那不願來到的真天國上，蓋了一層面網。固執的人——如巴比亞 (Papias) 之執着於耶穌說教之字面上的解釋，——被視爲褊狹者落伍者。約翰的啓示錄，真正說來，是新約的第一書，卻因爲太深刻地帶着災難逼臨這觀念的色彩，而被貶降入於第二等的地位，被認爲無法瞭解，千方百計地被人割裂，並且幾乎整個地被擯。至少，人們把它的應驗延長到一個無定期的未來去了。有些可憐的落伍者，在思考極盛的時代裏，還保留着前期弟子們的希望，結果都成了異端，——伊壁教派千年教派——消失在基督教的淺灘裏。

人類又進於另一個上帝之國。耶穌思想裏所包含的真理之成分，壓倒了遮暗它的幻想。

但是讓我們別輕蔑這幻想罷！這幻想是一個粗殼，藏着我們恃以爲生的神聖的塊莖。這虛幻的上帝之國，還不斷地對於上帝之國的追求，曾在基督教的長期歷史裏，集中過它的心意，曾是偉大的生活本能之淵源，曾從佛羅爾的約哈辛（Johann von Eschwege）起直到現代的新教徒止，推動了一切改革者，——啓示錄之固執的信徒。這種徒勞無功的建立完美社會之努力，引起着一種奇特的緊張性，使真正的基督教徒成爲與現世爭鬪的勇士。這樣，從某一意義說來，「上帝之國」這觀念和啓示錄——它是上帝之國的完備的形象，——兩者是人類進步最高尚最詩意的表現。不錯，它們必然地產生許多錯誤。世界之終結像是一個永恆的威脅似地，懸在人類的頭上，連續幾個世紀之久，以它所造成的週期的恐怖，成爲一切世俗的發展之大障礙。社會既不能把握着自己的生存權，因而得到一種戰慄的疾症和足恭的習慣；中世紀之所以遠不及古代和近代，就是因此。並且，關於基督降臨的看法，也曾起過一個劇變。當世界破滅的消息，第一次被預告給人類知道的時候，他像孩子用微笑歡迎死亡一樣地，反感覺到一陣最強烈的從未有過的快樂之侵襲。世界漸老，便執着於生命起來。迦利理的靈魂純潔者久候着的施恩日，成了這些鐵的世紀之大怒日：『是日爲義怒之日。』但是便在野蠻時代裏，上帝之國這觀念也是有益的。中世紀上半期的幾種文件，用這格式開始的：「在世界之黃昏已將逼近的

時候，「是放奴的文件。許多教派和神聖的人物，不顧封建的教會，繼續用福音的名義抗議着世界之不平。便是現在，——這混亂的日子，除那些表面上否認耶穌的人而外，耶穌沒有別的比他們更真實的繼承者，——那些組織理想社會的幻夢，與初期基督教派的熱望極相類似的，可以說只是同一觀念的開花，同一大樹的枝幹：這大樹是未來思想發芽的所在，而其根莖便是「上帝之國。」人類之一切社會革命，都會攀附在這個名詞上。但是現代許多「社會主義的」嘗試，都帶着粗俗的唯物主義的臭味，而渴望着不可能之物，——那就是說，以政治經濟的方去建設全世界的福利，——除非它們把耶穌的真精神採爲規律，——換言之，絕對的理想主義，欲取得大地先拋棄大地之原則，——它們是不會成功的。

別一方面，「上帝之國」這名詞，很難能可貴地表示着靈魂需要一個補充的命運，一個償付現在生活的代價。誰不甘於承認人是兩個原子的化合物，而覺得自然神論之靈魂不死說與生理學相背謬時，會喜歡把自己寄托於一個最後補償之希望上；這最後補償的形式尚不可知，可是它能滿足人心的需要。誰知道千百個世紀後，進步之最後的終限不會把世界的絕對意識帶來呢？而在這意識裏，不同時帶來了一切已存在物之重甦呢？一百萬年的睡眠並不比一小時的睡眠悠久些。在這假定上，約翰說着「剎那間，一瞬間，」是很有理由的。無疑地，有道德的，有德行的人類，終會有報仇的一日；有一天，誠實的窮人之思想會審判世界；而到那一天，耶穌的理想的面貌將是不相信德行的輕佻者之羞辱，不努力修養德行的利己者之羞辱。所以耶穌

常說的那句話，會永恆地充滿着美。一種偉大的預知力似乎在這裏指導過這無雙的大師，而把他留在一種不分明的崇高上，同時包括着幾種不相似的真理。

第十八章 耶穌之制度

我們能夠更進一步地證明耶穌不會完全把自己沉溺在他的啓示思想裏。那便是正當他的心意最集中於啓示思想時，他還用一種難得的有把握的眼光，奠定了一個可以長存的教會之基礎。耶穌剛死，我們就看到那些最被稱爲「使徒」或「十二門徒」的弟子們，組成爲一個獨立的團體，而以選舉的方式來補充他們中間的空缺；我們差不多不能懷疑，他們不是耶穌親自從弟子中選出的。這「十二門徒」是約拿的兩子，西庇太的兩子，亞勒腓之子，雅各，腓力，拿伯業，巴多羅買，多馬，馬太，狂熱者西門，達太或勒貝和加略人猶太。可能地，以色列十二部落這個觀念，對於這數額之選定不無影響。總之，「十二門徒」構成了一羣享有特權的弟子；在那裏面，彼得保持着他的哥哥似的優勢，而耶穌付以宣傳自己的工作之任務。但是這小團體毫無那種規律地組成的教士階級之臭味。流傳給我們「十二門徒」的名單，有許多矛盾和不確定處。單上有名的兩三個門徒，始終不會顯聞。其中至少有兩個，彼得和腓力，是結過婚有兒子的。

顯明地，耶穌給十二門徒傳授了許多祕密，他不許他們洩漏給任何其他人知道。有時候，他似乎有計劃地給自己包圍上一層神祕性，把最重要的證明延緩到死後纔發表。他只向弟子們

清晰地顯示自己，而把將自己顯示給世界的未來的工作，托付給弟子們。『我在暗處向你們所說的，你們在白晝裏宣布它罷；我向你們湊着耳朵說的，你們站在屋頂上宣布它罷。』這樣，他自己免去了許多太精密的吐白，而在大衆與他自己之間，設立了一種中介。我們確知他對於使徒們有特殊的教訓，他曾爲他們詳細地解釋過許多譬喻，而讓大衆去猜想那些譬喻的意義。謎似的語氣和聯結觀念的奇法，是博士教訓的公共特點，我們可以在諸父遺言的格言裏看到。耶穌給親暱的弟子們說出了自己的格言或辯語中的異常處，而從過量的隱晦的比較裏，爲他們抽剝出他自己的真意。許多這種解說似乎曾慎重地被保留下來。

耶穌還在世時，使徒們就已開始說教；但是從不遠離了他。並且他們的說教只限於預告上帝之國的即將到來。他們從這城到那城地漫走着，接受着款待，或者說得更正確些，他們依照當時的習俗，自動地取得款待。近東的客人有很大的權威；他高於那家的主人，而主人對他也有最大的信心。這種家庭說教是宣傳新學說之好方法。客人傳授着自己的祕寶，這樣，他償付了他所享受的款待。在禮貌和好情感的幫助之下，這家便被他勸動了，收服了。我們如果除去了近東待客之道這個因素，基督教之宣傳將是不可解釋的。耶穌這很執着於善良的老習俗的，主張弟子們無顧忌地利用這古昔的公權，也許那時候，在已有旅館的大城市裏，這種習俗早經廢止。他說：『工人是配收受薪資的。』弟子們一旦住在某人的家裏，他們便留下不走；在他們的傳道使命未終結以前，他們吃喝着主人獻給他們的一切。

耶穌要這些好消息之傳播者像他一樣地，以和善而客氣的態度使他們的說教成爲可愛的。他要他們每次進到一個屋裏，先給它一個幸福之敬禮。有幾弟子躊躇着；因爲在近東——那時候和現在一樣，——幸福之敬禮是宗教上的共信之記號，不應當冒昧地向信仰不確定的人表示。耶穌說：『別擔心罷！如果那屋裏任何人都配接受你的敬禮，那麼，這敬禮仍會回向你們。』事實上，有幾次，這些上帝之國的使徒很不被人優禮。他們向耶穌訴苦時，耶穌總是設法撫慰他們。有幾個弟子深信着耶穌之無所不能，很忿忿於他的這種夷然忍受的態度。西庇太的兩子要他呼喚天火，去焚燒那些不優禮他們的城市。耶穌用他的機智的譏諷答覆他們的憤怒，而用這句話抓住了他們的口：『我不是來破壞生命的，而是拯救生命的。』

耶穌曾用種種方法想把「他的使徒們便是他自己」這命題，建立成爲原則。別人以爲他會把他的製奇蹟的能力傳授給了他們。他們確也能夠驅魔，也作預言，構成爲一派著名的驅魔者；雖然有幾種情形，他們卻無能爲力。他們也或用手摩，或用油塗，——後者爲近東醫術中主要方法之一，——診治疾病。最後，他們還像印度變戲法者似地，能夠頑蛇，或無恙地吞喝致死的飲料。我們距耶穌的時代愈遠，我們愈不能承認這些法術。但是無疑地，這是初期教會之通性，而在同時者之敬重裏，佔着很重要的地位。許多欺騙者，如我們應當預料得到的，利用着這種輕於信仰的羣衆心理而漁利。便是在耶穌生前，許多不列門牆的普通人用他的名義驅魔。真弟子們因這事大爲不平，而想設法阻止。耶穌認爲這是對於他的聲望的一種敬禮，卻很

寬容那些欺騙者。並且我們須注意到，這種靈異的能力——如果我們敢作如是觀——已經成了一種職業。有些人把這荒謬的邏輯推到極限，而用伯哲布（Beelzebub）這魔鬼之王去驅逐別的魔鬼。他們以為這地獄隊的君主應當對於他的臣屬有整個的權威，而經由他以驅魔，他們可以有把握地使闖入的鬼魅逃去。甚至於還有些人設法向耶穌的門徒買取那些賦予他們以奇蹟能力之祕訣。

從這時候起，一個教會之雛形開始出現了。「聯合者之力」這個有益的觀念，似乎是耶穌自創的觀念。耶穌的純理想主義的學說，以為熱愛之結合可以召喚別人的靈魂；這種學說既然充滿着他的腦裏，他宣稱過：任何時候，只要人們以他的名義聚集起來，他就會在他們一起。他給教會以拘釋權，——那就是說判認某事合法，某事不合法之權，——赦罪權，懲罰權，威力的警告權和必可獲得滿足之禱告權。很可能地，這許多話只是被算為耶穌親自說的，目的在給集體權威以一個根據；因為弟子們不久就得用集體權威來代替耶穌的權威。總之，我們只在耶穌死後，纔看到許多特殊教會之成立；而這初期的組織還是純粹地做自信徒公會。幾個曾熱愛過耶穌，而曾在他身上作大希望的人物，如亞利馬太（Arimathie）的約瑟，瑪大拉的瑪麗和尼哥底木等，似乎不會加入任何教會，抱着耶穌給他們留下的溫柔而崇敬的回憶。

並且，耶穌的教訓裏全無什麼實用的道德體系之痕跡，也沒有什麼稍有規定的宗教法典之痕跡。只有一次，關於婚姻問題，他曾明晰地表示過自己的意見，而反對離婚。他的教訓裏也

沒有神學或信條。那裏差不多只有幾點關於聖父，聖子和聖靈的意見。後人從這些意見裏抽繹出三位一體說和聖子降生說，可是那時候，它們只是停頓在不定的象徵狀態上。猶太教經的後出的幾種書已經提到聖靈，這是一種神身，有時候又被重合於智慧或聖子。耶穌很重視這點，而自以爲能給弟子們一個火與聖靈之洗禮，較神聖於約翰的洗禮。耶穌所謂聖靈，與繼續不斷地出自帝父的靈感，初無不同。在這點上，後人使用了一點巧思。他們以爲耶穌曾答應在死後遣來一個聖靈以代替自己，這聖靈會教他們以一切事物，而證明耶穌所宣布的真理。有一天，使徒們曾相信這聖靈正以大風及火舌之形式，在給他們施洗。他們用「保惠師」(註)這字指示這聖靈；這字是敘利亞迦提亞文從希臘文借來的，在這用法上，其意義似乎是一「律師」，「顧問」，或是一「天理之詮釋者」，「負責爲人類啓示未顯的奇蹟之博士。」耶穌之曾使用過這字是極可懷疑的。這只是猶太神學與基督教神學裏一種新方法之應用；這兩種神學會繼續幾世紀之久採用這方法，創造出一大串助理的神靈，如其座的天使，和聖靈派神學中之一切人格擬制。不過在猶太教裏，這些創作終是一些個人的自由的玄想，而在基督教裏，它們自第四世紀後，就成了正統教派和普遍教義之元素。

我們無須詞費：一種包含着法典和信條的教書，是距耶穌的思想極遠的。他不但不執筆著述，並且寫作聖書反是違背這新生的教派之精神。他們自信在度着最後的大災難之前夜。救主

(註)參閱約翰福音第十四，十五，十六諸章。

之到來，是完成摩西法典和先知錄，而不是頒發新書。所以除開啓示錄而外，——從某種意義說來，它是初期基督教的唯一的神詔的書，——傳道時期的著述都是特種場合的寫作，決無提供完全的教義整體之用意。四種福音起初都是私家性質的，其權威小於傳說。

但是這教派難道全無什麼儀式，典禮或皈依的表示嗎？它卻有一種儀式，各種傳說都認為是導源於耶穌的。耶穌最愛發揮的一個觀念，便是他自己是新麵包，遠優於嗎哪，（註）而人類特以為生。有時候，這個觀念——聖餐之濫觴——在他的口裏奇特地取得了具體的形式。尤其是有一次在迦百農的信徒公會裏，他竟作了一個大膽的行爲，因而犧牲了幾個弟子。『是的，是的，我告訴你們：從天上給你們以麵包的，不是摩西，而是我的天父。』他又接着說道：『我是生命之麵包：來就我者決不會飢餓，信仰我者決不會乾渴。』這些話激起了一陣騷動的低呼。聽衆互相問道：『我是生命之麵包，』他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他不是約瑟之子耶穌嗎，我們不是都認識他的父母嗎？他怎能說他自己來自天上呢？』但是耶穌更加強有力地堅持着：『我是生命之麵包。你們的祖先在沙漠裏吃過嗎哪，卻仍然死去了。現在我這裏的麵包是從天下降的，使吃了它的人不死。我是生活着的麵包。誰吃了這麵包，他會永恆地生活下去。我爲着大衆的生命而給與的麵包，便是我的肉。』聽衆的惡感達到了極點：『他怎能把他的肉給我們吃呢？』耶穌還要更進一步地答道：『是的，是的。你們如果不吃人子之肉，不飲人子

（註）耶穌和華降給猶太人之食物，見舊約出埃及記第十六章。

之血，你們無所謂生命。誰吃我的肉，飲我的血，便會取得永恆的生命；因為我的肉真是一種食品，我的血真是一種飲料。誰吃我的肉，飲我的血，就生活在我身上，而我也生活在他身上。好像我為遣我來的天父而生活一樣，那吃飲了我的肉血者，也為我而生活。」這種矛盾的固執引起了幾個弟子的反感，他們便與他斷絕來往。耶穌並不收回自己的話；他只補說道：「使人有生命的是精靈。肉體又有何用處？我向你們的說教是指精靈與生命的。」十二門徒雖然也聽到這奇特的說教，仍然忠實於他。特別地，這對於磯法——即彼得——是一個表現絕對誠篤的機會，他再一度地宣稱：「你是基督，你是上帝之子。」

也許從那時候起，這教派在共餐時，成立了幾種習慣，曾在那不受迦百農人歡迎的說教裏提到的。但是在這一點上，使徒的傳說互相歧異，也許故意地使它不完全。前三種福音的記述，為聖保羅所承認的，假定着一個特殊的典禮的行爲，為這神祕儀式之基礎，而認為耶穌的最後晚餐，是這行爲的發生時候。第四福音，正是那給我們敘述迦百農信徒公會事件的，雖然也很長地記載着最後晚餐，卻不曾提及這樣一種行爲。在路加福音裏，我們看到耶穌曾因為分擘麵包而被認出，好像這手勢對於曾認識他的人，是最能代表他的。當他死了以後，他出現在信徒的虔誠的回憶裏之姿態，是在主持着一個神祕的餐席，——他拿着麵包祝福它，而分擘給在座者。我們可以假定：這是他的一種習慣，而在分擘麵包的時候，他特別地傾向於溫柔。一個物質的情形，食桌上之有魚，——這顯然地指明着這儀式發生在第伯利亞湖濱，——也幾乎

是典禮的而成爲弟子們回想到聖餐時之必要的成分。

在這新生的團體裏，共餐成爲一個最甜美的時刻。用餐時，他們全聚合在一起。耶穌和每個人問答，維持着一種充滿着歡樂與魔力的談話。耶穌很喜愛這時刻，而高興看到他的精神的家庭集在他的四周。猶太的習慣是，用餐之始，屋主人拿起麵包，用禱告祝福了它，而分擘給在座的每一個人。酒也同樣地被祝福。在埃色教派和沉思教派裏，聖餐儀式之重要性和發達，已不亞於它以後在基督教裏所取得的重要性和普遍性。分吃同一塊麵包被認爲是一種共信，一種相互的連繫。在這一點上，耶穌會使用過許多極有力量的語句，而後人太過分地從字面上去解釋它們。耶穌在觀念方面是極其理想主義的，在表現方面卻極唯物主義。耶穌想表現這些思想，——信徒爲他而生活，整個的他，靈魂血肉等，都是真信徒的生命，——他便向弟子們說：『我是你們的糧食；』這句話被改爲譬喻的文體後，成了『我的肉是你們的麵包，我的血是你們的飲料。』並且，耶穌的常常很實體的說話方式，還更把他推前些。用餐時，他指着食物說：『這就是我。』他拿着麵包說：『這是我的肉體；』舉着酒說：『這是我的血。』——這一切說法都是『我是你們的糧食』之同義語。

這神祕的儀式，在耶穌以前就已取得很大的重要性。這儀式之成立，也許略在耶穌的最後的耶路撒冷旅行以前。它是一個普遍的學說之結果，甚於是一個固定的行爲之結果。耶穌死後，它成了基督教的共信之大象徵，而人們把它的成立連繫於救主一生中嚴肅的一刻上。弟

子們想把麵包與酒之祝福，認爲是耶穌就死前留給他們的告別紀念。他們在這典禮裏重找到耶穌。靈魂蒞臨這個很唯心的觀念，——這是耶穌最喜愛的一個觀念，譬如這觀念曾使他說：弟子們以他的名義聚集起來，他就會在他們一起，——更使這典禮易被接受。我們曾說過，耶穌對於構成個性的成分，從無一個很固定的觀念。在他所達到的狂熱程度上，觀念壓倒了其他一切，以致肉體被視爲零。當我們相愛而相依爲命時，我們就是一人；那麼，他和弟子們怎會不是一個人呢？他的弟子們也採用了同一論調。那些和他共同生活有年的人，總是看到他把麵包和酒杯舉——在他的神聖而可敬的手裏，——而把自己獻給他們。他們所吃所喝的便是他。他成了真正的逾越節，舊逾越節已爲他的血所取消。我們不能用我們的本質上很固定的語句，——這種語句必須嚴格地分辨固有意義和隱喻，——去遙譯他們那些句法，其主要特性是把一個客觀的實現，賦予一個隱喻，或是說得更正確些，賦予一個觀念。

第十九章 耶穌的熱情之激烈化

顯明地，這種宗教社會，單純地建築在上帝之國的期望上的，在它本身上應當是極不完全。基督教的第一代完全生活在期待與夢想上。在即將看到世界終結之前夜裏，一切能使世界持續之努力，都被認為是無益的。愛好財產被視為一種罪惡。人們應當逃避使他們連繫於大地的一切，使他們離背天國的一切。雖然耶穌的弟子裏有幾個曾結婚，似乎以後新入這派的未娶者，便不再婚娶。獨身被顯明地認為是較好的生活方式。在某一個時候，耶穌似乎主張人們為上帝之國而自斷肢體。在這點上，他與他的原則是一貫的。『如果你的手或足是你的罪惡之源，斷了它而遠棄了它罷。因為你缺手跛足地入永恆的生活，遠勝於四肢俱全地被打入格恆。如果你的眼睛是你的罪惡之源，挖了它而遠拋了它罷。因為你盲瞽地入永恆的生活，遠勝於兩眼俱明地被打入格恆。』生育之停絕常被認為是上帝之國的信號與條件。

我們可以看出：如果耶穌的教訓不會包孕着各種各類的元質，這原始的教會決不會成爲一個可以長存的社會。但是真正的感化了世界的基督教教會，還須在百餘年以後，纔從這「後期聖哲」之教派裏孵化出來，而成爲一個可應用於全人類社會之規模。佛教也有過同樣的情形，它起初是專爲僧侶設立的。如果佛蘭西斯教派能夠實現它的願望，成爲全人類社會之規律，它也

會有同樣的經驗。上面這些大運動，——其來源是烏托邦的，其成功是依賴他的過激處的，——只在深刻地修正了自己，而剔除了過激處以後，纔能傳播於全世界。耶穌還不曾超越這純僧侶的第一期；在這期裏，人們相信自己可以無反動地作不可能的嘗試。他不曾向「必要」作任何讓步。他大膽地說教着向大自然宣戰，與血統作整個的絕交。他說：『真的，我向你們宣言：誰爲着上帝之國而拋棄了父母妻子兄弟和廬舍，便可以在這世界上獲到百倍於彼の，在未來世界上可以獲到永恆的生命。』

許多被認是耶穌給與弟子們的教訓，都呼吐着這種狂熱。他這對於外人極寬容的，他這常以單純的半皈依自足的，對於他自己的信徒卻極嚴厲。他不能忍受「差不多。」我們可以說，那是一種構造在最謹嚴的規律上之秩序。耶穌忠實於他的這種思想。——生活之顧慮徒亂人意，而使人卑賤，——他飭令他的同伴們澈底地脫離大地，絕對地誠篤於他自己的工作。他們不應當攜帶金錢，或旅途中的糧食，甚至於也不應當攜帶行囊或換洗衣服。他們必須實行着絕對的窮困，以接受佈施和款待爲生。他用他的高尙的語句說：『你們無償地取得之物，你們也不取償地轉贈別人罷！』如果他們被捕，被傳到法官前時，他們不必準備什麼辯護。天上的律師會給他們以靈感，使他們知道如何作答。聖父從天上賜他們以聖靈。這聖靈將是他們的一切行爲之原則，思想之導師，周遊世界之嚮導。如果他們從一個城市被逐出來，他們應當把鞋上的灰塵拍落在那城市裏，而給它證明上帝之國的逼近，使它不能借不知爲口實。耶穌又說道：

『在你們走遍以色列的各城以前，人子就會出現的。』

一種奇特的熱誠激動着這些說教。它們也許部分地是弟子們的狂熱之製作。但是即令如此，它們也是間接地來自耶穌的；因為弟子們的狂熱還是耶穌激動的結果。他向願意追隨他的人預告着大虐殺和人類之恨惡。他遣派他們，如驅小羊入狼羣一樣。他們會在信徒公會裏被鞭撻，被拖入牢獄。弟弟會被哥哥所賣，兒子會被父親所賣。當他們在這一國度裏被虐待時，讓他們逃到別一國度裏去罷。他說：『弟子不能勝師，僕人不能勝主。別怕害那些從肉體裏攫取生命，而無權支配靈魂的人罷！兩個麻雀不是賣一文錢嗎？但是你們的天父不允許時，這麻雀決不會落在地下。你們頭上的髮也還是計算了的呢。別怕害罷！你們比麻雀有價值得多呢！』他又說：『誰在人前承認我，我便在我的天父之前也承認他。但是，誰因為我而在人前慚赧，當我被包圍在我的天上的父親之光榮裏時，我會不承認他。』

在這些過度的嚴厲裏，他甚至於消滅了肉的存在。他的苛求已成爲無限制的。他忽視了人性之健全的界限，他要別人純粹地爲他生活；他要別人除愛他以外，不得再愛第二人。他說：『誰來就我，而不恨惡他的父母妻子，兄弟姊妹，也不恨惡他自己的生命，便不能做我的弟子。』他還說：『誰不拋棄他所已有的一切，便不能做我的弟子。』這時候，他的說教包含着一種超人性的奇特的成分。這好像是一陣在根上焚燒生命之火，它使一切成爲可怕的荒野。創始那種激烈的悲哀的厭世情感的，創始那種過度的自克的，——這是基督教的完全人格之特

點，——不是初期的輕快和悅的倫理學家，而是這憂鬱的巨人，——一種偉大的預感漸漸地把他拋出人類之外。我們可以說：當他與內心之合法的要求作戰時，他完全忘卻了生活，熱愛，觀賞和感覺這些快樂。他敢於突破一切限度說道：『誰想做我的弟子，讓他否認了自己而跟隨我罷！誰愛父母甚於愛我，是不配做我的弟子的。誰愛子女甚於愛我，是不配做我的弟子的。執着於生命便是自我之迷失；爲着我爲着好消息而犧牲生命，便是自救。一個人佔有了整個的世界，卻喪失了靈魂，那又有什麼用處呢？』兩個故事——雖然我們不認爲是歷史的，卻能以言過其實的方式表示性格上的特點，——清晰地說明着這種向大自然的挑戰態度。他曾向一個人說：『跟我來罷。』那個人向他答道：『我主，讓我去埋葬了我的父親罷。』耶穌接着說道：『讓死者去埋葬死者罷！而你，去預告上帝之統治期罷。』另一個人向耶穌說：『我主，我願意跟隨你；但是先允許我去整理家務罷。』耶穌向他答道：『誰手扶着犁而目向後望，是不配入上帝之國的。』一種特殊的信心常伴着奇甘的語氣，攪亂了我們的觀念，而使這些過激的話得以通過。他喊道：『到我這裏來罷！你們這些負重而疲倦了的人，我將安息你們。把我的枷搗在你們的肩上罷，瞭解我內心之溫柔與謙遜罷，你們將獲得你們的靈魂之安息。因爲我的枷是容易搗的，我的負擔是輕的。』

這狂熱的道德體系既然用一種言過其實而強烈可怕的語句表現着自己，它會產生一種威脅未來的大危險。它太使人脫離大地，便擊碎了生活。如果基督教徒爲着基督而反抗父親，而出

賣祖國，他這劣子叛賊仍會受到贊頌。這樣，古代的城市——一切之母的共和國——和國家或是一切之通法，都被放在上帝之國的敵方裏。一個神權政治之不祥的種子被引入了世界。

我們還可以從這時候起，就看出另一個結果。這道德體系是爲着危機時候而設定的，如果被搬到一個平靜的狀態上，搬在一個自信有未來的社會裏，似乎應當不能再存在。這樣，福音被命定成爲基督教之烏托邦，而不會被許多人殫思竭慮地去圖實現。對於大眾而言，這些霹靂似的格言應當早就酣睡在僧侶階級所贊成的遺忘裏：因爲恪守福音的人將是洪水猛獸。一切人中之最利己，最驕傲，最殘忍，最無詩意者，——譬如一個路易十四，——必須找到一些教士，不願福音地證明他是基督教徒。但是別一方面，聖哲們也得常常被發現，他們把耶穌的崇高的矛盾作字面上的解釋。完全的人格既然被放在社會之普通情形以外，澈底的福音的生活又只能在世界外纔能度到，於是禁慾主義和寺院生活的原則被決定下來。基督教教會將有兩種道德規律：其一是爲着常人的，不甚過激的；另一種是爲着完人的，極度狂熱的；而這裏所謂完人，便是隸屬於以實現福音理想爲目的的規律之下的修道士。無疑地，這理想即令僅只有獨身和窮困的義務，也不能成爲常法。所以在某幾點上，修道士是唯一的真正基督教徒。庸俗的良知對於這些過激處生出反感：照它的意見呢，追求「不可能」便是萎弱與錯誤之記號。但是庸俗的良知被應用在大事業上時，常是一個劣等的法官。爲着使我們從人類的獲得少些，我們必得向人類多作要求。福音所促成的道德進步，就從這些言過其實的語句得來。因此它像斯多益

主義一樣，——而內容之充實卻遠過之，——是人性中神聖力量之活論據，一個獻給權力意志之紀念碑。

我們很快地想像得到：在耶穌一生中這段時期裏，不屬於上帝之國的一切都已從他的目光裏消失。如果我們可以如是說：他簡直整個地生活在大自然之外。家庭，友誼和祖國，對於他都不再有何意義。無疑地，從這時候起，他已經就犧牲了他的生命。有時候，我們幾乎相信：他認為他自己的死是建設天國之一種方法，而他故意地設計着使人殺他。有時候，——雖然這種思想到以後纔被立為教義，——他覺得以身殉道是一種祭禮，可以平息他的天父之怒而拯救人類。一種奇特的追求虐待與苦刑的興趣深浸着他。他覺得他的血好像是他應當用以自浴的第二洗禮的水。一種奇特的焦急似乎佔有着他，使他匆遽地向前迎取這解渴的洗禮。

他對於未來的見解之偉大處，有時候是可驚異的。他明白地意識到他將在世界上掀起可怕的風暴。他大膽地高貴地說：『你們也許相信我是來給大地以和平的，不是，我是來給它以決鬥的。在五口之家裏，三個人會對抗兩個人，兩個人會對抗三個人。我之到來，是在離間父子母女和姑娘。此後，一個人的仇敵就在他自己的家裏。』他又說：『我是到大地上來放火的；如它已經燒着了，那就更好呢。』他還說：『他們會把你們從信徒公會裏驅逐出來。人們相信殺戮你們便是崇敬上帝的時候會要到了！如果你們爲人所恨，你們必得知道：我之被恨先於你們。記住我曾向你們說過的話罷：僕人不能勝主。如果他們虐待我，便也會虐待你們。』

耶穌爲這種可怕的狂熱之大潮所衝捲，爲日益狂熱的說教之要求所指揮，他不能再主持着自己；他已經隸屬於他的使命，在某種意義上說，隸屬於人類。有時候，我們幾乎可以說：他的理智已經迷亂起來。他好像忍受着內在的焦急與悸動。上帝之國的大幻象不斷地在他眼前燃燒着，使他昏眩。我們還須記得：親近他的人都常常相信他已發狂，而他的仇敵認爲他被魔祟。他的過熱情的氣質，使他無時無刻地軼出人性之外。他的工作既然不是理智之工作，而覓戲着一切人性之法則，他所最迫切地苛求着的，便是「信心。」這是這小會社裏說得最頻繁的字。這是一切民衆運動之口號。顯明地，如果這些運動之激發者，必得用論理地推演而得的強論據，去次第地收服信徒們，那麼，任何運動不會成功。反省只會引起疑惑：舉例說，如果法國革命的人物必須先爲冗長的默想所說服，他們便會到老一事無成。同樣地，耶穌的目的在精神上的激動，而不在知識上的確信。急迫的傲岸的耶穌，不能忍受任何對抗：你們必得皈依，——他就只等候着這個。他的本質上的溫柔，似乎已經離棄了他。有時候，他是很粗魯而逞性的。弟子們不能再瞭解他，而在他面前感覺到畏懼。他對於任何最小反抗之不能忍受，使他做出一些不可解釋的表面上荒謬的行爲。

這不是他的德行之低落，而是他的爲着理想對抗現實之爭鬪，已成爲不可支持的，他因與大地之接觸而受傷，而生出強烈的反感。阻礙使他惱怒。他對於上帝之子的觀念混亂起來，誇誕起來。神性之意識也是間歇的。誰也不能終身地繼續地是上帝之子。他可以在某幾個時候，

以突然的光明而成爲上帝之子，接着便迷失在長期的黑暗裏。這命定的法則，——它判定當一個觀念設法去收服信徒的時候，這觀念的力量必會減低，——可以適用於耶穌。他與人們的接觸把他低壓到人們的水平線上。他所採用的語氣不能再支持幾個月之久。這正是死神來得其時候：它來結束一個過緊張的狀態，從不可能的絕路裏拯救他，免除他一個太曠日持久的試驗，而從此把他無懈可擊地引進天上的寧靜裏。

第二十章 耶穌之反對派

在耶穌的初期公生活裏，他似乎不曾遇到嚴重的反對。因爲人們在迦利理享受着極端的自由，而那時候到處有許多大師崛起，他的說教只在一個頗狹小的人羣裏聳動了聽聞。但是自從耶穌以奇蹟與公開的成功踏入一個光明的前途以後，大風暴開始怒吼起來。他不得不多次地匿跡逃遁。然而安第巴卻從未麻煩過他，雖然他也曾對於安第巴表示過很嚴厲的意見。這總督在他的常駐地第伯利亞的時候，便只隔耶穌所選定的活動範圍一古里或兩古里之距離。安第巴也聽到別人談起耶穌的奇蹟；他認爲那無疑地是一些巧妙的戲法，而希望能夠親睹。那時候的不信教者很好奇於這類法術。耶穌向來是機智的，他拒絕了安第巴的要求。他小心翼翼地不讓自已迷失在無教的世界裏，這世界只不過是想從他取得一點不嚴肅的娛樂。他所希望的是抓住民衆。爲着常人，他保留着只對常人有效的方法。

在某一時期內，到處的謠言以爲耶穌並非別人，而是由死人中復活的施洗者約翰。安第巴頗惶惶不安。他用計去逐放這新先知在他的領域之外。幾個法利賽派教徒裝作關心耶穌的樣子，向耶穌說，安第巴想殺害他。耶穌雖然是腦子單純的，也看透了這個陷阱，而並不離去。他的純和平主義的態度和對於民衆騷動之不參預，終於使安第巴放心而消除了危險。

這新學說在迦利理各城市裏，遠非一致地得到歡迎。不僅懷疑的拿撒勒繼續地拒絕着創造它的榮譽之耶穌，不僅他的胞弟們堅持地不相信他，便是沿湖各城市，儘管大都是友誼的，也不會全被感化。耶穌常常抱怨着他所遇到的都是懷疑和心硬。不錯，在這種責備裏，我們必須承認這說教者有言過其實之處，——雖然我們聽到一種指斥時代之呼聲，這似乎是耶穌故意做效施洗者約翰的，——但是這區域之遠非全部地與上帝之國結合，卻是顯然。他喊道『哥拉桑呵，你是不幸的，伯賽大呵，你是不幸的！因為如果推爾西頓能看見你們所目擊的奇蹟，它們很早就披蒙灰地懺悔了。所以我向你們說：在審判的那天，推爾西頓的命運比你們的命運還容易忍受些呢！而你，迦百農呵，你曾被舉到天上，你卻會墮入地獄去。因為如果那些在這裏所顯示的奇蹟，是在所多瑪完成的，它還會存在到今日。所以我告訴你：在審判的那天，所多瑪這地方所受的待遇要比你所受的待遇溫和得多呢！』他又說：『在審判的那天，薩巴的女王會起而反對這一世代的人而決定他們的罪刑，因為她會從世界之極端來聽取莎羅門的智慧。但是這裏有一個比莎羅門更偉大的人。在審判的那天，尼尼微人會起而反對這一世代的人而決定他們的罪刑，因為他們會聽到約拿的說教而懺悔。但是這裏有一個比約拿更偉大的人。』耶穌的漂泊的生活，起初對於他是充滿着陶醉的，也開始使他難受起來。他說：『狐狸有牠們的洞，天空的鳥有牠們的巢。』他斥罵懷疑者拒絕承認明顯的事實。苦惱與責諉漸漸地在他的心裏生長着。

事實上，耶穌不能以哲學家的冷靜去接受外界之反對：哲學家能夠深知那些分割世界的意見之原因，覺得別人不贊同自己的意見，本是自然的事。猶太民族之一種大缺點便是他們在爭論中信信不休，又幾乎常常雜用着毒罵的語氣。世界上任何爭論總不及猶太人彼此間的爭論激烈。誰能感覺到極微妙的差別，纔可以成爲一個溫文有禮的人。可是這種感覺之缺乏，正是塞姆精神之最普遍的特點。精深的作品，如柏拉圖的對話等，是這些民族所全不知道的。耶穌雖然幾乎全無他的同族人的一切缺點，而他的主要的優點又正是無限的精細，可是他仍不免反乎本願地使用一般人舌戰時的普遍的語氣。他像施洗者約翰一樣，以極粗暴的話攻擊他的仇敵。他對於普通人是可愛的寬容，然而他一遇到最不冒犯的懷疑，便惱怒起來。他已不是那一「山上之說教」的溫和的大師，從前他還不會遭受到反抗與困難。現在他的性格之基調——熱情——指引他作極激烈的斥罵。這奇特的混合不會使我們驚詫。現代也有一個人，曾不數觀地強有力地表現出這種對比，那便是拉瑪勒。在他的名著「一個信仰者之話」裏，最放肆的怒罵和最甜蜜的婉言，像在幻景裏似地交替着。這個人在日常生活的應酬中所表現的性格，是極和善的；可是對於那些思想與他不同的人，他的執拗直達到一種瘋狂的程度。同樣地，耶穌之以伊賽亞書的一段經文適用在自己身上，不是無理由的。『他不會爭辯，不會叫喊；在公共廣場裏，我們們也不會聽到他的聲音。他不會折斷已屈的蘆葦，也不會熄滅將燼的燭蕊。』可是他給弟子們的許多告誡，實包含着一種真溺信之胚珠；中世紀時，它會成長爲一種極殘忍的理論。我們必

須因此責備耶穌嗎？任何革命沒有一點粗暴，是不會成功的。如果路德和法國革命的人物也不得不遵守禮則，宗教改革和法國革命都不會發生。同時我們必得自慶：耶穌那時候還沒有什麼法律，是專為懲治對於某一類公民的侮辱行為而設的。否則法利賽派教徒會成為不可侵犯的人物。人類之一切大事業都是以絕對原則的名義完成的。一個批評的哲學家可以向弟子們如是說：『尊重別人的意見罷；相信：任何人之不能全有理由，猶如他的仇敵之不會一切都錯罷，』但是耶穌的工作與哲學家之非利己的玄想，毫不相同。一個熱烈的靈魂決不能忍受這種思想：自認會片刻地摸觸到理想，而為少數人的惡意所阻止。一個新世界之創始者應當更是如何地不能忍受這個呵！

耶穌思想之不可克服的阻礙，特別地來自法利賽教派。耶穌漸漸地與被視為正統派的猶太教愈離愈遠。然而法利賽教派正是猶太教的神經與力量。這教派的中心雖然在耶路撒冷，可是它也有信徒們住在迦利理，或常赴北方。一般地說，這都是思想褊狹的外表像煞有介事的人。他們的虔敬是傲岸的，官派的，自足的。他們的態度是很滑稽的；便是尊敬他們的人，也不免發哂。民衆給他們的頗具諷刺意味的綽號便是明證。他們中間有所謂「蜷腿者」，在街上曳着腿行走，用腿去碰撞石子；「血額者」，為不看婦人們而閉着眼走路，而讓自己的前額重觸在牆上，以致他的額部總是有血的；「搗杵」，彎腰為二，像杵柄一樣；「強肩者」，屈着背，好像他的兩肩上捐着摩西法典之整個的重量；「尙有何事由我擔承者」，時時追求着一個待實

行的信條。有時候，人們添上一種「加色者」，對於這種人而言，一切外表的虔誠僅是一層偽善之漆。事實上，這嚴格主義。常只是外表的；它底下隱藏着一個道德上的大墮落。但是人民卻爲他們所騙過。當人民因人的問題而迷途最遠的時候，他的本能仍是正直的，所以他很容易爲偽誠者所欺罔。人民在他們身上所喜愛之物，是善良的，值得喜愛的；但是他的判斷力不能够分辨外表與實際。

在那種熱情的世界裏，耶穌與具有這種性格的人之交惡，是易於瞭解的事。耶穌只追求着內心之宗教；而法利賽教派之宗教卻單純地是儀式之遵守。耶穌找尋着謙卑者和各種被擯棄的人；法利賽教派卻認爲那是侮辱他們的正人宗教。法利賽派教徒是一個無誤無罪的人，一個自信有理的學究，他在信徒公會裏坐第一把交椅，在街上禱告着，聽到號聲而佈施，注意別人是否向他敬禮；耶穌卻主張每個人應當畏懼地戰慄地等候上帝之審判。但是這種由法利賽教派所代表的壞宗教趨勢，遠非無限制地統治着一切。耶穌的前輩或同時人，如西拉之子耶穌，——他是拿撒勒的耶穌之一個真正的祖先，——迦瑪利、索確的安第哥，尤其是溫良而高貴的希魯，都曾教授過高貴於法利賽主義的宗教學說，而幾乎已經達到了福音的理論。但是這些好種子都被窒息死了。希魯的高貴的格言，把整個的摩西法典總括爲正義，西拉之子耶穌的格言，使宗教成爲善之實踐，——這一切都被忘卻，都被痛斥；薩瑪伊的褊狹而排外的精神戰勝了它。一大堆的「傳說」藉保護與解釋之名，僵化了摩西法典。無疑地，這種保守的方法也有它

的用處。猶太人曾發狂地珍愛摩西法典，原是好事：因為這狂愛在埃披芬時代和希律時代，救了摩西主義，而保留了生產基督教之必要的酵素。但是就它們的本身說，那些古舊的預防方法只是很幼稚的。信徒公會既是它們的堆棧，也成了錯誤之母。它的統治期已經過去；然而要它退位，那就是向它要求任何既定權力從不曾做，從不能做的事。

耶穌對抗官式偽善之爭鬪是繼續不斷的。在我們現在正描述着的宗教狀態裏，——這狀態可稱為傳統的形式主義，——改革者之普通方法似乎總是以聖書的「經文」去打倒「傳說」。宗教的熱誠即在自認為最嚴格地保守時，也常常是革新的。好像現代的新天主教徒漸行漸遠地離背福音一樣，法利賽教派也一步一步地離背舊約。這個可以解釋；為什麼清教的改革者本質上常是「聖經的」；——他從不變的經文出發，以批判一代一代遺傳下來的流行着的神學。後來的迦拉益派和耶穌教徒也是如此做的。耶穌的除根的斧伐工作是更有力量些。不錯，我們有時候看到他援用經文，來對抗虛偽的法利賽傳說。但是一般地說，他不甚詮釋舊約。他所呼籲的是良心。他以一擊同時掃除了經文和經文的評註。他向法利賽教派講明他們的傳說如何嚴重地惡化了摩西主義；然而他自己並不預備回向摩西。他的目的是前進的，而不是後退的。耶穌不僅是一個古宗教之改革者，他還是人類之永恆宗教的創始人。

爭論之發生，多關係於許多被傳說引入的外表儀式，因為耶穌和弟子們都不肯遵守它們。法利賽派教徒因此向他作激烈的責備。當耶穌在他們家裏用餐時，他不願遵行洗沐的習慣，而

使他們極難堪。他說：「多作佈施罷！那麼，一切對於你都會純潔了。」最損傷耶穌的敏感的，便是法利賽派教徒對於宗教事物所表示的有把握的態度和他們的猥瑣的虔誠，而他們的目的只在追求空虛的居先權與稱號，而不在內心之改善。一個可贊美的譬喻以無限的美與正確表現着這種思想。他說：『有一天，兩個人赴聖廟禱告。一個是法利賽派教徒，一個是稅吏。前者站着自語道：「呵，上帝！我感謝你，因為我不像那些人一樣，——偷竊，偏私，犯姦，——也不像這個稅吏。我每週齋戒兩次。我捐助我的產業的十分之一。」反之，稅吏卻遠遠地站着，不敢抬眼望天。但是他捶胸說道：「呵，上帝！饒恕我這可憐的罪惡者罷！」我告訴你們：稅吏得到了上帝的義釋而回家，法利賽派教徒則否。』

這種爭鬪的結果是一種非死不能滿足的恨惡。施洗者約翰已經激起過這種惡感。但是輕蔑約翰的耶路撒冷貴族階級，仍讓常人把他當成一個先知。這次的爭鬪呢，卻是一個生死之戰。一種新精神出現在世界上，它把前乎它的一切都宣布無效。施洗者約翰還是一個澈底的猶太教徒；耶穌卻幾乎不屬於猶太教了。耶穌總是向精微的道德情感呼籲着。他只在駁覆法利賽派教徒時，纔是一個辯論者，他的反對派逼迫他——而這是常有的事——也說出語氣相同的話。他的尖銳的諷刺和刻毒的挑戰，常能刺入人心。這是一些永恆的烙痕，留存在創傷的地方，這件滑

稽之「勒蘇上衣，」(註)爲猶太教徒——法利賽派教徒之子孫——自耶穌以來到現在還襁褓地拖曳着的，是耶穌用無上的技藝織成的。這是大諷刺之傑作，他的警句已把它的火印烙在偽善者和偽誠者的肉上。無比的警句！無愧於上帝之子的警句。只有一個神纔會以這種方法殺人。蘇格拉底和莫利哀 (Molière) 只知道刮削皮膚，而耶穌能把火和狂怒射到骨裏去。

但是，很明顯地，這諷刺之大師必須以生命償付他的勝利。在迦利理時，法利賽派教徒已設法害他，而使用過以後在耶路撒冷成功的策略。他們嘗試使新建立的政治秩序之擁護者參加他們的爭論。耶穌在迦利理的逃避的便利，和安第巴政府之軟弱，使這些嘗試不能成功。而耶穌卻把自己去獻給危險。他看出：他如果被閉置在迦利理，他的運動是必然地很有限的。猶德像一個符咒似地吸引着。他想作一個最後的努力，以收服這不受命的城市；他似乎以證明這諺語爲己任：「先知不應當死在耶路撒冷之外。」

(註) 勒蘇爲半人半獸之神，欲誘黑克魯妻，爲黑克魯之毒箭所中，死時以其上衣給黑克魯妻，黑克魯衣之而死。後人以「勒蘇上衣」喻不能脫身的惡名或疾病。

第二十一章 耶路撒冷之最後巡禮

很久以來，耶穌早就感覺到環繞着他的危險。在一個長約十八個月的時期內，他迴避着往聖城的巡禮。依照我們已採用的假設，西曆三十二年的住棚節，他的親戚們——仍是惡意的懷疑的，——勸他往那裏去。福音作者似乎暗示着：這催促裏包藏着殺害耶穌的計劃。親戚們向他說道：『向世界顯示你自己罷！你不應當祕密地做你所做的事。往猶德去，讓別人看到你能做的一切罷！』耶穌擔慮着中計，起初拒絕了這邀約。但是在巡禮者的大隊已經啓程以後，他也瞞着大家，獨自出發。這是他向迦利理的最後的告別。那年的住棚節剛是秋分日。不幸的結局還在六個月後纔發生。但是在這時期內，耶穌不曾重見到他的親愛的北方諸省。快樂的時候已經過去了！現在他必須一步一步地踏完這痛苦的路程，其盡端是焦灼的死。

在耶路撒冷，他重遇到他的弟子們和服侍他的虔信的婦人。但是其餘的一切對於他是如何地不同呵！在這裏，他是陌生的。他覺得這裏有一層抵抗之牆，他永遠難於穿過。陷阱和阻礙包圍着他；他不斷地爲法利賽教派的惡意所窘迫。這裏沒有他在迦利理找到的無限的信仰力，——青年人之幸運的稟賦；——這裏沒有那些善良而溫和的住民，——他們沒有產自惡意或不服從之反對；——他在這裏隨時隨刻遇到的，只是一種固執的懷疑；對於這個，他的在北方會

奏奇效的行動方式，毫無力量。他的弟子們因為是迦利理人的緣故，被人輕視。尼哥底木——耶穌前回在耶路撒冷時，他曾和耶穌夜談一次，——幾乎因為想保護耶穌而在法庭裏惹禍。人們向他說：『怎樣？你也是迦利理人嗎？翻翻聖經罷，一個先知能夠來自迦利理嗎？』

這城市，如我們已經說過的，總是給耶穌以不快之感。直到這個時候，他總是迴避大中心，而選擇着鄉村和不甚重要的城市，以從事於他的工作。他給使徒們的一些信條，除在卑微者的單純社會裏，是絕對地不適用的。他既然對於世界毫無觀念，又習慣於迦利理的可愛的共產制度，他不斷地吐露一些天真的語句，使耶路撒冷人覺得俚俗而奇特。他的想像和他對於大自然的愛好，被約束在這高峻的牆裏。真宗教應當出自田野的寧靜，而不出自城市之喧鬧裏。

教士的傲慢使他覺得聖廟的禁地是可厭的。有一天，他的幾個弟子，比他更熟習耶路撒冷些，想使他注意到聖廟建築之美麗，材料之可贊頌的精選，滿遮牆壁的許願祭品之闊綽。但是他說：『你們看着這些建築物嗎？好罷，我向你們宣示：它們會一石不留地被踏平的！』他拒絕贊美任何東西；他只贊美了一個貧窮的寡婦：那時候這寡婦正走過，投了一個大錢入箱裏。於是耶穌說：『她比別人佈施得多些。別人佈施了他的剩餘，而她佈施了她的生活費。』批評者似地旁觀着在耶路撒冷發生的一切，提高佈施少的窮人，壓低佈施多的富者，責怪闊綽的僧侶階級不作對於民衆有益的事，——這種態度自然激怒了教士階級。聖廟像繼承它的回教聖廊

一樣，是保守派貴族之根據地，是世界上革命能够成功的最後的地方。讓我們想像一個現代的革新者，到回教的阿瑪教堂附近去演說推翻回教罷！然而聖廟卻正是猶太生活的中心，必須征服或就死的所在。耶穌在這受難處，無疑地比在被刑的各各他山（Golgotha）還痛苦些。他在這裏以爭論與憤懣度日，生活在討厭的宗教法與聖經詮釋之駁論中。對於這一切，他的極高尚的道德給他很少的利益，不對，把他放在一個低亞的地位上。

在這激動的生活中心，耶穌的善良而敏感的心竟能自製一個避難所，而享受到溫柔的滿足。他把白晝在聖廟的爭論裏度卻後，晚間便往汲淪谷（Cédron）去，在一個農場的果園裏稍稍休息，——這農場也許是營油業的，名爲客西馬尼（Gethsémani），向來是佳民的嬉遊地點，——而在耶路撒冷東地平線上的橄欖山（Mont des Oliviers）過夜。在耶路撒冷附近，這一邊唯一地可以提供一種稍稍悅目的蒼綠的风景。伯法琪，客西馬尼，伯大尼的村莊，田舍或圈地的四周，很多橄欖樹，無花果樹和棕櫚樹的種植地帶。橄欖山上有兩棵大柏樹，它們的回憶曾長時期地被四散的猶太人保留着；它們的枝幹是無數白鴿之安居所，它們的濃陰下開設了小雜貨場。這整個的近郊幾乎是耶穌和他的弟子們的區域。我們可以看出他們差不多每一塊田，每一座屋都能認識。

伯大尼村尤其是耶穌的最喜歡的地方。這村坐落在這山巔的望着死海和約但河的斜坡上，距耶路撒冷有一小時半的距離。在這裏認識了一個三人組成的家庭：兩個姊妹和另一份子。

他們的友誼對於他有很多的陶醉。兩個姊妹中，一個名叫瑪特，是一個善良，殷勤而肯盡義務的人。另一個名叫瑪麗，卻以一種平靜的氣質和敏銳的好問的心靈使耶穌歡喜。她常常坐在耶穌腳邊，傾聽着耶穌，而忘卻了實際生活的工作。於是她的姊姊不得不擔任全部家務，溫和地抱怨起來。耶穌向這姊姊說：『瑪特，瑪特，你擔心着許多事；然而只有一件事是必要的！瑪麗已經選擇了最好的部分，那是不能被奪去的。』這家裏還有一個人，名叫痲瘋病者西門。他是這屋的所有者，似乎是瑪特和瑪麗的兄弟，至少他是這家的一份子。在這種虔信的友誼裏，耶穌忘卻了公生活的苦惱。這安靜的家庭，使他在法利賽教派或文士所激起的不斷的憂煩中，也能獲得安慰。他常常坐在橄欖山上，面對着莫利亞山（Moriah），俯瞰着聖廟的露臺和蓋覆着閃耀的金屬薄片之屋頂。這美景常常使外路人驚奇嘆服。尤其是日出時分，聖山眩耀着眼睛，似乎是一堆金和雪。但是耶穌覺得一種深邃的哀感，毒化了這充滿外路人以快樂與高傲的眺望。他在這些痛苦的時候，喊道：『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你殺戮先知，你用石頭擊死被遣就你的人！我曾多少次嘗試着聚集你的兒女，像母鷄把鷄雛聚集在牠的翼下一樣，而你卻不願意呵！』

在這裏，像在迦利理一樣，幾個善良的靈魂也曾被耶穌感動。但是，當權的正統派的壓力極大，以致很少人敢於明白地吐認。他們害怕因為加入一個迦利理人的教派，而失卻在耶路撒冷人的眼裏之地位。他們會冒犯着被驅出信徒公會的危險：這在一個妄信的猥瑣的社會裏，是

最後的羞辱。並且，開除教籍引起沒收財產之後果。一個人不做猶太教徒，並不就成爲羅馬人，那麼，他會毫無保障地生活在一種最凶狠最嚴厲的神權立法之管轄下。有一天，聖廟的幾個低級職員曾旁聽了耶穌的一個說教，而覺得很高興，便把他們的疑惑告訴了教士。他們得到的答語是：『會有什麼君主或法利賽派教徒相信他嗎？那些不解摩西法典的羣衆，都是可詛咒的賤民！』這樣，耶穌在耶路撒冷始終是一個外省人，只爲像他一樣的外省人所稱許，而爲整個的貴族階級所拒絕。那時候的教派領袖爲數甚夥，人們不因爲多添一個而如何地被掀動。耶穌的說教在耶路撒冷並不動人聽聞。地域和教派的成見，——直接地敵視着福音精神的，——在這裏太根深蒂固。

在這新世界裏，耶穌的教訓必然地大受修改。他的說教的魔力，能對於聽衆之青年期的想像和純潔的道德意識奏效，可是在這裏都落在硬石上。在他那可愛的小湖邊是雍容自在的；在這些學究之前，卻踉蹌不安，無法慣處。他的不斷的自我肯定，成爲惹厭的語句。他不得不也使自己成爲辯論者，宗教法家，聖經詮釋者和神學家。他的優美的尋常談話，成了一種滾動着爭論之火，一串無窮盡的煩瑣神學之舌戰。他的和諧的天才委頓於摩西法典和先知錄之味同嚼蜡的論據上。我們很不願意看到他扮演攻擊者的脚色。他用一種使我們生氣的屈就，忍受着無理取鬧者的誘惑性的詰問。一般地說，他總是很智巧地從困難中解脫了自己。不錯，他的推理常很微妙；因爲單純的心靈與機智是互相接觸着的：當單純者想推理時，他總有些詭辯。有時

候，我們還可以發現他找尋着誤會，而故意地延長它們。他的論據，如果依照亞里士多德的邏輯去批判，是很脆弱的。但是，當他的心靈裏的無比的美找到出現的機會時，那就是他的勝利。有一天，別人想難倒他：帶了一個犯姦的婦人到他面前，而問他應當如何處置。我們都知道耶穌的可佩服的答覆。社交界中人的巧妙的諷刺，被神聖的善意所沖淡的，也不能說出一個更鮮美些的警句。但是，智慧與偉大的道德之結合，是愚者最不肯原諒的。耶穌說出這句趣味純正的格言時，——『讓你們中間的無罪惡的人向她投擲第一石罷！』——他貫穿了偽善之心，而同時簽定了它的死刑之判決。

真的，如果耶穌不用這些辛辣的語句去激怒敵人，他很可能地長時期地不被注意到，而消失在行將席捲猶太民族之狂風暴裏。高級教士和撒都該教派對他的態度，無寧是輕蔑，而不是恨惡。大教士家族如波伊杜家哈南（Harand）家，只在保護他們的安全時，纔表現出他們的狂信。撒都該教派像耶穌一樣，也擯斥法利賽教派的一傳說。『最奇怪的特點是。這些懷疑派——否認復活，不成文法和天使之存在，——反是真正的猶太教徒；或者說得更正確些，單純狀態的老法律既然已經不再能滿足當時的宗教需要，那些嚴格地執着於它而拒絕現代發明的人被虔誠者認為是背教，——幾如今日的新福音教徒在天主教的國度裏，像是一個無信仰者一樣。總之，這種教派決不能發生一種對抗耶穌的激烈的反動。在位的教士階級的目光注視在政權上，而和政權親密地勾結着，不瞭這種狂熱運動之意義。只有中等階級的法利賽教派和無數

以「傳說」之學爲生的文士，大起恐慌；他們的成見或利益真被這新導師的學說所威脅。

法利賽教派最常作的努力，便是引誘耶穌踏入政治問題的範圍，而使他被株連在哥羅人猶大的黨裏。這政策是很巧妙的；因爲一個人必須具有耶穌那種大機智，纔能宣布上帝之國而不與羅馬官廳衝突。他們要拆破耶穌那種雙關的態度，而逼迫耶穌詳述自己的意見。有一天，一羣法利賽派教徒和被稱爲「希律派」的政客，——也許是波伊杜家的，——走近耶穌，裝做虔信的熱誠的樣子，向他說道：『我師，我們知道你的話是真理，而你不分別聽衆的階級，教訓着往上帝之路。那麼，告訴我們，你關於這點的意思罷：納稅於凱撒是否合法呢？』他們期望着一個答覆，可以成爲把他交付彼拉多治罪的口實。而耶穌的答覆是可佩服的。他要他們出示錢幣上的肖象，他說：『把凱撒的還給凱撒，把上帝的還給上帝罷。』這意義深長的話決定了基督教的未來；它是一個異常正確的純唯心主義的口號；它劃定了精神界與世俗界之鴻溝，建立了真自由和真文化之基石。

當他只有弟子們在身邊的時候，他的溫文而深入的天才給他以靈感，使他的語句充滿着柔愛：『真的，真的，我告訴你們：誰不從羊圈的門進來，便是竊賊。誰從羊圈的門進來，便是真正的牧者。小羊們聽到出他的聲音；他用牠們的名字呼喚牠們，而引導牠們往牧場去。他前行而小羊們跟隨着他；因爲牠們聽得出他的聲音。竊賊之來，目的在偷劫，殺害和破壞。雇工不是小羊們的所有者，看見狼來了，便棄羊而逃。但是我，我是好牧者。我認識我的羊，牠

們也認識我；而我爲牠們犧牲生命。』這種觀念，——人類危險之解決期業已逼近，——又常常出現在他的說教裏。他說：『當黃芽和嫩葉蔭覆着無花果樹時，你們知道夏季快要到來。擡眼看看世界罷，它已經白得可以收穫了。』

他每次攻擊僞善時，他又表現出他的強有力的雄辯；『文士們和法利賽派教徒坐在摩西的座位上。你們依照他們所說的行事罷，卻不要依照他們所做的行事！因爲他們只說而不行。他們製造許多不能擔戴的重負，而放在別人的肩上。至於他們呢，他不願意用指尖去撥觸它們。』

『他們的一切行爲是做來給別人看的。他們穿着長袍走路，他們佩戴着寬闊的經文，他們的衣服有長長的邊緣。他們在宴會時要坐高位；在教堂裏要坐前排。他們喜歡在街上受人敬禮，而被稱爲「我師。」他們是被詛咒的！……』

『僞善的文士和法利賽派教徒呵，你們是被詛咒的！你們拿去了學問之鑰，卻只用來把人們鎖在天國之外。你們不進天國去，而又阻止別人進去。你們是被詛咒的！你們吞沒寡婦的產業，你裝腔作勢地冗長地禱告着。你們的罪刑也會與這一切成正比例。你們是被詛咒的！因爲你們走遍海陸以吸收一個異族人入教，而你們只知道使他成爲格恆之一份子。你們是被詛咒的！因爲你們像不外現的墳墓，人們易於不自覺地踐踏上去。』(註)

(註)猶太人以爲踐墓使人不潔。

「狂者呵，盲者呵！你們呈獻薄荷，茴香和芹菜的十分之一，卻忽略了更較嚴重的戒條：正義，憐憫與信實。這些信條是必須恪遵的，其餘的也不應當輕視。盲目的嚮導呵！你們濾淨你們的酒，唯恐吞了一條小蟲，而倒把駱駝吞下。你們是被詛咒的！」

「偽善的文士和法利賽派教徒呵，你們是被詛咒的！因為你們洗濯杯盤的外面，而毫不注意充滿着貪婪和肉慾的内部。盲目的法利賽派教徒呵！先洗濯裏面，然後想到外面的清潔罷！」

「偽善的文士和法利賽派教徒呵，你們是被詛咒的！因為你們像粉飾了的墳墓，外面似乎美觀，但是裏面充滿着死者之骨和一切腐物。你們在表面上是很公正的，而裏面却充滿着虛偽與罪惡。」

「偽善的文士和法利賽派教徒呵，你們是被詛咒的！你們建造先知的墳墓，修飾正直者的紀念碑，而你們說：『如果我們生活在我們的祖先的時代裏，我們不會同他們一起密謀殺害先知。』所以，你們承認自己是殺害先知者的子孫了。那麼，盈貫了你們的祖先的罪惡罷！上帝之智慧很有理由地說過：『我將遣派先知，聖哲和學者來就你們，你們會殺害了一部分，又會從這城到那城地追逐另一部分，以致有一天，在大地上流出的正義之血，——從義人亞伯(Adam)起，直到你們在聖殿聖壇之間殺害的巴拉加(Baruch)之子撒迦利亞(Zacharie)為止，——全部地落在你們頭上。』我告訴你們：這一世代必得償清這些血。』

耶穌的「代以外族」之可怕的教義，——這觀念是如果應當承受天國的人不願意承受時，

天國將讓與給別人，——像是一個反貴族階級的血渴的威脅。他公開地供認他的「上帝之子」的稱號；在他的激烈的譬喻裏，他的仇敵被派演着上帝使者之劊子手。這都是對於合法的猶太教的一種挑戰。他向卑微者的大膽的呼籲，還更反叛些。他宣稱他的到來是在使盲者獲得光明，而使自認爲有視覺的人變成瞽者。有一天，他對於聖廟的恨惡激出了他的一句不謹慎的話。他說：『這用人手建築的聖廟，如果我願意，我可以做壞了它；而三天以內，我能不用人手，造出另一個聖廟。』我們不甚知道耶穌賦予這話的意義究竟如何，弟子們卻在這話裏找尋到變形的寓言。但是因爲人們所追求的只是一個口實，這句話立刻被人抓住利用。它被探入耶穌死刑判詞的理由裏，而將在各各他山的最後焦急中，再度地震盪入耶穌的耳裏。這種使人惱怒的討論總是以大擾亂終結。法利賽派教徒向他拋擲石塊：在這一點上，他們只是實行摩西法典的一個規條：任何先知，——卽令他是顯奇蹟者，——如果煽動民衆離背舊宗教時，信徒們不必聽他，而可以用石頭把他擊斃。有時候，他們呼耶穌爲狂人，被魔祟者，撒瑪利亞人，甚至於設法殺害他。他們留意地採摘他的語句，以便援用不容忍的神權政治的法律去打倒他；這些法律，羅馬政府還並不會廢去。

第二十一章 敵派之陰謀

耶穌在耶路撒冷度過了秋季和一部分冬天。耶路撒冷的冬天是頗寒冷的。莎羅門廊和它的不露天的行道是耶穌常常散步的地方。這廊，舊聖廟的唯一的存留部分，包含着兩條拱門夾着的路，是兩行大柱和俯瞰着汲淪谷的大牆圍成的。人們由蘇色門（Susa）出廊外去；蘇色門的柱礎還可以在現今稱爲「金門」的門裏看到。汲淪谷的那一邊已被裝飾了許多華麗的墳墓。我們現在還看到的幾個紀念碑，也許是獻給古先知的墓銘。耶穌坐在這門下斥責統治階級把他們的偽善或虛榮，藏匿在這些大建築物之後，而他心裏想念着這些古代的先知。

十二月杪，耶路撒冷慶祝着光明節：這節爲猶大瑪迦貝所創始，以紀念埃披芬瀆襲聖廟後聖廟之淨化的。人們之所以稱它爲光明節，是因爲在節期的八天內，家家戶戶的燈都不熄滅。接着，耶穌往柏勒和約但河邊作了一次旅行，那就是他數年前追隨約翰教派時所到過的地方，也是他曾施洗的所在。在那裏，尤其是在耶利哥，他似乎獲得了一點安慰。耶利哥或者因爲是要道的起點，或者因爲它的出產香料的花園和豐富的種植，有一個頗重要的關卡。稅吏長撒該（Zachaeus），一個富者，想看見耶穌。因爲他的身體很矮，他便爬坐在路旁的一株桑樹上，等候着耶穌這羣人的經過。耶穌爲這大官的天真所感動，他便不惜被指斥爲惡榜樣，而住在撒該家

裏。這樣，他使一個罪惡者之家有接待他的榮幸，事實上引起人們很多的竊議。臨去時，耶穌宣稱他的東道主是亞伯拉罕之子；好像故意增加正統派的惱怒似地，撒該成了一個聖。據說，他曾以財產之半賙濟窮人，而以四倍之值償付他曾使別人忍受過的損害。並且，這不是耶穌的唯一的快樂。他出城時，乞丐巴底買（*Barthimeo*）固執地稱呼耶穌為「大衛之子，」雖然人們禁止這乞丐出聲。這也使耶穌非常高興。在這短時間內，迦利理的許多奇蹟似乎又在這地方開始顯現。這地方原有許多類似點，使它系屬於北方諸省。耶利哥這鮮美的綠洲，——那時候是被灌溉得很好的，——必定是敘利亞的最美麗的地方之一。卻色夫用同樣的贊美說到它，如說到迦利理一樣；而稱它如稱迦利理似地，為「神聖的地方。」

耶穌在他的前期先知生活的活動範圍裏完成了一番巡禮以後，又返住在他所熱愛的伯大尼。最使耶路撒冷的迦利理信徒痛苦的事，便是耶穌不再在這裏顯示奇蹟。這都城對於上帝之國的冷拒，煩惱了耶穌的朋友們；他們似乎常常希望着耶穌作一大奇蹟，以深刻地刺激不信仰的耶路撒冷人。他們覺得一個復活之奇蹟，最能使人信服。我們可以假定：瑪特和瑪麗曾把她們的這種意思告訴耶穌。他的聲望曾使人認為他作過兩三件這種奇蹟。這兩個虔信的姊妹，無疑地曾如是說：『如果一個死者復活起來，生者也許會懺悔。』耶穌必曾如是答道：『不然，縱令一個死者復活，他們也不會信仰我。』接着，他提到他所慣說的一個故事，——善良的滿身生瘡的窮人，死後被天使載到亞伯拉罕之懷裏，——他添說道：『如果拉撒路再來世上，人

們也不會相信他。』以後，許多奇特的誤會發生在這件事上。這假定被變成了事實。大家談說着復活的拉撒路，他們用一種不可原諒的固執對抗着這種證明。拉撒路的瘡和癲瘋患者西門的癲瘋，被混爲一。大家竟承認瑪特和瑪麗有一個名叫拉撒路的兄弟，是耶穌從墳墓裏喚起來的：這個被採用成爲傳說之一部分。如果我們知道近東城市裏的流言是如何地爲錯誤與一指鹿爲馬——所構成的，我們便可以曉得這謠傳之在耶穌生前就已播遍耶路撒冷，不是不可能的；而這給他引起了不祥的後果。

真的，一些頗可注意的暗示使我們相信：幾種發生於伯大尼的原因，曾促成耶穌之死。有時候，我們不免假定這伯大尼人家曾做了什麼不謹慎的行爲，而失陷在過分的熱誠裏。他們這些熱情者渴望着使別人——那些以侮辱的態度否定耶穌之神聖使命的，——無法置喙，很可能地軼出了一切界限。我們必須記得：耶穌在耶路撒冷這不潔而沉重的城市裏，已失去了他的常態。因爲別人的過錯，而不是因爲他自己的，他的意識無復初期的明睿。絕望地，被擠到盡頭地，他不再能支配自己。他的使命強逼着他，而他服從着這奔流的急湍。幾天後，死神會還給他以神聖的自由，而從他所處的地位之命定的困難裏，拯救了他這地位每小時地成爲更苛求的，更難於忍受的地位。

耶穌的日益增高的狂熱和猶太教徒的淡漠：這對比不斷地尖銳化。同時，官廳也對他惱怒起來。還在二月間或三月初的時候，主要教士們已召開了一個會議。在這會議裏，這問題被明

晰地提出了：『耶穌與猶太教能够並行不悖地生存嗎？』提出一個問題，便是要解決那個問題。大祭司雖然不是先知，——如福音作者所主張的，——很可以宣布這血腥逼人的原則：『一個人爲全民族而死是有利益的。』

『那年的大祭司，』——這短語採用自第四福音，它很能夠表現出大祭司被貶處的低下地位，——是約瑟該亞法（Kathana）。他爲格拉杜斯所任命，極忠實於羅馬人。自從耶路撒冷隸屬於羅馬省長以後，大祭司成爲一個可以撤換的職位，幾乎每年都有更易。但是該亞法擔任這個職位，比別人長久些。他以西曆二十五年就任，直到三十六年纔卸事。我們毫不知道他的性格；許多情形使我們相信：他的權力也只是名義上的。我們總在他旁邊，在他上面，看到另一個人物。這人物似乎曾在我們正敘述着的千鈞一髮的時候，施用了舉足輕重的權力。

這人物便是該亞法的岳父，塞特之子，哈南或亞那（Ananias）他是一個年老的已退位的大祭司。可是在這大祭司更換頻仍的時代裏，他依然實際上保持着整個的權威。哈南以西曆七年由羅馬大巡撫居利紐委派爲大祭司，十四年第伯爾帝即位時，他失去了他的職位。但是他還是很爲別人所敬重。他雖然已不在位，人們仍稱呼他爲大祭司，而把重要問題就商於他。大祭司之職位幾乎有五十年之久，不斷地屬於他的家族。除開該亞法是他的女婿不算外，他的兒子中，有五個曾陸續擔任這職位。他家便是所謂「祭司家族」好像祭司資格已經成了世襲的制度。聖廟的重要職位也差不多全歸屬於他們。不錯，另一家族，——波伊杜家，——和哈南家

交替地佔有着大祭司之職位。但是波伊杜家之幸運，導源於一個頗不光榮的原因，所以不甚爲虔信的中等階級所敬重。因此哈南實在是祭司派的領袖。該亞法的任何行動，都請命於他。人們慣於把他倆的名字連在一起，而甚至於哈南的名字還被放在前面。事實上，我們很容易瞭解這一切：大祭司的制度既是任免全視省長的好惡，而期限又不過一年，那麼，一個年老的大祭司，保存着傳說之祕奧，親見到許多比自己更晚進的幸運兒，一個一個地很快地過去，而他又有着相當的勢力使這職位被委派給依法須隸屬於他的人，無疑地，他必是一個很重要的人物。他像聖廟的其他貴族一樣，屬於撒都該派。卻色夫說：『這教派在審判上是極無情的。』他的兒子們都是激烈的虐殺者。其中一個，像他的父親似地也名叫哈南，曾使人用石擊死「我主之弟」雅各，其情形與耶穌之死頗多相同之處。這家族的氣質是驕傲的，大膽的，殘忍的。它具有那種輕蔑而陰險的惡，——猶太政治之特點。所以下述的一切行爲之責任，都落在哈南或哈南的親戚的身上。殺害耶穌的是哈南，或者你們願意我這樣說，殺害耶穌的是哈南所代表的教派。哈南是這可怕的悲劇中的主要演員。他應當擔戴人類的詛咒之重負，遠甚於該亞法，遠甚於彼拉多。

第四福音的作者特別地把那句決定一切的致耶穌於死的話，放在該亞法的口裏。那時候，人們假定着這大祭司具有一點預言的稟賦；所以這句話成了基督教社會之充滿着深遠意義的神旨。但是這句話的本身，無論是誰說出的，是整個祭司派的思想。這派極反對民衆叛變、它設

法阻止宗教狂熱者之前進，很有理由地預見到：他們的狂熱的說教會引起全國的破滅。耶穌所激起的騷亂雖然並無世俗意味，教士們認爲這騷動的最後結果，會是羅馬的枷鎖之加重，聖廟之推翻；而聖廟恰是他們的財富與榮譽之來源。不錯，三十七年後致耶路撒冷於破滅的原因，不來自新生的基督教，而來自別處。但是我們不能說，教士們在這情形裏所藉口的動機是全不近情理的，以致我們必得認爲那是惡意。就一般意義說，耶穌如果成功，真會引起猶太民族之破滅。哈南和該亞法從古代政治普遍承認的原則出發，他們很有理由地如是說：『一人之死勝於全國之亡！』依照我們的意見，這是一個可深惡痛絕的理論。但是自有人類社會以來，這便是一切保守黨之理論。「秩序派，——我是用着這名詞的褊狹而猥瑣的意義，——從來是一般無二的。它認爲政府的最後目的是阻止民衆之激動，以爲用法律上的謀殺預防血之亂流，是愛國的行爲。它不甚關心於未來，全想不到當它向一切革新宣戰時，它所冒的危險是壓傷了終有一天會勝利的思想。耶穌之死是這種政策之千百次應用之一。他所領導的運動是精神方面的，但是這總是一種運動。那麼，秩序派的人深信着人類的主要事情是不激動自己，必得阻止這新精神之傳播。這種行爲是如何地反乎它所追求的目的，我們找不到一個比這更明顯的例證。如果耶穌始終享受着自由，他也許會在那對抗「不可能」的絕望的爭鬪中，力竭而死。他的仇敵們之不聰明的恨惡，反決定了他的工作的成功，而完成了他的神聖性。

這樣，耶穌之死，二月間或三月間就已決定了。但是耶穌還苟安了一些時候。他退居於伊

法蓮 (Tinnin) 或伊法龍 (Tiphron)，這是一個不甚著名而在伯德魯 (Bethel) 附近的城市，距耶路撒冷有小半天的距離，在沙漠邊上。他和弟子們在那裏生活了幾星期，讓大風暴平靜下去。那時候，只要他在聖廟附近出現，便加以拘捕的命令，業已頒下。逾越節的典禮逼近着。人們以爲耶穌會依照他向來的習慣，來耶路撒冷慶祝這節。

第二十三章 最後一週

耶穌果然又攜着弟子們出發，最後一次地往這不受命的城市去。他的信徒們的希望愈加狂熱起來。大家以為到了耶路撒冷，上帝之國即將在那裏顯現。人們的背教已達到最高點；而這便是完成之日業已逼近的大信號。弟子們對於這一點的確信極強，以致他們已經在爭執着天國裏座位的先後。據說撒羅米正是選擇了這個時候，為她的兩子請求人子左右的兩座位。反之，耶穌自己卻為嚴重的想念所魔祟。有時候，他露出了他對於仇敵們的幽暗的恨惡。他述說着一個貴族之譬喻：這人出發往遠方去繼承一個王國；但是他剛出發，他的同國人便想廢了他；這國王又返來，下令把那些陰謀推翻他的人拘捕，而處以死刑。有時候，他無可挽回地破碎着弟子們的幻想。當他們在耶路撒冷北邊的石路上走着時，沉思着的耶穌走在他的同伴們的前面。大家默然地看着他，感覺到一種畏懼，而不敢向他詰問。他已經幾次地談說到他的未來的痛苦，他們會帶着厭惡的心情傾聽着他。最後，耶穌終於發言了。他並不向他們隱瞞他的預感，而和他們討論着他的逼近着的結局。聽衆都悲不自勝。弟子們原期待着不久就在雲端看到信號之出現。上帝之國的開幕之呼聲，——『以我主的名義而來到的人是被祝福的！』——已經用快樂的音調在這羣人裏震盪着；耶穌這種血腥的前瞻惶惑了他們。在這不祥的路上，上帝之國在他

們的夢想的幻景裏，一步一步地或逼近着或遠逝着。耶穌呢，他卻在自己將死而一死可以拯救世界這種思想裏，堅定了自己的信念。他和弟子們間之隔膜，一刻一刻地愈加深厚起來。

當時的習慣是巡禮者應當在逾越節的前幾天，到達耶路撒冷，以作度節的種種預備。耶穌比別人後到耶路撒冷。在一個短時期內，他的仇敵們曾相信他們捕獲耶穌的希望已經破碎。逾越節前的第六天，——猶太曆尼散月八日，星期六，西曆三月二十八日，——他終於到達了伯大尼。他照例地住居在瑪特瑪麗的——也就是癡瘋患者西門的——家裏。他們很熱烈地歡迎他。癡瘋患者西門家裏舉行了一個大宴會，參加的人很多。這些人都是好奇地來看耶穌這新先知，據說也是來看那個拉撒路，因為最近人們談說了許多關於拉撒路的事。坐在食桌旁的癡瘋患者西門，也許在許多人的眼裏，便是那假設中的復活者，而吸引着別人的注意。瑪特照例地管理餐事。他們似乎故意地表示加倍的尊敬，以克服大眾的冷淡，而最高度地顯出他們所款待的客人之大尊貴。瑪麗爲使這宴會取得一種節慶的零氛，在席半時捧着一盆香水進來，把香水潑在耶穌腳上。接着，她依照古代的習慣，——打碎曾款待過貴客的器皿，——打碎了那個盆子。最後，她把這種崇敬的表示，推到前所未聞的過份的程度，她竟跪下以她的長髮揩拭耶穌的脚部。全屋裏充滿着香水的悅鼻的香氣；除開加略人猶大以外，大家都非常高興。從這個團體的省儉習慣看來，這實在是一個浪費。猶大這貪婪的管賬者，立刻計算到這香水可以出賣得多少錢，而他可以把這項收入放在濟貧庫裏。這不甚重視感情的氣質，使耶穌不高興。他覺得

猶大重視金錢，甚於敬師。耶穌喜愛榮譽；因為榮譽承認着他的「大衛之子」的稱號，便有助於他的目的。所以當別人向他談到窮人時，他頗盛氣地說道：『你們決不會缺乏窮人；但是你們可以隨時失去我！』他帶着高度的興奮，把「不死」許給了這個在這緊要關頭，向他表示熱愛的婦人。

第二天——猶大曆尼散月九日星期日——耶穌下伯大尼赴耶路撒冷。據說，在大路的轉彎處，當他從橄欖山頂上望見這城市展開在面前時，他哭泣起來，而向它作最後一次的呼籲。在近郊伯法琪的山坡上，——那裏住着許多教士，——耶穌還會片刻地享受到一點人生的滿足。他的到來的消息已經傳播到各處。許多在耶路撒冷參加逾越節的迦利理人感到很大的快樂，而給他預備了一個小規模的凱旋。他們給他牽來一匹雌驢，依照當時的習慣，小驢跟在這雌驢後面。迦利理人把他們的最美麗的衣服鋪墊在這謙卑的獸背上，當作鞍布，而使耶穌高坐着。同時別的迦利理人把他們的衣服鋪墊在路上，而滿路拋擲着碧綠的枝葉。前導後隨的羣衆，手執着棕櫚樹枝喊道：『勝利屬於大衛之子。以我主的名義而來到的人是被祝福的！』有幾個人居然把「以色列之王」這尊號獻給了他。法利賽派教徒向他說：『我師，命令他們別這樣說罷！』耶穌答道：『縱令他們不說，石頭也會喊叫起來。』於是他走進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人差不多不認識他，便詢問他是誰。有人答道：『這是耶穌，迦利理省拿撒勒的先知。』耶路撒冷是一個人口約五千的城市。在普通情形裏，一個小的事變，如稍稍著名的外路人入城，或是一

羣外省人之來到，或是市街上羣衆的騷動，必會很快地被傳播出去。但是在節期內，城裏的混亂已達到了最高點。那幾天，耶路撒冷全爲外路人所佔領，而外路人之感情似乎是最易激動的。一些說希臘文的外族皈依者，也是來參加逾越節的，爲好奇心所刺激而想看見耶穌；他們曾向耶穌的弟子請求；我們不很知道這會談的結果。耶穌仍然依照他的習慣，在他的親愛的伯大尼村過夜。以後三天，——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他每日往耶路撒冷去。日落以後，他或者回伯大尼，或者回橄欖山的西邊坡上的田舍，他有許多朋友在那裏。

在這最後的幾天內，一種深邃的悲哀似乎充滿着他的向來很愉悅而平靜的靈魂。各種紀載都一致地認爲在被捕前，他曾經過一個疑惑與昏亂的時期，——一種預臨的彌留的痛苦。據有些人的傳說，耶穌曾忽然喊道：『我的靈魂被擾亂了！天父呵，從這痛苦的時候裏救出我罷！』於是大家相信聽到天上的聲音；還有人說，一個天使曾來安慰他。依照另一個很流行的說法，這件事發生在客西馬尼的花園裏。據說耶穌攜着彼得和西庇太之兩子，離開了其他酣睡着的弟子們，站在一擲石之遠的地方。接着，他俯首向地禱告着。他的靈魂死寂似地悲哀，一個可怕的焦急重壓着他；但是對於神聖意志之順從取得了優勢。一種作者不自覺的藝術指揮着前三種福音之編述，而使它們在這藝術的配置下，服從着便利與聳人聽聞之動機，所以上述這一幕被安放在耶穌的最後一晚和他的被捕時候。如果這種說法是真確的，那麼，我們很難於瞭解：爲什麼約翰既然親眼看到這動人的事實，卻全不會向他自己的弟子們說及，以致第四福音

的作者在他詳細地描述星期四晚間的情形時，不曾提到這一幕。我們所能肯定的，便是在這最後幾天內，耶穌所擔任的使命之過大的重量殘忍地壓迫着他。他的人性暫時地醒覺起來。他也許開始懷疑自己的工作。恐怖與躊躇抓住了他，而把他拋在一個更劣於死的精神崩潰裏。當一個人曾爲着偉大的思想而犧牲了安全和生命之合法的報酬，第一次地看到死神在自己面前現形的時候，當死神想使他相信一切是空的時候，他往往對自己作一個悲哀的反省。也許最強烈的靈魂所常保留的回憶，——它們往往劍似地貫刺這些靈魂，——這時候浮上了他的記憶闕。他也許想到迦利理的一切：那裏不是有他可以涼爽自己的清泉，他可以憩坐的葡萄樹和無花果樹的綠陰，和他可以獲得的少女們的熱愛嗎？他是否詛咒着他的無情的命運，把輕與別人的快樂都給他禁止了呢？他是否悔恨着他的太高貴的性格呢？他這個爲自己的偉大性而犧牲的，他是否悲傷着他不曾終身作拿撒勒的一個單純的木匠呢？這一切我們都無法知曉；而無疑地，這些內心的擾亂對於弟子們也是一封未拆閱的密函。他們全不會知道；而在耶穌這大靈魂的不明白之處，用許多天真的猜忖去妄事補充。不過，我們至少能夠確知這一點：耶穌的神聖的本質立刻壓伏了其他一切。他還可以避免死，而他不願意避免。他對於他的工作之愛好取得了優勢。他自願飲乾這杯苦酒，連渣滓一起吞下。事實上，從此以後，耶穌又整個地無雲翳地恢復了常態。舌戰者之詭辯，顯奇蹟者與驅魔者之輕信，都被忘卻了。這時候，只有受難時無比的英雄，意識自由權之創始者還存在着。他是一個完美的模範，一切痛苦着的靈魂將默念着它，而

獲得鼓舞與安慰。

這伯法琪的凱旋，這外省人的大胆行爲，——在耶路撒冷的門口，慶祝他們的救主和國王的登基，——更澈底地激怒了法利賽派教徒和聖廟的貴族。尼散月十二日星期三，約瑟該亞法家又舉行了一次會議。會議的人們決定立即拘捕耶穌一種維持秩序與保衛安寧的大精神主宰着他們的辦法。他們想避免一個笑柄：因爲逾越節——那年在星期五晚間開始，——是一個擁擠和狂熱的時期，所以他們決定先於這幾天行事。耶穌是很使民衆愛戴的，他們担慮着一個叛變。雖然習慣上，當全國人爲着某儀式聚集在一起時，殺戮反叛祭司權威的人，可以使那儀式更加隆重，——一種用宗教恐怖刺激人民的火刑，——可是他們也許安排了不使這些虐刑發生在節期內。所以耶穌之拘捕被決定在第二天星期四執行。並且他們還決定不在耶穌每日來到的聖廟裏拘捕他，而偵察他的習慣，以便在某個隱秘地方把他抓住。教士們的執行人探試着耶穌的弟子們，希望從他們的弱點或頭腦單純之處得到一點有用的消息。他們正從加略人猶大找到他們所找尋的一切。這個壞人，爲着不能解釋的動機，出賣了他的大師，報告了一切必需的消息，甚至於擔任引導執行拘捕的隊伍，——雖然這種過分的惡劣是幾乎難於置信的。在基督教傳說裏，這個人的愚蠢和惡劣留下了可怕的回憶，這回憶無疑地會使人作了許多言過其實的推論。直到這時候，猶大和別人一樣，是耶穌的一個弟子；他甚至於還享有「使徒」的稱號；他也曾製作奇蹟而驅逐魔鬼。神話只需要鮮明地對比着約瑟該亞法，所以只能在這小會社裏，承認十

一個聖和一個罪人之存在。但是，現實之進行決不採用這種絕對的方式。前三種福音認爲貪婪是猶大犯罪之動機，但是貪婪不足以解釋這一切。因爲一個司庫者知道了領袖之死，他將忍受的會是什麼損失，卻願意因爲一個很小額的金錢，換去他的地位能給他的利潤，那是不近情理的。猶大在伯大尼晚餐時所受到的警告，曾損傷了他的自尊心嗎，但是這也還不够解釋他的行爲。第四福音卻從最初起就把他認做一個貪墨者；不信教者；而這也毫不近情理。我們無寧相信：弟子們之間有一種妬忌之情感，某種意見上的分野。我們在被稱爲約翰寫作的福音裏所看到的對於猶大的特別恨惡，肯定了這個假設。很可能地，猶大的內心不如其他的人純潔，竟不自覺地對於他的職責，養成了一種褊狹的情感。一種活動生活中常有的矛盾，使他甚至於重視公庫的利益，甚於利用這公庫的工作。司庫者猶大殺死了使徒猶大。他在伯大尼忍不住吐露的怨言，似乎可以使我們假定：有時候他覺得耶穌對於這精神家庭的消耗太大。無疑地，在這小社會裏，這種猥瑣的經濟政策曾引起其他許多的衝突。

我們並不否定加略人猶大曾有助於耶穌之被捕，而卻相信人們堆集在他身上的詛咒，是不無偏私的，他的行爲裏，也許笨拙多於惡劣。常人的道德意識是敏感，公正的，然而不穩定，不一貫；它不知道抗拒一個短暫的衝動。共和黨的祕密會社雖然在心裏孕育着很堅強的確信和誠實，但是告密者仍是很多。一個輕微的惱怒就足够使信徒成爲叛變者。如果那種對於幾個銀幣的狂愛，使可憐的猶大喪失了頭腦，但是他卻似乎還不會完全失去他的道德感；因爲他看出

了他的過錯之後果時，他懺悔起來；據說他竟因此自殺。

在這時候，每一分鐘都是嚴肅的；每一分鐘之重要，甚於人類歷史上幾個世紀的長時期。我們現在已經說到尼散月十三日星期四。第二天晚間，人們便可以開始逾越節，享用逾越節的晚餐；這節繼續地延長七日之久；在這期間內，人們都吃着無酵的麵包。這七天的第一日和最後一日特別地具有嚴肅性。耶穌的弟子們已經爲預備節慶忙碌着。至於耶穌呢，我們頗相信他早已經知道了猶大的叛變，而他預料到等候着他的是什麼命運。這天晚間，他和弟子們最後一次地同用晚餐。這並不是逾越節的禮宴；後人的假定都犯了提早一天的錯誤。但是對於初期教會而言，星期四的晚餐卻是真正的逾越節，新盟約的鈐記。每個弟子把他的最親愛的回憶附着於此；耶穌的許多動人的特點，爲每個人所緊記不忘的，也被連繫在這晚餐上；這晚餐成了基督教的虔信之基石，和影響最深遠的制度之起點。

無疑地，耶穌對於他四周的小社會之柔愛，充滿在他的心裏的，這時候泛溢起來。他的平靜而強烈的靈魂，在圍襲着他的憂念之重壓下，輕盈地浮載着自己。他對每個朋友都周旋一兩句話。尤其是其中兩個，約翰和彼得，是耶穌表示着依依不捨的對象。約翰躺在耶穌旁邊的軟榻上，他的頭放在耶穌的胸前。晚餐將完的時候，那重壓着耶穌之心的祕密，幾乎被洩漏出來。他說：『真的，我向你們宣示：你們中間的一個人會叛賣我。』這句話給這些天真的弟子們引起了一陣焦急。他們面面相覷，心裏自問着。猶大也在座：可能地，耶穌近來曾找到什麼

不信任他的理由，故意用這句話想從猶大的目光或爲難的態度裏，看出他對於過錯的供認。但是這不忠實的弟子並不驚詫失措，據說，他竟敢像別人一樣地發問：『我師，難道是我嗎？』

同時，彼得這正直而善良的靈魂，卻非常痛苦。他向約翰用手示意，要約翰嘗試探知耶穌所說的是誰。約翰能夠和耶穌談話，而不被別人聽到；他便詢問這謎語的答案。耶穌對於猶大還只不過是懷疑，不願說出名字；他只要約翰注意他將把一片蘸汁的麵包給誰；同時，他蘸了一片麵包給猶大。只有約翰和彼得知道這事。耶穌向猶大說了幾箇字，滿含着尖刻的責備；但是其他在座的人並不曾領會到。大家以爲耶穌給他以關於節慶的命令，而他便離座出去了。

這時候，這晚餐並不給任何人以深刻的印象；除開耶穌把他的畏懼祕密地告訴弟子們，而弟子們半懂不懂以外，這晚餐並不曾發生任何特別之事。但是耶穌死後，他們給這晚間附加了一種奇特地嚴肅的意義，而信徒們的想像給它塗上了一層甜蜜的神祕性之色彩。一個親愛的人之臨死前的時候，是我們最能記得的。一種不可避免的幻想使我們把一種只有死後才能取得的意義，賦予給我們和他臨死前的談話裏；我們把幾年的回憶縮短在幾小時以內。大部分的弟子，在我們剛說完的晚餐以後，便不會再看見耶穌。這是一個訣別的宴會。在這晚餐時，如在其他許多晚餐時一樣，耶穌實行着他那神祕的分擘麵包的儀式。因爲在基督教教會的初期內，人們已經相信這晚餐發生於逾越節，而是逾越節的禮宴，自然而然地，大家以爲聖體禮制度是在這至高無上的時候成立的。弟子們假定耶穌知道自己就死的確期，因而推想到他必定保留了許

多重要的行爲，在他的最後數小時完成。並且初期基督教徒的一種主要思想是：耶穌之死是一個犧牲，他這犧牲代替了古摩西法典裏的一切犧牲，因此這「最後的晚餐」——我再重說一遍，它是被假定在被刑之前夜舉行的，——便成了那最高度的犧牲，構成新盟約的行爲，拯救爲大衆所流灑的血之信號。這樣，與「死亡」生了關係的麵包和酒，成了耶穌用痛苦封印的新約之象徵，成了在他登基以前基督犧牲之紀念。

這神祕早就被寫定在一個短簡的典禮記載裏，這記載我們存有四個彼此很相似的形式。第四福音的作者本來是極念念不忘於聖體思想的，曾不惜詞費地敘述過最後的晚餐，而連繫以許多情景和說教，卻沒有關於這典禮的記載。這可以證明他所代表的那教派之傳說，不認爲聖體禮之成立是最後的晚餐之特點。第四福音的作者覺得最後的晚餐之特別儀式是洗足。很可能地，在幾個初期基督教的家庭裏，這儀式曾取得重要性，而以後才慢慢地被廢去。無疑地，在某幾個情形裏，耶穌曾實行這種儀式，以給弟子們一個友愛的謙卑之教訓。人們把這儀式放在他就死的前夜裏，因爲大家都有一種趨勢，把耶穌的道德的和儀式的大信條，聚集在這最後的晚餐上。

並且一種熱愛，和諧，慈善和互敬的高尚感情，激動着那些被認爲是從耶穌的最後一晚所留下來的回憶。耶穌的教會之統一性，——這教會是他或是他的精神所組成的，——是一些象徵與說教之靈魂，而這些象徵與說教是被傳說遠溯到這被祝福的時刻的。『我給你們一個新戒

令：那就是你們應當彼此相愛，如我曾愛你們一樣。別人能夠認出你們是我的弟子之記號，將是你們之互相熱愛。」在這神聖的時候，弟子間還有對敵的形勢和居先權之爭論發生。耶穌使他們注意到：如果他自己這大師在弟子們一起時，還是他們的僕役，無疑地，他們更應當互相謙卑。依照幾個人的說法，當他喝酒時，他道：『直到我重和你們在天父之國裏喝葡萄汁以前，我不會再嘗它。』依照另一些人的說法，他曾允許他們不久會有一個天上的宴會，他們坐在他旁邊的皇座上。

這夜將完的時候，耶穌的預感似乎傳染了弟子們。大家都覺得一個大危險威脅着耶穌，而正接觸着一個大危機。耶穌曾片刻地想到採取預防方法，而提到劍器。他們這羣人共有二把劍。他說：『那就够了。』他並不曾遵從這個想念；他明白地知道：畏怯的外省人不能抵抗耶路撒冷的大威權之武力。彼得十分熱誠地自信地發誓，願和耶穌一同入獄，一同就死。耶穌以他的慣常的明睿向彼得吐白了一些疑惑。依照一種傳說，——也許是遠溯到彼得自己的——耶穌指定彼得在鷄唱以前，會三次不承認他。其餘的人像彼得一樣地發誓：他們不會屈服。

第二十四章 被捕與審判

入夜以後，大家纔離出餐室。耶穌照例地由弟子們陪伴着，穿過汲淪谷，來到橄欖山下的客西馬尼花園裏。他在這裏坐下。他以他的無限的優越性衛護着他的朋友們，他不寐而禱告着。他們正在他旁邊酣睡，忽然來到了一隊舉着火把的武裝者。這是聖廟的執棍的衛隊，——一種受教士們支配的警察；他們還有一分隊帶劍的羅馬兵士爲後盾。拘捕狀爲大祭司和法庭所填發。猶大知道耶穌的習慣，曾指出這地方是最容易掩捕耶穌的地方。初期的傳說一致地認爲猶大自己曾引導這隊捕人的軍警；還有人甚至於說他窮凶極惡地把親吻耶穌當成叛變的暗號。無論這情形究竟怎樣，無疑地，弟子們曾有抵抗的表示。據說彼得拔劍傷了大祭司的一個名叫瑪勒古(Malchus)的僕役。耶穌立刻阻止了這種抵抗，而自降於兵士們。弟子們軟弱而不能有計劃地行動，尤其是不能對抗那樣具有權威的官廳，他們只得逃避四散。只有彼得和約翰還遠遠地追隨着耶穌。另一個少年——也許是馬可——穿着一件薄衣，跟着耶穌走；人們也想捉住他，他卻把他的上衣棄給衛隊的手裏而逃跑了。

教士們對於耶穌所決計採用的步驟，與既定的法律極相符合。懲治「煽惑者」的程序——煽惑者是設法破壞宗教之純粹性的人，——很詳盡地被規定在猶太教典裏，其無恥的坦白處實

足令人發笑。在那裏面，司法上的陷阱被建立爲刑事偵查的主要部分。當一個人以「煽惑罪」被控時，人們安置兩個證人，藏匿在一個複壁裏，而設法引誘這被控者來到鄰室：他可以爲兩個證人所聽到，而不能看見證人。被控者旁邊燃着兩支燭，以便以後他們可以肯定證人語確實「看清楚了他，」於是他們使他重述着瀆褻的語句，並且勸他撤消這種瀆褻。如果他堅持着也原來的意見，兩個聽到了這瀆褻的證人便把他拖到法庭裏，而讓大家都用石頭擊斃他。猶太教典並且說，人們對於耶穌的處置也正是如此。他之處死也會根據兩個藏匿在複壁裏的證人之供詞，而「煽惑」是唯一地預備好了證人的罪名。

事實上，耶穌的弟子們告訴我們：耶穌被控的罪名便是「煽惑」；「除開幾個小節產自教派的想像而外，福音的記載一一地與猶太教典所規定的程序相合。耶穌的仇敵們之計劃，是以證人的調查和他自己的供認，使他被確定是犯了瀆褻和攻擊摩西教的罪；而依法被判處死刑，再取得彼拉多對於這判決之批准。如我們已經看到的，祭司權威事實上完全操在哈南的手裏；拘捕狀也許是他簽發的。最初，耶穌被解到這強有力的人物的家裏。哈南向他詰問着他的學說和他的弟子們。耶穌很有理由地高傲地拒絕作冗長的解說。他要哈南參考他的向來公開的說教；他宣稱他從不會有過何種祕密的學說；他請求這前任大祭司查詢曾聽過他說教的人。這原是一個很自然的答語；但是這年老的大祭司所享受的偶像崇拜似的尊敬，使這答語似乎是太大膽些。據說一個在場的人給了耶穌一個耳光。

彼得與約翰曾跟隨耶穌，直到哈南的住宅裏。約翰是這家的熟人，他毫無困難地被許進去。但是彼得在大門口就被人阻住，約翰不得不央告號房，彼得纔得進門。這夜很冷。彼得留在等候室裏，走近一爐僕役們正圍着取暖的火。他立刻被認出是耶穌的一個弟子。可憐的彼得爲他的迦利理口音所洩漏，爲僕役們的問題所窘迫，——其中一個是瑪勒古的親戚，曾在客西馬尼看見過他，——他三次地否認他曾與耶穌有過任何關係。他以爲耶穌不能夠聽到他，卻不想到這種隱瞞着的怯懦是最大的卑鄙。但是他的善良的本性立刻就使他知道了剛才所做的壞事。一個偶然的情形——鷄唱——給他提起了耶穌曾向他說的一句話。他的心被感動了，他出去痛哭起來。

哈南雖然在這將完成的法律上的謀殺裏，是真正的劊子手，但是他沒有判決耶穌的權能。所以他把耶穌解給他的女婿，戴着官銜的該亞法。這個人——他的岳父之盲目的工具——自然不得不批准一切。法庭便在他家裏開庭。偵查開始着。幾個證人依照猶太教典中的偵查手續，事先預備好了供詞，到庭指控。這不祥的語句，而耶穌確曾說過的：『我會毀滅了這上帝之聖廟，而三天以內我會造出另一個，』被兩個證人供指出來。依照猶太法，瀆褻上帝之聖廟，便是瀆褻上帝自己。耶穌默然無語，而拒絕對於這被認爲犯罪的語句加以解釋。如果我們信任另一種記載，大祭司曾飭令耶穌說他是否救主，而耶穌曾供認了這一點，在法庭上宣示他的天國的統治期之即將到來。耶穌雖然抱必死之心，但是他無需勇敢得到這種程度。比較可信的，是

在法庭上如在哈南家裏一樣，他都不作聲。在這最後的時候，他的行爲原則大概總是如此。判詞早就已經寫好；人們僅僅找尋着口實。耶穌自己感得到這一切，而不從事於一個無益的辯護。從正統派猶太教的觀點說，他真是一個既定宗教之瀆襲者和破壞者，而這種罪惡依法應該處死。法庭一致地宣布他犯了極惡大罪。法官中祕密地偏向於耶穌方面的，或是不曾出庭，或是放棄投票。建立已久的貴族政治慣有一種輕率，使法官們不去深思熟慮他們所宣布的判詞之後果。那時候的人命常常很輕率地被犧牲。無疑地，這法庭的法官們不會想到：後人會對於這用毫不顧慮的輕蔑所決定的判詞而發生惱怒，和他們的子孫會向這後代負責。

這法庭並無下令執行死刑之權。但是那時候統治着猶德的權力非常混亂，從這一刻起，耶穌便成了一個死罪犯。他整夜地忍受着最下等的僕役之虐待，他們對他極盡侮辱之能事。

第二天早晨，祭司們的領袖和長老們又聚在一起開會。他們討論着如何使彼拉多批准法庭所宣布的死刑判決，因為自從羅馬人佔領猶德後，這法庭的判決已失效力。省長不像帝國的大巡撫一樣，被賦有生殺之權。但是耶穌不是羅馬的公民，所以省長的批准就足夠使這不利於他的判決，依着程序進行。如一個政治民族征服一個民法教法混合的國家常有的情形一樣，羅馬人也不得不給猶太法一種官式的認可。羅馬法不適用於猶太人，而猶太人依然隸屬於記載在猶太教典裏的宗教法，猶如亞雪利的亞拉伯人還隸屬於回教的法典一樣。所以羅馬人在宗教上雖然是中立的，也常常批准對於宗教罪所判處的刑罰。這情形頗像是英國統治下的印度的聖城，

或是敘利亞被歐洲國家征服後的達瑪斯的狀態。却色夫曾說：如果一個羅馬人越過了刻有告示的不許外教人前進的石柱，羅馬官廳自動地把這個人交給猶太人治死；這句話我們當然可以懷疑的。

所以祭司們的警吏綁了耶穌，而把他解到彼拉多的公署裏。這公署是前希律王宮，毘連着安多利亞塔。那天是尼散月十四日星期五，即西曆四月三日，正是人們應當吃逾越羊羔的日子。猶太人如果踏入彼拉多的公署，便會惹到不潔，而不能享用聖餐。他們都站立在外面。彼拉多早接到他們來到的通報，便升堂開庭。這堂設立在露天下，地名是厄巴大（*Elbatha*）或「舖華石處，」因為地上舖着方石。

彼拉多剛知道了控訴的原因，便表示不願意干預這件事。接着，他和耶穌兩個人獨留在公署裏。在這裏，他和耶穌長談着，其詳情既沒有證人傳述給弟子們，我們當然無從知道。但是這談話的語調，似乎曾被第四福音的作者很正確地猜到；至少關於這兩對談者之相互地位的一切，這作者的紀載與歷史所告訴我們的完全吻合。

省長本丟（*Pontius*），又號彼拉多，——無疑地，他或是他的一個祖先曾得到榮譽標鎗的勳章，因得此號，（註）——向來與這新生的教派毫無關係。他漠然於猶太人之內訌，而認為這些教派者的運動都產自病態的想像與失常的頭腦。一般地說，他不喜歡猶太人。但是，猶太人

（註） *Pilum* 之義為標槍，轉變為 *Pilatus*（彼拉多。）

還更恨惡他些。他們認爲彼拉多殘忍，驕傲而暴躁。他們把一些不近情理的罪惡推諉在他身上。耶路撒冷這民衆大醞釀之中心，是一個很不馴服的城市，是一個外國人最難忍受的居住地。宗教熱狂的猶太人覺得這新來的省長有一個取消猶太法的固定計劃。他們的褊狹的溺信和宗教的恨惡，損傷着羅馬人的寬厚的正義與世俗政府之情感，這情感是最平凡的羅馬人到處傳播的。我們所知道的彼拉多的一切行爲，都證明他是一個好行政官吏。在他執行職務的前期裏，他和他的屬民間會有許多困難，他很強蠻地解決了它們；而從事情之根源看來，他似乎站在有理的這方面。他必定覺得猶太人是很落後的民族；無疑地，他之評判猶太人，猶如從前法國的自由主義的省長，評判下勃勒東人之反對開闢新政，設立學校一樣。在他的關於公益的最好的計劃裏，尤其是關於公共工程的一切，他遇到摩西法典這個不可超越的阻礙。摩西法典對於生命之束縛極嚴，以致它反對一切變換，或任何改良。羅馬的建築，卽令是最有益的，也是宗教熱狂者的大恨惡之對象。彼拉多曾在他的鄰近禁地的住宅前，懸掛兩個有文字的許願盾形徽牌，這會引起一個更強烈的大風暴。起初，省長對於這些敏感性不甚介意，不久他便發現自己已在從事於流血的彈壓；以後這終於成爲他的免職的原因。這許多衝突的經驗使他在對於猶太人的關係上，謹慎異常；這不可理喻的民族往往以逼迫他們的主人向自己作可怕的嚴厲處置，爲對於主人的報復。彼拉多極不高興自己被牽連在這新事件裏，爲着他所恨惡的法律而扮演一個殘酷的角色。他知道當這種宗教溺信從世俗政府取得了某種暴行以後，它必定首先地把這責

任卸放在世俗政府的身上，甚至還用這種暴行作責譴世俗政府之理由。無上的不義；因爲在這情形裏，眞罪人是唆使者！

所以彼拉多曾想援救耶穌。也許耶穌的神色不變的態度給他一個深刻的印象。依照一個傳說所告訴我們的，——自然不甚可靠，——耶穌曾在省長夫人方面，找到一個幫助。她說，她曾因爲耶穌做了一個惡夢。她可以會從她的宮殿之窗裏，瞥見過這溫文的迦利理人，因爲宮殿之窗向着聖廟之露庭。也許她在夢中重見到他，這美好的青年之將流的血帶着恐怖侵入她的夢裏。總之，我們確知的是：耶穌發現彼拉多對於自己預先就很有好意。這省長和藹地詢問他，而渴想找到任何一種方法把他無罪地遣釋。

「猶太人之王」這稱號，耶穌從來不會用以自稱；但是他的仇敵們卻提出了這稱號，以總括他的行動和要求：這口實自然最能够激起羅馬官廳之疑忌。人們開始從這方面控告他謀反，控告他犯了叛國的大罪。這是極不公平的，因爲耶穌總是承認羅馬帝國爲既定的權力。但是宗教上的保守派，向來不惜進一步作違背事實之誣蔑。他們曲解着耶穌說教的原意，從他的學說裏抽繹出各種各樣的結論：他們把他變成哥羅人猶大的弟子；他們揚言他禁止付稅於凱撒。彼拉多問他是否眞是猶太人之王，耶穌絕不隱瞞他所思想的一切。但是他的語句之極含糊處，從前曾是他的力量而他死後會建立他的王權的，這次卻害了他。耶穌這理想主義者——那就是說，他不分辨精神與物質，——雖然如啓示錄所描寫的，口裏有一把兩面開口的劍，還不能使

地上的權力完全放心。如果我們相信第四福音所說的，耶穌確曾供認出他的王國，而同時說了這樣一句意義深遠的話：『我的王國不屬於這個世界。』接着，他曾解釋他的王國之本質，歸納起來，完全是真理的保持與宣布。彼拉多毫不瞭解這奧妙的理想主義，無疑地他覺得耶穌是一個無害的夢想者。這時候的羅馬人完全缺乏以宗教或哲學感化外族的思想，因之他們認為忠實於真理只是一種幻夢。這些對話使羅馬人昏昏欲睡，而覺得毫無意義。他們既察看不出，這種新玄想對於帝國孕育着什麼危險的酵素，他們便認為在這情形裏毫無使用武力之理由。他們的全部的不滿，都落在那些爲着無聊的敏感來向他們請求施用虐刑的人之身上。二十年後，迦流（Gallio）對於猶太人還是採用着同樣的策略。直到耶路撒冷毀滅時，羅馬人之行政原則是完全漠然於猶太教派者之相互的爭鬪。

這省長想到了一個權宜之計，來調和自己的情感與這溺信的人民之苛求：這人民的壓迫，他已經無數次地感受到。當時的習慣，常常逢着逾越節，給人民釋放一個犯人。彼拉多知道耶穌之被捕，完全由於祭司們的妬忌，便嘗試使耶穌享受這種習慣的利益。他又升堂開庭，向羣衆提議釋放這「猶太人之王。」這提議的措辭雖然包含着寬容，卻又帶有譏諷的成分。祭司們看出了這提議之危險。他們立刻採取應付的辦法；爲着對抗彼拉多的提議，他們向羣衆提出另一個犯人之名字，而這犯人在耶路撒冷是很受羣衆愛戴的。一個奇特的偶然使這人的名字也是耶穌，而綽號是巴拉巴（Bar-Abba）或巴拉邦（Bar-Rabban）。他是一個很著名的人物。他因

爲在一個雜有謀殺事件的叛亂中行兇而被捕。一個普遍的喧鬧震盪起來：『不是這個人，而是耶穌巴拉邦。』彼拉多不得不釋放了他。

彼拉多的困難更加增大起來。他害怕他如果對於一個被稱爲「猶太人之王」的被告太寬容時，他也許會自壞了前程。並且宗教上的溺信使一切權力不得不向它妥協。彼拉多相信自己必得稍稍讓步；但是他還是遲疑地不願流血，以滿足他所恨惡的人。他想把這件事變爲一齣喜劇。他裝作揶揄着人們錫子耶穌的大而無當的稱號，下令鞭撻耶穌。鞭撻常常是十字架刑之初步。也許彼拉多想使人相信他已經決定施用十字架刑，卻希望這初步就可以了事。接着，依照各種記載所說的，發生了一幕激起反感的情景。一些兵士替耶穌穿了一件紅色軍袍，戴了一個荆棘編成的王冕，要他手裏拿着一根蘆葦。他們把這樣打扮了的耶穌帶到對着羣衆的臺上。兵士在他面前列隊走過，輪流地打他的耳光，而跪着說：『敬禮，猶太人之王！』還有些人向他的面孔吐唾，以蘆葦敲擊他的頭。我們很難於瞭解：爲什麼尊嚴的羅馬人會讓自己作這種可恥的行爲。不錯，彼拉多以省長的資格，在他指揮之下的，只有輔助軍隊。也許出征的羅馬人都是羅馬的公民，不會降格以作這種無身分的事。

彼拉多以爲這種扮演可以卸卻他自己的責任嗎？他想擋開威脅着耶穌的打擊嗎？他想用一個滑稽的結束，使人覺得這事不值得作其他解決，以代替悲劇的終局嗎？如果這是他的想法，這想法是毫無成效的。民衆的紛擾擴大起來，而成爲一個道地的叛亂。這呼聲——『釘死他

罷！釘死他罷！——到處震盪着。祭司們以愈加迫切的語氣宣稱：如果這煽惑者不處死刑，摩西法典會遭危險。彼拉多很明白地看出：爲着援救耶穌，他將不得不壓伏一個流血的叛亂。但是他還嘗試着延長一點時候。他又回到公署裏，查詢耶穌是何處人，找尋一個口實以推卸自己的管轄。依照一個傳說，彼拉多甚至於曾把耶穌解給安第巴，據說那時候，安第巴正在耶路撒冷。耶穌不甚助成彼拉多這些善意的努力。他像在該亞法家裏一樣，保持着一種莊重尊嚴的沉默，使彼拉多詫異。外面的呼喊愈加憤怒起來。大家已經斥罵着這省長之不甚熱誠和保護凱撒之仇敵。這時候最反對羅馬統治的人，爲着要以大逆不道控訴這太容忍的省長，也成了第伯爾帝之順民。他們說道：『這裏除開皇帝以外，並無別的國王。誰自立爲王，便是反叛皇帝。如果省長釋放了這個人，他便是不忠實於凱撒。』軟弱的彼拉多不能再支持了。他就像已經預讀到他的仇敵們送往羅馬的報告，彈劾他曾維護第伯爾帝的一個對手。在許願的盾形徽牌事件時，猶太人已曾上書皇帝而申訴得直。他擔慮着他的地位。他終於退讓了，這徇從使他的名字永遠地受着歷史之鞭笞。據說他曾把將發生的一切之責任卸給了猶太人；而依照基督教徒所傳說的，猶太人曾全部地接受了這責任。他們喊道：『讓他的血再落在我們的和我們子孫的身上罷！』

他們真會說這句話嗎？我們不必一定相信。但是這句話是一個深邃的歷史真理之說明。從羅馬人在猶德所採取的態度而觀，彼拉多除開徇從猶太人的意見以外，差不多別無辦法。幾多

因宗教上的不容忍而判定的死刑，曾強迫世俗權力接受呵！那西班牙的國王，因為博取溺信的教士階級之歡心，把幾百屬民送赴火刑的，是比彼拉多更罪大惡極些；因為他所代表的權力，比西歷三十三年羅馬人在耶路撒冷的權力更完整些。當世俗的權力因為教士之請求而成爲虐殺的騷擾的，它表現着它自己的軟弱。但是那一個政府在這方面沒有罪過，讓它向彼拉多投擲第一石罷！把教士階級之殘酷隱蔽在後的「世俗之臂」是無罪的。當一個人使劊子手流出別人的血時，他無權說他看到血就恐怖。

所以，處耶穌以死刑的不是第伯爾帝，也不是彼拉多省長；那實在是猶太的舊派和摩西法典。照我們的現代思想說，父子之間沒有罪惡的繼承；每個人對於人間的和天上的正義，只負責他自己做過的一切。所以任何猶太人，現在還因為耶穌之被害而忍受痛苦的，應當有申訴之權；因為他也許會是西利奈人西門，至少他也許不是那些喊釘死耶穌的人之一。但是，民族也像個人一樣，有應負的責任。如果某一種罪惡堪稱爲民族的罪惡時，那便是耶穌之死。這死是「合法的」，「因它的最初的原因根據於一條法律，而這法律是全國的靈魂。摩西法在它的近代的而無疑地被接受了的形式上，對於一切改變既定宗教之嘗試，都是以死刑對付。現在耶穌確曾攻擊這宗教，而想毀滅它。猶太人就曾以一種單純的真實的坦白向彼拉多說到這一點：『我們有一條法律，依照這條法律，他應當被處死刑；因為他自稱爲上帝之子。』這法律固然是可深惡痛絕的，但是這是古代野性之法律；以廢除它爲己任的英雄，最先就得忍受它的刑罰。

咳，一千八百餘年過去了，這長時期還不够使耶穌所犧牲的血收到果實。幾世紀之久，人們用他的名義以虐刑和死罪對付和他同樣高貴的思想家。直到現在，一些自稱爲基督教的國家，還爲着宗教罪而規定許多刑罰。這些錯誤，耶穌是不負責任的。他不能預見到某一個想像乖謬的民族，會有一天把他當成一個可怕的貪吃豕肉的牛頭神。基督教曾是無容忍精神的；但是容忍精神之缺乏並不是基督教本質上的特點，而是猶太教的。因爲猶太教第一次地建立了信仰上的絕對原則，而奠定了這個原理；任何人使民衆離背眞宗教，即令他能製作奇蹟以支持他的學說，也應當不經審判地爲大衆用石頭擊死。不錯，多神教的國家也有它們的宗教上的暴行；但是如果它們也有這條法律，它們怎能成爲基督教的國家呢？因此，舊約前五紀會是宗教恐怖之第一法典。猶太教提供了一個帶劍的不變的教義之模範。如果基督教能够不用盲目的恨惡去窘迫猶太教徒，而廢除了致耶穌於死的制度，那麼，它是如何地更合邏輯些，更無愧於人類呵！

第二十五章 十字架刑

耶穌之真正死因雖然完全是宗教的，但是他的仇敵們居然能夠在省長公署裏把他控成一個叛國的罪犯：他們也許無法只用反正統派的理由使猶豫的彼拉多作死刑之判決。教士們爲着貫於他們這個觀念，慫恿羣衆要求以十字架刑處死耶穌。這種虐刑並不是猶太人創始的。如果人們完全依照西法處耶穌以死刑，他應當被石擊死。十字架刑是羅馬的虐刑，專用以對付奴隸，或用以在死罪之外，再給犯人以公然的羞辱。人們把這刑罰應用在耶穌身上，是把耶穌當成大道上的翦徑賊，強盜，或是當成低等仇敵，羅馬人不給以用劍殺死之榮譽。所以人們懲治的是虛無的「猶太人之王」，而不是反正統派的教義論者。這個觀念的另一推論，便是死刑之執行權應當完全操在羅馬人的手裏。這時候，羅馬人的習慣是兵士兼任執行死刑者，至少在政治性的死罪案裏是如此。因之耶穌被交付與輔助軍隊之一個分隊，聽命於一個百夫長。虐刑之全部恐怖，爲新征服者的殘忍風俗所引入的，都被施用在他身上。時候大約是正午。人們又把因爲剛纔在臺上表演而脫去的衣服，給耶穌穿上。因爲這分隊原來還留存着兩個應當被處死的強盜，他們便把這三個罪犯放在一起；而隊伍開始向行刑的地方進發。

這地方名叫各各他，坐落在耶路撒冷城外，卻靠近城牆。各各他這字的意義是「腦蓋，」

它似乎相當於我們所謂「邱陵，」也許是指一個荒廢的狀如禿頭的小岡。這小岡的原址何在，我們無從正確地知道。無疑地，它總在耶路撒冷的北方，或西北方，在城牆與汲淪谷西龍谷（Tinnom）之間的不平的高地上。這是一個頗平凡的區域，鄰近大城市所發生的不好的影響更使它成爲可怕的。我們沒有什麼確切不移的理由，把各各他重合於自君士但丁帝以來，全基督教所尊敬的地方；但是，我們也沒有什麼重大的反面的論據，不得不在這一點上擾亂基督教的回憶。

被判受十字架刑的人，必得親自背負他的被刑之工具。但是在體格上，耶穌比他的兩個就死的同伴軟弱些，不能夠支持他的十字架之重量。這隊伍正遇到一個名叫西門的西利奈人，從鄉間回來。兵士們以外國駐軍的慣常的橫蠻方法，強迫這個人捐荷這不祥的木柱。在這一點上，他們也許是使用着他們的被認可了的徵役權，因爲羅馬人不能背負這被詛咒之物。西門似乎後來加入了基督教的團體；在這團體裏，他的兩個兒子亞力山大和魯孚是很著名的。他也許曾演述許多只有他曾親見的情景。這時候弟子們都不在耶穌旁邊。

最後，人們走到了行刑的地方。依照猶太習慣，人們爲憐憫之心所激動，把一種滲着沒藥的烈酒，——醉人的飲料——給罪人喝，使他昏迷。耶路撒冷的婦人們似乎常常親自把這種臨終酒，帶給解往刑場的不幸者。如果她們並不捐贈時，人們便從公庫裏拿錢購買。耶穌僅僅用唇尖觸觸盤邊，便拒絕喝飲。這種可憐的安慰，適宜於庸俗的罪人的，與他的高貴的性格不相

調合。他寧願神智極清地離開生命，寧願以整潔的自覺等候着他所希望的所召喚的死。接着，人們剝去了他的衣服，把他綁在十字架上。這架是兩根被捆成十字形的木柱。它不甚高，以致犯人的脚幾乎可以觸到地上。他們開始豎立這架，接着把釘子釘着犯人的手，把他固着在架上。兩脚雖然也常常被釘住，有時候卻只用繩子縛紮。一塊木板如帆架似地固着在十字架中柱的半高處，而穿過犯人的腿間；犯人便把自己支持在那上面。沒有這木板，犯人之兩手也許會被扯斷，身體會坍塌。有時候，一個小極板放在與脚等高之處，以支持兩脚。

耶穌嘗味了這些痛苦之全部殘忍。兩個強盜在他的兩旁受刑。執行死刑者是常常被允許沒收受刑者之小遺物的，他們便以拈鬮的方法分享了耶穌的衣服；而坐在十字架下看守着他。依照一個傳說所告訴我們的，耶穌曾喊出這句話，——「如果他不曾說出口，至少存在他的心裏，——『天父，原諒他們罷！他們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什麼事。』」

依照羅馬的習慣，一個標牌被掛在十字架頂上，用希伯萊、希臘、拉丁三種文字寫着「猶太人之王。」這種寫法不免對於猶太人有些譏誚，有些侮辱。許多過路的人讀到了它，都不高興。教士們向彼拉多抱怨，以爲他應當採用另一種寫法，只說是耶穌自稱爲猶太人之王。然而彼拉多早已厭倦於這件事，拒絕對於這已經寫好的標牌作任何修改。

弟子們都已經遠遁。但是有一種傳說堅持着約翰總站在十字架下。我們可以用更大的確信肯定；迦利理的忠實的女信徒，曾跟隨耶穌到耶路撒冷而繼續服侍着他的，都不曾拋棄他。瑪

麗革羅罷，瑪大拉的瑪麗，苦撒之妻約亞拿，撒羅米和其他許多婦人都遠遠地站着，目不轉睛地望着耶穌。如果我們相信第四福音所說的，耶穌的母親瑪麗也曾在十字架下；而耶穌看到了他的母親和愛徒約翰站在一起，便向愛徒說：『這是你的母親；』又向母親說：『這是你的兒子。』但是我們不瞭解：爲什麼前三種福音列舉着其他婦人，卻漏去了耶穌的母親；她的到來應當是一個很富刺激性的特點。在這時候，耶穌整個地關念着他的工作，已經只爲人類而存在，他的極高貴的性格忽然作這種個人的感傷，也許是不近情理的事罷。

除開這小羣婦人們遠遠地安慰着耶穌的視線而外，耶穌所看到的只是人類的卑賤與愚昧之暴露。過路的人侮辱着他。他在他的四周聽到可嗤的譏諷。他的將死的痛苦之呼聲引起許多刻薄的笑罵。有人說：『他現在高懸在那裏了，這自稱爲上帝之子的人！如果他高興，讓他的天父現在來拯救他罷！』還有人竊竊私議道：『他拯救了別人，而他不能夠自救。如果他是以色列的王，他姑且從十字架上下來罷；然後我們纔信仰他。』第三個人說：『好了，你這毀滅上帝之聖廟，而三天以內再造好它的，來，救救你自己罷！』有幾個人含糊糊地知道他的啓示思想，以爲他在呼籲着伊利亞，便說：『我們且看伊利亞是否來拯救他』兩個在他旁邊被刑的強盜似乎也是這樣地訕笑着。天色是昏暗的。這地方如耶路撒冷的任何近郊一樣，貧瘠而寂寞。依照幾種傳說所告訴我們的，他曾片刻地掉落在失望之深淵裏。一朵黑雲給他遮暗他的天父之面孔。他經驗着一種絕望的焦急，千百倍痛苦於一切虐刑。他所遇到的只是人類之忘恩負

義；他也許後悔着不該爲一個卑賤的民族而忍受痛苦罷！他喊道：『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爲什麼拋棄了我呢？』但是他的神聖的本質還是獲得了勝利。他的身體裏的生命漸漸熄滅，他的靈魂同程度地清明起來，慢慢地回向它所自來的天上。他重又找到了對於他的使命之真情感。在他自己的被刑裏，看出世界之被救。他不再注意在他脚下展開着的可怕的景象。他深邃地結合在他的天父一起，他在十字架上就已開始他的神聖的生活，這生活，他將在人類之心裏無盡期地度着。

十字架這虐刑之特別殘酷處，便是犯人可以在刑具上，在這可怕的状态裏生活三四日之久。兩手之出血，可以很快地停止，而不是致命的創傷。真正的死因是反常的身體位置：這可以引起血液循環之無比的擾亂，可怕的頭痛和心痛，最後，引起四肢之僵硬。身體強壯的犯人甚至於可以在架上睡覺，而完全只因爲飢餓喪命。這殘酷的虐刑之原意，不是直捷了當地用某種特定的創傷去殺死犯人，而是把手被釘住的奴隸示衆，——他從前不曾知道善用其手，——而讓他在木架上腐爛。耶穌的脆弱的體質給他免除了這慢性的痛苦。一個奇渴——這是十字架刑痛苦之一，如任何使血流過多的虐刑一樣，——燃燒着他。他索取解渴之物。他旁邊正有一個瓶子，充滿着羅馬兵士常喝的飲料。這是一種醋和水的混合物，稱爲「波士加。」羅馬兵士們在任何行軍中，都應當攜帶他們的「波士加，」執行死刑也不例外。一個兵士用海綿蘸着這飲料，放着一根蘆葦的尖上，而送到耶穌唇邊；耶穌吮吸了它。在近東，人們以爲使受十字

架刑或串殺刑者飲喝，可以促成他的速死。許多人相信：耶穌飲醋後立刻就呼出了最後一口氣。更可能的是：一種中風或一個心部的脈管之驟裂，使他於受刑後三小時內暴死。在斷氣前幾分鐘，他的聲音還是很洪大的。忽然，他可怕地大叫一聲；在這叫聲裏，有些人聽到這句話：『呵，天父！我把我的靈魂送呈在你的手裏！』另有一些人，更關心於預言之完成的，卻解說爲這幾個字：『一切都完成了！』他的頭俯向胸前，他便與世長辭了。

高貴的啓蒙者呵，現在安息在你的光榮裏罷！你的工作已被完成了；你的神聖性已被建立了。別再害怕什麼錯誤會掀倒你的努力所造成的大廈罷！從此以後，你被免除了一切弱點，你可以從神聖和平之高處，看到你的行爲之無盡的後果。你以幾小時的痛苦之代價，——而這還並不會損及你的偉大的靈魂，——取得了最完整的不朽。幾千年之久，世界會隸屬於你。你是我們的矛盾之旗幟；你將是一個標記，最熱烈的爭戰會圍繞着這標記發生。你死後之生氣勃勃，你死後之被愛，千百倍於在塵寰裏過路時的你；你將整個地成爲人類之基石，以致如果我們從這世界裏塗抹了你的名字，不啻是在根基處去搖動世界。在你與上帝之間，我們不再作邊界之劃分。你這克服了死亡之勝利者，領取你的王國罷！無數世紀的崇拜者會遵循你所劃定的正道，追隨着你向那裏去。

第二十六章 耶穌在墳墓裏

依照我們的計算法，耶穌斷氣的時刻大約是下午三點鐘。猶太人有一條法律，禁止讓一個屍體懸掛在十字架上，度過行刑日的晚間。很可能地，羅馬人所執行的死刑，並不遵守這條原則。但是因為翌日就是安息日，而且是一個特別嚴重的安息日，猶太人向羅馬官廳表示，他們希望這神聖的日子不被這種景象所污點。羅馬官廳接受了這項要求，而下令要兵士們加速三個犯人之死，從十字架上移去他們。兵士們完成這使命的方法，是給兩個強盜施用了較十字架刑收效更捷的第二種虐刑，——常用於奴隸和戰時俘虜的折腿刑。至於耶穌呢，他們發現他已經早就死去，而認為不必再折斷他的腿。爲着消除對於耶穌真死之一切懷疑，爲着完成他的死，——如果他還有呼吸的話，——一個兵士用矛貫刺了他的胸側一下。他們相信會看到血和水流溢出來：這是大家視爲生命停止的記號。

第四福音的作者把使徒約翰穿插在這裏，成爲一個親見的證人，對於這個細節頗不嫌詞費。事實上，耶穌究竟會否真死，無疑地曾引起疑問。對於慣看十字架刑的人而言，十字架上幾小時的懸掛，似乎完全不能獲得真死的結果。人們曾舉出許多受十字架刑者的例證：這些人合時宜地被解下來，會因爲強有力的診治而復返於生命。後來，阿利雪（Orsèine）覺得非用奇

蹟，不能說明這樣一個迅速的終局。我們也可以在馬可的記載裏，看到同樣的驚異。真正說來，在這種性質的疑點上，歷史家所能取得的最好的保障，便是耶穌的仇敵們之多疑的恨惡。猶太人是否從這時候起，就擔慮着耶穌有被認爲曾復活之可能，我們固然不能肯定；但是無論如何，他們必曾十分地小心在意，使耶穌真正死去。無論古代人對於執法的正確和做事的精審，有時候是如何地疏忽，我們不能相信這案件裏的關係人，在這於他們極具重要性的一點上，不曾作任何預防的處置。

依照羅馬的習慣，耶穌的身體應當還被懸掛着，以供野鳥的啄食。依照猶太人的法律，它應當在晚間解取下來，停放在專供受虐刑者埋葬的不名譽的地方。如果耶穌的弟子們都只是那些可憐的畏怯而無地位的迦利理人，事情便會照第二辦法進行。但是我們已經知道：耶穌在耶路撒冷雖然無甚成績，他仍然曾取得幾個大人物的同情：這些人也正在等候着上帝之國；他們不敢吐露自己是耶穌的弟子，卻對他非常依戀。其中一個，亞利馬太小城的約瑟，當晚就向省長請求領屍。約瑟是一個很有體面的富者，猶太法庭的法官。並且那時候的羅馬法律規定，受虐刑者的屍體應當被交付與請求認領的人。彼拉多並不知道折腿這段情形，詫異着耶穌死得那樣迅速；而把負責執行死刑的百夫長傳來，詢問經過的一切。彼拉多聽取了百夫長的證明後，把約瑟所請求之物允許給了約瑟。耶穌的身體也許早就已經從十字架上解下來；人們把它交給約瑟，隨他去如何處置。

另一個祕密的朋友尼哥底木，——我們曾看到他使用他的力量幫助過耶穌，——也在這時候再出現。他攜來了大量的香殮屍體所必需的物品。約瑟和尼哥底木依照猶太習慣埋葬了耶穌，那就是說，用一塊細麻布加上沒藥和沉香，包裹了屍體。迦利理的婦人們都在場；而無疑地她們用刺耳的哀呼和哭泣，陪伴着這一切。

時間已不甚早；這一切都是很匆忙地做完的。他們還不會選定永遠埋葬的地方；並且屍體之搬運，很可以延長到深夜；而這會違犯了安息日的禁律；弟子們仍是很小心地遵守猶太法律之規條的。於是他們決定把耶穌的身體，放在一個臨時的墳墓裏。附近的一個園中有一座新鑿在岩石裏的不曾用過的空墳。它的所有者也許是耶穌的一個信徒。墳穴之具埋葬一個屍體者，是一間小室構成的；這小室的底層岩石被刻成爲一個槽形或成爲一個凹床形，做屍體的安放處，而上面是拱圓的頂。因爲這些墳穴都被掘在傾斜的岩石的側面，人們不須升降便可進去；穴口用一個很難移動的石頭塞住。他們將耶穌的身體放在這墳穴裏，把石頭推塞了穴口。他們決意再來給他一個更完備的埋葬。但是第二天是一個莊嚴的安息日，這工作便被延挨到第三天。

婦人們在細細地看了耶穌身體之躺臥的姿勢以後，纔退去。她們還利用着這晚間的剩餘時候，預備着別的香殮手續。星期六，大家休息一天。

星期日清晨，婦人們都很早地來到墳前，瑪大拉的瑪麗比別人更早。石頭已自穴口移去，

而耶穌的身體已不在前兩天躺臥的地方。同時，最奇特的謠言在基督教的團體裏流播着。這呼聲——「他復活了！」——閃電似地在弟子中掠過。耶穌所能激發的熱愛，使這消息到處找到毫不懷疑的信任。那時候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呢？我們將在寫作使徒史的時候，究研這一點，而找出關於復活的神話之來源。對於歷史家而言，耶穌的生命和他的最後一聲嘆息，同歸於盡。但是他在弟子們和女信徒的心裏所留下的印象，是如此地深刻，以致幾個星期之久，他們覺得他還活着，還在安慰他們。誰拿去了耶穌的身體呢？向來輕於置信的狂熱，在什麼條件下創造了確立復活之信仰的各家記載呢？因為對照的文件之缺乏，我們永遠不能知道這一切。但是我們可以說：瑪大拉的瑪麗之強烈的想像，在這情形裏扮演了一個主要的腳色。一個幻覺者的熱情給世界以一個復活的上帝。這是多麼神聖的愛力呵！這是多麼神聖的剎那呵！

第二十七章 耶穌的仇敵們之命運

依照我們所採用的計算法，耶穌之死發生於西曆三十三年。無論如何，這件事的發生時候不會早於二十九年，因為前一年施洗者約翰與耶穌纔開始說教；也不會晚於三十五年，因為後一年，似乎在逾越節前，彼拉多和該亞法就都失去的他們的職位。但是耶穌之死與這兩個人之被撤，毫無關係。彼拉多退休後，也許全不會想這被遺忘的事件，全不會想到這事件會把他的惡譽傳到最遠的後代去。至於該亞法呢，他的後任是他的妻舅約拿但（JONATHAN），就是在耶穌案裏扮演過主脚的哈南之子。這撒都該教派的哈南家還會長時期地保有着大祭司之職位，而比從前更勢力強大些，繼續把反對耶穌之殘忍的爭鬪，來反對耶穌的弟子和家庭。基督教憑藉着他而取得創教之特定的文書，也因為他而許多信徒成爲殉道者。哈南被認爲是當時的最幸運者之一。這殺害耶穌的真兇手在極度的榮譽與尊敬中了結他的生命，不會片刻地懷疑到他對於猶太民族有過很大的功勞。他的兒子們繼續統治着聖廟，羅馬省長很不容易管束他們；有時候他們爲着滿足他們的凶暴而高傲的本能，並不請求省長的許可。

安第巴和希羅娣不久也就脫離了政治舞臺。希律亞格利巴被迦利居納（CALIGULA）帝升到國王的尊位以後，這妬忌的希羅娣也發願要做王后。安第巴不斷地爲這野心的婦人所迫促，——

她罵他爲懦夫，因爲他竟忍受着他的家庭裏有一個位高於他的人，——便克服了他本性上的懈怠，而往羅馬去圖謀他的姪兒剛才得到的尊號。這事發生於西曆三十九年，卻引起了極壞的結果。安第巴爲希律亞格利巴在皇帝前所讒，竟遭免職；在里昂在西班牙等地以逐客的生活混過他的餘年。在他的失寵期裏，希羅娣追隨着他。當他倆的卑微的屬民——施洗者約翰——成了神人，而他的名字再在這遠國裏出現，在他倆的墳墓上喚起約翰被害的回憶時，至少一百年又已經過去了。

至於不幸的猶大，許多可怕的神話，關於他的死亡的，流傳着。有人說他以這背義的代價，在耶路撒冷近郊購買了田地。西安山 (Sion) 南正有一個名爲血田的地方；大家便假定這是這叛主者所購買的產業。依照一個傳說所告訴我們的，他自殺而死。另一個傳說以爲他在田裏跌交一次，使他的臟腑都流散在地上。還有別的傳說告訴我們，他是患一種水腫病死的；他的死狀之令人作嘔被大家認爲是天罰。人們想使猶太與亞希多弗 (Achitophel) (註) 成爲無獨有偶的一對，而用他去應驗詩篇作者對於負義之友所說出的威嚇，因而創出了這類神話。也許正當他的舊友們準備着征服世界，而在世界上宣傳着他的惡行時，猶大退隱於他的血地的田地裏，度着一種甜美而無聞的生活。也許重壓在他頭上的可怕的恨惡，終於使他做了一些凶暴的行爲；而大家在這些行爲裏看出天罰之手指。

(註) 舊約撒母耳記下第十七章第二十三節。

並且基督教大報仇的時代還很遼遠。這新教派並不會助成猶太教行將忍受的災難。很久以後，信徒公會纔瞭解到：他們實施不容忍之法律時，他們會遭遇到什麼危險。無疑地，羅馬帝國還絕對不會疑心到，它的未來的破壞者業已誕生。幾乎三百年之久，它還繼續着它的路程，而不會夢想到在它旁邊，成長着許多原則，會使人類受到一個澈底的改變。耶穌拋在世界上的既神權又民主的觀念，與日爾曼民族之南侵，同是最活動的使凱撒之工作崩潰的原因。一方面，任何人可以參加上帝之國的權利，已經宣布。他方面，從此以後，原則上宗教已與國家分離。信仰之權利脫去了政治法之束縛，終於成爲一種新權力，——「精神的權力。」這權力會許多次數地忘卻了它自己的來源。許多世紀之久，主教們曾是王子，而教皇曾是國王。這自稱爲「靈魂之國」者幾度地把自己表現爲一個可怕的暴虐政治，以虐刑與焚殺來維持自己。但是政教分離行將收果之日終會到來，精神事物之範圍不自稱爲「權力」，而自稱爲「自由」之日，終會到來！基督教創始於一個常人之大膽的肯定，在民衆前孵化出來的，起初就爲民衆所喜愛而贊美的，它被印上了一種永不磨滅的本性。它是革命之第一次成功，民衆情感之勝利，頭腦單純者之登基，民衆所能瞭解的「美」之崛起，所以耶穌在古代的貴族社會裏打開一個裂口，從裂口裏一切特權都會流去。

世俗的權力雖然對於耶穌之被害是無罪的，——它只副署了死刑的判詞，而還是不願意的，——事實上它卻沉重地擔載着這件事的責任。羅馬帝國主持了各各他的一幕，不啻向自己

作了最嚴重的打擊。一個充滿着各種不敬的神話，佔了優勢，傳播於全世界；在這神話裏，既定的權威扮演着可怕的角色；被告是有理的；法官與警察勾結着以抹煞真理。耶穌受難的故事，最高度地含有反叛意味的，以幾百萬民間圖畫傳播着，表現出羅馬的旗幟在批准最不義的虐刑，羅馬的兵士在做劊子手，而羅馬的省長在頒發執行這虐刑的命令。這對於一切既定權力是怎樣一種打擊呵！以後，它們從不會好好地再恢復過。當它們的良心上有了客西馬尼的大過錯，它們怎能向窮人們裝出「謬誤是不可能的」那種態度呢？

第二十八章 耶穌之工作

如我們所看到的，耶穌從不曾把他的行動擴張到猶太教以外去。雖然他對於一切被正統派所輕視的人表示同情，承認異教徒可以入上帝之國，雖然他多次地住在多神教的地界裏，而我們曾一度地或兩度地發現他與非信徒有友善的關係，我們仍然可以說，他的一生都在他出生的很閉關的小世界裏度過。希臘羅馬這些地方從不曾聽到說過他。一百年後，他的名字纔出現在世俗的作者之著述裏；而這還只是說到他的學說激起了叛亂的運動，和他的弟子們忍受着虐殺，纔間接地提起他。即在猶太教的範圍裏，耶穌也不曾留下什麼很持久的印象。菲龍大約死於西曆五十年，一點不會知道耶穌之存在。却色夫生於西曆三十七年，在第一世紀末執筆時，只以寥寥數行，述及耶穌之被害，好像這只是一件次要的事。當他列舉當時的教派時，他整個地漏卻了基督教徒。第伯利亞的虛士特（Juste），與却色夫同時的歷史家，從不曾說到耶穌這名字。在舊猶太教典（*Mischna*）裏，我們也找不出這新教派之痕跡。舊猶太教典的兩種評註雖然提起基督教的始祖，卻是第四第五世紀以後纔寫成的。耶穌的主要工作是在他自己的四周造成一圈弟子們：他引起了弟子們對於他的無限依戀，而在弟子們的心裏種植了他的學說之胚珠。使自己被愛，「以致在他死後人們還繼續地愛他，」這便是耶穌的傑作，這也是最使同時

人驚奇的事實。他的學說是極無教義意味的，所以他從不想到把它寫下，或令人寫下。一個人之成爲耶穌的弟子，不是在信仰這點或那點，而是在依戀耶穌，熱愛耶穌。他所遺傳下來的，不外是從聽衆記憶裏所收得的幾句格言，尤其是他的道德的典型和他所留存的印象。耶穌不是一個創立獨斷的教義之始祖，或象徵之製造者；他是以一種新精神啓蒙世界之導師。最無基督教精神的人，一方面是希臘教派的博士們，他們自第四世紀起，把基督教陷在一條玄學的空論之迷途裏；另一方面是拉丁中世紀的煩瑣神學家，他們想從福音裏抽繹出幾千百信條，構成一個大而無當的撮要。附從耶穌而期望着上帝之國；那時候做基督教徒的條件只是如此。

所以我們現在纔能瞭解：爲什麼純粹的基督教，因爲一種特別的命運，便在一千八百餘年後，還表現着普遍的永恆的宗教之特質。不錯，從某幾點說來，耶穌的宗教是最後的宗教。基督教完全產自靈魂之一種自發的運動；它從出生時起，就已免去了一切教義的束縛，爲着信仰自由奮鬥了三百年；它雖然曾陸續地忍受過許多失敗，而現在它仍能收穫到這光榮的來源之果實。它只須回向福音，便够使自己更新。我們現在所想像的上帝之國，大異於初期基督教徒希望在雲裏看到的放光的靈異現象。但是，耶穌紹介入世界的情感，卻實在還是我們的情感。他的完善的理想主義是純潔而有德的生活之最高法則。他創造了純潔的靈魂之天國，我們在大地上找不到的，可以在那裏找到：——上帝的兒女們所構成之完善的貴族，絕對的神聖性，世界的污點之完全淨化和自由；自由是實際社會認爲不可能而加以擯棄的，只在思想界裏纔取得它

的整個的發展。直到現在，耶穌還是那些逃往這理想天堂的人之大師。他是宣布精神之國的第一人；他是——至少從行爲方面——說出這句話的第一個人：『我的王國不屬於這個世界。』創立真正宗教實在是耶穌的工作；後人的工作只在促進他的宗教，而使它發生影響。

這樣，「基督教」幾乎成了「宗教」的同義字。在這偉大而高貴的基督教傳說之外進行的一切，都會是徒勞無功。耶穌在人類裏建立了宗教，猶如蘇格拉底建立了哲學，亞里士多德建立了科學一樣。蘇格拉底亞里士多德以前，哲學和科學已經存在，蘇格拉底亞里士多德以後，哲學與科學會取得了很大的進步；但是後來的一切，都建築在他倆所奠定的基礎上。同樣地，耶穌以前，宗教思想會經過許多次數的革命；耶穌以後，它會獲得很大的成功；但是我們還不會脫離，也不會脫離耶穌所創造的主要原則；他永遠地決定了純粹宗教這個觀念。耶穌的宗教不是有限的。教會有它的時代，有它的階段；它把自己禁錮在時期已過或只能維持一個時期的象徵裏。反之。耶穌建立了絕對的宗教，他不曾擯斥什麼，除開感情而外，也不會決定什麼。他的象徵不是一成不變的教義，而是可給以無限解說的意象。我們不能在福音裏找到什麼神學的命題。一切信仰的宣示都是耶穌的思想之偽裝，很像中世紀的煩瑣神學宣布亞里士多德是某種已完成的科學之唯一的大師，實際上卻曲解了亞里士多德的思想一樣。亞里士多德如果能夠參加這些教派的辯論，他會拋棄這褊狹的學說；他會加入主張科學進步的派別，而反對以他的權威自掩的陳陳相因；他還會向駁倒他的人喝采。同樣地，如果耶穌回到我們一起來，他所承認

的弟子，不會是那些要把他整個地禁錮在幾句教義問答裏的人，而會是那些努力賡續他而工作的人。一切大事業中之永恆的光榮，便是曾奠定了第一塊基石。很可能地，現代的物理學和氣象學裏，並沒有亞里士多德的同書裏的一個字，但是他仍然不失為自然科學的始祖。無論教義是如何變化的，耶穌仍然不失為宗教上純粹情感之創始者；山上的說教是不會過時的。任何革命不能使我們不在宗教上，連繫於這思想與信仰之大家庭：在這家庭的頭上，耶穌的名字閃耀着。從這種意義說來，即令我們在任何一點上，都幾乎與前乎我們的基督教傳說具有不同的意見，我們仍然是基督教徒。

而這偉大的建設實在是耶穌個人的工作。他既然那樣地被人崇拜，他必定是值得崇拜的。只有值得熱愛之物，纔能使熱愛燃燒起來。縱令我們對於耶穌毫無所知，——除開他對於他的左右所能激發的熱情而外，——我們也應當承認他是偉大的純潔的。因為我們只有假定這運動起源時有一個偉大的超越一切的人，纔能夠解釋基督教第一代的信心，狂熱和貞固。當我們看到信心時代之奇妙的創作，我們心裏發生了兩個同樣地不利於好歷史批評的感想。一方面，我們很容易假定這些創作是非個人的：我們常常把一個強烈的意志和超越的靈魂所完成的事業，歸附於一個集體的行動。另一方面，我們不願把這些決定人類命運的非常運動之創始者，視為像我們一樣的人。讓我們對於大自然藏匿在懷裏的權力，取得一種較遠大的見解罷！我們的文化，為許多無微不至的禁令所統治的，使我們不能想像到：在每個人都有較自由的環境以發展

其特性之時代裏，人的能力是怎樣的。讓我們假定一個孤獨者，住在我們的都城附近的石洞裏，時復出洞往國王的宮殿裏去，衝過崗衛，用一種迫切的聲調向國王預告着他所主持的革命即將到來。我們想到這個，便會發笑。但是這正是伊利亞。現代的德畢特(Thesdiffe)人伊利亞決不能跨過杜伊利宮(Tuileries)(註)的宮門。耶穌的說教和他在迦利理的自由活動，在我們所習慣的社會條件裏，也是不甚容易瞭解的。這些完整的靈魂，被免除了我們的客氣的禮數，沒有受過使我們精緻而減少箇性的均勻的教育，能够把自己的可驚的精力，注入在行動裏。我們覺得他們是一個不會實現過的英雄時代之巨人。多麼深邃的錯誤呵！這些人原也是我們的兄弟。他們的體格與我們的無不同；感覺與思想也像我們。但是在他們身上，「上帝之氣」是自由的；在我們身上「上帝之氣」被猥瑣的社會之鐵鍊所鎖住，被判為一種不可救治的凡庸。

所以，讓我們把耶穌這個人放在人類偉大性之最高峯上罷！雖然那把我們高懸在靈異界裏的神話擺在我們面前，別讓我們為這種過分的不信任所迷誤罷！亞西斯的佛蘭斯瓦的一生，也是奇蹟織成的；但是人們曾懷疑過他的存在和他的工作嗎？我們別說建立基督教之光榮，應當屬於初期基督教徒的全體，而不屬於神話所尊為神的耶穌。在近東，人之不平等比在我們這裏深刻些。在那裏，我們常常見到許多偉大得使我們驚奇的人格，在普遍的惡劣環境裏成長出來。耶穌絕非他的弟子們所造成，而在無論何點上，他表現出他自己高出於他的弟子們。除開

(註)法國王宮。

聖保羅與聖約翰而外，他們都是一些無創見無天才的人。聖保羅還不够與耶穌比媲美；至於聖約翰呢，在啓示錄裏，他只是從耶穌的詩歌性吸取靈感。這就可以解釋爲什麼在新約許多篇中，四種福音遠勝於其他各篇。這也可以解釋爲什麼我們從耶穌史到使徒史時，體驗到一種難受的下墜之感。便是福音作者，遺給我們以耶穌之形象的，也是遠不及他們所敘述的人物，以致他們因爲不能達到耶穌的高度，而不斷地改變了耶穌的真面目。他們的記載充滿着錯誤與矛盾。我們可以隱約地在字裏行間發見一個具有神美的特殊人物，爲不瞭解他的作者們所誤；他們以自己的意見來代替他們只抓到一半的觀念。總之，耶穌的性格遠不會爲他的傳記者所美化，反被他們所低仰。爲着再找到耶穌當年的真面目，歷史的考據不得不撥去一串產自弟子們的俗見之錯誤。他們依照自己的想像去描摹他，常常以爲在偉大化他，事實上卻把他渺小化了。

我知道我們的現代的原則，曾多次地爲這種他族人在另一天空下，在不同的社會需要中所構想的神話所干犯。歷史上有許多德行，在某幾點上更適合於我們的趣味。誠實溫柔的馬可阿勒帝 (Marc-Aurèle)，謙卑慈愛的斯賓諾莎，不認爲自己可以製作奇蹟，因而沒有耶穌所犯的幾種錯誤。斯賓諾莎在他的深邃的隱居中，有一種耶穌不會追求的利益。我們使用確信方法之極度精密，我們對於純粹觀念的絕對忠實和非利己的熱愛，使我們這些以生命獻給科學的人，創立了一個新道德理想。但是，一般地說，歷史之批判，不應當被限制在個人優點之考慮裏。馬可阿勒帝和他的高貴的大師們，對於世界沒有持久的影響。他身後留下了一些可愛的書，一

個可恨的兒子和一個將死的帝國。耶穌對於人類永遠是一個取之不竭的道德復興之元素。哲學對於羣衆是不够的；羣衆不得不還需要有神聖性之存在。一個第亞勒的亞波羅紐之奇蹟的神話，應當比一個蘇格拉底之冷靜的理智更成功些。有人說：『蘇格拉底把人類留在大地上；而亞波羅紐把他們搬上天去。蘇格拉底只是一個智者；亞波羅紐卻是一個神。』直到現在，宗教之存在總帶着禁慾，虔信與奇蹟之成分。當羅馬安多令朝七個皇帝（註）後，人們想創立一個哲學的宗教時，他們必得變哲學家爲聖，必得寫畢達哥和勃羅但的「模範生活」，必得賦予哲學家以一種神話，許多禁慾與沉思之德行，和靈異的能力；否則哲學家在當時不會獲得信仰或權威。

所以，讓我們別支解歷史以牽就我們的猥瑣的顧忌罷！我們這些侏儒，我們中間的誰個，能夠做奇特的佛蘭斯瓦與半狂的女聖德勒斯所做的事情呢？讓醫學給這些人性之大變態以病名罷；讓它主張着天才是一種腦疾罷；讓它把特殊敏感的道德認爲是身體衰弱的第一徵兆罷；讓它把狂熱和熱愛類分在神經系之意外情形裏罷；這有什麼關係呢！「健全」與「病態」這些字，完全是相對的。誰不願意像巴士嘉似地病態，而願意健全如一個庸人呢？現代對於瘋狂所流播的褊狹的觀念，使我們對於這類問題的歷史批判，最嚴重地誤入了迷途。現在，如果一個

（註）七帝爲勒瓦（Nerva）、屈拉香（Trajan）、亞德利安、安多令、馬可阿勒、維魯（Véru）、哥木德（Commode）。（九六——一九二）

人談說某事而不瞭解那件事，如果一個思想之發生不是受意志之召喚與規範的，這種情狀會使這個人有被認為是幻覺者的危險。從前，這個卻被稱為預言，為靈感。世界上最美的事物是自昏熱之陣襲裏產生的。一切偉大的創造必引起平衡之破壞。自然律使生育成爲一個苦鬪的過程。

不錯，我們承認基督教是一個太複雜的工作，不會是一個人努力之結果。從某種意義上說來，全人類都會參加過這項工作。任何世界，無論它是如何地被牆圍住的，也會受到外風的吹拂。歷史上充滿着許多奇特的重合，使人類裏一些相距甚遠的部分，不假任何交通，而同時達到一些幾乎同樣的觀念與幻想。在第十三世紀時，拉丁人希臘人敘利亞人猶太教徒和回教徒都從事於煩瑣神學之研究，而且從約克 (York) 到薩瑪肯 (Samaritand)，他們所研究的還是同一種煩瑣神學；在第十四世紀時，在意大利、波斯、印度等地，大家都沉溺在神祕寓言之熱情裏；在第十六世紀時，意大利和大蒙古帝國的朝廷裏產生了幾乎同樣的藝術，——而聖多馬 (Saint Thomas)、巴黑勃勞 (Barhebraeus)、拉博勒 (Narbonne) 的教長們巴格達 (Bagdad) 的回教徒並不相識；而但丁與伯屈拉克 (Petrarque) 並不曾見過任何神祕派的回教徒；而伯魯斯 (Pérouse) 派或佛羅梭斯的任何弟子並不曾越過德列 (Delhi)。我們幾乎可以說，一些大潮流像時疫似地不分國界種界地在世界上動盪着。人類思想之交換，不僅是以書籍或直接的教授與學習而完成的。耶穌全不知道釋迦牟尼、查拉杜斯、屈拉、柏拉圖等等名字；他不曾讀過

任何希臘書籍，任何佛教經典；但是他具有許多來自佛教，波斯教和希臘智慧的成分，而他自已並不覺得。這一切是用祕密的通路，和存在於人類之不同部分間的同情而完成的。偉大的人物，一方面接受着他當時的一切，另一方面他超出了他的時代。說明耶穌所建立的宗教是他以前的事物之自然結果，並不是低減它的優越性，而是證實它有它的存在之理由，證實它是合法的，那就是說，它適應着一個特定的時代之本能與需要。

如果我們說，耶穌的一切都取自猶太教，而他的偉大性只是猶太民族的偉大性，這句話是否公平呢？我比任何人更願意給這個唯一的民族以一個高尚的地位：這民族似乎特殊地被賦予了把善惡兩極端孕育在心裏的天稟。不錯，耶穌出自猶太教；但是他之出自猶太教，猶如蘇格拉底之出自詭辯學派，路德之出自中世紀，拉瑪勒之出自天主教，盧梭之出自十八世紀一樣。一個人即令反抗着他的時代和他的種族，他還是屬於他的時代和他的種族的。耶穌絕不是猶太教的繼續者：他的工作的獨異之處便是他與猶太精神之斷絕。在這一點上，縱使他自己的思想可以引起疑惑，但是他死後基督教的普遍方針卻很分明。基督教會漸漸地與猶太教愈離愈遠。它的完美化將是回向耶穌，而無疑地不是回向猶太教。所以這始祖的偉大的特立獨行之處仍然是整個的；他的光榮不承認任何合法的共享者。

無疑地，環境對於這奇妙的革命之成功，有過很大的幫助。但是環境卻只有利於公平而善良的嘗試。人類發展的每一部門，——藝術，詩歌，宗教，——在它所經過的時代裏，可以遇

到一個優越的時期：在這時期內，它因爲一種自發的本質，不假努力地達到盡善盡美的地步。以後，任何思考的結果，不能夠再做出大自然在這時候，假手於獲得靈感的天才所創造的傑作。耶穌的時代之於宗教，猶如希臘黃金時代之於世俗的藝術與文學。猶太社會提供了人類從未經驗過的極非常的德智的狀態。這是一個神聖的時刻：大事物以千百種隱力的合作獨自成長着，而善良的靈魂以贊美與同情之潮，擔載着它們。那時候，世界剛從城市的小共和國之很褊狹的暴虐政治裏被拯救出來，享受着一種很大的自由。羅馬的專制只在很久以後，纔被人感覺到它是一個災害。並且這專制在邊遠的省份，總比在帝國中心易於忍受些。現代預防處置的小騷擾，對於精神事物而言比虐刑還傷人些，那時候卻不存在。在前後三年的那時期內，耶穌如果生活在我們的社會裏，他的生活方式會使他二十次地被傳到法庭之前。現代通行的非法行醫的法律，就足夠使他的生涯告一結束。另一方面，希律王朝原是不信教的，不甚關心於宗教運動。在瑪迦貝時代，耶穌也許剛踏出頭幾步，就被阻止。在這種社會狀態裏，革新者只冒着死亡的危險；而死亡對於爲未來工作的人是一件好事。讓我們設想耶穌不得不擔載着他的神聖性之重負到六七十歲，他的天火似的熱情消失着，漸漸地在一箇空前使命之必要條件下憔悴而死罷！一切都有利於具有特殊命運的人；他們以一種不可克制的命定的衝動走向光榮去。

這崇高的人，現在還每天地主宰着世界之命運，很有權利被稱爲神聖的。這並不是說耶穌曾吸收了整部神聖之物，或是他重合於它，而是說耶穌是使人類向神聖踏出了最長一步的人。

整個地說來，人類只表現出一羣卑賤而利己的生物；人類之高於獸類，只是因為他的利己是更用思考些。但是在這初無二致的庸俗裏，一些石柱向天高舉着，而證明着一個更高貴的命運。耶穌是這些石柱中之最高者，指示着人類之所自來和人類應當往何處去。我們天性裏的善良而高貴的成分，都凝聚在他身上。他並不是無懈可擊的：他曾克制了我們正從事於壓服的熱情；除開他的良心而外，上帝之天使不會來安慰他；除開每個人心裏孕育着的魔鬼而外，任何撒但不會來誘惑他。猶如他的許多偉大處因為弟子們的不瞭解，而不為我們所知曉一樣，很可能地，他的許多錯誤也會被瞞過。但是任何人不會像他一樣地，使人類之利益在自己的生活裏高於世俗的虛榮。他整個地獻身於他的理想，他把一切隸屬於他的理想之下，以致他覺得宇宙是不存在的。他用這種英雄意志之陣襲，征服了天國。也許除開釋迦牟尼而外，他之賤視家庭，塵世的快樂和世俗的顧慮如敝屣，甚於任何人。他只為着他的天父，和他確信着要完成的神聖使命而生活。

我們這些永恆的孩子，生來就是軟弱無能的，耕耘而不收穫的，——我們永遠不能看到我們播種之物的果實，——讓我們在這些半神之前低首罷！他們能做我們所不能做的：創造，肯定，行動。這種偉大的特殊人格會再誕生嗎？或是從此以後，世界將以遵循古代大勇者所開創的路徑自足呢？我們無法知道。但是無論未來的不可逆觀的事變是如何的，耶穌總不會被超越。他的宗教將不斷地自新着；他的故事將激發無窮盡的淚泉；他的痛苦將使最高貴的心感傷；一切時代將宣布着：在人類的孩子們裏，比耶穌更偉大的還不會誕生過。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九月初版

◆(91224)

☆ 漢譯世界名著 耶 穌 傳 一 冊

△ The De Jesus

每冊實價國幣壹元貳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 著 者 Ernest Renan

譯 述 者 雷 白 章

長沙南正路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各 埠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
◎ 有 所 權 版 ◎
◎ 究 必 印 翻 ◎
◎◎◎◎◎◎◎◎◎◎

(本書校對者 沈韻藻 林懷民)

